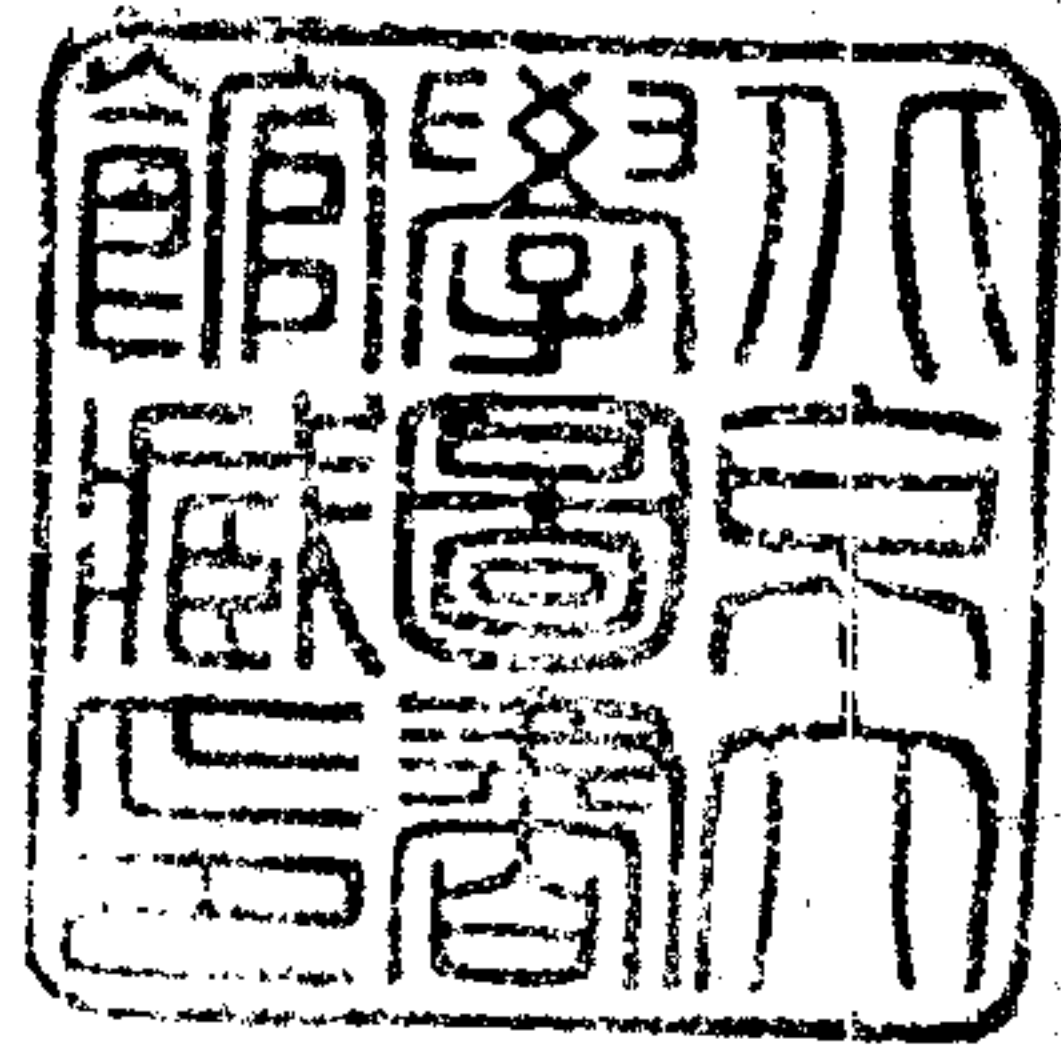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九五四·子部·道家類

老子	一
道德真經指歸十三卷 (存卷七至卷十三)	〔漢〕嚴遵撰 六九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卷	〔唐〕王真撰 一五一
道德真經傳四卷	〔唐〕陸希聲撰 一八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十二卷	〔宋〕李霖編 二一五
老子膚齋口義二卷	〔宋〕林希逸撰 三六五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二卷	〔宋〕范應元撰 四〇一
道德玄經原旨四卷玄經原旨發揮二卷	〔元〕杜道堅撰 四八一
老子集解二卷考異一卷	〔明〕薛蕙撰 五六五
老子章義二卷	〔清〕姚鼐撰 六一五
老子本義二卷	〔清〕魏源撰 六六三

2-1123/04

























夫以道天恩多可天... 夫大國大主未大國... 夫以道天恩多可天... 夫大國大主未大國... 夫以道天恩多可天... 夫大國大主未大國...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二  
 一三三  
 一三四  
 一三五  
 一三六  
 一三七  
 一三八  
 一三九  
 一四〇  
 一四一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四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八  
 一六九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  
无以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一以爲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sup>三</sup>而后德，失  
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薄）也，而  
亂之首也。前<sup>三</sup>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  
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皮（彼）<sup>四</sup>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靈），浴（谷）  
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sup>五</sup> 其至之也，天母已清將恐  
「裂，」胃（謂）地母「已寧將」恐「發，」胃（謂）神母已靈（靈）「將」恐  
歇，胃（謂）浴（谷）母已盈<sup>六</sup>將恐渴（竭），胃（謂）侯王母已貴「以高將  
恐蹶。」故必貴而以賤爲本，必高「矣」而以下爲基。夫是「以」<sup>七</sup>侯  
王自胃（謂）孤寡不橐（穀），此其「以賤之本與，非也？」故致數與无



與。是故不欲〔祿祿若〕玉，〔珞珞若石。〕<sup>八</sup>

〔上士聞道，堇〔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sup>九</sup>如費〔昧〕，進道如退，夷道如類。』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輸，質真如渝，大方无禺〔隅〕。』。大器免〔晚〕成，大音希聲，天象无刑〔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sup>二</sup>

〔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sup>三</sup>抱陽，〕沖氣以爲和。天下之所惡，唯孤寡不橐〔穀〕，而王公以自名也。勿或斂〔損〕之〔而益，或益〕<sup>三</sup>之而斂〔損〕。〔人〕<sup>四</sup>所<sup>四</sup>教，夕議而教人。故強良者不得死，我〔將〕以爲學父。

天下之至柔，〔馳〕<sub>四</sub>騁於天下之致堅。无有入於无間，五〔吾〕是以知无爲之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sub>五</sub>下希能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sub>一六</sub>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盅〕，其用不窮〔窮〕。大直<sub>七</sub>如詘〔屈〕，大巧如拙，大贏如斲。趨〔躁〕勝寒，靚〔靜〕勝炘，請〔清〕靚〔靜〕可以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sub>八</sub>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斃〔禍〕莫大於不知足，罔莫憊於欲得。〔故知<sub>九</sub>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彌〔彌〕遠，其〔知彌少。〕<sub>一〇</sub>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爲而〕〔成。〕



〔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三。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取天下，恆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恆无三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三〔德〕信也。〔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爲天下渾心，百姓皆屬〔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二，四死之〕徒十有二，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蓋〔聞善〕五執生者，陵行不〔辟〕因虎，入軍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六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七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財〔爵〕，而恆自然也。• 道，生之

畜之，長之，遂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二弗有也，爲而弗寺（恃）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三）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 塞其悶（悶），閉其門，終身不堇（勤）。啟其悶，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三）。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遺身央（殃），是胃（謂）襲常。

• 使我（介）有知，（行）於大道，唯（三）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懈）。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而賫財有餘，是謂（三）盜夸。盜夸，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三）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奉（豐）。修之天下，其德（三）乃博。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



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茲？以此。〕<sup>三五</sup>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虿〔蠱〕蝎蛇弗螫，攫鳥猛獸弗搏。骨

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sup>三六</sup>會而媵怒，〕精〔之至〕也。終日號

而不爰〔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日祥，心使氣曰

強。〔物壯〕<sup>三七</sup>即老，胃〔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悶，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塹〔塵〕，

坐〔銓〕其〔銳而解〕<sup>三八</sup>其紛，是胃〔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

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sup>三九</sup>而貴，亦不可得

而淺〔賤〕。故爲天下貴。

• 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

然〕<sup>四〇</sup>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彊〔彌〕貧。民多利器，而

邦家茲〔滋〕昏。人多知〔智〕，而何物〔滋〕起。法物滋章，<sup>四一</sup>而〔盜賊

〔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爲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欲不<sub>四</sub>欲，而民自樸。〕

〔其正（政）閔閔，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夫（缺）夫（缺）。  
蹇（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sub>四</sub>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祲。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sub>四</sub>直而不繼，光而不曜。〕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sub>四</sub>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大國若烹（烹）小<sub>四</sub>鮮。以道泄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sub>四</sub>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郊（交）也，牝恆以覲（靜）勝牡。爲其覲（靜）一也，只故宜爲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四九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則大者宜爲下。

〔道〕五〇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璫（葆）也，不善人之所璫（葆）也。美言可以市（持）奠（尊），行可以賀人。人之不善，何棄之五一有？故立天子，置二卿，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不善（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五二得，有罪以免與？故爲天下貴。

•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未（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五三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冬（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五四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

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冬〔終〕於无難。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sub>五</sub>易謀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

易散也。爲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木，<sub>五</sub>生於

毫末。〔九成〕之臺，作於羸〔藁〕土。百仁〔仞〕之高，台〔始〕於足

〔下。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是以聖人<sub>五</sub>无爲〕也，〔故无敗也〕

无執也，國无失也。民之從事也，恆於其成事而敗之。故慎終若始，

則〔无敗<sub>五</sub>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騰〔貨〕，學不

學，而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sub>五</sub>弗敢爲。

故曰：爲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

故以知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邦，〔邦之〕<sub>六</sub>德也；恆知此兩者，

亦稽式也。恆知稽式，此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乃至大順。〕



〔江海所〕<sup>六二</sup>以能爲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爲百浴（谷）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sup>六三</sup>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隼（推）而弗馱（馱）也，非以其无〔諍（爭）與？〕故天下<sup>六三</sup>莫能與〔諍（爭）〕。

•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遠徙。有車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sup>六四</sup>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邦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sup>六五</sup>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sup>六六</sup>不博，<sup>六六</sup>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 聖人无〔積〕，既以爲人<sup>六六</sup>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爲而弗爭。〕

〔天下皆謂我大，不肖。夫唯大，〕<sup>六七</sup>故不肖（肖）。若肖（肖），細久

矣。我恆有三葆，之。一曰茲（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sup>一六八</sup>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今舍其茲（慈），且勇，舍其後，且先，則必死矣。夫茲（慈），<sup>一六九</sup>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女（如）以茲（慈）垣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sup>一七〇</sup>與。善用人者爲之下。  
〔是〕胃（謂）不諍（爭）之德。是胃（謂）用人，是胃（謂）天，古之極也。

• 用兵有言曰：「吾<sup>一七一</sup>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進寸而芮（退）尺。」是胃（謂）行无行，襄（攘）无臂，執无兵，乃无敵矣。颺（禍）莫<sup>一七二</sup>大於<sup>一七三</sup>於无適（敵），无適（敵）斤（幾）亡吾<sup>一七四</sup>葆矣。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sup>一七五</sup>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



有君。事有宗。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七四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裹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七五「病」。病也，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威，則大威將至」矣。·毋聞（狎）其所居，毋厭（厭）其所生。夫唯弗厭（厭），是七六「以不厭（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彼」取此。

·勇於敢者「則七七殺，勇於不敢則活。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戰七八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彈而善謀。「天罔（網）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恆不畏死，」七九奈何以殺慰（懼）之也？若民恆是（畏）死，則而為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八〇必畏死，則恆有司殺

者。夫伐(代)司殺者殺，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則「希」<sup>八二</sup>不傷其手矣。

·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送(稅)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爲「也」<sup>八二</sup>是以不治。· 民之「<sup>八二</sup>」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sup>八二</sup>」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

· 人之生也<sup>八三</sup>柔弱，其死也「<sup>八三</sup>」(桓)「<sup>八三</sup>」(軻)賢(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sup>八三</sup>」(枯)「<sup>八三</sup>」(槁)。故曰：堅強者，死之徒<sup>八四</sup>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恆。強大居下，柔弱微細居上。

天下「<sup>八五</sup>」道，猶張弓「<sup>八五</sup>」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sup>八五</sup>」(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sup>八五</sup>」(損)有<sup>八六</sup>「<sup>八五</sup>」(餘而益不足，人之道，「<sup>八五</sup>」(損)不足而「<sup>八五</sup>」(奉有餘。孰能有餘而有「<sup>八五</sup>」(以□)「<sup>八五</sup>」(奉於天者，此「<sup>八七</sup>」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



欲見賢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sup>八</sup>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  
〔之〕也。水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sup>八九</sup>行  
也。故聖人之言云〔損〕曰：受邦之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邦之  
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sup>九〇</sup>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爲善？是以聖右介〔契〕而不以責於人。  
故有德司介〔契〕，〔无〕<sup>九二</sup>德司徹。夫天道无親，恆與善人。<sup>九二</sup>

•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也。〔故〕<sup>九三</sup>恆无欲也，以觀其眇〔妙〕；恆有欲也，以

觀其所噉。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有〔又〕玄，衆眇〔妙〕之

〔門〕。<sup>九四</sup>

天下皆知美爲美，惡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

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五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隨），恆也。是以聲（聖）人居無爲之事，行不九六言之教。萬物昔而弗始也，爲而弗之（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

不上賢，〔使九七〕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聲（聖）人之〔治也〕。九六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爲而已，則無不治矣。

〔道九九〕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漘（淵）呵始（似）萬物之宗。銚其，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誰〕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聲（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瀦，踵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浴、神、「不」<sub>二〇三</sub>死，是胃（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呵若存，用之不堇。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sub>二〇三</sub>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聲（聖）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sub>二〇四</sub>與？故能成其「私」。

上善「治（似）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衆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sub>二〇五</sub>心善瀦（淵），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踵善時。夫唯不靜，故无尤。

揲而盈之，不「若其已。揣」<sub>二〇六</sub>而稅之，「不可常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貴富而驕，自遺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sub>二〇七</sub>

道也。」

〔戴營祐（魄）抱一，能毋離乎？搏氣致柔，〕能嬰兒乎？脩除玄藍（覽），能毋疵〔乎？愛民括國，<sub>一〇</sub>能毋以知乎？天門啟闔，能无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sub>二〇</sub>謂玄〕德。

卅〔福同一穀，當〕其〔无有，車之用也。撚〕埴爲器，當其无有，埴〔之用也。鑿戶牖，<sub>二〇</sub>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五色使人目明，馳騁田臘使人〔心發狂。〕<sub>三</sub>難得之貨，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啗（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聲（聖）人之治也，爲腹〔而不爲目。〕<sub>三</sub>故去罷（彼）耳（取）此。

龍（寵）辱若驚，貴大撝（患）若身。苛（何）胃（謂）龍（寵）辱若驚？龍



(寵)之爲下，得之若驚，(失之)<sup>二三</sup>若驚，是胃(謂)龍(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橐(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橐(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无(身)<sup>二四</sup>有何橐(患)？故貴爲身於爲天下，若可以迺(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女可以寄天下。

視之而弗<sup>二五</sup>見，名之曰聾(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搢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計，故園(摶)一而爲一。<sup>二六</sup>一者，其上不做，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名也，復歸於无物。是胃(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忽<sup>二七</sup>恍。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謂)一(道紀)。

(古之善)<sup>二八</sup>爲道者，微眇(妙)玄達(徹)，一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猶呵)<sup>二九</sup>其若(畏四(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淩澤(釋)，(沌)呵其若(樸)，(濬)呵

其若濁，澁呵<sub>二〇</sub>。其<sub>一</sub>若浴。濁而情（靜）之，余（徐）清。女以重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sub>一</sub>欲盈，是以能敝而不<sub>二</sub>成。

至虛，極也；守情（靜），表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雲（芸）雲（芸），各復歸於其<sub>一</sub>根。歸根曰<sub>二</sub>情（靜）。情（靜），是胃（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帝（芒）帝（芒）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sub>一</sub>道乃久，<sub>二</sub>物（沒）身不怠（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sub>一</sub>猶呵，<sub>二</sub>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謂）我自然。

故大道廢，案有仁義。知悞（識）出，案有因<sub>二</sub>僞。六親不和，案有孝<sub>一</sub>茲（慈）。邦家悶（昏）亂，案有貞臣。



絕聲（聖）棄知，民利百負（倍）。絕仁棄義，（民）<sub>二二六</sub>復畜（孝）茲（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sub>二二七</sub>少私寡欲。

〔絕學无憂。〕唯與訶，其相去幾何？美與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sub>二二八</sub>不畏人。望（恍）呵其未央才（哉），衆人熙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泊焉未兆，若〔嬰兒<sub>二二九</sub>未咳。〕纍呵，似无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遺。〕〔我愚〕人之心〔也，濬〕濬呵。

〔鬻（俗）人昭昭，<sub>二三〇</sub>我獨〕闇（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獨閱（悶）閱（悶）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sub>二三一</sub>以悝。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望（恍）〕<sub>二三二</sub>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濼（幽）呵鳴（冥）呵，中

有請（精）也。其請（精）甚真，其中（有信）二三三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父。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二三三以此。

炊者不立，自視不章，二三四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糝（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二三五居。

曲則金（全），枉則定，注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聲（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二三六視故明，不自見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二三七所謂曲全者，幾虛（語才）（哉）？誠金（全）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冬（終）日。孰爲此？天地，二三八（而弗能久有，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者（失）者同於失。同於（德）二三九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繡呵繆呵，獨立（而不垓），二四〇可以爲天





雞，復歸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浴（谷）。爲天下浴（谷），恆德（乃一四八）足，復歸於樸。知其黑，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恆德不貳。德不貳，復歸於无極。樞（樸）散（則一四九）爲器，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一）得已。天下，（一五〇）神器也，非可爲者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或）是或（吹），或強或（或），（一五一）或培或（墮）。是以聲（聖）人去甚，去大，去楮（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一五二）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一五三）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謂）「果」而不強。物壯而老，是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一五四）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則



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sub>一五五</sub>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鈇襲爲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一五六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便將軍居左，上將軍居一五七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人衆，以悲依〔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恆无名，握〔樸〕唯〔雖〕一五八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俞〔渝〕甘洛〔露〕。民莫之一五九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猶一六〇小〔浴〕谷〔谷〕之與江海也。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一六一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壽也。

道，〔漚〕〔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sub>一六三</sub> 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則恆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sub>一六三</sub> 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聲〕〔聖〕一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爲大也，故能成大。執大象，〔天下〕<sub>一六四</sub> 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談〔淡〕呵，其无味也。〔視之〕<sub>一六五</sub> 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可既也。

將欲拾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sub>一六六</sub> 強之。將欲去之，必古〔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謂〕微明。友〔柔〕弱勝強。魚不〔可〕<sub>一六七</sub> 脫於淵，一邦利器不可以視人。

道恆无名，侯王若守之，萬物將自爲〔化〕。爲〔化〕而欲<sub>一六八</sub> 〔作，吾將闡之以无〕名之樞〔樸〕。闡之以无名之樞〔樸〕，夫將不辱。不辱以情〔靜〕，天地將自正。<sub>一六九</sub>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二二五上  
 二二六上  
 二二七上  
 二二八上  
 二二九上  
 二三〇上  
 二三一上  
 二三二上  
 二三三上  
 二三四上  
 二三五上  
 二三六上  
 二三七上  
 二三八上  
 二三九上  
 二三〇上  
 二三一上  
 二三二上  
 二三三上  
 二三四上  
 二三五上  
 二三六上  
 二三七上  
 二三八上  
 二三九上  
 二四〇上  
 二四一上  
 二四二上  
 二四三上  
 二四四上  
 二四五上  
 二四六上  
 二四七上  
 二四八上  
 二四九上  
 二五〇上  
 二五一上  
 二五二上  
 二五三上  
 二五四上  
 二五五上  
 二五六上  
 二五七上  
 二五八上  
 二五九上  
 二六〇上  
 二六一上  
 二六二上  
 二六三上  
 二六四上  
 二六五上  
 二六六上  
 二六七上  
 二六八上  
 二六九上  
 二七〇上  
 二七一上  
 二七二上  
 二七三上  
 二七四上  
 二七五上  
 二七六上  
 二七七上  
 二七八上  
 二七九上  
 二八〇上  
 二八一上  
 二八二上  
 二八三上  
 二八四上  
 二八五上  
 二八六上  
 二八七上  
 二八八上  
 二八九上  
 二九〇上  
 二九一上  
 二九二上  
 二九三上  
 二九四上  
 二九五上  
 二九六上  
 二九七上  
 二九八上  
 二九九上  
 三〇〇上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為道之謂也。

夫道者，萬物之奧，深不可測也。知者，常無欲也，以其終不能大，不欲故能大。

夫欲者，萬物之始，深不可測也。知者，常有欲也，以其終不能大，有欲故能大。

道者，萬物之歸也。歸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宗也。宗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始也。始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母也。母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奧也。奧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深也。深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微也。微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細也。細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小也。小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少也。少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無也。無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虛也。虛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靜也。靜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安也。安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清也。清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濁也。濁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柔也。柔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剛也。剛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弱也。弱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強也。強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卑也。卑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高也。高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下也。下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上也。上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內也。內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外也。外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中也。中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邊也。邊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左也。左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右也。右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前也。前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後也。後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始也。始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終也。終者，謂之曰道。

道者，萬物之始也。始者，謂之曰道。道者，萬物之終也。終者，謂之曰道。

二二九上  
 二四〇上  
 二四一上  
 二四二上  
 二四三上  
 二四四上  
 二四五上  
 二四六上  
 二四七上  
 二四八上  
 二四九上  
 二五〇上  
 二五一上  
 二五二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上德（義）爲之，而有一七五上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義，一七五下失義而句（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薄）也，而凡（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一七六上〔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罷（彼）而取此。

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七六下一以靈（靈），浴（谷）得一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至也，胃（謂）天母已清將恐蓮（裂），地母已寧將恐發，神母已一七七上〔靈將恐歇〕，谷母已〔盈將恐〕渴（竭），侯王母已貴以高將恐歎（蹶）。故必貴以賤爲本，必高矣而下爲一七七下〔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謂）孤寡不橐（穀），此其賤之本



與，非也？故至數輿无輿。是故不欲祿祿若玉而硿硿若石。一七八上

曰〔士聞〕道，堇〔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笑〕之。弗笑〔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一七八下言有之曰：「明道

如費〔昧〕，進道如退，夷道如類。」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廣德

如不足。建德如〔輪〕，質〔眞如〕一七九上渝，〔大方无禺〔隅〕。大器免〔晚〕

成，大音希聲，天象无刑〔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一七九下

成。

〔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一八〇上抱陽，沖氣〔

以爲和。人之所亞〔惡〕，〔唯孤〕寡不橐〔穀〕，而王公以自〔稱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八〇下人之所教，亦我之教人。強梁

者不得其<sub>一</sub>死，吾將以<sub>一</sub>爲學<sub>一</sub>父。

因<sub>一</sub>下<sub>一</sub>之<sub>一</sub>至<sub>一</sub>堅，馳騁於天下<sub>一</sub>之<sub>一</sub>至<sub>一</sub>堅。出於无<sub>一八上</sub>有<sub>一</sub>，入於<sub>一</sub>因<sub>一</sub>閒。吾是以<sub>一</sub>知<sub>一</sub>无<sub>一</sub>爲<sub>一</sub>之<sub>一</sub>有<sub>一</sub>益<sub>一</sub>也。不<sub>一</sub>言<sub>一</sub>之<sub>一</sub>教<sub>一</sub>，无<sub>一</sub>爲<sub>一</sub>之<sub>一</sub>益<sub>一</sub>，天下希能及之<sub>一</sub>矣。

名與<sub>一八下</sub>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sub>一八上</sub>可以長久<sub>一</sub>。

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sub>一</sub>盈如沖，其<sub>一</sub>用不窮。大直如誑，大辯如訥。大<sub>一</sub>巧如拙，大<sub>一</sub>贏如<sub>一</sub>絀。趨<sub>一</sub>躁<sub>一</sub>朕<sub>一</sub>勝<sub>一</sub>寒<sub>一</sub>，<sub>一八下</sub>靜勝熱<sub>一</sub>。知清靜，可以爲天下正<sub>一</sub>。

天下有<sub>一</sub>道<sub>一</sub>，却<sub>一</sub>走<sub>一</sub>馬<sub>一</sub>以<sub>一</sub>糞<sub>一</sub>。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sub>一</sub>可<sub>一</sub>欲<sub>一</sub>，禍莫大<sub>一</sub>於<sub>一</sub>不知<sub>一八上</sub>足<sub>一</sub>，咎莫憯<sub>一</sub>於<sub>一</sub>欲<sub>一</sub>得<sub>一</sub>。故知足之足，恆<sub>一</sub>足<sub>一</sub>矣。

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sub>一</sub>窺<sub>一</sub>於<sub>一</sub>牖<sub>一</sub>，以<sub>一</sub>知<sub>一</sub>天道<sub>一</sub>。其出<sub>一</sub>籬<sub>一</sub>彌<sub>一</sub>遠<sub>一</sub>



者，一八三下其知籊（彌）（渺）。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爲而成。

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云（損），云（損）之有（又）云（損），以至於无一爲，一八四上无爲而无不爲。將欲取天下，恆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一足以取天下矣。

（聖）人恆无心，以百省（姓）之一八四下心爲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取（聖）人之在天下也，欲欲焉，一八五上（爲）天下，渾渾焉，百（生）（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一八五下生，僮（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辟冢（兕）虎，入軍不被兵革。冢（兕）无一八六上所投其角，

虎无所錯一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八下）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之爵也，而恆自然也。道，生之、畜之，（一八七上）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一八七上）生而弗有，為而弗恃，長而（一）弗宰，是胃（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八七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佞（殆）。塞其兌（閱），閉其門，冬（終）身不堇（勤）。啟其兌（閱），齊其（事），（一八八上）終身（一）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一）遺身央（殃），是胃（謂）襲（常）。

使我介有知，（一八八下）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懈（懈）。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馱（厭）食而齎（資）財。（一八九上）



〔有餘，是謂〕盜枵〔竿〕。盜枵〔竿〕，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一子孫以祭祀不絕。脩之身，其德乃

真。一八九下脩之家，其德有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

〔豐〕。脩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一九〇上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奚以〕知天下之然茲〔哉〕？以

〔此〕。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虻〔蠆〕虫蛇一九〇下弗赫〔螫〕，據烏孟〔猛〕

獸弗捕，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股怒，精之至也。冬〔終〕

日號而不嘍，和〔之〕一九一上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知者弗言，言一九二下者弗知。塞其兌〔閱〕，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

銜其兌〔銳〕而解其紛。是胃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也，亦一九三上〔不可

得而疏，不可得而害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一九二下

以正之（治）國，以畸（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彊（彌）貧。民多利器，（國）一九三上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物）茲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爲，而一九四下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其正（政）闐（閔）闐（閔），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民）一九四上缺缺。福（呵，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祿）人（之）悉（迷）也，其日固久矣。一九四下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直而不繼，光而不眺（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謂）



重積〔德〕<sup>一九五上</sup>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根固〕氏〔抵〕，長生久視之道<sup>一九五下</sup>也。

治大國若烹〔烹〕小鮮。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sup>一九六上</sup>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sup>一九六下</sup>恆以靜〔勝〕。為其靜也，故宜為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或<sup>一九七上</sup>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國者不〔過〕欲并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各得〕其欲，則大者宜<sup>一九七下</sup>為下。

道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璪〔寶〕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

市(持)奠(尊)，行可以賀人。人之不善，何(棄)<sup>一九八上</sup>之有？故立天子，置二鄉(卿)，雖有(拱)壁以先四馬，不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sup>一九八下</sup>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與？故爲天下貴。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sup>一九九上</sup>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冬(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sup>一九九下</sup>夫輕若(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取(聖)人(猶)難(因)，故(終)於无難。(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謀，其脆也易<sup>二〇〇上</sup>判，其微也易散。爲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困)，(生)於(毫)末；(九)成<sup>二〇〇下</sup>之臺，作於(簣)土；百千(仞)之高，始於足下。爲之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取(聖)人无爲(也)，故无敗也，无執也，故<sup>二〇一上</sup>无失也。(民)之從事也，恆於其成而敗之。故曰：(慎)冬(終)若始，則无敗事矣。



是以取(聖)人欲不欲，二〇二下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

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也)，二〇二上將以愚(之也)。夫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知國，國之德也。恆知二〇二下此兩者，亦稽式也。恆知稽式，是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也，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浴(谷)(王者)，二〇三上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爲百浴(谷)王。是以取(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二〇三下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上而民弗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樂誰(推)而弗厭(厭)也，不(以)其无爭與？故天二〇四上下莫能與爭。

小國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又(有)周(舟)

車无所<sub>二〇四下</sub>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呿<sub>（鄰）國相望（望）</sub>，雞犬之聲<sub>（相）</sub><sub>二〇五上</sub>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

善。<sub>二〇五下</sub>耶<sub>（聖）</sub>人无積，既以為人，已俞<sub>（愈）</sub>有，既以予人矣，已俞<sub>（愈）</sub>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爭。

天下<sub>（皆）</sub><sub>二〇六上</sub>胃<sub>（謂）</sub>我大，大而不宵<sub>（肖）</sub>。夫唯不宵<sub>（肖）</sub>，故能大。若宵<sub>（肖）</sub>，久矣其細也夫。我恆有三珠<sub>（寶）</sub>，市<sub>（持）</sub>而珠

<sub>（寶）</sub>之，一<sub>二〇六下</sub>曰茲<sub>（慈）</sub>，二曰檢<sub>（儉）</sub>，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茲<sub>（慈）</sub>，故能勇；檢<sub>（儉）</sub>，故<sub>（故）</sub>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

<sub>（今）</sub><sub>二〇七上</sub>舍其茲<sub>（慈）</sub>，且勇；舍其檢<sub>（儉）</sub>，且廣；舍其後，且先；則死矣。夫茲<sub>（慈）</sub>，以單<sub>（戰）</sub>則朕<sub>（勝）</sub>，以守則固。天將<sub>二〇七下</sub>建之，如



以茲(慈)垣之。

故善爲士者不武，善單(戰)者不怒，善朕(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胃(謂)不爭二〇八上德。是胃(謂)用人，是胃(謂)妃(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二〇八下尺。」是胃(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乃(扔)无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

近亡吾珠(寶)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勝)矣。二〇九上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

(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知二〇九下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耶(聖)人被褐而裹(懷)玉。

知不知，尙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耶(聖)人之不(病)二〇上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則大畏將至矣。毋俾（狎）其所居，毋馱（厭）其所生。夫唯弗馱（厭），是<sub>三〇下</sub>以不馱（厭）。是以取（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罷（彼）而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sub>三二上</sub>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亞（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單（戰）而善朕（勝），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sub>三二下</sub>單（縶）而善謀。天罔（網）袪（恢）袪（恢），疏而不失。

若民恆且<sup>畏</sup>不畏死，若何以殺矐（懼）之也？使民恆且畏死，而為畸（奇）者〔吾〕<sub>三三上</sub>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必畏死，則恆又（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sub>三三下</sub>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踈（稅）之多，是以飢。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為也，〔是〕<sub>三三上</sub>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



也，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

人之生<sup>三三下</sup>也柔弱，其死也脰<sup>三三下</sup>（樞）信<sup>三三下</sup>（伸）堅強。萬<sup>三三下</sup>（物草）一木之生也柔粹<sup>三三下</sup>（脆），其死也槁<sup>三三下</sup>（枯）槁。故曰：「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sup>三三下</sup>「是」<sup>三四上</sup>以兵強則不朕<sup>三四上</sup>（勝），木強則競<sup>三四上</sup>（樞）。故強大居下，柔弱居上。

天之道，西<sup>三四上</sup>（猶）張弓也，高者印<sup>三四上</sup>（抑）之，下者舉之，<sup>三四下</sup>有余者云（損）之，不足者<sup>三四下</sup>（補）之。故天之道，<sup>三四下</sup>「云（損）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損）不足而奉又（有）余。夫孰能又（有）余而<sup>三五上</sup>（有以）」<sup>三五上</sup>奉於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耶<sup>三五上</sup>（聖）人爲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天下莫<sup>三五下</sup>（柔）弱於水，<sup>三五下</sup>「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sup>三五下</sup>「凶其無以易之也。水之朕<sup>三五下</sup>（勝）剛也，弱之朕<sup>三五下</sup>（勝）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sup>三六上</sup>（之）」<sup>三六上</sup>能

行」也。是故耶（聖）人之言云（損），曰：「受國之詢（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二六下若反。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耶（聖）人執左芥（契）而不以責於人。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黜。天道无親，二七上常與善人。」《德》三千四曰。二七下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恆无欲也，「以觀其二八上眇（妙）」，「恆又（有）欲也，以觀其所噉。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又玄，衆眇（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二八下亞（惡）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意）、聲之相和二九上也，先、後之相隨（隨），恆也。是以耶（聖）人居



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昔而弗始，爲而弗恃（恃）也。三九下成  
因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三〇上  
民不亂（亂）。是以取（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恆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三〇下因不敢，弗爲而已，則无不治  
矣。

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淵呵，佶（似）萬物之宗。銚其兌（銳），解  
其芬（紛），和其光，同三一上其塵。湛呵，佶（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  
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取（聖）人不仁，三二下以因百姓爲芻狗。天  
地之間，其猷（猶）橐籥與（與）？虛而不溷，動而俞（愈）出。多聞數  
窮，不若守於中。

浴、神、不死，是胃（謂）三三上玄牝。玄牝之門，是胃（謂）天地之根。綿綿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三三下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取（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不以其无私與（與）？故能成三三上其私。

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爭，居衆人之所亞（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三三下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

埴（殖）而盈之，不若其已。捭（揣）而允之，不可長葆也。金玉三三上盈室，莫之能守也。貴富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戴營衽（魄）抱一，能毋离（麗）乎？搏（搏）三三下氣至柔，能嬰兒乎？脩除玄監，能毋有疵乎？愛民括（活）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啓闔，能爲



雌乎？明白四達，三五上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胃（謂）玄德。

卅福（輻）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三五下之用也。埴（埴）埴而爲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三六上爲用。

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三六下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耶（聖）人之治也，爲腹而不爲目。故去彼而取此。

弄（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胃（謂）三七上弄（寵）辱若驚？弄（寵）之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弄（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患三七下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貴爲身於爲天下，若可以橐（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

下，<sup>三三上</sup>女（如）可以寄天下矣。

視之而弗見，〔命〕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命之曰<sup>三三下</sup>希。〔聽〕播之而

弗得，命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計（詰），故緝（緝）而爲一。一者，

其上不謬，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命也，<sup>三三上</sup>復歸於无物。是胃

（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胃（謂）物（惚）望（恍）。隋（隨）而不

見其後，迎而不見<sup>三三九下</sup>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

是胃（謂）道紀。

古之善爲道者，微眇（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sup>三三〇上</sup>不可志

（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猷呵，其若畏四叟（鄰）。

嚴呵，其若客。渙呵，<sup>三三〇下</sup>其若淩澤（釋）。沌呵，其若樸。濇呵，其

若濁。澁呵，其若浴。濁而靜之，徐清。女以重之，徐生。葆此道〔者

不〕<sup>三三一上</sup>欲盈。是以能斲（斲）而不成。



至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sub>三二下</sub> 衽<sub>二云</sub> 衽<sub>二云</sub>，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是胃<sub>謂</sub>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芒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sub>三三上</sub>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一 沒身不殆。

因<sub>上</sub>，下知<sub>又</sub>有<sub>二之</sub>，一其<sub>一次</sub>，一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sub>侮</sub>之。信不足，安<sub>三三下</sub> 有不信。猷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sub>謂</sub>我自然。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知<sub>智慧</sub>出，安有因<sub>偽</sub>。一<sub>三三上</sub> 六親不和，安又<sub>有</sub>孝茲<sub>慈</sub>。國家悶<sub>昏</sub>凡<sub>亂</sub>，安有貞臣。

絕耶<sub>聖</sub>棄知<sub>智</sub>，而民利百倍。絕仁棄義，而民<sub>三三下</sub> 復孝茲<sub>慈</sub>。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sub>因</sub>而寡欲。

絕學<sub>三三四上</sub>无憂。唯與呵，其相去幾何？美與亞（惡），其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怳）呵，其未央<sub>三三四下</sub>才（哉）！衆人  
跽（熙）跽（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博（怕）焉未兆（兆），  
若嬰兒未咳。纍呵，佶（似）无所歸。衆人皆又（有）余。我愚人之  
心<sub>三三五上</sub>也，濬濬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閔（昏）呵。鬻（俗）人察察，  
我獨閔（閔）閔（閔）呵。沕（惚）呵，其若海。望（怳）呵，若无所止。  
衆人皆<sub>三三五下</sub>有以，我獨門元（頑）以鄙。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怳）唯沕（惚）。沕（惚）呵望  
（怳）呵，中又（有）象呵。<sub>三三六上</sub>望（怳）呵沕（惚）呵，中有物呵。幼（窈）  
呵冥呵，其中有請（精）呵。其請（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  
其名不去，<sub>三三六下</sub>以順衆父。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也？以此。  
炊者不立。自視者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sub>三三七上</sub>



其在道也，曰：「糝（餘）食、贅行。」物或亞（惡）之，故有欲者弗居。

曲則全，汪（枉）則正，洼則盈，斲（敝）則新，少則得，三三六下多則惑。是

以取（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視故章，不自見也故明，不自

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三三八上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胃

（謂）曲全者，幾語才（哉）？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藋（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三三八下冬（終）日。孰爲此？

天地而弗能久有，兄（况）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

德，失者同於失。同於德三三九上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

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蕭（寂）呵謬（寥）呵，獨立而不改（改），

可三三九下以爲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筮（逝），筮（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因。三四〇上

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躁）君。是以君<sub>二四〇下</sub>子冬（終）日行，不遠其留  
（輜）重。雖有環（營）官（館），燕外則昭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  
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躁（躁）則失<sub>二四一上</sub>君。

善行者无達（徹）迹，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用禱（籌）  
（策）。善<sub>數</sub>閉者无關籥，而不可<sub>二四二下</sub>啟也。善結者无縲約，而不可  
解也。是以耶（聖）人恆善怵（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申  
明。故善人，善人之師，不<sub>二四三上</sub>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知（智）乎大迷。是胃（謂）眇要。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雞。爲天<sub>二四四下</sub>下雞，恆德不離。恆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sub>恆</sub>浴（谷）。爲天下浴（谷），  
恆德乃足。恆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白，守其<sub>二四五上</sub>黑，爲天下式。  
爲天下式，恆德不貸（忒）。恆德不貸（忒），復歸於无極。樸散（散）



則爲器，耶（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sub>二四三下</sub>割。

將欲取<sub>二天下</sub>而爲之者，吾見其不<sub>一</sub>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

者也。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①<sub>或</sub>物<sub>二四上</sub>或行或隨（隨），或熱，

或磋，或陪（培）或墮。是以耶（聖）人去甚，去大，去諸（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sub>二四下</sub>於天下。其<sub>一</sub>事好還，師之所處，荆<sub>一</sub>棘

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

〔毋〕<sub>二四五上</sub>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謂）果而強。物壯而老，胃（謂）

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sub>二四五下</sub>物或亞（惡）<sub>一</sub>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sub>一</sub>

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sub>困</sub>祥<sub>一</sub>之<sub>二四六上</sub>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鈺龍爲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

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sub>二四六下</sub>天下矣。是以吉事<sub>一</sub>尙左，凶事尙<sub>一</sub>困；

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一人衆，以悲<sup>二四七上</sup>哀立<sup>二四七上</sup>莅之，單<sup>二四七上</sup>戰<sup>二四七上</sup>朕<sup>二四七上</sup>勝<sup>二四七上</sup>而以喪禮處之。

道恆无名。樸唯<sup>二四七上</sup>（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sup>二四七下</sup>自賓。天地相合，以俞<sup>二四七上</sup>（淪）甘<sup>二四七上</sup>洛<sup>二四七上</sup>（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sup>二四八上</sup>（道之）<sup>二四八上</sup>困<sup>二四八上</sup>天下也，猷<sup>二四八上</sup>（猶）小浴<sup>二四八上</sup>（谷）之與江海也。

知人者，知<sup>二四八下</sup>（智）也。自知，明也。朕<sup>二四八下</sup>（勝）人者，有力也。自朕<sup>二四八下</sup>（勝）者，強也。知<sup>二四八下</sup>（智）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

道，漚<sup>二四九上</sup>（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sup>二四九上</sup>（事而）<sup>二四九上</sup>弗<sup>二四九上</sup>名<sup>二四九上</sup>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則恆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可<sup>二四九下</sup>命<sup>二四九下</sup>（名）於大。是以取<sup>二四九下</sup>（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爲大也，故能成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sup>二五〇上</sup>過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二五〇下可既也。」

將欲擒（翕）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古（固）張（強）之。將欲去之，必古（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古（固）予（之）。二五二上是胃（謂）微明。柔弱勝（勝）強。魚不可說（脫）於淵，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恆无名，侯王若二五二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闡之以无名之樸。闡之以无名之樸，夫將不辱。不辱以靜，天地將自

正。二五二上《道》二五二下 二千四百廿六。二五二下

道德真經指歸

能五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參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觀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為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癥瘡自大陳小為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

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受樂安故授之以為學日益為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慎民性命歸之素真故授之以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為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故授之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以正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實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為大作大為大亂大



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之靜下見歸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鑿鑿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為無為為無為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

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為道古之為道以愚萬民絕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虛靜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

合天心與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理因天應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絕天故授之以勇於敢勇於敢動其賊心殺生失理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

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徵營營堅強踈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敵和淖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強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則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強安微樂小危以為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虛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將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君平說二經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論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

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

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

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

矣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

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

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治逆隱遁場和並上

世之真人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原缺卷一之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上德不德其德也是以有德德也下德不失德

德也是以無德德也上德無為物自也而無不

為天功也下德為之枉也而有以為人功也上仁

為之加恩也而無以為禪也上義為之制也而

有以為禮也上禮為之節也而莫之應心也

則攘臂而仍之強也故失道而後德始也失

德而後仁愛也失仁而後義分也失義而後

禮行也禮者忠信之薄亡也而亂之首巧也

○前職者預也道之華化也而愚之始惑也是

以大丈夫君也處其厚信也不處其薄去也

處其實動也不處其華去也去彼取此身也

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

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

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

為地陽者為男陰者為女人物稟假受有

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

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分離剖判

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



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謀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

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慎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務外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雜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滓玄寥而無名或濛頌芒芒而

稱皇或汪然漭汎而稱帝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千變萬化不可為計重累億萬不可為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其有形兆圻埒髮鬢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

不德與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下同也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也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

能五

六

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滓濛頌天下莫知澶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為使鬼神為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

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為而德盈于玄域玄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思不可量厚不可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味味喁喁皆蒙其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絕而不知為之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下德之君性受道為而無以為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義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惚恍因



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號謚方地隨天與  
化為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  
下童蒙四海為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  
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  
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  
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  
信世和慎而寂泊水草為積積裘褐為盛  
服巨木為廊廟巖穴為室宅主如天地民  
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  
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賓伏嘉禾朱草勺  
藥而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  
霽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  
合天親無節無祀四海之內親為兄弟親  
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下  
為之而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  
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  
包裹親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  
如子昭物遺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  
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起福  
以益萬民錄內略外導之以親積思重厚

以招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得時  
天下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卒起草木  
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跛行喑息皆樂其生  
萌飛蠕動盡得其所老弱羣遊壯者耕桑  
人有玄孫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  
德流四海有而不取上仁為之無以為上義之君  
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  
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如繩  
好舉大功以建編號樂為福始惡為禍先  
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  
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履  
民如臨深兼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  
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  
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  
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  
而不踈本五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  
獨斷於君廷正以慎道顯善以發姦作五  
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節而折  
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內去已因彼  
便民不苛纖芥之惡貶秋豪之美舉內施



王室外及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絕扶微起幼仁德復發有土傳嗣子孫不絕社議兩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變網羅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

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循交友歸奉條貫事有差品拘制者褒錄不羈者削貶優遊強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節之迫情禁性防隄未萌牽世繫俗使不得淫絕人所不能以強人所不能行勞神

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危得以寧知故通達醇殺消亡大道滅絕仁德不興天心不洽四位失常雷霆毀折萬物天傷父子有喪而天不為之和晝夜悽悽而世不為之化鐘磬嗶嗶而俗不為之變沈吟雅韻

而風不為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攘臂執圭君子不來上禮為之夫何故哉辭豐貌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

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降而本衰禮薄於

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遠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

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所謂前識者道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折五味不可以

升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夫禮制一禮則今以一時之禮制無窮之俗猶膠柱刻舟調琴執尺故不可經遠也故至微之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觀

陰之網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  
 理仰則見天之裏俯則見地之裏教民不  
 休事至不止以此致平非所聞也言有為  
之知非  
 致太平比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  
 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  
 神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  
 興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  
 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  
 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毅不知為  
 首玄默暗昧朴素為先居賢損心棄意不  
 見威儀無務無為若龍若蛇連禮廢義謂  
 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  
 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亦  
 之於已百祥萬福無情於人去彼  
取此  
 昔之得一者資以天得一以清建利地得一  
 以寧順直神得一以靈變化谷得一以盈澤含  
 也洋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化和平也其致之所以  
 天無以清無陰將恐裂不得清也地無以寧無剛  
 將恐發不得神無以靈無弛將恐歇不得靈張也  
 無以盈無滿將恐竭不得盈也侯王無以為正得

而貴高民無為將恐蹙宗廟故貴以賤為本  
榮也高以下為基由卑侯王自謂其孤寡  
 不殺名也唯斯以賤為本與體以非耶一事非  
 故造與於無與與物不欲碌碌如玉落  
 落如石且經反者道之動變化弱者道之  
 用常和天地之物形也有生於有和有生於  
 無始也  
 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  
 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  
 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  
 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  
 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  
 變化負包分理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  
 無內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  
 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  
 以然無有形地宵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  
 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  
 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  
 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  
 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



揆度濇爾舒與皓然鐸生鐸生而不與之  
 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  
 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  
 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  
 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  
 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  
 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  
 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  
 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  
 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  
 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  
 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  
 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  
 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  
 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  
 與物蒸確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  
 蒸雨施品物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  
 不盡覆以天得一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  
 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以順其性  
 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

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  
 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  
 地得一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為非  
 靈也不思不慮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計  
 無謀無嚮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  
 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因能復  
 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  
 之不失其中以神得一谷之性得一以盈而  
 谷之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  
 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  
 以實虛自起感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  
 為通德涓涓不息綿綿不絕皓皓洋洋脩  
 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以谷得一侯王  
 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去  
 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  
 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  
 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  
 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  
 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內為一王侯得一以  
 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



流而不絕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高得卑為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絕和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無天以清將使地有為動不順一為直得枉為寧得發山川崩絕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將恐發使神有為動不順一為達得困為靈得歇變化失序締滯消竭盛衰者亡弛張者歿無神以宜將使谷有為動不順一為有得亡為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將恐竭侯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蹙亂擾迷惑事由已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貴王侯無以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進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况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夫矜法式而行事廢法而任心而不免於咎患况故不日而亡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為寡者眾為賤者貴為高者卑為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為所

求者失所欲所謂貴以處為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地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屬身起節自謂孤寡謂侯王自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設民下不為貴故擅民之命能王不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能王不為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紛身無所與故能為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與也為圓為方為矩為長為曲為直為縱為橫終身揆揆卒不為與故能成與而今可行也所謂數與無夫王之為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為物也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王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為否故不欲碌碌如玉是以聖人為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為石不為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為綱紀道為損翰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



於反覆歸於玄默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  
以身為故神明不釋無以天下為故天下  
與之俱所謂反者道之用夫何故哉因道而  
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  
反和纖為常起然於否為存於亡天地生

於太和太生於虛冥始之而生太和有

之萌也天地實之而始所謂

上士聞道謂玄也勤而行之性與中士聞道謂善也大笑之性與

也淺若存若亡性與下士聞道謂不善也大笑之性與

也坂不笑不足以為道道符也故建言有之然也

明道若昧動也進道若退反也夷道若類治也

也根上德若谷施與也大白若辱似不也盛德若不

足無形也建德若偷損也質真若渝知也大方

無隅無也大器晚成白也大音希聲微也大

象無形投也道隱無名絕也夫唯道善貸且

成應其

指歸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尚下氣有  
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  
其所聞取舍攸終畏喜殊方故鷓鴣高飛  
終日馳騫而志在手蒿苗鵠向舉逕歷

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手陂池為鳳翔翔  
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為卑延  
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遊曠時不  
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  
便皆以為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

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  
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  
惡悲夫三代之遺風褐儒墨之流文誦詩  
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宗仁義祖潔白  
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非已經得失

身享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  
所廢也閑居幽思強識萬物設偽飾非虛  
言名實趨翔進退外降跪集治閨門之禮  
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  
貴下衆耳目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

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

性孰相安賢聖不為匹愚智不為羣大人  
樂恬淡小人欣於戚戚堂堂之業而不渝  
於衆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  
興各有所趣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捐



聰明棄智慮反歸真朴遊於太素輕物傲世卓爾不污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為覽於玄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帥然反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眩燿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喜凶而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黃泉聽視九天遠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夫下士非樂笑於大道但道高難睹若對牛鼓簧所以笑也故聖人建言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推柄自然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既明非常之道故非常人所及也夫何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魁忽冥冥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要而約之則

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通若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為虛戶虛為道門泊為神本寂為和根畜為氣容微為事工居無之後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心為身身為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然進道是故夷道若類使正玄起除若退其法物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關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方往之如川歸海類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受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群生為天下母若德大白青青常如鶩恐無制而勢隆無寄而權重德交造化與天下為友出白入黑不為美好運功逃名乃長昭昭大白盛德之人敦敦性性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凝若聳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



民耳目飾民神明絕民之欲以益民性滅  
 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  
 民心意使得安寧若德質真若淪為民玄  
 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  
 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  
 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喁喁靡  
 不賓服宇內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  
 非其德大而以小醇而似薄淪質真若淪大  
 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  
 圻無垓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  
 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為之陰居否之陽和  
 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地為常方大  
 無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  
 於無朕動而無聲為而無體威德不可見  
 功業不可視禍息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  
 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  
 勉而成故能長久晚成大器是以大音希聲告  
 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  
 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  
 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  
 地與之俯仰陰陽與之屈伸効之象之若  
 影隨形大形象是知道感無號德豐無謚功  
 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為大德彌四海而天  
 下不以為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夫  
 何故哉道之為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  
 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  
 也且善貸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

。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能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注

道生一一實也一生二二謂神也二生三三謂和也三生萬物形以萬物負陰而抱陽也冲氣以為和和合也人之所惡謂不唯孤寡不穀也而

王公以名稱生也損之而益損生也益之而損益生也人之所教亦我教之我知強梁者

力也不得其死也吾將以為教父也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者無然

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於道也

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一能為生也

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

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者而成不能成

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成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

無之無者生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

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

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自然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變而生神道而和散而成氣氣結而成形故云生三一萬物二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

使人為人者非人也有故云為人者非人也

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孰者為之

明矣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

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

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為一道虛之虛故能生

一之本寂寥是虛中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

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為道網紀

懷壤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頌頌

論論渾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虛為太



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

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

天地莫觀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

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

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即神二以

元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生中之三物俱

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

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揆

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潢洋堂堂一清一

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埒根

廣性命通達者以含和柔弱而道無形也

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

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衆成

功之本根也夫虛無孤寡乃萬物之本根

所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

孤寡居不穀逐所求逃所欲去大為小安

早樂損出無迹入無朕動於福先靜於禍

始無為無事天下自己不視不聽抱和以

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

行德化凌風理於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

。



為強去微歸顯背隱為彰暴寵爭逐死於

榮名人之所聖人之教則反之愚以之智

辱以之榮微以之顯隱以之彰寡以之衆

弱以之強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

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聖人之教

衆人之教以強強所謂人是以強秦大

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強者

離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強者不

得其不來於己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為

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

其患吾將以

天下之至柔無形馳騁天下之至堅勝有無

有入於無間無為吾是以知得無為之有

益亂原不言之教門無為之益萬物天下

希及之寡能

指歸道德至靈而神明賓神明是道德之

神明至無而太和臣太和是神明用清濁

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

萬物無不維網或在宇外或處天內人物

借之而生莫有見聞從道三變始成萬物

人借而生莫有能知

義不足以為號弱不足以為名聖人以意

存之物也夫聖人所以得稱聖者皆以學

道存於心修生保真得真成道也

故天地是深要之物故字曰至柔名曰無

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

能弊天地銷銅鐵風馳電騁經極日月周

流上下過飄歷忽安固翔淪于無物非有形則有變虛空無妙則無能道既

非有亦非無故能持有而無礙也何以

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

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

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

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

然之物也物理數必爾不待不然斯事是以

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

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

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

吏忠卒信主愛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

被羞蒙辱國為雌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

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

強者不能凌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

變化天地為助神明為輔時至不制為天

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



地廣民衆國富兵強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戰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為海內雄敵樂戰易動師衆合變生竒凌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懸命威震境外常為島後人憂物恐威動天地

道德不載神明是離衆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堅剛而積憍吝也夫道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為之室澄清無為之府出入無外而無坼經歷珠玉而無朕謂天下之至

也至聖何以効其然也夫有形錄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無有入也由此言之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

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疑有以知無是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聰以聽無音

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勸萬物之自然以覩有為亂之首也既達無為之功自見有為之亂無為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戶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絕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

職四時馳騫亂原以絕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是教也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

為三者並興總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門以閉天下童蒙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室塞自然大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無為之益也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

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若有若無天下惘惘味味喁喁不知若穀無為若雛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輓輓性命有餘莫有求之萬福自來天下希夫及之也何故哉人王不言而道無為也無為之關

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  
精妙之宗生無根蒂出入無門常於為否  
之間時和之元道既無體不可見聞故可  
能通時和則自知耳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聞也可得而  
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

而歸之易為智老陳難為淺聞者言也何  
則廣大深遠而眾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  
而眾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  
聞也宵宵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與身孰親親我身身與貨孰多我身得與亡  
親也孰病得我是故甚愛必大費神也孰藏必厚  
亡退我故知足不辱存也知止不殆身安可  
以長久

抱歸我性之所稟而為我者道德也其所  
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  
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  
我不能然也故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  
高乎神明表儀莫廣乎太和著明莫大乎  
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  
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

難終難天地陰陽但見於  
難終非無終始也由此觀之禍極於  
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  
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  
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珍珍  
寶金玉珠璧利溥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

匠亂國之工絕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  
名生僑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  
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  
革一人為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  
毒莫大乎貨明貨與名可畏可驚  
多說之益於身速矣故得之

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  
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夫名夫貨道德  
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得名  
夫道亡身亡名亡  
貨利配天地也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  
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  
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橐也  
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  
賊也是故甚愛其身至建榮名為之行之  
力之勞之強迫情性以損其神多積貨財  
日以僑盈僑亡之道貨名俱終甚受必  
大費也故



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  
 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  
 為五行綸為羅網設為無間萬物之性各  
 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  
 然一槩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劑  
 長續短損盈益虛不足者養有餘者喪貪  
 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  
 以詐愚強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  
 之而憂得之而喜一喜一憂魂魄浮遊一  
 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  
 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  
 名終體極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虛者道  
 實者物之所養今積物喪之實欲是故擾  
 同道歸虛若水火相連不可得也是故擾  
 心稍意用情事神夙夜趨務飾容治辭憂  
 懷衆庶創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  
 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  
 飢渴犯寒暑踐危狹薄衣惡食不適口腹  
 迎朝送夜被恥蒙辱精奔神馳汲汲不止  
 逆遁干榮多入為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  
 禍患自來僑亡俱至則是為福以亡福求

利以去利多歲必  
 厚亡也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  
 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  
 同德絕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  
 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  
 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虛  
 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汗欲不欲  
 故能長榮所謂不  
 辱也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  
 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為  
 顯退而不以為窮無禍無福無得無喪不  
 為有罪不為有功不求不辭若海若江避  
 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  
 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  
 而不脫魁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  
 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知止不  
 殆也此謂  
 避名而名我隨逃利而利我追者也是欲  
 而

彰可以  
 長久也

大成若缺形也無  
 形也其用不弊化流  
 行也大盈若冲無  
 主

也名其用不窮理萬  
 方也大直若屈無所  
 名也大巧若拙

也無所大辯若訥滿若  
 空也躁勝寒動形  
 寒也靜勝熱安  
 形

也神能靜能清則地  
 也為天下正經萬  
 物

指歸道德無為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為而  
太和自起無為而萬物自理或無根而生  
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  
類異倫皆與之市母愛其子子愛其母男  
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啄胎生而乳鳥  
驚而散獸驚而聚陰物穴居陽物巢處火  
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青春生夏長秋  
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為不生為否不  
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為不否不明  
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為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  
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  
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  
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  
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清道魂忘魄休  
精息神無為而然玄然而信窅然蕩蕩昭  
曠獨存髮鬢輓遠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  
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  
容清靜以真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  
陽閉塞如陰堤埽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

作威德自分是以盈而若冲實而若虛不  
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為上  
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  
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  
而不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  
衣暑則靜於保寒則躁於裘無有忌諱與  
麋鹿居被髮含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  
有餘財化襲萬物無所不為光景不見獨  
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  
道徘徊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  
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枉大直若屈大正若枉若枉大直若屈大正若枉  
居也世主為聲天下為響世主為形人物  
為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而降帝而正四  
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卑無律曆而陰  
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賓  
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  
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  
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  
數而萬物自均大辯若訥大器若拙是以贏而若絀得  
之若喪無鐘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



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

前五大肆若不肖而皆有所成明人天地至能以道化人使人自同於道也

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

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

凝清風颯冽霜雪嚴嚴魚鱉蟄伏萬物宛

奉當此之時處温室臨爐火重狐貉襲毳

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

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

寒者陽之至也煎砂爛石飛鳥絕水蟲疾

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

出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

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

志無有之內心平氣和涼有餘矣

夫知故之為術也治人事育群形德延天

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

無聲與政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濕遠人

若陰猶響應言影不離形為之愈亂治之

益煩明智不能領嚴刑不能禁是無為者

有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

化之母也其餘禍亂猶躁之勝寒而靜之

勝暑也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

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

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

所不為萬物師之無所不事

所不為萬物師之無所不事

天下有道注無却走馬以糞為天下無道

注起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注已求也莫大於欲得

知足之足注無所常足矣

指歸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立也懸命

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

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頽

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

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

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

服百蠻雍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微悍之

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

明辨智隨澤而耕騏驎驛驢嬰輿而作

天下有道也天下安閒各樂其業世傳俗



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  
 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言符並集非天降  
 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谿異  
 谷別法制舛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舉兵  
 爭權弱者為庸強者為君是以天下選將  
 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面相望深姦  
 大詐謀於廟堂作變生竒結縱連橫輕卑  
 烏騎與敵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高  
 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違  
 親戚奔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為宰  
 庸僕之徒畜而為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倦  
 長徭兵役久而不息此戎馬所以時念歸  
 家悽愴慷慨想親罷老泣涕於外慈父思  
 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雙  
 頭結踵骸骨暴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  
 計道路憧憧皆為孤子思慕號令誦泣而  
 起何罪蒼天遭離此咎札者無夫幼稚無  
 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為率中者為  
 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非有血脉親如兄  
 弟總苗為旌穿地為鼓操兵便械趨行案

伍常習戰鬪意識其主至精相感氣化相  
 動是以天地鈐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日  
 月闕蝕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  
 主無道無道之主非本無道皆先以道得  
 好而與天之命莫能以通守之而無奪強  
 夫遭天之鴻命繼  
 先聖之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  
 莫與比列布衣麤裘而天下以為好蔬食  
 藜羹而天下謂之美變世化俗猶風之靡  
 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  
 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祀光顯祖考  
 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  
 反以驕奢取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  
 凌侮是以不訾之士相矯而起輕與深入  
 先到為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黨離朋絕  
 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  
 非天下之罪也所謂罪莫是故威熱尊寵  
 窮極民上名號顯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  
 者獵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禍莫大於  
 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為人保合精  
 神而有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游於昭



曠之域聽賦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  
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  
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其性自得

何況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哉其可足亦  
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

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追患之  
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咎莫甚於自今及

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  
而全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為虜居虎者

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  
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犬羊之列者無

犬羊之咎是以得道之主建心於足游志  
於止辭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

是秉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  
不制是知足之足

不出戶庭不遊也知天下家也不窺牖牆無所見也見天

道天也知其出彌遠去家也其知彌少無見也是以  
聖人謂明也不行而知謂萬不見而名也謂天不  
為而成然使也

指歸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授性命乎太

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  
文清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  
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  
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群分尊卑定  
矣而吉凶生焉能大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

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  
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

為五五行也或為白黑或為水  
火或為酸鹹或為微羽人物同類或為牝

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  
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

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  
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負職不同

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  
相親頭足為天地肘膝為四海肝膽為胡

越眉目為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體動不  
相因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

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胃中有  
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

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主動於

通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

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

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

毫釐者同體故也人但知一身之相通不

國是同胞不知萬物是一心萬物既是一

心一心中何所有隔哉故不出戶而知

天下是以聖人不出於戶上原父母下揆

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

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己

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

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

為師太和為友天下為家萬物為體視彼

如己視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

知故絕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

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

人物各保其有天地萬物雖似異形終始

自無惡受之道德豈敢毀夫原我未兆

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

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

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

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

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

有大功也視我之為嬰兒至於壯大有知

以親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

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

伸以知損為益首益為損元進為退本退

為進根福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陵仰阪

歷阻過險形疲喘悻勞而靜處則神平氣

和中外相保明平爽者以知清靜虛無無

為變化之大功也四支九竅趨務舛馳異

能殊形皆元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

變皆生於主主是萬人之元稽之天地驗

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

也我不異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

天之淵泉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天不由

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

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

逾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達益甚求之

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已天人

之際大道畢矣得道已而得天得天而得道

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故聖人不見一家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能七

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

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

不入地而知九地之意陰陽進退四時變

化深微隱匿宵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

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

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

我之於身也心在一身之中不立規矩於

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

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

同意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

空虛寂泊使物自然聖人寂泊無為今物

而川媚是神化之所傳故云聖人不言而

信不為而成者也或謂聖人得道固常

成何天下蠢動日遠於道耶斯不體聖人

之化若雲行雨施草樹蒙潤悉獲芬芳而

不枯之恩是無日之徒不信日月之照也

十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為學日益益民知也為道日損損民知也又損之

使不至於無為使無而無以為事也將欲取

天下者和平也常以無事道無也及其有事窮也

不足以取天下終不得也

指歸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

無形潢漭恍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

不然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

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為

之為為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不教

無為之為皆至道至極神妙之動無形心

成不可言名改謂之元始祖宗之六也

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

處士所傳也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

親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憂恩情

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迂心非

道宗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

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地經緯陰

陽判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偽萬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方轉移風俗傾正敗常改正易服萬事盡

彰鐘鼓琴瑟間以竽笙升降進退飾象趨

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并並爭與事儻

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舉毛起益以無

窮為學是是以天下皆本去根嚮末歸文博

學深問家知戶賢甚者擬聖以立君臣同

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儒者兼

黨故同於己者不善而善之愛而成

騷不違其親追習織織務順其君故和五

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

以養其目玄黃織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

養其耳極鍾律之巧不憂世淫高臺謝廣

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

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後人命以養已

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

放養偽飾姦消滅和睦長暴之原浸以為

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

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

王尊名貴勢強大為石忿爭相踰力正任

武強者拘弱衆者制寡以乳代治以非圖

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

守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盡言軍

旅詢詢警警至相烹煮夫何故哉飾文益

事務以相序也為學是是以聖人釋仁去

義歸於大道絕智廢教求之於已所言日

微所為日寡為道日消而滅之日夜不止

包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己

損之損之使知不起損之又遁名亡身保

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為事

主不為知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為無以至於

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象百變自和

萬民蚩疑不知所之隨明出人託於四時

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

如壞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

志不知為行步踴踴瞻視顛顛能七

也語言默然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

焉寂而不為若無君臣不為而治敦厚忠

慈至於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



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  
不言為術無為為教無欲為實不知為要  
能行以道無不開導取天下常釋虛反實

以極為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  
分知萬物之數晝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

耳比八風之調目領羣獸之毛此思慮之  
極也無益於存力什烏獲執百孟賁勇干

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  
雷霆不動若陰此強之極無益於勝使日

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詔令

家一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

強武求盜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  
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

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為為與天相奇  
以事事失天之意為國日益百殘盡備為

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謂所

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故亂也

聖人無常心心無形也以百姓心為心與人善者

吾善之長其不善者吾亦善之性也其得善矣

正也信者吾信之誠也不信者吾亦信之其

情得信矣自和聖人在天下謂帝惔惔乎心  
也空為天下心方也萬百姓皆注其耳目以容也

聖人皆馭之唯道  
指歸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无心之心存

也能七天地无為而萬類順之者无慮之處運

也由此觀之无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  
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

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我稱

我而我身之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以我

不自稱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

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生神

食時節窮適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

曆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

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

為之損血氣為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天

本為其身而生思慮不及其寐也心意不

用聰明閉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  
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凶  
害大瘡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  
欲但以寢寐之頃尚得安夫以一人之身  
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况

乎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心養群生者哉養

生偏順無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  
之心有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舍道德  
之化下包萬民之心聖人無心以百無惡

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為讎不與吉人  
為親不與誠人為媾不與詐人為怨載之

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夫人  
也其日固久下合不善者豈造次而易哉  
必先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浸之潤之使自  
得之然後始可長其明而成其信悅其意  
而變其心故云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  
如神物無小大視之如身為之未有治

之未然絕禍之首起福之元杜斷防萌過

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  
自然今物得安使動之以和導之以冲上  
百姓日用不知也舍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天地德  
連萬民民無賦役主無職負俱得其性皆

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  
主為心主能體道以道覆人人得主思若  
外此皆與與之俯仰與之浮沉隨之臥起  
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為而萬物存  
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

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所謂

變日以至誠不信者吾亦殘賊反善邪偽  
反真善惡信否皆歸自然夫指歸所以屢

明至道之體體然獨主自古固存其能然  
於象物而象物不能然之故謂之自然非

沉太虛露溺至和民忘心意芒洋洋游夫  
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  
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教而後移也無為為

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

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素笈志如江海  
施如豁谷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  
不嫌白黑不立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  
務自隱匿所謂聖人謀謀為與物無治浮



游無極廢我之所欲為裏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汪其耳目所謂百姓皆注耳目世主無為

渙如儼容天地為爐太和為橐神明為風

萬物為鐵德為大匠道為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聖人含如此之功用所以能利物無窮矣故能陶冶

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

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群生振駭八極天下

芒芒不識美惡玄効昧象自成法式聖人動萬物以歸於道隨其所宜而成法式也

○ 出生入死去無生之徒十有三虛無死之徒

十有三實有而民生動之死地為利也十

有三趨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也其蓋聞

善攝生者明也陸行不避兇虎虎不傷也入軍不

被甲兵兵不害也兇無所枝其角象也虎無所措

其爪和也兵無所容其刃害也夫何故哉相類也

○ 以無死地無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同淪而為體

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睹其字

說之曰生生之為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

不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稱玄妙不足以

為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

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

者存失之者亡道氣所傳陰陽相和凝結成識名之為生而又非形非象非陰非陽故云不夫生之於形也神

陰不陽虛無有之鄉也夫生之於形也神

為之蒂精為之根管真為官室九竅為戶

門聰明為候使情意為乘與魂魄為左右

血氣為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離

道德而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

時和俱輕死與之反欲生與之仇無以為

利則不可去有以為用則不可留無為則生自生

○ 故不去有為欲生之則死矣故不富故無為生之宅有為死

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

赤子泊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為不言變化

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

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為物不貴為人與王

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為一故不別存

亡此治身之無為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

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藪順

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為也尊

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為也尊

天敢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已任人審  
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  
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  
治國之無為也冠無有彼無形抱空虛履  
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  
陽騎五行從羣物涉玄冥游乎無功歸乎  
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為也凡無為者貪生皆生之徒  
利壽唯恐不得強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  
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  
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  
身之有為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強求  
貴貧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  
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有為也富國兼壞  
輕戰樂兵底威起節名顯勢隆形嚴罰峻  
峭直刻深法察網周操毒少恩諸侯畏忌  
常為俊雄公強求伯伯強求王此治國之  
有為也祖孝悌宗仁義修禮節教民知飾  
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鐘鼓琴瑟以和民志  
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  
號令聲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已百方仰朝

此治天下之有為凡有為者皆死之徒是故虛無清  
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奇凡此十三生之  
徒此十三者是某道之端實有濁擾顯衆  
剛強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此十三者與道相違與神相反故云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  
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  
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  
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以內有十三生徒外成四支九  
內外也言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  
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  
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  
達和則得中審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  
道與天地同為身者久為國者長雖欲不  
然造化不聽夫虛無清靜既將道合能生諸有與造化同故雖欲不然  
而造化實生不許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聰塞接  
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剛生柔羣強  
生弱缺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則閉塞泰  
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動  
而之窮此十三者是形有之累為身不久  
為國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有為必敗理數自然



故天地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

不從也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為智慮常起之

生動也故去虛就實絕無依有出清入濁

死地也背靜治擾變微為顯化寡為衆離柔反剛

廢弱與強損卑歸高素損取盈縱時造過

釋和作泰將以有為除畜施費夫何故哉

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所謂死是故攝

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逝不拘於俗不

繫於世損形於無境得神於無內不以生

為利不以死為害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

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

為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

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兇虎不能傷入

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投之

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為

廢夫善攝生者之為行既無愛憎於萬物

視物常若於己身故物亦感而相應運

自觀而無惡理數必爾若影夫何故哉聲

響相應物從其類兇虎不加無形而五兵

不繫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於中而

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所謂虎無所措其

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性也德畜之命也物形之方也勢成

之運也是以萬物生也尊道而貴德正也道

尊德貴高也夫莫之爵名也而常自然性也

道生之存也不德畜之全也長之不也不育之不也

成之終也不熟之然也不養之利也不覆之無也

生而不有賢也為而不恃為也長而不宰無也

也是謂玄德知也

指歸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

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

効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

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

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

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

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

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授物命也

道以無為之為品於萬方而無首不也德

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不居故

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化萬事何謂性

命情意志欲問六者所稟於道而成形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愚勇怯小大脩短

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

謂之性此皆秉於道由中所授於德富貴

貧賤天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

自外而來由我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

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萬物陳列

吾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來禍

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得因性而動接物感

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哀樂憂志進退取

與謂之情自性而來因命而動生思慮定

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

意緣命而動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

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

性命之動情意已出順性命適情意牽於

因而自強謂之志也欲雖出

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手情志

而侈於性命不可假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

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

本者進退自由不其本得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

為情欲之所使也為情欲之所使也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

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一而成而一

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愛之而無

報其德得生一之所成而一無所夫何故

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

尊無為為物無以物為非有所迫而性常

自然能七無為自為於物不為物而故為十二

之為物窺之無戶察之無門極之無體象

之無容意不能盡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

不為之損物皆歸之不為之盈上下不窮

廣大無涯消息贏詘不可度譬遊於秋毫

不以為少包襄萬天不以為多青紫光耀

不為易志幽冥枯槁不為變化所謂運

並施無所愛好稟授性命無所不為德流

萬物而不可復恩結澤締而不可歸道德

且生若橐籥之出聲氣善貨瞻足天下而不費

氣出無窮不可歸復也氣出無窮不可歸復也

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

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傳

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若水之於魚

可斯既託其復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

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



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水以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

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皆以之亡萬天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違利害不同容貌詭譎意欲不通陰陽所不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開口張目屈伸傾側俯仰之頃喘息之間

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恩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為生之而不以為貴為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為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或實寂冥無有形質又能生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

形容也或謂道德是天地之用天地是道德之體此竟中蟻蟻之見衣中蟻以語於道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

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舍猶瓜瓠之辨不規區蔓之有鄰也蟻虱處於衆福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

仰制全活姣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為之蓋功玄事冥不開於世天下莫見為而不廢隨迎莫見見即非真言常不及非常

天下有始無為以為天下母萬物既得其母然也以其子無也既知其子無也復守其

母反其沒身不殆終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言也終身不勤不勞開其兌明也濟其事功也終身不救不可見小曰明視也守柔曰強和而用其先動也復歸其明內也無遺身殃不為是謂襲常能七

指歸夫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為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為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為為之萬

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運矣是故無為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無為微

妙周以密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

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

為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為天聖人得之與

物反矣既得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

為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

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萬方之知百

道生故攝于也夫得道圓通不唯攝善隨

機應感妙用無方無方之用運物略道故

云既知其子且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

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

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

琢復反其母復守既覆又反為天下本遊

於玄冥終身不殆沒身故能塞其聰明閉

其天門闢之以舌鍵之以心非時不動非

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塞其門也用夫

何故哉不聽之間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

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為之事與

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

教而天地之慮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

不窮為福元始為化祖宗周旋夢延淪於大

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得道之用用未

德巧偽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

故至起萬物孳蕃奮心揚慮顯遂功名名

成功遂禍至福終動羅天網靜陷地殃神

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庶人沒命國家以

喪則其先濟其事不體道是以聖人退為

之為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

窮之機秉自然之要翔於未元集於玄妙

聰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圻未判

昭然獨觀無形之變通於無表達於無境

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不得至見小

故惡止為之行之絕言滅慮積柔體弱反

於無識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

無事之不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謀守

也治人理物與陰陽配內用其光而外

不違衣食耕穫素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

家贈心不載求賤不望貴貧不幸富纖微

尊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盡備用其

外先





會動若俱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  
遠而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穢要約而易  
行無為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  
物以生大道甚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偽  
廉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

邪淫歸偽去真創作改制起事遂功人好

豐屋崇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

以知為準以巧為純詐為之斧偽為

之介秉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穡不修節莠

並生田苗不起困倉廩空水重五

米錦繡玄黃冰紈綺縠靡麗光輝服文利

劍堅甲強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使凶人權

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絕里臣役細民妬

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偽與善為怨尚

爭貴武無不侵凌使通境外常議弑君利

也能七食重五味能七殘賊群生剝胎殺穀逆天之

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厭也多藏金玉書

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貨財出入奇

異榮盛光顯離眾絕俗超然獨存亂世高

之稱為大人是謂過眾惡大罪重禍深賢

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祐神所不在天  
所不覆萬物所怨有人若此喪之受禍生

之受患身苟不獲事及子孫以非

善建者不拔以道善抱者不脫德也子孫祭

祀不輟世無修之於身息也修之於家治也

其德有餘成也修之於鄉治分其德乃長無

也修之於國治法其德乃豐無損修之於天

下治表其德乃普字內故以身觀身知彼以

家觀家知彼以鄉觀鄉知彼以國觀國知彼

以天下觀天下近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身求之也

指歸天地之間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

眾巨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

為不能為也我為天下而天下亦為我彼

我相遇則彼眾而我寡以寡遇眾則眾寧

而寡殆故以已知立則知奪之以己巧立

則巧伐之以己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為

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

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畏響而扣金

響會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



之無為不能遁福有為不能逃患是以聖人  
 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攝精畜  
 神體和靜弱履地戴天善建不空虛寂泊  
 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為無事  
 反朴歸真無法無度與變俱然善抱小  
 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  
 神寧傳嗣子孫子孫祭德積化流洋溢無  
 窮衰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  
 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達明所不明重  
 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  
 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理有光精  
 神專固生生青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之修  
 乃真也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  
 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  
 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  
 修之於家治之於鄉則暗網知紀動合中  
 其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  
 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  
 下公若父子敬愛信嚮上下歡喜百姓和  
 集官無留負職修名榮稱為君子常有餘

德沒身不殆修之於鄉治之於國則主明  
 臣忠朝不墮賢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讒不  
 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  
 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  
 而疆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  
 不生萬物豐熟境內大寧鄰家託命後世  
 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為常修之於國治之  
 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圓臣方  
 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  
 平易無為寂泊無聲德馳相告神騁相傳  
 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為而成  
 功與道倫宇內反真無事無憂太平自興  
 修之天下其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  
 德乃普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  
 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所謂以身觀  
 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  
 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  
 利俱病俱邪俱正主民俱全天下俱然家  
 國相保人主相連苟能得已天下自然故  
 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

不治便於我者無所不可利於我者無所  
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所謂  
一言可以終身行者其始起乎吾  
何以知天下謂之然哉其以此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能七

三十一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能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含德之厚

元體道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不

施攫鳥不搏

摩害不

猛獸不據

加威不骨弱筋柔

虎視而握固

開據難

未知牝牡之合

化不相而蛟

作無為精之至

神明終日

嗥而噓不

音聲噉

和之至

行體道

知和曰常

與道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

長日廣

心使氣曰強

強日堅物壯則老

衰堅謂之非道

法體禍

不道早已

喪大命

指歸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

滑淖聽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

無極天不能容地不能囊規不能圓矩不

能方度不能度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

蔽水火不能壅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

之能作沉浮翔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

無區宅陶冶采授萬天以作群物得之滋

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為不能獲思之逾

遠為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

無欲者身為之宅藏之於心故曰舍德

德德亦得之體德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



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鈔也

生我不可易珠玉明哉不可欺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

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

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鈔

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

莫能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

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夫何故哉所有重

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

變故萬物不能從而天下不能係也故不

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

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

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

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淪天

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

而不害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不施與

而天下愛之鼓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

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

中心意常歡欣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

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

歸朴比於嬰兒全德之厚是故建身為國

誠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

其身名勢為垢萬物為塵貪夫逃爵殘賊

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

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

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惠不

能得唯赤子為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為

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

居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

周容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

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

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蔽神氣

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

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出志

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蟻蟲蛇無

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持無

不營攫鳥不擇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

皆以無死地也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

不嗔可謂志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知和

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旬月生息動合

百祥益生心意玄作氣順堅強心使氣無

曰祥

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  
 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愛祐禍亂素亡夫  
 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及其有  
 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而之明身日飾而  
 德日消智逾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  
 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  
 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求  
 生開於危殆塞於萬全物壯則老故福如天地  
 視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  
 入有日造禍殃非謂之動而之窮為而之亡  
 修身愛國為國不祥祭燎而天地是伐禱  
 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營也既身  
連道禍則自來非天命有  
以典幸故云非道早已  
 知者不言不能言者不知道也塞其兌耳目  
 閉其門口不挫其銳志所解其忿心所和其  
奇光容不同其塵視不是謂玄同與俗不可得  
 而親愛不不可得而踈退不不可得而利益  
 喪不可得而害危不可得而貴高不可  
 得而賤損不為天下貴尊能  
 抱歸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

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  
 又不可捫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  
 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  
 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  
 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  
能八  
 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  
 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  
 所以別之者而口不能言也所謂言者不  
 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見也無象之  
 象可効而不可宣也無為之為可則而不  
 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是故  
 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履之如地載  
 之若天被之服之體之如身為之行之與  
 之浮沉與之卧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  
 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靜盲思慮玄起狀  
 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  
 夢為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反中心獨然  
 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失道之人則  
 不然見其外不睹其內識其流不獲其源  
 乘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



不然凡事之本是然之所然至故道在於

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孤志

疑情與物連聰明眩耀以偽為真若是若

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

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

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聲內竭外實有

餘道德離散日日遠之言之益疾而已愈

不見造之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言者逆

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

之具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

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塞其其門

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廓似無身解

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其其

不說因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

徘徊無言以言言無為以為為清靜以治

已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與俗玄同和其

其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莫

聞游於親疎之戶翱翔利害之門浮於貴

賤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適隱無形之境放

佚蕩蕩之鄉貧賤不以為辱富貴不以為

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

主不能蔽明是謂女同故不可得也魁然獨立

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

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

無得無去閉門杜戶絕端滅緒神明為制

道為中主動與化鄰靜與然交和順時得

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

能近惡之不能遠賞與不能加賦稅不能

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奈萬物何

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不能

有也以為使

以正治國體忠以奇用兵謀詐以無事取天

下任自吾何以知其然哉謂我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貨益民多利器智忠國家滋

昏動愈人多伎巧飾離奇物滋起無窮法令

滋彰網深盜賊多有益暴聖人之言云傳因

我無為得主而民自化集世我無事主不而

民自富欲無我好靜寂主而民自正得分我

無欲足主而民自樸飾不其政悶悶無福其

民僭僭明忠其政察察明德其民缺缺知華

禍兮福之所倚倚以福福兮禍之所伏禍以成孰

知其極無緒其無正忠信正覆為奇行智詐善

復為妖受妖人之迷失正其日固久矣所由長

指歸道德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

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

群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

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

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

而又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

至無窮故王道八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

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

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

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

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

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

正名正名以正國以正治正國網紀分明

察理元元本本牽左連右參伍前後物如

其所正名以覆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實

平和周密方圓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

不贏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

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害無有

所常屈伸取與與時俱行繼亂任法遭逆

任兵守平以道體德為常大小相遇以正

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

之不伏則伐之明大國之禍小國不敢輕

代行者也若夫小國迫於大國之間遭無

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

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眾而避之

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

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

所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

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姓糜弊

國家虛空是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

與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眾我弱而

彼強如卵投石為敵受殃三軍必敗士卒

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

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而奇之

所為運也故建反往之計招覆來之事開

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祐聞



我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  
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  
與我俱往是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

也奇即權也言小國迫於大國之間事與  
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也故乃動  
謀計謀以順人望天地為助我為城故

云以奇用上順道德之意下合天地之心  
兵者也

危寧利害視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  
之陰發無為之為揚無聲之聲異彼滅化  
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

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正

或傾縱橫反覆合於冥冥明此道德之功  
顯於物運之過

或以名實相反而  
縱橫合道者也天灾自起妖孽自生離

其父子絕其弟兄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

下怨恨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

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先用以  
道不從

然復其文曰  
起所以為上情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飛

耳游目延聰益明游士四達結交合親生

息變怪因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實其民飛

言憐事以威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

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

作於陰權動於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  
敵狂惑不得有為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  
攻而敵自誅不戰而敵自危剋其君不及

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  
之此用奇之次也初謀計策後得  
其死所以為次制其地

能八形御其君臣卑體重賞以順其外陰謀雲

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興數城而

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如鬼謀計如神方

畧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

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所連起

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

其強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

時而發和為之恒動攻其害靜絕其糧褫

而奪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

而苦之凍而賜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

而迫之窘而薄之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

枝部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救其上三

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隱伏參處營

前然後陵左敗右耀以旌旗惑以金鼓進

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

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

用奇之下也以先用兵方制其禍亂既夷

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奇損智

忠信為務清靜簡易退事止言能用奇勝

恐事流變生滯洋散夫何故哉道德變化

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指嚮不同趨舍殊終

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吉人以善

足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偽容

各效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贍智者詐生

勞而不息忠者起姦拘迫慘怛信者馳讓

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知則民偽主

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

怨何則事由於主行之在臣賞出於主財

出於民法出於主受之在臣主有所欲天

下嚮風事皆由主主為化元主不藏用以

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

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

為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

也明於俞附之術岐鵠之數以治之不若

使世無病之德豐也扶黃帝太公之慮乘

孫兵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

力之不管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

天地之所成爲不能致也善為受利之小

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爲者能遂之是故

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爲無事

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內自寧以無事何

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

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

人愈醜禍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

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

偽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

昏而政事衰天下忌諱人而彌貧人

遂伎雕琢文彩奇變異恠以褒有德以別

尊卑巧故溢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

刑嚴擊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

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人多奇巧奇物溢起故聖人之言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

氣感而體應心動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

相隨不足以爲喻是故人主誠爲無爲之



為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舍德無思

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我無為也人主自化者也

誠能事無事之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

無識不賞不與萬民自富我無事也人主自富者也

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

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我好靜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

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止靜而歸足不拘

不制萬民自朴我無欲人故朴者也

孝不仁不施不予閔閔綏綏萬民恩乾墨

墨儻儻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

命以全其政門其係係者也人主之政布德施利

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

萬事差別惶惶儻儻知偽缺缺其政察察其人缺缺

者故失所安性命天絕福生於禍禍生於

福禍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

服相隨出入同來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

得禍福之所伏者也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

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

窮極孰知其性者也唯無為者能順其則正在禍

福之間無所不剋非正在於此也夫正則奇生

奇生而民惑善人為妖是非反覆奇善復為奇也

天下大迷而不復也道甚易行人迷也

方而不割無傷廉而不剋無毀直而不肆枉

廉光而不耀無能治人事天活為生莫如嗇不施

行夫唯嗇是以蚤服無禁重積德味妙則無

不剋無不莫知其極化唐可以為國王為侯有

國之母常為可以長久終動深根固蒂精神

長生久視存身常

指歸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

所不能而無所不為故萬物以然何以明

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

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

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為不宰而

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

矣道無形無聲人不施於不然者也或云

然存於不存哉明物各自然物各存其道

者也此謂識形聲不識其影響夫日雖不

為形造影而影必因日光空雖不為聲造

響而響必因空谷若空日有心為影響則

有時而廢安能固瞻而然存必有心者故王

者與師動利則民欲而以方方則割

以割為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蒙其

毒萬民受其害邪故方者被割而萬民受

也貴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劇以劇

為廉則貪者顯而廉者弊忠臣蒙其咎而

萬民受其敗能八 求者以求為廉則以廉為開

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為直

則枉者翱翔直者深伏忠臣蒙其禍萬民

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偽民偽而以光光則

耀以耀為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蒙

其死而萬民受其殃偽者以偽為光則以

也數者以施貨疏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

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譽實易

正失德亡時既無道則以邪貪枉偽為方

德方是正也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

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

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

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

使也方於已而不以也廉於萬物而不有

也直秉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

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公割於不

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自通莫之為

吉莫之為凶天下蕩蕩莫之其常以道為

大方今物自得莫知其極雖不割於物而

物皆得正斯不割之割非割之所能及也

非不割也割削伐擊誅驕制暴而無廢創

也隨時合度應天順人去貨以廉使天

下自平劇於不劇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

白自生莫之為濁莫之為清名不虛謚實

不倚傾非不劇也善廉美讓章含顯盜而

辯無藏也去貨任真謙讓當理去爭以直

使下自剋肆於不肆使民自伏匡邪振亂

化淫矯俗莫之為禍莫之為福天下荒荒

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舉正揚直表過章惡

貶邪削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聲

也依理折衷與道合宜去名以光使下自

當權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為照莫之為

冥天下渾渾萬物滋生德與天比化與道

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

也道以為光無所不被上下相象中表相

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



與聳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畜為祖宗

治人 事天莫若畜也 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卑

官室絕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默

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

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

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

而民有功不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

民畏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群祥並

集無為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剋

所謂重積德以 無不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沉軋軼與

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

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朕彷彿渾

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為獨不變化無

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宵

宵芒昧玄默如天地不可窮極

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

以河 夫何故哉以其奇也為畜之道不施

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

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

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蒂固與神

明處真人所體聖人所保也

所謂有因之 長生久視者也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謂其 非其鬼不神

不害 非其神不傷人

物齊 聖人亦不

傷人

萬物 兩不相傷

道相 德交歸焉

加萬 指歸日具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

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

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墮下

顯蚊蚋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

廢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業屋折木

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脉不為之傷

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鬚眉及其

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

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

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

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

大喪也大去大喪之則大至

夫喪尊之位 夫喪尊之位 乘天下之機 威權之重早已大矣更大動之則所失者 多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施教令如風隙穴

猶恐后過半鈞絲出如綸况乎縱情欲肆四海大有為殘百姓則若虎豹之虞體風之折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

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胃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剗也

注八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

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為如休為在為不為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言希禁寡動

於無形功流四海夫得其要者動少而益多失其機者為多而益少故知機微萬夫之望

如無如有不可示人也夫何故哉以道為父以德為母神明為師太和為友清靜為常平易為主天地為法陰陽為象日月為儀萬物為表因應為元誠信為首殊分異

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殼主如赤子智偽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怕如無鬼萬

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天

以道莅天下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其且不神也

仁也兼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

非不神浮於惚恍載於纖微經歷萬方與

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注八

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奉人物順

比大化流行智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為

滿莫之為盈天下嗚嗚萬物齊均既不起

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

徒食不熟生世皆可賞莫之可形草木黃

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以聖人是故天

之所胞地之所函太一之所主天一之所

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群臣毒害變化運

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

傷相傷不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

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

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

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

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

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周之



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為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奇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

真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輝焉也

大國者地廣天之所流歸人所天下之所交

比所親天下之牝所貪牝以靜勝牡勝有牝以

靜為下靜以故大國以下小國之靜順則取小

國自為小國以下大國之靜早則取大國之得所

故或下而取之勢肥或下而取於人形勢夫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君為之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結和夫皆得其所欲存以大者宜為下以

指歸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

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為寧者

所以為危者也而所以為危者所以為寧

者也所以為存者所以為亡者也而所以

為亡者所以為存者也安不忘亡者存何

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強

肌膚盛大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耀芬香故悅於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太山失道則

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

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

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

面成阻鴻川並流萬物浮下為諸侯較膏

腴之府強大之尸權勢之主偕不測之固

要阨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

怪無所不有民鮮徭役馬牛從處舟輿萬

數兵食陵聚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

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

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

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順地

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

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

畏也所謂大國者天下施道足以并廉尊

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

義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為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所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為大務以為小不以為高常以為卑也牝以雌柔守牡

以雄而求之故牝常以靜勝牡亢常以盈致悔故大國宜為下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史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

耕力織以哀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倉庾散財幣養耆老食孤弱振窮達困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不好順從欲圖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藩牆之臣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者也其處小弱也因道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忠順誠素尚朴貴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

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眾強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涌泉不好施于常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

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懸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但常兼下自取得人

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輕德鮮人之所易也小國既輕常被人易為其所取不得不廉故不戰而壞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大國但能守此交於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救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強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小國下事人自憂之所以獲全者也故接地鄰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處大之勢小下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能九

蜀郡嚴遵字若平撰谷神子註

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強致水動下流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象弱為一出於不意此強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大

小必獲天災小謙退必蒙衆助故大者宜為下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能八

廿一

道者萬物之奧奧導也善人之寶體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保約也美言可以市得也尊行可以加人比高也人之不善好為也何棄之有謂也故

立天子置三公賢聖也雖有拱璧謂輕也以先駟馬謂安也不如坐進此道言行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和也何不自求以得謂勢也有罪以免以無也故為天下貴尊龍也

指歸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无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

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无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所謂道者萬物之與善人得之以俞以張清淨柔弱默默沈沈仁宛和淖潤澤

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

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  
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  
為雙以善人之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  
以疎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大盛滿以強極  
廣修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  
彰彰彊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  
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常神氣煩促趨翕  
去張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賓  
伏慘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  
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  
情安貧樂困卑賤為常尊天敬鬼視人如  
王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  
聽吁嗟痛哉為戒甚明不善之人不以保  
身乃以累真及累  
之或方悔不及所謂臨  
渴掘井不若理於未亂二者殊塗皆由道  
行在前在後能九或存或亡善人先道而存  
凶人後道而亡故  
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  
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喑如聾若樸  
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  
若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  
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

速連接萬物而不有辭動天下各得所欲  
美言可其經世也氣志有冥而形容隱匿  
居如鶩恐貌似不足俸俸深消如冰釋  
過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  
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  
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元  
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尊行可  
以加人夫何故哉  
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恥損之而怨益之  
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鄙古今之通道而  
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  
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  
桀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  
所謂人所不  
善何棄之有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  
其意妻妾不使何以效其然也夫爵尊天  
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  
畏也立天  
子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  
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  
祖考人之所利也公置也以人之所畏求人  
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  
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



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以天子有威

三公豐利人之操下修吉利之美但恃已

以臨人執玉帛之志人不為之降故云不

此道也言行修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

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

俊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

以生遠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

順天地而不已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

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為取將

以順道不以為已萬物歸之為天下宰謂所

不求以得有罪以

免故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為無事無事事無味無味味無名無名名無大無大大無小無小

多少功也報怨以德報生也圖難於易圖成也

大於細實也難事作於易難也大事作於細

巨始也是以聖人謂明也終不為大事也故能成

其大功也輕諾者必寡信不可多易者必多

難不可聖人猶難之常計也故終無難始卒

猶歸神明之數自然之道无不生无有不

生有不无不有乃生无有由此觀之憂不

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

首為之无形聽之无聲无形聲則深遠故

无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

而无德之德厚能體不無不有而生元有

機前為於未有是以聖人不為有不為止

不為死不為生游於无有之際處於死生

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

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

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所謂為无為

之宜而已未嘗有知不為生業不為起事

故能元所不為也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无識

絕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

也出天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

游太素昧昧茫茫莫知其故敦若昏晦天

下无事所謂事无事之事變已然之意味

之於元味察之於无形故能分同異之類

明是非之情為之未有定之未傾勇功不

見知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无福之

福與於无聲无禍之禍息於无名主安民

樂天下太平所謂味无味之味察未萌之

類而已未嘗有患故能無所不故生患而憂之長福而救之戮君而死

之辱父而讎之造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

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

違知名興而與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

小為而民喜者為而恩少若不能為無為

大多之利獲此小少之恩大小有殊各志不先故云大小多少也是以忠

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知故翱翔竊

功者顯偷權者彰暴亂先利邪偽者昌是

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喪故

善除患者不若无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

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此即不言之益元為之貴是以君

子動未始之始靜无无之无布道施德變

化於玄怒於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

於无端威於不武報怨未萌德是理之根

欲息未歸不唯修德反真則事物未成而冥化矣故云動於未始言於不言即報怨

以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絕之未兆使不得

然事如秋毫功如太山為大於細治之繇

繇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為所欲不求所

便常與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无

疆雖欲不大大物自然是固難於易為大於細矣是故

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

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

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

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所謂難事夫

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

濕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為溪谷汨汨湯

湯濟舟漂石以成江海深大不測大事之

者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

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

故為君王威振宇內四海盡匡懸命受制

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

聖人終不為大故言多諾者事眾而信不

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

難諾必寡信多易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

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

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信進

則无敵退則不窮身无纖介之憂國无毛

髮之患聖人體道不事有為與真夫何故

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无

形不危之時常以為危不亡之時常以為

其安易持身也其未兆易謀禍也其脆易破



生也其微易散意未為之未有然也治之未始也  
亂也合抱之木連也生於毫末如未九重之臺  
山積也起於累土根也百仞之高千雲始於足下  
分也為者敗之成也執者失之離也  
故聖人無為則無敗和也無執則無失福也  
民之從事動有常於幾成而敗之治也慎終  
如始初也則無敗事尤也是以聖人謂明欲  
不欲思無不貴難得之貨財也學不學事虛  
復衆人之所過去末以輔萬物之自然助天  
而不敢為真也

指歸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  
 謀也萌牙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  
 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童子行之及  
 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  
 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  
 醫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  
 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  
 牛馬劔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流久而  
 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  
 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繼體之

君无怨无惡將相和一百姓賓伏鄰國交  
 市无有讒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  
 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无為无事莫  
 之能克其安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  
 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已不  
 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  
 之於枕席而患禍以亡矣其未兆及至人  
 君失道大臣怨怒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  
 患已生小弱柔彘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  
 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其脆及  
 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  
 豫患禍已起根本末據姦雄將興未得人  
 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  
 賢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已患心不  
 怨諫士底兵未發而散其微易散然故禍  
 福作於元名存亡生於微妙二者雲錯變  
 動風疏屈伸波渾連退殺亂聽之不可聞  
 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存  
禍福之機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  
 身為之未有治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

養而物自全動與福同室靜與禍異天宵  
宵冥冥莫觀其元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  
姦之不利偽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  
牙未動形兆未生絕之未見滅之未存教  
以无教導以无名知以无知狀以无形治  
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无為性命自然此  
之於未有治也夫太山之木本據於陰末託  
於陽雙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  
百尋者生於无大成於不為所謂合抱之  
也九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  
昭冥冥干於青霄者以為卑小不為高大  
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生於足下是也故為大者不大  
為小者不小為高者不高為卑者不卑不  
大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生高卑故  
為之者不為之跡也不為者為之塗也不  
不小不高不卑即不為者是為之塗也是  
而大小高卑即為者是不為之跡也是  
以為成者敗為利者害為生者死為興者  
廢執所欲者欲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  
其身者其身段執其神者其神退所得无  
而執有之跡所謂為故聖人无為為之  
者敗之執者失之者也

以生萬物无執執之以制所欲猶二匠之  
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无為  
无失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无不通大  
元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同道而道得  
之同人失而失得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知力去其及  
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  
人之從事常於義成而敗者夫誠能慎終  
如始為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  
未始為若不為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  
然也始皆於道終不夫使神擾精濁聰明  
失之故无取也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  
能鍊情易性變化心意安无欲之欲樂无  
事之事者道與德也貨則不獲神學則生偽  
貨學不學則日積其真斯乃是人想道如  
合於道德何求過之不復也念觀惡貨如失身思无思之思求无求之  
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  
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无欲不欲而  
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  
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為有  
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卧如



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无所識使物自然今事自事空虛寂泊身无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魁如阜揭澹如巨表舉錯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以精萬物

之自然而不故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自治非以明民信也將以愚

之塞其民之難治不可以其知之去也以智

治國文也國之賊民也不以智治國守其國

之禍全也知此兩者門也亦稽式元也常知

稽式地王是謂玄德莫見玄德深矣不可遠

矣不可與物反與神至於大順天下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未

若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

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

殺傷故命聖人為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

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

由莫善自然自然之路要在无形何以明

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

為然也萬物不親天地之所以故不可存

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諭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脉无所不存上下表裏无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

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清濁領

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

民也將以塗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

知歸之自然也所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

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

以无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王无榮知

者无名无教之教洽流四海无為之為通

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

物並與各知其所名實俱起各知其當和

氣流通守内童蒙元知无欲无事无功心

如木土志如死灰不親同異不見吉凶故

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

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離去去生

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

事始事始則坊名作功名作則忿爭起忿

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所謂人  
以其知故以知為國則天下智巧詐偽滋  
 多故也之難治生奇物並起嗜欲无穷奢淫不止邪枉織  
 織豪特爭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惑其  
 主于亂其父以白為黑以亡為有名變實  
 異劫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易不可全卷  
 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無數血流成川悲  
 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陰  
 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  
 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  
 教萬民也好智之過遂至於此所謂以廢  
智治國國之職信不虛也棄智巧玄德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  
 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  
 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安處安樂山谷飲  
 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覩宗族沲  
 沲俸俸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  
 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  
 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蠢蠢不作毒獸不  
 生神龍與人處麟鳳遊於庭翔風嘯嘯醴  
 泉涓涓甘露漠漠朱草榮嘉禾豐茂萬

物長生非天之之福主知不知而名无名  
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也是以觀智識愚與  
 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  
 病或利明於病利大平自至明於利病萬  
 物自正用智治國為禍為則不用智理國  
常知楷式是故愚智之識无所不克清淨  
是謂玄德寧地為類陰福泉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  
 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  
 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玄德之淪固蕩輓  
 道恍惚无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舍  
 萬國總元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  
 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謂所  
至於大順者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所因以其下之百下  
也故能為百谷王無不是以聖人謂明其欲  
也上民處至以言下之順民其欲先民無禍以  
也身後之先女故在上元為而民不重存也居  
也民之前為民而民不害明也天下樂推而上  
之全也而不知獸安也非以爭去其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勝也



指歸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  
不舍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  
為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  
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溱溱而地王之  
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

能九

十三

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  
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  
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王不為物主而物  
自歸焉无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  
而物自附焉不任知力而物自畏焉夫何

故哉體道合和无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  
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  
明加恩惠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  
知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  
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

也清靜處下虛以待之无為无求而百川  
自為來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  
慕之也又非拘禁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  
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  
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无有還者形偶

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  
也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  
強不威而武默然无為與萬物市夫溪谷  
為卑不為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  
不為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江海所以能為  
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故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尚民也以  
信矣夫

自然之性盛德之恩容卑辭敬比於庶人  
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  
卓爾獨能而不可原深察博達而不可塞  
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後民

聖人雖有如此之能不以上人以其言下  
之不以先人以其身後之故人樂推而人  
也故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  
土配天其欲先人處窮寵乘至尊長生久  
視樂以无患則去志无身以安萬民身勞  
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

能九

五

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為重民  
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為患人所以戴之而  
不為重者以其  
於人有益故居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  
人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  
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  
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

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  
故能極弊通變救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  
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舍冥冥馳天地聘  
陰陽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  
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

極唯素知者能順其則夫如是者豈故王  
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  
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  
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  
順道不順心動不為己先以為人元以天

下為故天下爭為之臣誠哉是言為國之  
行唯得少分即為物主有始無終運復困  
窮能同其妙不遺身殃是謂襲常永無疆  
也

天下謂我與我大似不肖象也夫唯大德盛  
故似不肖反類若肖衆所久其小矣逆天我  
有三寶用也持而保之心所一曰慈悲初二  
曰儉慎微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託後慈故能  
勇強也儉故能廣倫生不敢為天下先任自  
故能成器長後生今釋慈且勇為聖釋儉且  
廣彰也釋後且先為物則死矣大命夫慈以

戰則勝民用以守則固得也天將救之與敵  
以慈衛之生也善為士者不武去強善戰者  
不怒忠威善勝敵者不與反為善用人者其  
力也為之下言行是謂不爭之德福也用人之  
力也是謂配天與天古之極聖道

指歸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  
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无患而衆世之所  
以憂悲也日月出入異而明同賢愚形容  
若小人則欲出東故有憂何以效之莊子  
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

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  
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  
也同功凡比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  
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耀結構紛縲  
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天下皆謂我夫何  
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為以  
治已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无所以容疏  
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无性通无有寂泊  
无為若无所止遁名逃勢與神臥起執道  
履和物无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



借偽以直為醜殃塗異指謂之病矣夫惟大改

似不肖所以人所之為病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

鈞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

辭盛容卑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

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賤人勞鮮而祿重

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

權生變竊乘威勢各號隆盛震動境外僞

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卑情忤而奪動

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

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

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

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无所不終靜

无所不得生為患害死為福喜衆俗迷妄

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日甚久其若肖也故

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已一曰

慈檢形促容歸於微纖二曰玄默託後不

為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致動

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

而天下怨慈故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

往能故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致

下先故能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

且先反和逆神動違自然福與之遠禍與

之隣大命以絕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

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

非人賊也安僞樂勢廢道而上力也所謂

且勇釋儉且廣釋夫慈之為行也甚和以

真動得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為萬物

君匡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

攻夫慈以戰則勝夫何故哉天地並生變

化无窮方戰之日地為之動天為之震天

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為敵起殃祐

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

絕其綱馬絕其程飛禽拊翼獸下而行虎

兇可戰攫鳥可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將

救之以故賢佐勝將之立身也不強不大

不堅不柔剛弱畏武敵即消亡善為士戰

則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

天不以愠起怒不以武興兵善戰者其欲

勝敵常以反行計運无形以收敵神動因

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為反之覆之以處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能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用兵有言陳北吾不敢為主不為而為客後

行不敢進寸不忌而退尺運也是謂行無行

也反攘無臂傷也執無兵無也仍無敵前無

禍莫大於輕敵自恃輕敵幾喪吾寶失自

指歸道無不有有無不為體和服弱括囊

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為萬

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

不衰何以効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

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

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為宗廟必傾無德

無威謂之引殃遭運時變身死亡國故人

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

地之間萬國莊十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為君智

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樂為

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放道効天清靜為

首和順為常因應為始誠信為元名實為

紀賞罰為綱左德右威以應不祥天下仰

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

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

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善勝敵用

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

自至善用人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

順民心秉其要忌是不爭彼人離散而我

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

是用人當此之時道為之无德為之始神

明為經太和為紀清濁為家萬物為子三

光為佐四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首物

類託之无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

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

由此矣是謂配天

古之極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  
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  
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強  
大橋奢紀滅經弛雕琢宮室盈飾狗馬高  
臺大園聲色在後剝屠忠諫尊寵姦好簡  
傲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  
逆天地刑戮陰陽剝道德破碑神明和  
氣潰濁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天傷縱  
橫擊搏謀圖不祥大國驚怖小國奔亡老  
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相  
率而起我為後行夫何故哉惟彼先祖皆  
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  
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為君王光顯  
祖考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  
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修德行  
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  
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為丘墟族類離  
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所棲息乎嗟夫  
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士卒有兵  
卷甲釋兵且今休息激役心移幸於反覆

改過自新變容易則不致為主遂往不反  
為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內之憂  
日以長息蒼天降應禍集其國雖欲未誅  
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剋不致退人  
故事為而神否身往而志運形反我志事  
逆我身行無慈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  
天遇此何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  
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  
利大下者昌壞邑者爵降城者封城邑不  
下未剋勿喪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  
養死者得葬不傷德澤洽潤恩愛流行  
慈惠和結眾情發揚默然為之神氣相通  
執無兵也彼三軍與我同心姦為我使盜為我  
工教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  
有奇變乃通法律不苛險阻虛空天人相  
得勝出若神前能十無留敵計謀不喪敵雖眾  
多與我構因兩軍相距前若無人敵也戰  
雖萬全敵不可易易敵生姦亡時失利福  
去禍來為天所疾禍莫大是故雖獲天祐  
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

虛宿舍有備休息處便必依水草填隙塞

惡與敵相距若敵則亡變運無形奇出

無眠錯勝無窮功戰無有深微宵宵變化

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為彼之知力

何得於已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

然而喜人懷至誠若為其子去家越境若

泉趣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奇入模列不

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

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不攻而諸侯下天

地覆載日月所照親皇皇莫莫各安其土

夫何故哉意莫莫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

我也兵相望

吾言甚易知明也世易行行無而天下莫能

知家能莫能行從解也言有宗祖不事有君自歸

也唯無我知味也是以不吾知不我知我者

希謂人則我貴矣我獨是以聖人謂明被褐

而懷玉厚其

指歸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

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

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而無所不

化然而無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

淪虛無甚微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

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為為之為者喪

真之數也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

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

為言以絕言能十以止為絕言之道去心與

意止為之術去人與智為愚為慧無知無

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

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群

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

行者也而天地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

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親太道不識自

然以為為為以言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

安寢以為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感遠

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強默生咎強靜生

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嫉

以為不然不聞忠告非嫉已身夫聖人之

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堂處其反在默言

之間甚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

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



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

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此言有宗事有

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因國

玄教以畜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贈以天

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

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

若無主主若無民亡於知力依道倚天萬

國和順并為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

也而天下謂之不然道使之然理無所惑智有味者故不信之

也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

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

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

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

弱於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以

不我知也故其明不我能見聰不我能聞是以

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

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

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眾知我者希

夫至論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

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

澆昧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

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騫而

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教之士累年

學問終身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

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守

衆世之論不觀大要之所由不弁宜乎是

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尊也

則我貴也是以聖人知而弗為能而不任仁義

而不以為號通達而不以為名堅強而不

以為顯高大而不以為榮言不可聞動不

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廣為以立道損

善以益性寂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

莫觀其情頽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厚內

賤已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為常彼五

知不知上反無不知知病識無夫唯病病無

也利是以不病能下聖人不病思也以其病病

知也是以不病比也

指歸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

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

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

一第〇下冊黃帝內經全書第〇反文內

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為為治而知者以多事為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為智巧之形也智巧為愚之影也無為逐事之聲也逐事無為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為敗事之網也思以無為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為君影與響未也故亂敗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言有為習用逐事破生和適之理與時運滅故為則不可不為則可也故安

世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避之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絕知不知困於知自能亡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為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為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絕知則為己用知則為人能十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

宇內治無為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効敦慈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聵無所見聞主無官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為知和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為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

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臂靜無圻堦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聖人常似於病所以不病故能與道通同非所計度若異於此則知故生而邪偶作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為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彊大重疊小弱亡



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太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點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

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於死亡之咎不知之知而強知於不知即有此之真知由此觀之絕知為福好

知為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

者自然不聽也今有德之君變志易欲則福不成福禮之所以然者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為止事修

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也今亡國之君暫回心向道則亡不成亡故形不從是故趨舍廉

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

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為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

四海之外聖人體不知之知難似於病而能無所不為幾微莫失是以杜夜有為之小而成無為之大故喪明者之云取福於纖妙而舒之於四海喪明者之

目柱知者之口窒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為而自成不教而

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

智廢為而任道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不病病是以不為是也

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己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

國自備雖欲不止自然不置也為背道而全而必敗是強梁者不得其死理故使然故云自然不置置止也

民不畏威易為則大威至無挾其所居安卑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為也是以聖人若也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下為去彼取此指歸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

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

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震震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已出不畏於微

必畏於章不慮於小罪必成於大過患大禍深以至滅

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慎未兆其道大先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

於無方戒慎所未兆恐懼所未聞故云憂畏於元始致福祿深者也正

言若反明而若昏遠遠潢洋莫之能聞伺  
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以禍大吉若凶天  
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  
識宵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  
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觀丘山之禍肆情行  
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  
取心順妄與驕奢恣睢自專損已忠信所  
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  
欲以違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  
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  
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以不長威則大威以至乃始為善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已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誠自勵日慎一日故不禍速而主福近也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卑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不嫌苦其

位處卑小而更修理以革其大何以明之  
如此甘之不厭是以處之不久何以明之  
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  
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  
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涓涓故  
能成海飛禽逸於卵殼故能高翔羣獸預  
於胎胎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  
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德重  
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溷輓畏於無形竄  
端匿迹遁貌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冥身  
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以是聖人自知不自見也託微處寡後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淫自愛不秉道操德與物浮沉養民如子遇眾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逃而德不能遁非道有和而天地偏也戒始慎微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成敗存亡求之於身去彼憍盈取此卑損勇於敵則殺安故勇於不敢則活樂長常知此兩者活也或利或害有利也天之所惡易正名也



孰知其故莫能明也天之道陰也不爭而善勝物

形不言而善應因物不召而自來物自坦然

而善謀情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喪也

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

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

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於與事

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

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

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

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

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

子為豺狼弟為兇虎當聞不聞妻為敵國

妻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

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

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

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

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

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毅質直操擊

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

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

強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於勇

故之柔弱畏敬恐情損言深思遠慮臨正

討怨務長寡和博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

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

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不勇於

凡此二功能十勇敵敵均計策桀馳射身相非

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

或以干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

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禍或殺

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

窮測二者或利或害不能窮測者是未達

謂曉未然方能制始非常所及故生之而

為福者天下之所祐生之而為禍者天下

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

祐養天下之所祐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

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

天地子孫是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

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

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

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祐不敢殺也

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

夫當與不當唯天乃定故與不與非人所知故勇於敵者多有傷敵勇於不敵與天

同符是故敢於不敵者之敢動與天同符

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辯天之所惡孰知

其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

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

主刑覆載辟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

以公不以生為巧不以殺為工因應萬物

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

殺殺生生為善者自實造惡者自刑故無

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

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

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自情此天之

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

無所不來寂然澹然無所不圖所謂不爭

言而善應不召而自惚恍之羅設而無狀

之網施汎淫濇漠遠遠留遲察察無間與

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先

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見終始禍福

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天網恢恢

恢恢而

夫不

民不畏死身輕其奈何以死懼之不能若使民

常畏死得其也而為奇者作福吾得執而殺之

誅巧夫孰敢矣信也常有司殺者殺謂大而

代司殺者殺謂人是代大匠斲事非夫代大

匠斲希不傷其手戒內

指歸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

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因而輕死安

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

而忠信於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

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溪之獸不避兕虎

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

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

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

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

禱祀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戶辯

里有仁賢違天之像專任人心以所見為

明以所論為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

非譽與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

窮生姦敵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



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強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以至於此則人不畏死矣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為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弊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廢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形可制而勢可禁也人畏死而重生所安者然也是以俊雄英豪達通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天何故哉身重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刑嚴知不敢淫也人共畏而獨不畏者有司是故帝王之道無執德而殺之執故犯也事無為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賢安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

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職主無與焉各有司存不可越代釋臣任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亡矣威嚴兩主邪偽並起陪臣陞進君者得各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禁止百姓寃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而代大匠斲也若不付物以能而主代且任是代大匠斲而無死起天真可夫死人無為而子弟悲者以為死而不為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匠面身無作也夫大匠運斤為主人也子弟悲泣為死尸也若無尸自天則無人哭之矣人自斲則工人拱手矣工人拱手則大厦不成天考既無則喪禮廢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斲則功不成必然之理尚被傷手安得成功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今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萬事自明上下之分必不可監故君臣位定而萬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

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  
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  
其身君行臣事必傷其國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能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人之飢也飽不充也上食稅之多好也美也是以飢食

少百姓難治治也以上有為已動也是以不治

擾國亂也民之輕死不自求也求生之厚欲不止也是以輕

死易也無以生為能生也是賢於貴生安寧也

指歸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地之足人也

有分王侯之守國也有分臣下之奉職也

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稟受性命陶冶

群形開導心意已得以生藏府相承血氣

流行表裏相應上下相任屈申便利視聽

聰明道德之所以分人也含吐覆載雲行

雨施雷風動作日月更代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陰陽和洽萬物豐盛民人動作皆足

以生天地之所以分人也因道修德順天

之則竭精盡神趣時不息抱信効素歸於

無極纖微損儉為天下式各守其名皆修

其德樂生安俗四海賓伏侯王之所以守

任也大通和正且方不曲忠信順從奉其

分職善善惡惡不變名實不小其位不賤



其服臣下之所以守負也。小心敦樸節儉，強力順天之時，盡地之力，適形而衣和腹，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止，不薄所處，不厭所食，萬民之所以守其身也。動靜失和，失道之分，耕織不時，失天之分，去彼任己，失君之分，創作知偽，失臣之分，衣食不適，失民之分，失道之分，性不可然，失天之分，家不可安，失主之分，國不可存，失臣之分，命不可全，失民之分，身不可生。道德天地君臣吏民動靜所為各有分節，得其分，部上下俱全，失其所為，大小俱因。守分如常，與天地通損已餘，分與道俱行，祭祀不絕，後世繁昌，過分取大，身受不祥，重累相繼，後世有殃，此古人之所以棄損形骸，飢寒困窮者，以其動靜不和，耕織不時，適情順性，嗜欲不厭，食窮五味，衣重文綵，麗靡奢淫，不知畏天功勞，德厚不尅，其分衣食之費，倍取兼人也。夫人之所以飢者，由上食稅多，更不安其分，而相學奢也。是以身獲其患，事及子孫，故布衣弊而不周，疏食乏而不厭，百姓之所以偷利化惡，公廢私行，營家者富，圖國者貧，直者

先死，廉者困窮，風流俗敗，是偽非真，豪亂豐擾，君子深歲，眾寡相暴，強弱相凌，貧者臣役，富家如王，以其淫主亂君，不親自然，反情縱欲，違道去天，飾知創作，以順其心也。百姓之難化，以上之有為，以是淳銷樸滅巧，故孽生。奇物日進，不可勝形，佞諂親幸，邪偽者封，臣術大勝，君道浸墜，弊欺之路，飾滅危之患，生忠正之士，疏而日遠，詐世之人，群而並翔，然人不死，奸禁不論，權立勢行，威動三軍，目之所視，意之所指，應聲而至，在所欲存，俱過於世，或如彼，或如此，恍惚悒悒，存不如亡，生不如死，志勇膽橫，瞋目相視，君臣相謀，父子相揆，湯鑊不能畏，鈇鉞不能止，民之所以細其命，而大財寶乘危，狹觸重禁，赴白刃，冒流矢，不顧其身，得利為右者，以其欲名之榮，而求生之厚也。所謂輕死以其厚，求生之厚，是以失財亡爵，或傷腸折肝，狂易絞頸，損精棄神，心常樂死，擢刃自刑，或赴深水，是以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身者生，有身者死，趨利者逢患，求福者得

禍不召自来不迎而遇我雖欲勿然世不得解故生生趨利為死之元也無身去利為生之根也雌下無名可以無患卑賤汗辱可以無咎蔬食藜羹可以長厭布衣鹿裘可以長好無以民為可以康寧無以生為可以長久是無以也是故能除分損已至於無取卧則如尸立則如表不異變化不殊生死不貴侯王不賤奴虜唯在所遇聽造化者然之不憂生之不喜然後與道為人與天地友長生久視終而復始富貴無

期為天下市是賢於貴生也

人之生柔弱神在也其死堅強神去也草木之生

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逝也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陰氣在也者生之徒容也故兵強不勝敵四應也

木強則共生若也強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得和也

也中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清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為天地始陰陽

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奔地馳而不能及陰騁陽驚而不能逮響窮竭而不能應影靡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以息予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為道先倡物以疏瞿受多者聖智得少者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

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也夫神明之在人也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

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惠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

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

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

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



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強也草木之

始生也枝條潤澤華葉青青豐茂暢美柔

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

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

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

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

者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

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疑而冰

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

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強

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凡人之性憎西鄰之父者

以其強大也愛東鄰之兒者以其小弱也

燔燒枯槁者以其剛強也簪珥榮華者以

其和淖也人愛幼而惜老者由生氣所在多少是故上無天

子諸侯相侵敵國爭權舉兵相臨柔弱者

勝堅強者窮夫何故哉強大之兵非以順

天地本和弱主慈愛誅驕暴救不足破貪

叨也將恃國家之勢民人之衆好起功名

效其態故利人壤土欲人財貨樂然安傷

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顯其威重屈約而

畏下乘人之利而申其志親之者死事之

者禍咎責絕逆人心然戮不合天意生而

天下病死而天下利眾弱為一同憂共謀

雖有強名實不得勝所謂兵強則不勝也夫何故哉

毒流死結天道不祐也何以明之昔強秦

大楚滅諸侯并郡邑富有國家貴為天子

權傾天下威振四海尊寵窮極可謂強矣

垂拱而諸侯憂躄足而天下恐發號而天

心悲舉事而神明擾亡國破家身分為數

夫何故哉去和弱而為剛強也及至神漢

將興遊逃龍隱萬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

母地愛民如子賞功養善師於天士當敵

應變計如江海戰勝攻取降秦滅楚天下

欣欣立為天子夫何故哉順天之心而為

慈小也非獨人事萬物然矣夫巨木高百

尋大連抱頭剖中門尾判中戶不蒙華實

常在於下千枝萬木舒條布葉青青蔥蔥

共生其上者以其形大而勢強也所謂木強則共

是故神明之道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大強何則強人為王萬國愁憂強木處上則下根本枯槁衆人為大故居下聖人為小故居上強大居下小弱居上者物自然也弱小

處上數必然

天之道陰且其猶張弓有無高者案之利大

下者舉之輔始有餘者損之破滿不足者補之子虛天之道損有餘均為補不足資寡人

之道則不然行也損不足奉也奉有餘與大

孰能損有餘明達而奉天下福也唯有道者名也

是以聖人王也為而不恃無所成功不居去顯

指歸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能十一

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能十一

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為繩在地為準在陽為規在陰為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

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群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萬福之戶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觀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為是守大通和正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物自然矣故感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解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與利不兩求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已中其惘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具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燦金湯石存于凝冰裂地之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百工所為靡不由然夫弓人之為弓也既然既生既翕既張制



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也

天道亦然故云其猶張弓能十一

之道也反天以順民逆民以順道賢者為佐聖人為主務愛有餘以為左右智者居上癡者居下能大爵高伎小官卑功黜賞

微勞大祿重侯王之道所然也欺敦慈侮忠信侵暴寡弱臣役愚民奪弛以與張損

小以益強逆微順顯以容其身此眾人之道也所謂損不足以大居小以明居晦以

強居弱以眾居寡以達居窮以高居下故高而不可劑盈而不可毀大而不可破滿

而不可損剛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卷孤而不可制弱而不可取愚而不可賤無而不

可有天地祐之若子人民助之若母與和常翔與道終始天人交順神明是守至人

之道也至人常自不有而恒有餘同道洞物以奉天下所以為有道者也

是以聖人之動無名為務和弱為主隱而

不窮榮而不顯辭貴讓富餘力不取盈國

不入盈人不友恒若有失惕若遭咎履道

合和常與物友通天之經達地之理成功

不居德流不有所謂為而不恃成功不居逃名遁勢玄

實是處滅端匿迹無形是守寔冥虛空莫

能奪與魁然獨立與天同道夫何故哉憚

道之殃不敢見賢也雖有蓋天之功而不欲見賢

聖哲之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體和而攻堅強者有原莫

之能先待水成也其無以易之矣若夫水之勝

強沉萬物也柔之勝剛既不天下莫不知事明莫

之能行弱能聖人言云傳國之垢受國之垢榮也

是謂社稷之主伯也受國不祥榮禍是謂天

下之王王為帝也正言若反與事和大怨怨人必

有餘怨及善也安可以為善失天也是以聖人謂

也執左契德符也不以責於人道自有德司契

身也無德司轍求之天道無親正和常與善

人德相通也

指歸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

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

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貨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群形布施而不費賸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為優游毫釐之內翱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繁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沉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嚮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漚爛金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群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夫何故哉衆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利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甲楨制驕暴雌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水之勝剛天下莫不故言為禍正默為害工進為

妖式退為孽容勞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為小存化為亡是故明王聖主將傳國家必有誓言受國之垢為社稷之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所謂聖人何謂受國之垢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居民所使樂民所苦務在順民不違適已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願為臣妾與之俱死是以處寒磬之地沙石之壤僻迥之國阨狹之野因辱為榮存其宗祖變禍為福長為民主是謂受國之垢故為社稷之主何謂受國不祥曰忍民所醜受民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福天地與之俯仰人物與之反側隨之東西附之南北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故能矯邪振亂無所不克變化淫敗以為敦朴功德至大名勢窮極是謂受國不祥夫何故哉柔心弱志輕已重民安於醜辱也是故正言若反莫之能覆近而若遠莫之能測求之大遠莫之能得是謂受國不祥何則奢侈在已



素儉於人邪枉在躬求正於民患禍生我  
 請福於天天地示之不能見神明告之不  
 能聞釋是廢然好用和心身動於此事應  
 於天去已怨彼天下大昏罔以明法誅以  
 信刑名實有辜賞罰得中公平無私逾失  
 天意正直不邪益失民心刑戮並用而姦  
 益起賞深賜重而亂益生當此之時善人  
 中罔賢者陷刑雖得名實何可善焉所謂  
 信合之於我不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  
 有為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  
 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己不怨於人是以  
 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無德之人  
 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  
 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  
 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  
 無疎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  
 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

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為與之  
 合同善人道無親常與  
 小國寡民少也使人有什伯之器雖射而不  
 用使也使民重死得也而不送徒安鄉雖有  
 舟輿厚也無所乘之鄰也雖有甲兵府也無  
 所陳之起也使人結繩而用之反太古也甘其食  
 美其服無色也樂其俗便也安其居自保  
 鄰國相望守也雞犬之聲相聞道也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  
 指歸國有大小地有險易民有衆寡貨有  
 多少形有高卑塗有遠近勢有強弱權有  
 輕重大勝小易勝險富勝貧衆勝寡高勝  
 卑近勝遠強勝弱輕勝重物之理也強弱  
 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  
 常與民無常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  
 自然之道也故地廣民衆將勇主嚴不足  
 以為強甲堅士練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安  
 辯利聽察甘言浮說假借阿順不足以為  
 親割地獻寶結縱連橫黨衆與盛不足以  
 為全唯有道者無所不制德厚澤深無所

不勝小變為大弱轉為強輕化為重寡易為眾故君子所處雖小必存小人所居雖大必亡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少德薄權輕諸侯不市刑制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間地寒磬而不足割寶幣輕而不足獻將相不附百姓輕往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不足以為暴德之不足以為多故小國者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  
○道口益其高故云危亡之樞安寧之機也是以聖人之治小國也轉禍為福因危為寧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器械便利衣食有餘牛馬蕃息畜積充滿什伯鄰國以固民心能不為知而不作滋味不治庖厨不飾絕身減色身為之式飲而後食勞而後息暑服一單寒衣一複期於和適不厚其服務以便生不為口腹賦鮮徭寡民有餘力并兼之原絕而增加之流息風俗敦厚遵儉忠慤有而若亡能而若芳○  
○此有道之君能使小國寧夫何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故哉建之以道抱之以德勞佚危寧與民苦一平心適和聽以督實敬順遜辭以褒其神聰明盛德以匡流矢鄰國不動百姓和集樂生安壽惡為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物足百姓知洽臣主相得安土樂生故死於巖穴遷徙去鄉利雖百倍不離其國○  
○是使人重死而不遠徙者家有舟輿無所運乘戶有甲兵無所施力○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何則將相明知人君有道民務耕織多積為好鄙朴在上柔弱為右貴忠敬信下力賤巧法明俗乞上下相保未令而民從不戰而敵恐求利者不議難勝趨名者不圖無罪塊然獨安百姓不擾損知棄偽復歸太古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約物修文亡言寡志皆合自然各得其所○  
○所謂復結繩而用之者也  
○蔬食藜羹無味為甘布衣鹿裘無文為好○  
○甘其食美其服危狹險阻慄慄為室寒磬僻迥厲以為厚安樂謠俗便習水土○  
○樂其俗安其居道隆德盛和睦鯨寡接地鄰境各自保守○  
○鄰國相望精神不耗魂魄不毀性命全完意欲窮盡



雞狗之音相聞民人新萊登山相視澗溪

共浴相去甚近君臣不相結男女不相聚

各自自生至老老而至死非傳主命莫有

來往以至無為而人無欲故

信言不美直也美言不信甘也知者不博歸本

博者不知務多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是故聖人無積明也既以為人道施已

愈有我益也既以與人我益也已愈多我益也天之

道陰且利也而不害生也聖人之道遠顯為而

不爭名也

指歸虛實相歸有無相生寒暑相反明晦

相隨陰消而陽息陽息而陰消本盛則末

毀末毀則本衰天地之道變化之機也凡

此數者聰明之門情偽之根嫌疑之尺寸

眩耀之權衡也因其本修其無開以天心

督以自然能十一要而推之約而歸之察近知遠

觀覆觀反聞名識實見始知卒聽聲見形

以喻得失則是千歲之情同符而萬世之

為共術天地之心可見而鬼神之意可畢

況乎人事哉此天下之常然故人懷自然

之道達人情之理秉造化之元明異同之

紀故苦言中適淡淡和德謂之信者下之

所仰於上彼之所取於此強大之元威今

之始民人所助成功之首權勢所因名號

所起也夫道淡淡無味故信言不故一人

唱而千人和一人動而萬人隨破強敵陷

大眾赴水火之危亡死不旋踵而民不恨

者信也信雖不美甘言流說眾諾美大謂

之不信何謂不信言而不然謂之不信人

而不信德澤不立威勢不行權重不顯名

號不明賞之不使罰之不禁故上下不附

舉事無功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孤特獨

處社稷不寧天下望幸盡遇罪刑者美言

也甘言無實反本歸根離末去文元元始

始寡以然衆一以應萬要以制詳約守真

一謂之少聞少聞故能知知者何謂知達

人之情以及神明之謂知知者保身之數

全國之具也上之所依下之所附導天之

經達道之路也故總安危之大範秉治亂

之至要使海內之士盡忠竭能分職奉公

以寧其上權勢流行威德隆盛者知也

雖不博而有此之功所謂心識萬端目聞

子能知一則為事畢也人事無所窮極衆臣分散謂之博聞博聞

故不知博者不知何謂不知嫌於天道疑於人

事之謂不知不知之徒安樂萬事內多思

慮外多喜欲十一既有所憎又多所惡易誘以

生可脅以死故見奇而動臨危而畏眩耀

物類詭詐時變違通背違歸於窮困動與

患鄰靜與禍比宗廟危殆萬民散離者博

聞也此博者不四通博達容疏言訥謂之

不辯輓輓而成默然而信故能成喜善者不辯

故成何謂成善動合天心靜得地意言無

不通默無不利謂之善夫善者君子所本

百行所長吉祥所合萬福所往流而不竭

用而不絕萬王不變異俗不易天地所與

神明所益故上以順天下以順人為治元

始事之恒常成理萬物覆載群生天下懷

慕繼之無窮者善也善者雖不辯不識元

而有此之功首不睹根本誣天誣地誣人誣鬼屬辭變

意故謂之辯抱嫌履疑順心妄動尚言美

辭故生不善辨者不善何謂不善動與天運靜

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

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朴澆醇變化文辭依

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主熊羆世

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遁名耀人寂泊感

人無端廢直立偽務以諂君飾辭以愉其

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閉忠正之

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

長有大姦天下上舌世濁主昏壅蔽閉塞

以之危亡者辯也辨者之不是故聖人

慎戒其始絕其未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

虛靜柔弱玄默素真隱知藏善導以自然

是非白黑昭如日月同異真偽如地如天

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積也無為為之與

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博

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

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

以為人已愈佚盡以治人已益明既以生

人已愈壽盡以教人已愈益所謂既以為

以與人己既陽且陰陰而又陽道天之利而



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  
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為而  
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  
為而不爭天人雖異利益  
是同則天同  
道者無間矣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進道德經論兵要義述狀

器五

胡漢後世如漢明帝等皆以兵事為重其後世亦以兵事為重

右臣伏以君之至明貴能下聽臣之至誠貴有上聞微臣性識庸愚慮寡薄久從戎府不到朝廷特蒙陛下曲貸殊私擢居重任四年之內再領方州無分聖主憂勤不救生靈罷弊胡顏尸素久冒寵榮夙夜兢慙庶幾無地臣每伏念筋力駑鈍無可以驅馳身命輕微不足以報效退難補過進實思忠願獻芻蕘庶裨萬一至於上明天道中酌人情下稽地理莫不竭盡臣子之誠冀報君父之德惟詩也三百義必在於無邪惟經也五千理必歸於自正伏惟皇帝陛下體至道為人君以無事理天下一自臨馭萬國康寧日月不照之鄉聲教猶暨霜露表均之地恩信仍加刑罰措而得謂無寬于戈戰而亦不復用無為無事雖休勿休海內歡娛天下幸甚是以微臣狂簡輒敢竊疏前件論兵要義述上下兩卷今離為四卷并叙表等不揆荒蕪用申懇款伏乞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狀 手詔 叙表

聖慈昭鑒俯賜優容布問公卿式明穿鑿然後退死溝壑臣所甘心瀝血吐誠伏待罪責不勝悃迫戰越之至謹差子將尚璣謹具別封進上謹奏

元和四年七月日

手詔

勅王真尚璣至省所陳獻具悉卿職在藩條誠存裨補本乎道德之旨參以理化之源用究玄微有茲述作省閱之際嘉歎良深秋涼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二十九日

叙表

臣真言臣聞昔者庖犧氏作承天地理萬物猶以為

皇道不足故寂然思化精義感通然則天既不言而生地既不言而有故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以示其文也由是得以畫卦象制文字焉逮夫智慧萌生真樸潛消則文字之理又不足故載誕我玄元皇帝以代天地而言將善救其弊者也是以諄諄然五千之文殷



勤懇惻斯亦至矣可謂啓道德之根源絕言語之枝葉比之文章則三辰昭回于天也擬乎動植則萬物充盈于地也論其教戒則百行全備于人也何謂禮者亂之首亂猶理也亂矣非禮則無以理之故曰亂之首也夫文者武之君也武者文之備也斯蓋二柄兼行兩者同出常居左右孰可廢墜故曰忘戰則危好戰則亡是知兵者可用也不可好也可戰也不可忘也自軒轅黃帝以兵遏亂少昊以降無代無之暨于三王之興雖有聖德咸以兵定天下則三王之兵皆因時而動動畢而後戢戢即不復用也及至嗣君或驕或僻或暴或淫或怒或貪或矜或忌乃為我師我旅我國我家動必取強用必求勝載窮載蹙且戰且前或不戰而自焚或無厭而取滅塗萬姓之肝腦決一人之忿怒毒痛海內災流天下是以道君哀其若此又不可得而廢去遂不得已而用之夫聖人用兵之道不以其愠怒也不以其爭奪也不以其貪愛也不以其報怨也

蓋整而理之蓄而藏之以謹無良以威不聽非用之於戰陣非用之於殺伐非用之於田獵非用之於強梁此聖人用兵之深旨也又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甚惡也若以逆德用凶器行人之所甚惡容易我故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德者人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之道也故謂不祥之器又曰死地所以王者必先務於道德而重用兵也抑臣又聞之創業之主亡亡以成其功繼體之君存存以保其位故聖人以必不必則兵戎可得而戢衆人以不必必之則戰伐益興故道君非獨諷其當時侯王蓋亦防其後代人君輕用其兵也由是特建五千之言故先舉大道至德修身理國之要無為之事不言之教皆數十章之後方始正言其兵原夫深哀微旨未嘗有一章不屬意於兵也何者伏惟道君降於殷之末代征伐出於諸侯當其時王已失衆正之道也久矣且不得指斥而言

故極論沖虛不爭之道柔弱自卑之德以戒之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聖人先欲堙其源絕其本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為要也夫唯不爭則兵革何由而興戰陣何因而列故

道君叮嚀深誠其有旨哉其有旨哉夫天地何言陰陽不測是以

道君強為之名而立文字欲人知之使其行之非難知也非難行也況我國家祖有道而宗有德流聖裔而派仙源千唐我皇我不可得而稱也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聰明文思濟哲溫恭續十葉之鴻輝傳千億之命緒闡皇道而育萬物弘帝德而貞百度寂然不動神而化之戡干戈於方興之時却行陣於已利之地無為無事上德上仁貴五千之至言賤百二之重險結繩而理大化克被於生靈擊壤之歌至德並聞於野老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少習儒業長無武功親昇平於明盛之時賴亭育於仁壽之域是以不揆庸陋敢侮聖人之言甘心從鼎鑊之誅傲倖納芻

蕘之志臣伏以道德經文遠有河公訓釋中存嚴氏指歸近經開元注解微臣狂簡豈敢措詞今之所言獨以兵戰之要採摭玄微輯錄道德經中章首為題序列如左各於題後粗述

玄元皇帝聖旨或先經以始其事或後經以終其義謬將臆度用達管窺既無百中之能庶均萬分之一因號曰道德論兵要義述詞理荒鄙塵瀆宸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謹言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孝行典 卷之五十一

道可道章第一

臣真述曰夫稟二氣而生居三才之際靈於萬物者謂之最靈靈於最靈者謂之聖人聖

人代天地而理萬物者也於是因言以立道

因道以制名然異於真常之元故曰可道既為萬物之母故曰可名又天地之道無跡可

尋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聖人之作有物有物可觀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觀猶示也且

乾坤之用因無入有是以同出異名變化之理因有歸無是以同謂之玄蓋天地之道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為一玄也聖人之道代天理物各正性命復為一玄也故曰玄之又

玄是以道君將明王者治天下安萬國正師

旅執不由於此戶者也故曰衆妙之門臣伏

惟玄元皇帝所建五千之文將垂億兆之祀

同天地之覆載比日月之照臨利將無窮人受其賜故王者得之可以通天下諸侯得之可以安萬邦卿大夫得之可以凝庶績士庶

人得之可以知其所歸若好徑之徒不遵此道必有倒行之悔矧其違易即險而欲僥倖者哉微乎微至乎至不可得而言也已是以初標道非常道指其殊塗而同歸末言衆妙之門明其百慮而一致冠於篇首誠有旨哉

天下皆知章第二

臣真述曰夫美者對惡之謂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美之為美者此已知其惡也久矣皆知善之為善者此已知其不善也久矣故其下

文云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夫物

既有名人既有情則是非彼我存乎其間是非彼我存乎其間則愛惡起而相攻矣愛惡

起而相攻則戰爭興矣夫戰爭者不必皆用干戈斧鉞也至於匹夫之相手足蟲獸之相

爪牙禽鳥之相齧距皆爭鬪之徒也然至於

王侯之動即無不用其金革矣為患之大莫甚於斯故偃武修文興利除害其事既理故

曰無為其教既行故曰不言是以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為之事蓋欲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夫無為之事蓋欲



令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此之謂無為也夫不言之教蓋欲令正身率下而不欲使躬之不逮也古者言之不出同此義也夫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奉不繁無為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無為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無為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無為於百姓則天下安矣其無為之美利信如是哉又萬物作焉而不辭者言上下皆得自然之分悉無言辭也又生而不有其恩為而不恃其德獨立造化而不居其功不怙其強卑以自守所以事業簡易而長不離其身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 不尚賢章第三

臣真述曰夫聖人之理不伐其善不顯其長上行其風下承其化既絕矜尚遂無鬪爭非謂其不用賢能而使人不爭也且自三皇五帝至于王霸未有不上尊三事下敬百寮外資卿相之弼諧內有后妃之輔助此美謂其

不尚賢乎哉必不然也又難得之貨皆是遠方異物若在上貴之無厭則在下之人供輸無已更相求取非盜而何盜賊既興兵革斯起矣又珍物麗容是人之所欲而聖人達理不蕩於胃中故其心不可得而亂也是以聖人虛其心者除垢止念也實其腹者懷忠抱信也弱其志者謙柔不犯於外也強其骨者堅固有備於內也常使人無知無欲者蓋率身以正人故使夫智者亦不敢為也故此下文云為無為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若人君皆能如舜之德則天下安得不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 道沖而用章第四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如萬物之祖宗則自然挫折鋒鋷之銛銳解釋紛擾之云為故能和其光耀降嚴威也同其塵雜含垢氛也然玄元深歎此有道之君能存其至德如是故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言似天帝之先



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臣真述曰此言不仁者猶下經云不德也言天道與王者同施仁恩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且不責生成之報焉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國君能調和元氣應理萬機如橐籥之用焉終無屈撓之弊也又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此之謂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臣真述曰谷養也又虛空也言神氣遊息於虛空之中故得長存也玄天為鼻牝地為口天根於清地根於寧此言人君長能固守清寧之道以理其天下國家則自然無動用勤勞之事故曰用之不動

天長地久章第七

臣真述曰夫天清而運動不已地寧而安靜

無窮皆以其順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矜其功不厚其生施陽布陰復不為主故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能則象天地之德清寧沖虛不敢為天下先故能長先矣又外其身者謂不矜貴其身則憂患不能及所以得其身長存也又經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此之謂歟若夫人君克己復禮使天下歸仁既得億兆歡心變夷稽顙自然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論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故水治則潤澤萬物通濟舟楫兵理則鎮安兆庶保衛邦家若理兵能象水之不爭又能居所惡之地不侵害者則近於道矣是以兵之動息必當擇利而處之故曰居善地也主將之心必在清澄深淨故曰心善淵也兵者類多兇害故戒之曰與善仁也夫軍旅之政失則為亂故曰政善治也兵者所尚謀慮精微故曰事善能也



凡興兵整衆應敵救災必當其期故曰動善時也既上文具標七善不爭之德矣此又重云夫唯不爭故無尤者臣伏以道君之意深切誨諭者正欲勸其人君無爲於上不爭於下爾夫無爲者戰兵之源不爭者息戰之本

若王侯能明鑒其源洞觀其本簡其云爲息其爭聞則金革寧矣臣又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與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爲次於不爭以爲教父凡人之情不能無爭唯聖人乃能無爭又爭之徒衆矣今臣畧舉梗槩皆起於無思慮無禮法不畏懼不容忍故亂逆必爭剛強必爭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悞必爭進取必爭勇猛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于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於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則賊亂於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其身是以王者知能官人能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矣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且夫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爭則兵矧乎王者豈固有爭乎哉故下經末章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此所謂知終終之之義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臣真述曰夫兵者人情之所恃賴也且匹夫之徒帶三尺利劍持數寸匕首至有憑凌天子劫脅諸侯或邀盟於前或請命於後往往而得矧乎當九五之位全億兆之師尊居一人下臨萬物乃知持盈不易揣銳實難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道君又以時人最所重者金玉故指以爲戒冀其能保惜之用存兢惕之意也此又持戒其王侯令守彼謙沖去茲奢泰永言伊威無至自貽故下文又云功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言身退者非謂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故經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此之謂乎

管鬼抱一章第十



臣真述曰鬼者陰之質也一者陽之精也此言人君常當抱守一氣專致柔和使如嬰兒之德善也滌除玄覽欲其洗心內照志無瑕穢也愛人治國能無為者夫欲治其國先愛其人欲愛其人先當無為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故曰無為兵戰之事也天門者鼻息之謂也欲其綿綿雖靜常令呼吸進退得其自然也明白者視聽之謂也欲其周流四達而常若無知也自此以上皆言理身理國兼愛之道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以上聖人順天之道以養萬物故不居其功乃云此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幅共一轂章第十一

臣真述曰此車器及室三者皆取其因無而利有因有而用無故引之以為證何者夫五兵之屬亦當其無有兵之用且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不必傷人然後為用故知兵者備之以為有戰之以為無此即用其所不用者也

蓋無之以為用亦明矣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臣真述曰五色所以養目也視過則盲五音所以養耳也聽過則聾五味所以養口也食過則爽故聖王之理常復眾人之所過以全其身以安其神夫人君之心以睿聖為本清靜為根若乃逐獸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鵬鴉而爭先並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馳騁忘歸殺獲無補風雨恒若宮室或空謂之發狂蓋由此矣故經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其是之謂乎又人君所貴難得之貨則盜賊生盜賊生則兵由此起兵由此起害莫大焉今人行妨固其宜矣是以聖人為腹者貴其容受而無情也不為目者賤其觸見而有欲焉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臣真述曰夫王者守位皆承天之寵也諸侯得國皆承王之寵也故因寵所以為貴因貴所以生驕因驕所以獲罪因罪所以蒙辱是



以聖人之得失常若驚也。又王侯在上若不能以貴下賤自卑尊人，但好戰恃兵乘勝輕敵，必即禍患及之矣。故以有其身乃為身患，外其身乃為身存。豈不至哉？是以貴其身者適可以暫寄於天下，愛其身者可以永託於天下也。故經曰：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是之謂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臣真述曰：夷者平易之稱，所謂天之道，故可視而不可見也；希者依違之稱，所謂地之道，故可聽而不可聞也。微者精妙之稱，所謂人之道，故可搏而不可得也。然天雖清光運行終不為燉潔以自顯也，地雖寧靜博厚亦不為闇昧以自幽也，人雖生生無窮終不為分別以自尊也。故曰：其上不燉，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也。是以散而陳之則為三才，合而渾之則為一德。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此以上又言萬物因無入有，從有歸無，惚有恍無，故云惚恍也。又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言自三

而復一，無始無終，從一成三，無終無始，故使人君執此上古無為之道以治。當今有名之物也，無為者亦謂無兵戰之事也。有名者謂軍國之務也，故能知始樸素之義，乃可為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臣真述曰：此古之善為士者，謂上士也。所謂若聖與賢而在王侯之位者，也。微妙玄通者，皆道德之用不可得而稱也。言聖人賢人治天下，軍國無不兢懼畏威，皆若臨深履薄，其容貌志意故常若冬寒涉川，畏耻四鄰，言慎之至也。儼兮若客者，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也。渙若水之將，釋言合散，屈伸嘗無結滯也。敦樸者，質素之謂。曠谷者，深邃之謂。夫濁久，徐清安久，徐生皆順自然之理，動靜不失其時，言孰能如此。唯聖賢耳。故曰：保此道不欲盈，言若王侯守此道者，不欲滿溢而驕盈也。故曰：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此言能守道，因循終無矜耀，乃得長如弊故不立新成之跡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臣真述曰夫天之道常清虛太極無私於覆燾地之道常沉靜博厚無私於亭毒則是陰陽各得其恒故人與萬物俱得盡其生成之理故曰萬物並作復者其見天地之心故曰吾觀其復夫物芸芸者生生之謂也生生之理盡故各復歸其根本以守其靜是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言萬物盡無大傷各得復其性命以足自然之分即可謂得真常之道也故聖人能知此真常之道則是明白四達無所疑惑也若人君不能知此真常之道而乃縱其嗜欲妄作不祥興動于戈流行毒螫則必有凶災之報故曰妄作凶又知常容者言王侯若能容人畜衆則可謂至公無私至公無私即王道自著王道自著則其德象天德象天乃可與之適道既可適道自然能長且久故得終竟千齡必無危殆之患也

太上知章第十七

臣真述曰太古大道之行上德不德是以其

下之人但知其在上有君而已蓋日用而不知是也至於中古仁德蕪施恩惠日及是以愛而親之美而譽之其事漸著其次以義為治小罪用刑罰大罪興甲兵是以畏之其下以禮為治禮煩則亂誠喪欺生是以侮之又信不由衷人不信矣飾詞相詐猶或貴言悲夫是以王者當宜成不居之功守不敗之事使百姓不知帝力皆謂我自然而然善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一

六

〇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三六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大道廢章第十八

臣真述曰大道既隱下德有為仁義之行遂從此始巧智小慧大偽生焉孝慈出於不和忠臣生於昏亂茲亦美惡相形之謂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臣真述曰此言絕有跡之聖棄矜詐之智則人受大利矣故曰百倍又仁生於不仁義生於不義今欲令絕矯妄之仁棄詭譎之義俾親戚自然和同則孝慈復矣又絕淫巧棄私利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盜賊不作夫然猶恐後代不曉正言若反之意故又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慾夫見素者外其質野之容抱樸者內其真實之意又思慮嗜慾者人之大性存焉可節也不可絕也故勸王侯令少之寡之則國延其祚人受其賜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臣真述曰絕日益之學則無憂矣唯之與阿

善之與惡相去甚近又戒其人曰何故不恭而好慢邪去善而為惡邪豈不甚感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今眾人熙熙然大荒乎嗜慾常如對享太牢之饌共登陽春之臺縱放其情無央極哉是以道君曰我獨怕然靜

默若嬰兒之未有所知又如乘其車乘悠悠未有所止此蓋示人以謙卑退讓之貌不學眾人矜誇炫耀自言智慧有餘也故下文又曰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我言我豈若愚人之心哉言非也我但昏昏悶悶忽忘若晦寂而無所止獨頑似鄙獨異於人而貴食毋夫食者服也母者道也蓋欲勸君服道於身以處無為之事則兵革自戢天下獲安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臣真述曰孔甚也言甚大德之形容謂天地也天地因道而生承道而化故曰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言太初之氣從無入有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言太始之氣因有成形之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言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雖在窈冥之



中常不失其信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言萬物始生皆自於恍惚窈冥之中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所言曲者謂柔順屈曲之義也非謂回邪委曲之徒也自此以下皆正言若反之意是以聖人抱一者唯抱此曲全之道以為天下之法也又從不自見以下四節皆不爭之道也故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兵戰自然息矣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以此曲全之道而歸根於正靜者也治軍治國之道先此為妙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臣真述曰希言者無為無事之謂但使為上者希其言省其事即合於自然之道也又理國理戎皆忌於繁促猛暴之政故舉飄風驟雨之諭以明之夫同道同德之順也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以其迷日固久同失之人各自得之亦俱不知是失故曰失亦得之也信不

足者此言下信不足亦由上之人不信也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臣真述曰凡踉跄闕步之人皆不得正立而安行者也此論躁競之徒舉兵動衆皆不得中正之道也而況自見其明自是其彰自伐其功自矜其長故聖人舉此餘穢之食贅醜之行總皆惡之則有道者安得而處之哉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臣真述曰此一章極言道體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無名之名無物之物故曰強為之名曰大凡言大者無窮無際之謂也且群方廣大。道無不之之猶逝也逝而不已必速速而至極必還故曰返也此言道之周行無所不在故為天下之母母者道之宗宗者一也故經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所謂能以衆正可以王夫是以三才相法以至於道道乃法其自然故王者法其自然則能事畢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臣真述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又靜者仁之性也古之所謂君子者通言天子與諸侯也終



日行者言君子假如終竟一朝一日之行亦  
必須崇備法駕居其輜重之中以謹其不虞  
也輜重者兵車營衛之具也又言人君雖有  
離宮別館超然高逸豈可以萬乘之重自輕  
於天下此又深戒其單車足馬潛服微行之  
失是以輕舉則失於為君使臣之禮躁動則  
失於為臣事君之義豈可不畏哉故曰輕則  
失臣躁則失君其是之謂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臣真述曰無轍迹者行無行也無瑕譎者守  
中也不用籌策者戰必勝也不可閉者守必  
固也不可解者無端緒也此五善者皆聖人  
密謀潛運不露其才不揚其已不顯其跡不  
呈其形常欲令戢兵於未動之際息戰於不  
爭之前是以國無棄人人無棄物此皆襲用  
明聖之妙道以至是乎又聖人不立德於人  
不衍仁於物但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故亦不  
尚師資之義然恐衆人不寤至理以為大迷  
深論真旨誠為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人君者已有雄才英略威容  
猛氣矣又居至尊之位處兆人之上六軍環  
衛百司具存不恐而嚴矣不怒而威矣故常  
欲令守其雌靜如為天下之溪溪者沖虛容  
受藏疾納污之地也夫如是則其德常不離  
於身也復歸於嬰兒言其守道懷德其性還  
如嬰兒真常未散使矯偽之端不能入其心  
境也又雖知其明白嗷潔要令常守拱默閑  
然之道乃可為天下法式夫如是則其德無  
有差忒復歸於中正之極也夫榮辱者相隨  
之物也人君能知其榮華倏忽而來常思困  
辱襲其後者則為天下谷谷與溪義同也以  
是道德常足復歸於樸樸者元氣之質也故  
聖人散樸則為器量用人則為官長大制者  
謂制天下國家也夫制天下者豈有細碎割  
截之事邪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特言非望之人將欲  
取天下而為之者吾已見其不得也為之者  
謂興動兵戎之事也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不可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為之者必敗也以此縱有暫執而得之者亦旋而失之也故物有行有隨有煦有吹有強有贏有載有隨者皆禍福之倚伏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將欲立於中道守之無怠戒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臣真述曰此一章特戒將相輔弼之臣也言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遠者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焚詩書坑儒士血趙卒四十餘萬其於所下之處悉殘滅之使無遺種始皇猶獨獨視天下未足其心雖天祿已終而秦孽之餘仍相殘害不經時而土崩魚爛矣是以胡亥弒於望夷子嬰戮於咸陽扶蘇死於長城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官闈此皆事之還也又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

道路矣加以殺氣感害旱疫相乘災沴之深莫甚於此故善為將者當須果而巳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不得已者是聖人用兵之要道也即是宜果行勿強之道不伐其功不樂殺人恬淡為上雖勝不美此是果而勿強之義也夫物壯則老師曲之謂也所謂早已者言不道之師早當止已而勿復進用向使李斯白起之師早圖退止豈有自焚之禍邪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臣真述曰兵者劍戟戈矛之類也佳好也言器械者唯修飾犀利珍好者道是不善之器也又左陽為吉右陰為凶君子必不得已而用之則當以恬淡為上恬是安靜淡無味也言戰陣雖勝當須淡而無味故曰不美美之者則為善樂於殺人<sup>六</sup>也且所殺者皆吾人也吾人也安得而樂殺之必也樂殺之則王者何以得志於天下也又古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為所殺者皆吾人安得不以喪禮處之乎後代則不然師徒所



征之處大抵成敗相半矣設有一勝必先以  
大帛顯書其事露布其文彼主將者仍皆以  
十作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用要其功上之  
人或知其詐欺且借以為勢務立其威此則  
使人怨於顯明之中神怒於幽闇之處故曰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如此為將豈得謂以  
道佐人主乎

###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臣真述曰樸者道之實以其精妙微細無所  
不在故曰小也言王侯若能守此微妙之道  
常能無為清靜則萬物自來賓服矣天地陰  
陽自然和合矣甘露時雨自然降潤矣如是  
則言不令人人自得其均平矣由此之故始  
復制致萬物之名物既有名則夫君臣上下  
萬物萬事無不各知其所止矣故為君者知  
止於仁為臣者知止於忠為子者知止於孝  
為朋友者知止於信為夫婦者知止於義為  
干戈者知止於戢為賦歛者知止於薄既各  
知其所止故皆得不至於危殆也譬如道在  
天下用之為治猶川谷之與江海言其感應

走集晝夜朝宗無時休息也

###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臣真述曰夫測度淺深聽言觀行人馬度哉  
此庶可以智知故曰知人者智至於澄心內  
照無我無人了然自知非明孰可故曰自知  
者亞聖之稱言人自知之難也夫嬴不及霸  
始僭稱皇項未及強而先稱霸然秦兼天下  
楚伏諸侯併吞則六國遠巡叱咤則三軍辟  
易夫如是適可謂有力而勝人者也夫有力  
而勝人者未嘗不終為人所勝若乃周家忠  
厚之德豈不謂自勝者歟且避狄愛人從之  
者如市觀兵誓衆聞會者如期是以前徒自  
攻一戎大定至其末裔凌遲諸侯力政猶不  
敢為主海內空位四五十年斯豈不謂自勝  
者歟故曰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  
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能用人力者也能用  
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  
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故強大者有道則  
不戰而克小弱者有道則不爭而得又知足  
之富貨財無數人之道也自強其志乾乾不



息天之道也善守其道不失其所非久而何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非壽而何

大道汎子章第三十四

臣真述曰此言大道汎然盈滿天下可左可  
右者謂萬物無不從也無不在也萬物所以  
恃之而生育長茂亦所辭謝其恩功成而不  
名有者言聖人順道而理加以無心之愛被  
以無情之養故不為萬物之主自然常無所  
欲此豈可名之為小邪又萬物悉皆歸之而  
聖人以至公之道御之亦不曰我為萬物之  
主此豈得不謂之大邪是以聖人常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明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臣真述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王者執持大  
象不失其道則天下之人無不歸徃徃者又  
皆以道德安之養之使其通泰無害則何異  
於置飲食宴樂於康衢之上而悅飽行過之  
人哉又以微妙之道治軍行師皆以恬淡無  
味為上自然無形無迹故使視聽者不可得  
而聞見也又大道之行愈多愈有無盡無窮

故曰用之不可既既盡也已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臣真述曰此一章正言其天地鬼神害盈福  
謙之義也言治國治軍者必須仰思天道俯  
察人事常宜深自儆戒曰夫天時人事乃今  
固開張我者莫將欲歛歛我乎乃今固強大  
我者莫將欲弱小我乎乃今固興威我者莫  
將欲廢黜我乎乃今固饒與我者莫將欲劫  
奪我乎王侯若能始終戒慎若此者可謂知  
微知彰矣故下文云柔弱勝剛強此亦非謂  
使柔弱之徒必能制勝剛強之敵直指言王  
侯者已處剛強之地宜存柔克之心耳故謙  
卑儉約即永享其年驕亢奢淫即自遺其咎  
蓋物理之恒也聖人猶恐不悟下文又切戒  
之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喻衆庶也淵喻道德  
也夫王者理人當須置之仁壽之域使魚在  
深水之中常無困涸網罟之患則獲其安樂  
矣又先王耀德不觀兵兵者國之利器也固  
不可以示見於人兵者戰而不用存而不廢  
之物唯當備守於內不可窮黷於外者也若



示人於外終有敗績之辱豈不慎哉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臣真述曰夫常道者謂無名之始道常者謂有名之初故本初無字乃為一氣之宗亦既有名為萬物之始又道法自然天地陰陽皆自然和合無所云為故曰無為也至於四時運行百物成熟故曰無不為也又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以王者當行天之道凡天下之害知之盡無為也天下之利知之即無不為也夫天下之害莫大於用兵天下之利莫大於戰兵言王侯但能守此自然之道則物無不自化者既而化成又有嗜慾將作者即當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以不欲為根靜而歸根常而復命可謂復守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既復即萬物安得不從而正也故曰天下將自正經曰我靜而民自正又論語云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是之謂乎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二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臣真述曰上德者與道同體所謂三皇之時不可得而稱也故曰不德下德者為道之用所謂五帝之時親愛萌生故曰有德仁義禮者兼而行之所謂三王之初防患救亂之功興矣若惣而論之將以理天下國家以及於身其揆一也故曰三皇五帝之與三王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者也是以道德仁義禮王者當兼而用之亦猶五材相資闕一不可也道君所以援古及今明其失得者蓋以其干羽寢於兩階金革興於三代忠信既薄玉帛空行優劣於下表庶政及於前古夫禮失則亂救亂者必以禮亂猶理也言禮者理亂之首也然道君之意蓋欲其時王捨禮而行義去義而成仁除仁而尚德達德而適道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以去彼禮義之薄取此道德之厚將以為王者之理化也豈不至哉故曰去彼取



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臣真述曰夫唯道者廣引天地神谷及萬物之得一者觀其指歸皆在於戒侯王也以用也故若曰天地無用其清寧以自安泰當須常恐有裂發之變也神谷無用其靈盈以自恃當須常恐有歇竭之困也萬物無用其生成以自長久當須常恐有絕滅之時也侯王無用其貴高以自強大當須常恐有顛蹶之禍也故曰以賤為本也非乎夫不自強大則不爭不爭則兵戰自息兵戰自息則長保天祿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臣真述曰此言萬物動出芸芸無不反歸於根故曰反者道之動夫常物之動動之於動唯道之動動之於靜故曰反者道之動反猶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靜為心以動為用今反其動是復其靜也故曰反者道之動也是以聖人慎其動而常處無為深達歸根守靜之義乃能知常能知常然後能不

妄作能不安作故為之明又柔弱者道之用言聖人必用柔弱之道以勝天下強暴之人也又物猶事也凡天下之事皆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以聖人常處無為之事歸復於靜則萬物皆得自然生成不假云為動作故曰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臣真述曰若聖與賢猶多品彙凡百庶士詎知等夷故道君於此畧舉上中下三級以明識道之深淺爾文宣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上士勤行之志可得而知矣又以可上可下之性故有若存若亡之譏夏蟲疑冰之談故有聞道大笑之說故復建立其言有之曰明道若昧此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闇昧也進道若退此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夷道若頽此言人君之德也雖巍巍則天常同眾類不自標異夫如是故雖上德之君必如漢谷之卑下虛受納污也雖大潔白之君亦常如自居穢辱也雖廣大悉備常若不足也雖欲立德於人又須常畏

人知故曰若偷也雖體道真實常若渝變也大方無隅寧見圭角大器晚成不求速達大音希聲必震蟄藏大象何形無狀之狀道本無名強為名字作萬物母皆假借自然而生育之故曰善貸且成夫人君執德謙柔用晦無為之若此天下其孰能與之爭既無所爭則兵革自然戢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臣真述曰夫元氣始生生生不已故有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又萬物之出莫不皆負背陰肅之氣抱向陽和之中中和者乃得為人故謂之最靈既靈且智是能知損益之義乃稱號其所惡者蓋欲自取其損以冀其益爾故曰物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其是之謂與言人之教戒亦當須取我此義以教戒之言若不知損益之道但恃眾好兵暴強輕敵必當摧辱破敗覆軍屠城即是失其死所明矣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夫治天下國家禍之大者莫過於此是以云吾將以為教父言教戒之重者亦莫過於此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臣真述曰至柔者謙虛清靜所謂自然之氣也至堅者剛強運動所謂有為之徒也夫柔靜剛動弱必勝強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若人君能以精微密妙之道致無為之理則無所不入故曰無有入無間無為之事亦所謂清靜致理無為戎馬之事也不言之教欲其正身率下則人從之不待其言也故曰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也又經曰行不言之教是也然聖人之治無以加於是乎又道君歎其當代罕能行之故曰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臣真述曰名者祿位也爭者忘其身貨者財寶也貪者輕其死夫名踈於身身多於貨雖甚愚者猶必知之及在得喪之間與奪之際則中智之徒盡未能免其惑也故唯聖人能知戰鬪之可息不爭其名知財貨之可足不害其身不多藏不厚亡是終厥身而辱始所不能及故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臣真述曰夫聖人雖處萬全之地亦不矜其威常若虧缺故其用也終無弊敗之憂雖居至滿之勢亦不驕其盈常自謙虛故其用也永無窮困之厄又直於其人曲於其己故曰若屈藏其機微用其質樸故曰若拙際其文詞絕其給佞故曰若訥且此文數節詳其大歸終本於清靜之德故引躁靜相形寒熱相勝之義以證之夫清靜者無為也無為者亦謂無為於兵戰之事乃可為天下之長也。又經曰我好靜而人自正又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皆此類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臣真述曰夫去奔走之馬糞荆棘之田非有道歟四郊多壘戎馬生於其間非無道歟是以人君恣可慾於心則天下之人皆得罪矣嗜慾至而不知止足之分則天下之人皆受禍矣又人君所欲盡得則天下之人悉罹於殃咎矣必也上之人能知足之為足則天下之人孰不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章第四十七

臣真述曰夫人君則天效地恭己正南面無為於上垂拱而已無不為於下各有司存自然百度惟貞萬物咸若何必行而後知見而後名為而後成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臣真述曰為學者謂傳習前王禮法政令滋章故曰日益也為道者謂善閉七門克持三寶故曰日損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故曰損之聖人之道損有餘奉天下故曰又損之能用此道自然以至於無為矣夫聖人少思寡欲偃武修文自然無所云為也又天下之利知無不為故曰而無不為也又聖人為君常無為無事以百姓心為心乃可以取天下之心也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之性命夫如是則親離眾叛國滅人危又何可以取天下之心哉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臣真述曰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者蓋所謂以欲從人之義也人之不善吾亦善之者謂亦



以道德教之使之為善故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也又人之不信吾亦信之者言我信不足使人不信亦以道德教之使之有信故曰德信又在猶察也聖人察天下常惴惴然不停不息而為渾同其心皆使去惡從善是以百姓悉傾注其耳目而視聽聖人之恩意而聖人咸子愛之故曰皆孩之既孩撫天下之人則為人之父母明矣豈有人之父母肯以干戈刑罰而欲害其子乎必不然矣

###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 臣真述曰動出為生休入為死十有三者所謂四關之與九竅也夫四關者性命之源流九竅者嗜慾之門戶源流則動靜存其節門戶則啓閉有其時順之所以長生逆之所以致死又存生者莫過於養養過者復傷其生故曰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善攝生者謂聖賢也伏以道君謙不自言故曰蓋聞也夫聖人之道利而不害物豈能傷故雖之原陸亦不畋獵而求遇虎兇以殺之雖入軍中亦不被帶甲兵而求殺其敵是以終無角爪鋒刃

之患者以其能和光同塵調養元氣存綿綿之道得生生之理故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又末世用兵置之死欲求不死其可得乎

###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 臣真述曰夫乾道無情而生坤德無情而畜是以物得流形勢得化成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皆自然受天之爵祿也其孰能有封建者乎於是王侯則而象之言王者當宜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萬物而不失其時仍不有其功不恃其力絕其宰割息其闢爭夫如是乃可謂合天之德也故曰玄德

###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 臣真述曰道始有名乃為天下母王在域中故象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王者必當守道育物塞聰蔽明則永無勤苦危殆之事又能見其微細之萌而防杜之乃可曰明又能守其柔弱之道必終得其強大矣用其光言耀德於外歸其明謂體道于中治國治軍無害於物何殃之有故曰襲常襲猶密用也言王者常當密用斯道也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臣真述曰我者我侯王也言侯王有能介然獨知行於大道唯所施為之事正當最可畏慎爾言其大道坦然甚平易而人不行但好趨其斜徑以求捷速之幸益欲速必不達故深戒之又言朝廷公署雖甚掃除修潔然而田野亦甚荒蕪倉廩亦甚空虛而戎臣武將不限有功無功皆被服羅紈橫帶刀劍屬厭飲食多藏貨賄專取不足之人奉有餘之室此誠所謂盜賊之矜誇豈可謂大道也哉此蓋道君深歎衰困之時天下若此之過故立此章以切戒之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臣真述曰善建者謂創業之主以德昇聞故一立而不可拔也善抱者謂繼體之君以仁守位故一持而不可脫也此一章蓋明其全用修德行仁以傳萬祀之福都不在曆數時運干戈強力以取之也故經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自古天皇以降至于五帝子

孫承繼其位者多至數萬年少亦數千歲暨于三代雖有辟王傷之猶得八九百年然後分崩離析以喪其國由是而言豈有曆數時運干戈強力者耶必不然矣又文王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故經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謂然乎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德厚之君必精全氣和有如赤子之狀無機無慮自誠而明是以物莫能害夫毒蟲猛獸攫鳥者喻兇惡賊害之人言兇惡之徒雖有猛銳鴆毒之氣終亦不能傷於德厚之君也又引號而不嗔和之至者夫五常畢備謂之和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生生滋益乃謂之祥言君人者當宜日自損戒其身心必令柔弱慈哀不能使氣任力故為強梁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明其使氣者不可久也又強者為壯壯者則老師老為曲義亦在茲故戒之早止令勿復行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臣真述曰夫以道用兵則知者必不言其機也言者必不知其要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者兵之深機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兵之至要也並不可得而言也是以謂之玄同故聖人之師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非天下之所敵也然而不敢輕天下之敵是以遠近者不可得而親疎惠怨者不可得而利害等夷者不可得而貴賤故為天下之所貴重也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臣真述曰治國者以政政者正也君率以正孰敢不正用兵者以奇奇者權也權與道合庸何傷乎以無事取天下無事者無兵革之事故曰吾何以知其然以此又曰天下多忌諱者以其漁獵竭澤禁止多門財不足於人利不流於下下之彌貧固其宜矣又使天下之人皆得肆其權謀操其利器非昏而何昏猶亂也民多伎巧奇物滋起必蕩上心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有人不畏死也是以聖人云

我無為而人自化言無為兵戰之事則人安而從化也我無事而人自富言無賦役之事則人理而日富也我好靜而人自正言歸根復命而人自正也我無慾而民自樸言不為嗜慾所遷則自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臣真述曰夫為君之道必當隱其聰明寬其教命常悶悶然則民自樸素矣若上有苛察之心則其下之人必欺違苟免不誠不信矣又福倚禍中禍藏福內唯人所召因事而生往來勝負之場追隨寵辱之際將迎或異休戚必同自身及家自家及國以至于天下無大無小所宜畏慎唯此倚伏爾又凡人之情但欣福來罕憂禍至且處禍之時萬慮思福居福之地一不防禍故曰孰知其極矧乃以正為邪以善為祿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自居其方亦不裁割於人自守其廉亦不穢鄙其俗屈已伸人故曰直而不肆藏明用晦故曰光而不耀

治民事天章第五十九



臣真述曰齋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齋夫仁愛之道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蒂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恠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豈以兵革強力而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務戰干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為天下貴何拱壁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為無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合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嗟嗟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為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

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奸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為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簣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為為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為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



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爲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爲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爲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爲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爲國之福祿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爲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爲喻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哉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丈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兇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剖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膏厚其聚歛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sup>五</sup>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為天下先而終為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 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奚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為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為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後應者為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戢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戢藏恐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



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闕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病也故知此妄知為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為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為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為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為尊貴是



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  
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  
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  
不為勇猛者三八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  
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  
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  
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  
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  
無所爭則何從而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  
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  
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  
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疎  
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  
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  
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

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  
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  
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  
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眾者也則吾得執持  
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  
故曰執敢常有司殺者三八司殺者謂天網也且  
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  
殛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入多。  
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為者是人君好  
為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  
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  
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  
機而休織經齊人編戶大半從戎子弟父兄  
隣里宗黨同為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  
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為君上  
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  
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新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伐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剋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



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無此義言之有似反例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背正為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懲之樹君以理今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為善也故曰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怨罪於萬方夫辨者德信之謂又言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降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為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為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為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之長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其生長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陳五八自然入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十二由是甘其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覬覦詐偽不行忠信為寶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為親著五千之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偽



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無為也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臣以為此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而直言為者欲其人君為無為也又欲其無不為也其義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闕訟息矣一國不爭即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闕訟息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異文質之變萬世所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為教之謂也文之為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藏諸用以質為教之謂也質之為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于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

道德真經傳序

故務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警其名則曰提提仁義絕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剛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於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

道德真經傳 序

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夫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蹟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至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兩言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使身歷聘以天下為其憂或歲名飛遞示世故不能累有跡无迹殊途同歸斯是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

道德真經傳序

識之哉司馬遷統序眾家以道德為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紕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无間然若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然蓋迷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少得其道惟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陸希聲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之又元眾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則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曰非常道也夫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惟知體用之說乃可无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王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通變而不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為神中得之為聖下得之為哲偏得之為賢才无所得為眾人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靜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為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為而无不為行有名故為之而无以為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无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微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母也即无有名之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元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

夫无名之術微妙无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元會矣夫事理元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故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賡也出則為眾入則為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人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傳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善不善亦然所謂美者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何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為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善者因已善不善者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信不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教无棄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



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為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為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惟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寔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无為則无不治矣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狗其欲狗則生偽偽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賊之機作夫惟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偽之心故聖人之治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真甚無之田所以寔飢民之腹胃

不尚爭能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于知无欲于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其不敢為也為无為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下莫不臻于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為體冲虛為用天下歸之未常盈滿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糾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曠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不可得窺而絲絲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綯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取于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也夫惟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于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索綯之无心也索綯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至多言多言而无敬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此為抱道之寔保生之質乃守中之術也

經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况道之用體真用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惟谷神不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元者天之體也牝者地之用也體元而用牝聖人之術也故曰是謂元牝焉夫元牝之術乃陰陽開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乃乾坤之本故曰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絲乎不知所終極其體而不亡其用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毀恆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為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殺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後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蓋近于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比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為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

道德經卷下

五

任器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惟常處乎下故人莫得而挫夫惟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其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元覽能

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形與神不相離矣專其冲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无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為矣順天應變一闔一闢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

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畜養百姓矣惟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為之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

道德經卷下

六

被於物深矣故謂之玄德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傳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无為其用器者以有為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為器寔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猶聖人成器長必本于道德而後教化之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于人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攻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傳目不覩無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無聲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乎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于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克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元德

道德真經傳卷一

七

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恆情若驚者得失之常心也夫道德充于內則外物不能移故寵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耳夫高必以下為基辱必以寵為本故辱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于辱故曰寵為下者言寵為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為下而得失若驚

者明以驚寵為本也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嗜貴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于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譏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于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亦以吉凶為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于身世人執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已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用其身為天下愛用其身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為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之主而况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道德真經傳卷一

八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徹其下不昧絕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惟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見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故強名之曰



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為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熾下與瓦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明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真精本非无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状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恍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惟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古之善為士者微妙无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水將釋教兮其若樸

道法自然卷六

六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无通以其深隱難知是以強為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隣之有知其肅也儼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水之方泮其清教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流濁斯皆善為士者道德之形容故眾人莫得而識也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惟能深識无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惟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

取新而後化成也

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殒身不殆

傳致虛无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當在地中者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為心也故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底事靡靡復則歸于理源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人之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能窮天之理則

道法自然卷六

十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精然則性命之理由精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精矣精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精之體深不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姓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成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與性命之精也夫道之所以為常者



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惟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  
救物而不為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  
謂之襲明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  
之民斯被其害矣惟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  
載无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  
之常而終身无吝也

經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  
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无為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  
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  
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百姓畏之

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誦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  
有乎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不復而猶貴  
重矣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  
法斯作而猶尊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古  
御今斷離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為有法无法因時為  
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舉畏侮之心皆  
不生于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  
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為  
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于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

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  
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諸身不必為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外戶不  
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帝何力于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哉  
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仁義為治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  
始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為器豈非大道廢焉有仁義耶是以  
仲尼興歎於禮賓老氏垂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  
萬物而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  
為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

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偽之跡匿矣豈非智慧出焉有大  
偽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  
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  
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為外物所誘性化為情情生而物或  
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為教以順天下使父子  
交相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是以鷲叟  
頑而舜稱大孝曾曾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  
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然及其  
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徇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  
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而  
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



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則反責於聖智故  
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  
有因和得怨者則顧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而棄之則可  
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  
巧利故或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盜歟矣夫利害之相生  
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觀世俗衰漸之事  
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絕而棄之乃可以復于古始是  
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

道德經卷之六

十一

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絕而  
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為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  
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  
苟其事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救物之道  
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  
生蓋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  
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  
矣自此以反其漸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  
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無愛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  
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

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不足似无所歸眾人  
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隱兮似无所止眾人皆  
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所以為道道德勝則  
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為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  
因謂絕之則無憂遂使場面之徒因此莫能知道老氏舉其  
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  
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為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  
為唯遂為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為學學道則世以  
為善學利則世以為惡以利為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為

道德經卷之六

十二

善遂為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  
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  
老氏所以與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有道之所得焉  
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  
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  
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熙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餐  
太牢遂其志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  
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儻儻然如不  
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于智力常若有所餘  
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夫豈如吳頑之人  
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



一多一七九

然自顯為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為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為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為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颺颺然若風之無所息衆人有為莫不有所以我獨無為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而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而責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資其神責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真經卷之一

十五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惟真精之道是從事乎無道之為物也恍兮若有惚兮若無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不可為有而地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于无物雖恍恍惚惚有無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真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真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為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元合則謂之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真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為名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一

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某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惟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惟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無為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已以伸物則理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



得理乖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為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事歸於寔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夫惟順道之理不與物爭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已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于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道德真經傳卷二

二

傳老子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恆久不已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其發作也勃焉其震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不能久為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于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而為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為大刑期于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于德

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于德矣從事于失者既失于道德又失于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于失矣記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蓋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為之苟得已而猶為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傳跋于利者不可以立于常道跨于欲者不可以行于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可以為治无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事不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无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跋跨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

道德真經傳卷二

三

若棄餘之食不足致飽贅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猶或惡之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知混成之物生于天地之先也寂兮无兆獨立于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于萬化之內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為萬事之主中庸曰其為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是以太極為大行之始混成為天下之母焉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



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為字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未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名其用謂之為大焉於其用則名為大矣於其體則寔已逝矣名去寔其遠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寔以事反理大施于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違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為人之王者必法地之靜以為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為用能動矣然

道經卷之二

後法道之无為无不為既能无為无不為矣然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然也

經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然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傳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為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為躁之主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或麗榮觀之娛而內常安處負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為本以靜為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為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

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為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也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與歎曰治身心者輕則失於歸根躁則失于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譎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道德真經傳卷二

五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軌轍可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寔得故无瑕類可指譎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籌策而能為巧歷善閉者塞其兌則心不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結以信則心不離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施教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者皆聖人善救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人用无棄物斯乃密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



為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苟无不善人為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為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眾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己之善也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誤然其是為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夫天地之間萬物之用惟強而雌弱壯動而牝靜至於尊

道德經卷二

六

卑先後莫示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為術知弱勝于強故以弱為用知靜勝于動故以靜為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為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為用也夫惟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于嬰兒泊然若无知惟能无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无然故可以為天下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惟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閭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涸辱故能為天下谷谷者體定而用虛者也惟體寔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

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于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為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為群材之師夫惟大道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于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也故堯不能以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

道德經卷二

七

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強取而為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况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為之苟非天下所與強取為之其功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強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為溫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為強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裁而培則有因闕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強取而為之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无為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强取也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亦其指也

經以道佐人王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車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以道輔人王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者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於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已者反乎已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及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荆棘生于田畝杆軸空於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氣則必水旱洊臻凶

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三者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為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遠而復故无祇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

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為右斯貴右也君子以好生為德武人以多殺為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蠻夷

猾夏寇賊姦究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為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為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為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為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為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惟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



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人之甚也

**經**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為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於萬物萬物皆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道德真經傳卷二

十

**經**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惟无名之體故能始有名之用亦既有有名將遊矣故亦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寔事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名止其寔亦寔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寔按寔而定名名寔相當則國治名寔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寔寔生於名名寔相生反相為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網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寔考其寔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

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傳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無憂勞無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無為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無窮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於道如此

**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

道德真經傳卷二

十一

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成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恆故可久身死而道不亡故為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神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為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有萬類長而不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則



可以名其樸為小萬物歸之不為其專主若川谷之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為大夫川谷之赴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為大聖人守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為大所以為萬物之所賓卒能成其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乎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惟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為之留連行客為之歡騰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入心泊乎其不美希乎羨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道德真經傳卷二

十二

**經**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寔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

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復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歛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獲其情然後歛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為眾之所歛也此術其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恚者必且強其嗜欲甚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與與奪覆却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為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寔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為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

道德真經傳卷二

十三

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為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誣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歛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興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興于牧野是致其眾之所歛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寔也昔武王以剛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文王之寔也伯夷叔齊輔文王之寔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



君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于後世故相率而棄武王餓死于  
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文王之定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  
將以拯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商周公召  
公成文武之業將欲救亂之權顯治安之寔於是休牛放  
馬倒載干戈問洪範于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偃武  
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寔之大者也易  
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  
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  
乎姦魚脫于淵則不可行權離于寔則不可用權之為物國  
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為  
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

道德真經傳卷二

二四

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  
曰括囊无咎无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  
囊无咎蓋言謹也慎不害也然則權之為用聖人所難且慎  
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經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  
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

正

傳道之所以為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為用有名故无不為  
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  
謂我无為而民自化也德化既醇天下清靜苟利欲之情將

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真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  
无為而无以有則同於道矣下德為之而有以有則同于德  
矣得于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為之心者必有无為之迹後  
世將尋其迹而忘其本故為无為而至有為故云无名之樸  
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于无之又无矣夫能心迹  
兼忘事理无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首  
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於重无此篇以无為為體  
无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二

二五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無以為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為故無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無以為而無為也下德之用法乎無為故有以為而為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為而為能無以仁為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為而

為能有以義為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為功則滯於為仁矣若不以義為利則拘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斲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子舉其失禮之甚譏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撓而無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無為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無為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無為德業

者矣有為而為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為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為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汗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為之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也夫泰豕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治之弊亂至焉愚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

絕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無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于道德之本不滯于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元酒之尚筮簞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无



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廢神无以靈將恐歎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故致數與无與不欲球球如玉珞珞如石

**傳**夫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得一之故而能清寧靈盈且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為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惟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為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廢歎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廢恃加貴高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

道德七經卷之三

三

為王侯必以賤者為根本也其所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為基址也至於孤寡不殺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轅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轅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皆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為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球球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為本故宜珞珞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夫權也者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為用而制於強者也天下之物皆生于有形有形之物必生于无形

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為動必生於弱之為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傳**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履道器之間故聞道

道德七經卷之三

四

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无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元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



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  
事无事莫觀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无為莫識其體斯道隱  
无名也夫惟善濟貸于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  
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為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  
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  
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  
交而為冲炁冲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

道德真經傳卷三

五

而向陽冲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  
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冲炁為  
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  
夾謂之冤冤者陰也冤者陽也陰陽化淳而冲和之氣行乎  
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冲和之氣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  
相得則為生冲和之氣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  
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  
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  
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  
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  
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虛

衆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自以為  
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為  
善莫善於德德室德德室德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  
以益於理矣為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  
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  
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夫道以柔弱為用不與物爭故  
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害物物亦  
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  
為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為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  
柔為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炁以无形為體而入於物之无間

道德真經傳卷三

六

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為主无為之教本於理以柔  
順為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炁之入无間是以知无為之有益  
有為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為之事則有為之有損  
也行不言之教通无為之理則无為之有益也多言之教有  
為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則天下希及之  
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  
歲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  
後世苟以矯激為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為聞人身必棄於  
有道矣貸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貨不為



已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顯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己之道二者孰為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偽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惟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眾務而不弊矣德克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離錫陳至當之理

道德經卷之三

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祈寒靜正者勝祁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

**經**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无所用雖有健馬无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污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親矣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

動於境內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鄉而叛其君矣於乎無道之毒痛天下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自非聖人不能無欲欲則不能無求求而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是未有多求而多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傳**夫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

道德經卷之三

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亦已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見天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覽焉然自以治天下為已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為于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兼要執本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勤勞於末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



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无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能命名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謂也

**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无為而无不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天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為道者秉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日損夫理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夫濁于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于无為則能無不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

道德真經傳卷三

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為者因物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民逸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將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无為事无事故化清靜民皆樂推而不厭若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也

**經**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无為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

百姓心為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化而為善則天下無不善百姓皆得所欲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慄慄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未嘗自有所為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不可无不可无為无不為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母聖人視之惟恐其傷也

道德真經傳卷三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過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天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違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違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違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若乃愛其生違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為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擊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懼雖履患難與不遇



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  
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  
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于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忠  
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天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  
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  
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為萬物所仰  
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

道德真經卷之三

十一

之用體可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  
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  
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  
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  
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營鬼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  
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  
其母殘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惟无名乎天下萬物固  
有所生生萬物者其惟有名乎然則无名為天下之始有名  
為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

為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  
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謂真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  
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  
然後可以無為而治故能殘身不殆也

**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  
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兌者嗜德之所生也門者云為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  
德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為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  
无為无不為故終身不復勞也開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  
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為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  
身不可救矣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德之銳

道德真經卷之三

十二

解云為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  
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內景謂體也光者外照  
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  
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德不生故能馳騁  
云為而不為萬物所害若嗜德不除強梁於事事煩則害理  
是自貽其災殃故能以見微小守柔為用即是家用真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  
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饜飲食資貨是餘是謂盜  
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輩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于當世則惟所  
行之為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



將行於大道則惟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虚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則知其君好淫巧盡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為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惟施

道德真經傳卷三

十三

是畏其在此乎

**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無輟絕也故修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教久長修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

人家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無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然曰強物壯則老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德真經傳卷三

十四

**傳**夫至人性含淳厚情無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蟻虺蛇經之而不螫攫攫鳥無猛獸遇之而不搏攫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無嘶嗔皆以純精不散和氣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然然能動志以心任然然感心強故心使然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此之謂也

**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諱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其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紜上和光而不嫩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元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詭故不可得而親睚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疎隔滄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

道德經卷三

十一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謀則不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繞足救患而已非可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天下之心夫惟取天下之心莫過於无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以防姦宄姦宄愈得

以取之故盜賊多有此皆不塞其源而務整其流故其弊愈益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心是知惟无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尊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為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无為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真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則人絕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倚福兮福兮伏孰知其極其无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迷其日固

道德經卷三

十二

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為政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為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世人為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喜好之以其畏惡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寬民淳可謂正道福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為奇衰聞善訓而不信復為妖孽斯至人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為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為行



而无所歲傷以大直為心而无所肆計以天光為用而无所炫曜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三

一六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真經傳 卷四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惟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斲雕成樸化澆為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為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則可以无為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没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為有國之母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為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枝固而不可掘以為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絕視久而不昏惰

道德真經傳卷四

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鮮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莅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

一一〇七



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揆而求其反  
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  
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為神今所  
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為神所以不傷  
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  
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聖人者豈  
惟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  
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北北常以靜勝壯以靜為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  
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傳大國者眾國之所歸下流者眾流之所會眾流之所會故  
為天下之交眾國之所歸故為天下之北北之為言以卑靜  
而為眾壯所悅者也夫北之所以常勝於壯者非以其柔且  
靜復能為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  
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  
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  
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  
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  
其所願則大國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

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北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  
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  
也

經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  
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  
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  
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傳道者廣大包容故為萬物之淵與善人得道之用若懷其  
寶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為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眾  
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况道之微妙元與无所不可善人得  
以為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

道德經卷四

三

老子以至慈為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  
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  
之則不善之人无復還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  
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合拱之璧先以駟馬  
之乘徒違違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  
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  
何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  
在知其反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  
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  
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  
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



此之善又安足以為天下之至貴哉

**經**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傳**夫體道之士微妙元通應世之為而本無為應時之事而本無事應物之味而本無味其體雖大而撲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惟如此則無欲無欲則無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惟聖人能無私無私故無私恩無私恩故無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無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寬身之仁者蓋以衆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無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為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為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惟其始不易是以其終無難故始不輕諾則終

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其安易持其兆未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叢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恣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則難圖泯絕孽芽尚脆則其患易破枝幹既成則其禍難控悔悟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追故聖人為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無知無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為之防早為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擗而絕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

慶而祀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不可還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

**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為之取而為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無所取為無所取為故無收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無所執有無所執有故無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有為則多事多事故有



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无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無敗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為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為不敢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如

**稽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明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生而亂賊不作民壽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知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則絀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

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元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故為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觀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

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能勇儉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為惟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軍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實可三保



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為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為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夫慈於物則愛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愛人者人亦愛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為

道德真經傳卷四

六

衛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為蹇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為剛武善於戰鬪者唱而後應不好凌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己與下者齒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敵則殺勇於不敵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無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勝也戰而勝者必多

道德真經傳卷四

九

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我吾所愛之慈無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如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焉

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

傳老氏言吾所言之必有物故甚易行而天下之人昏於欲



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惟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惟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惟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惟不厭

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

福也故曰屢校滅趾无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不畏威則大

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

神之所常居也无以嗜欲熱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生也死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惟人不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其形若見能養

其生是救民以非道養生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緘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強梁者殺已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能以異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

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為物先然而垂

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疎緩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為善天降之百祥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今雖得殺之而為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為嚴刑酷法既不



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無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則必斲斤折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死代馬走死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道德真經傳卷四

二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死為无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為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惟无以其生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天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

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幹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况於人乎况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損己之有餘以奉

道德真經傳卷四

十一

天下之不足其惟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天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為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為天下之王



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  
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傳**天上下相親民則無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  
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為善哉必也使無怨乎古者結繩  
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為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  
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  
守常徹以軌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以有德之君則司心  
契以無怨斯得善矣無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為  
善乎夫天道無所私惟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惟以與物

道德真經傳卷四

十四

為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  
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勢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德之猶能使民雖  
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  
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不近攻以  
取利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  
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  
薄故安其常居與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

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家通也然而無欲無求各得其所以  
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子所以陳道德之教其  
志於此乎

**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  
知聖人無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  
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傳**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  
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  
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知多則惑也  
聖人惟善是與而無私利故無所積積盡以善為人而已得  
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

道德真經傳卷四

十五

生之畜之秋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  
而不與物爭蓋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終



道德真經取善集序

墨六

老氏當商之季憫其世道衰微由乎文弊於是思復太古之純載暢玄風以激其流俗至於輕蔑仁義屏斥禮學蓋非過直無以矯枉仲尼所以欽服既見則歎其猶龍惟聖知聖始云其然也墨六關尹觀紫氣之瑞識其真人度關度誠叩請方垂至言議者咸謂五經浩浩不如二篇之約良有以也莊周列禦寇羽翼其教亦猶鼓大浪於滄溟聳竒峻於喬嶽此尚擬其迹而未盡其意要在忘言而後識其指歸也漢文景間治尚清靜世治隆平率自曹參宗蓋公之訓足知道德範世之驗果不虛云惜乎晉朝流為浮誕王衍清談反壞淳風阮籍猖狂又隳名教失其本而循其末可不哀哉賴隋之王仲淹深識其故以謂虛玄長而晉室削非老莊之罪以其用之不善也唐韓愈猶譏其小仁義如坐井觀天嗚呼愈負其才而昧於道是亦聾盲於心而不知太山雷霆可以驚其耳而駭其視也一言以為不智每貽君子之歎息焉篤信之士代不乏

人各隨其意為之註解殆數十家不惟觀覽之煩抑摛集之不易饒陽李霖字宗傳性善恬淡自幼至老終身確然研精於五千之文所謂知堅高之可慕志鑽仰之為勞會聚諸家之長并叙已見成六卷譬若八音不同均適於耳五味各異皆可於口庶廣其見而博其知以斯而資同道為功豈小補哉王賓廼先生之舊友也賞其勤而成其志命工鏤板俾好事者免繕寫之勞推而用心可不謂之仁乎時大定壬辰重午日河間劉允升序

物之其由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道妙無形變化不測德顯有體同焉皆德自其異者視之則有兩名自有同者視之其實一致末學之人言道者每不及德言德者同及於道此道德所以分裂不見其純全也猶龍上聖墨六當商末世嘆性命之爛漫憫道德之衰微著書九篇以明玄玄之妙言不踰於五千義實貫於三教內則修心養命外則治國安民為羣言之首萬物之宗大無不該細無不徧其辭簡其義豐洋洋乎大哉自有書籍已來



未有如斯經之妙也後之解者甚多得其全者至寡各隨所見互有得失通性者造全神之妙道於命或有未至達命者得養生之要訣於性或有未盡殊不知性命兼全道德一致爾霖自幼及壯謾誦玄言以待有司之問今已老矣欲討深義以修自己之真自度者荒難測聖意今取諸家之善斷以一己之善非以啓迪後學切要便於檢閱目之曰取善集覽者幸勿謂焉饒陽居士李霖序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嚴遵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今之行者晝不操燭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也操燭者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玄之又玄神之又神也王元澤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惟體此不常乃真常也

首標道之一字大道之道也。下言可道之字，言道之道也。夫大道虛寂玄理幽深，不可言道，當以默契。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雖道之一字，亦不可言也。若默而不言，衆人由之而不知，故聖人不得已而強名曰道。既云為道，有言有說，代廢代興，非真常之道也。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非道之常也。惟其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其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皆不常。而道不變，故常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接物不空，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全光藏輝，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極爾。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溫公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呂吉甫曰：無名者道也，而天地所自而始。

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萬物之母，而萬物得一以生者是也。

無名謂道也。道常無名，生育天地，故為天地之始。乃道之妙也。有名謂天地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故為萬物之母。乃道之微也。天地有形位，是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育萬物，長大成熟，如母養子。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蘇子由曰：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



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者離靜之動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思為無欲則靜於以觀天地之始所謂妙也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妙則精而小也有欲則動於以觀萬物之母所謂微也故曰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微則麤而大也無欲之人可以見道之精妙也有欲之人但見其道之麤微而已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溫公曰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也

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其名各異也其名異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同謂之玄也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兩者同謂之玄玄能陰能陽故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

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皆原於一一

者道所生也玄者陰與陽同乎一也又玄者道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理而皆出於道故曰衆妙之門此章言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不可名言同觀微妙斯可以造真常之道矣太上以此首章總一經之意明大道之本謂玄之又玄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昔之所是

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矣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王元澤曰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

美惡生於妄情善否均於失性美者人情所好也若知美之爲美是心有所美也心有所美於心爲恙斯惡已若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不免望洋向若而嘆幾是矣善者人之可欲也若知善之爲善是性有所欲也性有所欲是離道以善斯不善已若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均爲失性幾是矣蓋道之美者至美也至美無美淡乎無味莊子曰淡然無極衆美從之道之善者上善也上善忘善萬善皆備又曰去善而自善矣此章道通爲一恐人著於美善不悟真常故以此篇次之與莊子齊物論相似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羣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隨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溫公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顧歡曰聖人因天任物無所造爲心常凝



靜於前美善處而無爭故不為六境之所傾奪

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而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心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經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萬物作而不辭

御註萬物動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云也作謂動作也萬物動作聖人各盡其性不辭謝而逆止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纂微曰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羣品管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

洽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

萬物自生各極其高大萬物自為各正其性命聖人歸功於物不以三事為累故曰功成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帝堯成功而自視缺然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鴻烈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人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章欲體真常之道忘美惡齊善否不為六對之所遷唯聖人知其然故處事以無為行教以不言歸功於物而不居道常在我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溫公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常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

賢者出眾之稱在上者別而尚之崇以爵位旌以車服故民夸企外慕殉名而不息能無爭乎蓋聖人未嘗不用賢也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因任而已特不崇尚耳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仄不尚賢則民各安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跋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

金玉者難得之貨在上者貴而實之取金於山求珠於淵則民病於無有求貨而無厭必至於為盜蓋聖人未嘗棄財貨也使民耕而食織而衣足衣食而已特不貴難

得者爾故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為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人之有欲欲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設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則民心不惑亂也傳爽音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

河上公曰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實其腹

曹道沖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



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弱其志强其骨

御註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  
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聖人之  
志無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

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不壞之相若廣成子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

劉仲平曰虛心弱志所以養神腹實骨強  
所以蓄精

志者心之所之守道則志弱骨者髓之府  
髓滿則骨強一說虛心則實腹弱志則骨  
強一說虛心則弱志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  
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  
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王元澤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

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虛心弱志而化之使  
民無爭尚之知自不貴貨實腹強骨而化  
之使民無貪求之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呂吉甫曰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

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也故不敢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舒王曰有為無所為無為無不為聖人為  
無為則無不治矣

此章言聖人體道無為而治也不尚賢不

貴貨虛心實腹弱志强骨是聖人體道治  
身而無為也使民不爭而同乎無知使民

不盜而同乎無欲則無不治也經曰道常  
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無為而治者虞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

者周武之所以為王故曰帝王無為而天

下功三篇統論首篇言道可道夫可道之

道非真常之道也真常之道離言說超形

名悟者自得能悟之者忘美惡齊善否故

以天下皆知次之既不為二境迴換則是

非美惡不藏於曾中故以不高賢次之不尚賢不貴貨則方寸之地虛矣虛則腹實此精神內守道德之極致也學者精此三篇則經之妙旨斯過半矣

####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御註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

冲者中也道之用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無適而不得其中也道之體虛而不盈充塞而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似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温公曰深不可測常為物主

淵反流全一說文曰回水也水回則深靜

回而為淵則止而不流所以為一者全矣兮者詠言之助莊子曰止水之審為淵淵深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深也物莫能測惟靜也物莫能動道體淵兮深靜似為萬物之宗祖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

似之而已其或言似者言之不敢正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温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

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十六汙辱卑下道

所貴也

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不亂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先輝矣既有先輝則要不異於物與之和同而不顯所謂光而不耀也內不失真外不殊俗同塵而不染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

湛兮似或存

郭象曰存在也道湛然安靜古今不絕終

始常一故曰存存而無物故曰似也

人能如上四事則湛然常寂而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吾不知其誰之子

王元澤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



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  
子

言我不知道之所從生誰得而子之

象帝之先

御註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

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羣物之

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是也

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

更在其先此章言道以中為用其體虛而

不盈為萬有之主居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

御註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

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

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

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

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愛人利物之謂仁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

非薄惡之謂也天地生化萬物任其自然

無愛利之心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感

以篋行中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

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彼

物用棄非有憎愛時適然也且天地之於

萬物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故天地無恩而

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唐明皇曰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

籥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

王元澤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

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

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

比橐籥之無窮也

道無方體以沖和之氣鼓動於覆載之間

而生養萬物如橐以氣化形籥以氣出聲

氣虛而待物凡有形有聲者皆自此出故

比於橐籥也以喻天地聖人亦以虛而無

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王弼曰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能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王元澤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

地之心此之謂守中

王弼曰若不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動不從感言不會機動與事乖故曰數窮不如內懷道德抱一不移故曰守中

此章戒人多言不如守內始言天地不仁

中以橐籥為況終之以多言數窮者欲人之出言法天地之無心如橐籥之虛中因

感而應則無多言之失與其言多而致禍

不如默然而守中

### 谷神章第六

星六

十七

### 谷神不死

御註有形則有感衰有數則有成敗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羣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墜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

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河上公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

五臟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

脾藏志五臟盡傷五神去矣

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

王元澤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

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故故但稱不

死

是謂玄牝

御註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

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

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

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王元澤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

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

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



藏氣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也

谷養也谷虛而應應而不著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言養神在於虛而已是謂不死之道在於玄牝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註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河上公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

纂微曰上言谷神不死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神形俱妙者方與道同也

曹道沖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為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為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

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

河上公曰鼻口呼吸喘息常綿綿微妙若可存之復若無有

王元澤曰綿綿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

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動

用之不動

御註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久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河上公曰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

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心定息微任自然而無使氣之強何勤之

有此章之意主虛心養神則不死在於玄

牝玄牝者乃天地之宗陰陽之祖藏神蘊

氣而萬物恃之以生成者也生成之理綿

綿而來不絕不盡用之不勞有得有成諸

家皆以外說唯河上公纂微內說之以理

持之有內必有外二義俱通並皆錄之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蘇子由曰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

張君相曰乾剛廣覆歷古今不傾坤柔厚載經終始彌固

太上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王元澤曰自生則有其生有<sub>其</sub>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手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  
張君相曰萬物皆自營其生唯天地但知生育萬物不自營生施生不自生是故得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

馬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不自生身先身存猶之長生也後身謂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下之故身先忘我則外身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呂吉甫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馬巨濟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



此長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

此章言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學者體道之公不私一已亦得其長久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墨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蘇子由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

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

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上善之人

如之上善者道之所謂善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為善也善者道之繼水為五行首離

道未遠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

○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

道

慕微曰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滋潤利澤

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方圓任器壅決

隨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衆人惡卑水性

趨下此三能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

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

遠故曰近爾

居善地

馬巨濟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  
水之所居善為地利善人所居化及鄉黨

心善淵

御註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馬巨濟曰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

曹道冲曰淵者水之止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王元澤曰深靜而平內明外晦

用心深靜反流全一

與善仁

御註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蘇子由曰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其報善仁也

馬巨濟曰善以濟物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  
水之所與無有不潤利萬物以生成者也  
上善之人亦如水之所與博施於民惠及

羣生利益有情不求其報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御註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陸佃曰履千險而不失其信遇萬折而不失其東是謂言善信

政善治

御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唐明皇曰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穢物令其清淨

王弼曰為政之善無穢無偏如水之治至清至平

劉仲平曰然水之為物未嘗有言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

事善能

御註因地而為曲直隨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

蘇子由曰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水之所事趣變無常唯變所適方圓隨器



而不逆物故事無不能也上善之人亦如水之因人任物隨順世間而無逆物之心故曰事善能

動善時

御註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纂微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羣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時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

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羣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

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一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蘇子由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此章言水之為物利益羣品柔弱不爭常處卑下故兼三能總七善而無尤非上善之人其孰能似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呂吉甫曰力持而滿之未必富者也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盈

持執持也盈滿也已止也執持所以防溢而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早上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溫公曰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

呂吉甫曰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揣所

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

勿銳

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揣度銳利

進取榮名雖得之必失之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舒王曰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

是盈矣故不能守

馬巨濟曰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之者也

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

此明盈難久持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

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註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

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

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

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

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

下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

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

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河上公曰富當賤貧貴當憐賤而反自驕

恣必被禍患也

舒王曰富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

患也

此明銳不可揣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揣而銳之則富貴驕生以咎自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蘇子由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

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富貴之實

也名譬富貴之華也功及於人而成就名

施於身而稱遂退身避位永無禍患是乃

天之常道也此章戒富不可滿貴不可貪

夫持滿不如早止揣銳勢必挫切金玉滿

而難守富貴驕而遺咎功成而不處名遂

而不尸知損為益乃符天道

載管嵬章第十



載營魄

王元澤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

馬巨濟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藏於肝肺之間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隨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

魄營即魂是也內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魂則並精出入主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先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

舊說皆謂營為魂唯元澤御解說營為止也一說載者形載魂魄也一說神載魄也

抱一能無離乎

舒王曰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

王元澤曰一者精之數而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

馬巨濟曰營魄者異事在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所以制魂魄為上士矣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

營止也魄陰也形之主麗於形而有所止故言營魄載者以神載魄也若無神以載之則滯於幽陰形散神離下與萬物俱化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鍊陽神消陰魄身化為仙也其事在乎抱一而不離一者

精也抱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則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三者混而為一則道全欲學此道者當存精為本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此教人養精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纂微曰言人欲學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神專其氣而喜怒哀樂不為神之所使以致柔和也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柔者和而不暴之謂氣致柔和當如嬰兒之心也欲慮不萌意專志一終日號而益不嘔和之至此教人養氣也

消除玄覽能無疵乎

馬巨濟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玄覽者心也滌者洗心也除者剷心也洗之而無不靜剷之而無不虛心之虛靜無一疵之可觀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此教人養神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

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

此申抱一之義也內丹經云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民民安國霸精者身之本愛蓄精氣則身治也愛精之道抱一為本乃自然之道夫何為哉故曰能無為乎今鍊精之士或以雜術為務以般運為功多有作為故又戒以無為莊子曰唯無為幾存諸解皆說外唯河上公內外兩說之以上文考之就身說者於經以順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王元澤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

此申專氣之義也恐鍊氣之士有使氣之強故又戒以守雌雌者致柔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註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此申無疵之義也鍊神之士純素而不雜通徹而無礙當不用知見守之以愚故又戒之以無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御註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五十七在運器之用十一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鍾會曰舉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

故有之以為利利在於體無之以為用用在於空故體為外利資空用以得成空為內用藉體利以得就但利用相藉成不可亡也無賴有為利有藉無為用二法相假車惠弼曰修身者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專

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人之利用

此章明有無一致利用相資舉三事以明大道夫輪轂為車埏埴為器戶牖為室此有也人賴以為利轂中空虛輪得轉行器中空虛物得感受室中空虛人得居處此無也人賴以為用有為實利必以無為用無乃妙用必有為體有無相待亦猶形神相須而不可偏廢也形以神為主神以形為居形神合同更相生成世之昧者鍊神者蔽於無養形者溺於有是二者胥失也殊不知此章取三物為喻以明有無之相生欲學道者依此修持則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註縱耳目之欲屬於聲色雖具耳目之形而不自見自聞與盲聾也冥冥

五味令人口爽

王元澤曰人生而靜因物有遷耳目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真從妄喪口之於味亦

復如此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呂吉甫曰萬物無足以挽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固念而發狂矣事異不然馳騁田獵尤為甚

大康敗洛表而五子咸怨哀公好田獵而詩人所刺外作禽荒田獵無度迷於正性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註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

饗富貴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夫明月之寶夜光之璧適足以賈害孟子

曰寶珠王者殃必及身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鍾會曰真氣內實故曰為腹嗜欲外除故曰不為目五音令人耳聾故聖人為腹不為目諸相例也

為腹者守精神而真氣內實不為目者去

六情目不妄視

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自主外視腹主內容聖人實其腹不為耳目所役故去彼外視之目取此能容之腹

夫聖人清淨六根於此獨言不為目者蓋言目則其餘可知也此章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聖人之去取槩可見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舒王曰寵之所以為辱者以其若驚也

馬巨濟曰寵者辱之本以係乎得失故也以見寵於人則其驚彌甚是寵之猶辱之也

寵者榮寵也心榮見寵即驚其神此寵之



所以為辱也

貴大患若身

御註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貴者尊貴也心有所貴其患大矣譬若人身動輒自累

何謂寵辱寵為下

御註貪夫名慕夫祿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

問何故寵之為辱受寵於人為下之道既受寵於人則與奪之權在人之手若以得失累其心豈不惑哉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愠之色者豈有辱乎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溫公曰為士者以道德為上爵祿為下上榮也下辱也眾人乃寵其辱操之則兼舍之則悲

得之本有失之本無烏能有驚若以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是以辱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

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王元澤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有家之而不能忘則為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何豈非大患乎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河上公曰吾所以有大患者正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縱欲則遇禍患

身為患者以吾執有其身為患大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蔡子晃曰無身者謂不以身為身冥乎造化物我俱忘患何能及非是滅壞其身喚

作無身

無身者非謂滅壞其身為無身也蓋雖有身而不執有其身有之以無有耳若孔子之母我子暴之喪我是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天下大器非道莫運天下神器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土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王弼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託天下十五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如此乃可寄託天下也若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此章言辱

自寵生忘寵則無辱身為患本忘身則無患既忘寵貴之累則絕驚患之憂然後貴愛其身可以寄託天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二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美

宋 旣陽居士 李霖集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註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非

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王元澤曰道至於萬物平等無有高下之

處非目所視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之不見

雖不見也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無色也

曰夷而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御註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聞非

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莊子曰聽而可聞者名與聲道無聲非耳

所聞故曰希也雖不聞也然能官能商不

可名之無聲曰希而已

持之不得名曰微

御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執得而持之大

象無形是已

無形曰微持執持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

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苦能

甘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

御註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辨

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

耳無所施其聽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

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

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

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

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混合也三名

合而為一三者本一體而人之所以求者

或視或聽或持故隨事強名耳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王元澤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

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

之定體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

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呂吉甫曰繩繩兮調真而有信雖有信也

而不可名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纂微曰夫復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

謂於無形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

物象之中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

不見其形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

由以成是即無而有也恍者有之疑於無

惚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為物非有非無不

可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

不得而見焉

蘇子由曰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弼曰古今雖異其道常存執之者方能

御物

呂吉甫曰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雖不古

不今而未嘗無古今也則吾得之以日用  
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呂吉甫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

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

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

之所從來矣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所謂無

端之紀也無端之紀道紀也道不可執也

得此可以執之以為德矣執德之謂紀

王元澤曰推而上之至於無物之初乃知

物無所從來道之情得矣道之紀要古今

不變者是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李畋曰此章言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

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皦昧察之湛勿

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觀其用難測

以御有為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舒王曰士者事道之名始乎為士則未離

乎事道者也終乎為聖人則與道為一事



道不足以言之與道為一則所謂微妙玄

通深不可識是已

靈仙曰道無不通名善事無不達為士前

章執古御今此則御今引古

前章論道之全體此章言士之體道微者

彭之反也妙者危之反也玄則深遠不測

通則變化無窮古之善為士者有此道而

退藏於密不可測究孰得而識之哉故曰

深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註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

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

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謂下文也夫惟道大難識強為之容而已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

呂吉甫曰庖丁解牛怵然為戒視為止行

為運動刀甚微則豫若冬涉川者也豫則

圖之於事之始也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

藏之猶若畏四隣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

終也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是由滕

以上為涉集衆流為川涉川者犯難也冬

者至寒之時徒涉巨川以見至人不好從

事於務出於不得已常迫而後動臨事而

懼也故曰豫若冬涉川既涉則無慮矣而

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常若

畏隣歛而不縱閑邪存誠非物採之其心

不出故曰猶若畏四隣

儼若客

王元澤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纂微曰言有道之士儼然端謹而心無散

亂如賓對主曷敢造次

此作容字說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

之意也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此作容字說

若李舍光居於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

微激賞之

渙若水將釋

御註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

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同於大通者如水

之釋易曰渙離也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為渙

字說曰真而散為渙夫水本無冰遇寒則凝性本無礙有物則結有道之士豁然大悟萬事銷亡如春冰頓釋

敦兮其若樸

御註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此言性之全也經曰復歸於樸

曠兮其若谷

御註曠者廣之極性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此言性之虛也經曰上德若谷

渾兮其若濁

王弼曰藏精匿炤外不異物混同波塵故

曰若濁

楊子曰合則渾離則散渾者與世合而不離故若濁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與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者異矣夫善為士者冬涉不好從事畏隣防患於後若客

之不為主如水釋不凝滯樸而能全谷而能虛濁不殊俗此所謂深不可識而強為之容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王元澤曰澄性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耳

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以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御註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駢而要其宿

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違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保此道者不欲盈



馬巨濟曰保不欲盈者道集虛故也盈而有有則淺可識矣

夫惟不盈

呂吉甫曰然不曰虛而每曰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虛而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

不盈不欲盈而已

故能弊不新成

王元澤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用通萬世而不弊以其無弊無新不成不敗故也弊生於新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而常若弊則終無弊敗矣

此章言士之體道深不可識終之以不欲盈者虛也虛則空洞無一物世豈得而識之哉古之保此道者若大禹不自滿假孔子不居其聖已獨取虛者老子也實若虛者顏子也惟道集虛於此可見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極者衆會而有所至也者立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鍾會曰致至也除情慮至虛極也心常寂守靜篤也  
致虛則若谷能受羣實無一塵之積可謂極矣守靜則若水能應羣動無一毫之攪可謂篤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嚴遵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寢寐故能聰明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通魂休魄靜各得其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平此皆整爾復靜猶能精神况久歸至道者乎  
吾者命物之我也我以虛靜之至觀萬物之作命物而不與物俱化故曰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溫公曰物出於無復入於無

王元澤曰從性起用復還性根動植雖殊  
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蘇子由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  
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為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復性則靜

靜曰復命

陸佃曰言根則知有所謂本言命則知有  
所謂性故言歸根曰靜則復者本也靜曰  
復命則歸根者性也莊子曰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自根者歸根曰靜是

也自本者靜曰復命是也自古者復命曰  
常是也自本者無所因於本自根者無所  
出於根自古者無所歷於古雖然歸根曰  
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其本一也其言先

根而後本先性而後命而於根則謂之歸

於命則謂之復者辭之序爾

歸未至也復則至矣根未至也命則至矣  
復之所入深矣

復命曰常

王元澤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数然則  
密移之變頃刻不停惟復命則湛然常寂

物莫能遷

從道受生之謂命復命則反其所自生與  
道為一則亘古今而常存

知常曰明

舒王曰常者乃無始已來不變之稱也知  
其常則謂之明也

自道之外皆非常也道雖真常無形無名  
非有自知之明鮮有不為物蔽者矣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古  
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途自患且不足  
以固其命故凶

孫登曰不能歸振守靜則天命失常是其

凶也

夫眾人不知道之真常以妄為常故歡樂  
用生動而失之壽命竭矣所謂妄作凶也  
知常容

蘇子由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



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河上公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

莫當

禮記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

公乃王

舒王曰背私則為公盡制則為王公者德也王者業也以德則隱而內以業則顯而

外公與王合內外之道也

成玄英曰王往也公則物皆歸往

王乃天

王元澤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

通於天

天乃道

御註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

盧裕曰久長久也謂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極不生不滅冥混自然不可分別既與此理契會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新說曰天之所法者道也故曰天乃道道則無古無今故曰道乃久夫道至於久而可以沒身不殆其孰能致於此哉

此章以歸根復命為義故首言虛靜終之以道乃久者道以虛靜為先若捨此而入道譬若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王元澤曰三皇之世無為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乎

馬巨濟曰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君此三皇之世莊子所謂有秦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太上者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也太者極大之名上者至高之稱無為之治至大至高

後世無以尚之故曰太上也下知有之者知有君而不臣事也

其次親之譽之

馬巨濟曰惠愛仁也故親賞罰義也故譽然親之固已踈譽之固已毀矣何者未能出於非人故也此二帝之世莊子曰有虞氏不及秦氏

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親之也康衢舉堯謳歌與舜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纂微曰仁義失則刑法立而民畏之

馬巨濟曰此三王之世莊子曰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好智而百姓竭於是椎鑿決焉智慧極大偽生巧役其下愚侮其上而

刑罰不足以威懲此五霸之世孟子曰五霸假之也

王元澤曰失德無政則民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御註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此至

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不

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唐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

猶其貴言

唐明皇曰親之譽之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馬巨濟曰言不足貴而猶貴之故曰猶蓋太上不言而化自茲以降帝有典謨王有誓誥也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御註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

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謂太上之治

唐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謂我自如然也上力何與焉

此章言三五殊化下民風靡道降為德德



表用刑刑不能制必至於欺侮此信不足於上而民有不信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

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弊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大道者即太古無為之道也仁義不顯猶

日中盛明衆星失光也廢猶隱也三皇之後人心不淳厚大道隱而不見仁義立而道衰魚失江湖之游則濡沫之恩斯重人失大道之適則仁義之惠斯隆三皇當大道二帝為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

智慧出有大偽

唐明皇曰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偽矣

慧以智為體智以慧為用智慧有大小也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孔子曰好行小

慧是智慧有大小也太上云此者為其以繁為智以察為慧作聰明制法令所謂小智慧也智慧既出民之姦偽滋生也若夫遠近並觀閑閑無事因其自然無益損乎其真淳風大行烏有大偽者哉

六親不和有孝慈

鍾會曰若九族皆睦則愛敬無施六親不和則孝慈斯著

瞽瞍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國家昏亂有忠臣

舒王曰道隱於無形名生於不足道隱於無形則無小大之分名生於不足則有仁義智慧差等之別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大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於己之君謂之忠於他人謂之叛

不明謂之昏不治謂之亂昏亂之世乃有忠臣匡救其君傳曰亂世見誠臣若龍逢

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殷紂此章言道  
隱於小成名生於不足故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鍾會曰絕制作之聖棄謀慮之智人當反  
樸還淳故其利百倍作者之謂聖創物之  
謂智聖智之人制作法度創立政令欲禁  
姦止暴豈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民失性  
命之真日趨淩競之域若絕棄法令則民  
反常復樸其利豈止百倍而已莊子曰梧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王元澤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  
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  
蓋感於末者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  
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  
而子以老氏為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為功  
而秋以收斂為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  
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  
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王元澤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  
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巧機巧也巧者善偽利貨利也見利忘義

絕機變之巧而民有恥棄欲利之心而民

知義此盜賊所以無有也若不絕棄巧利

徒滋法令禁之此盜賊所以多有也莊子

曰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又

曰槌玉毀珠小盜不起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馬巨濟曰質則有餘文則不足三者去本

已遠為文而已此其所以不足也今屬其

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舒王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反樸而

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無欲而

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

可以反樸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

於不見所欲者也

見素則見性之質而物不能雜抱樸則抱



性之全而物不能虧

少私寡欲

御註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乎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復性

馬巨濟曰見素此聖智所屬也十七於無所與

雜謂之素見素則見道見道則不為不為

則無聖無智矣抱樸此仁義所屬也全材

之謂樸抱樸則抱性抱性則不器不器則

無仁義矣少私寡欲此巧利所屬也自有

之謂私有物之謂欲而巧利由以生私欲

少且寡則巧利衰矣莊子胠篋篇正以明

聖智仁義巧利之害與此章同意

私者吾之身也少私則不以巧利累其身

欲者性之動也寡欲則不以巧利亂其心

李暉曰此章言去滋蔓在乎技本抑橫流

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

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

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溫公曰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為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而無憂也

絕學者體道也體道則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為寒暑之序不悅生不惡死以死生

為夜旦之常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何憂之

有且絕者非謂絕滅不學也老子恐人溺

於學而以文滅質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

以絕學為言若人不學何以入道子夏曰

君子學以致其道致道者忘心此學所以

絕也乃若不學之人空空如也安所用絕

彼楊子雲不原聖人深意以謂人而不學

雖無憂如禽何豈知聖人絕之之意邪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

為二達人觀本實非異

唯阿雖異同出於聲善惡雖殊皆離於道以喻學者如唯如善不學如阿如惡學則為智不學則為愚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其於失道均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唐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衆人務學不能冥會事物畢召反抗其心此人之所畏而亦不可不畏者若不絕學無以體道故也

荒兮其未央哉

河上公曰言世俗荒亂欲進學為文未有央止也

荒不治也若不絕學則正性荒廢不治之

憂未有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王元澤曰造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衆人則隨化而遷妄見美惡樂得其生自以為美春者萬物奮張離

靜而動去本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明乎至理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陽主動陰主靜熙熙者性動而悅樂之象也太牢者牛也其味

至厚春者時物之華臺者遠覽諸境之地以喻衆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其狀如此夫道淡乎無味實而不華絕學者所樂也務學則失道離性之靜外游是務其志熙熙然得其義理如悅厚味以養口腹博其見聞如觀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御註經曰復歸於嬰兒嬰兒欲慮未萌疎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



于外故若嬰兒之未孩

怕者靜止不流之義靜止則得無味之味

復乎一性之初與嬰兒奚異

乘乘兮若無所歸

御註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乘乘者運動貌至人靜則與嬰兒同動則

乘萬物之變而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

衆人皆有餘

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矣故次以

有餘

衆人務學日益見聞故有餘也

而我獨若遺

馬巨濟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者為

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

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絕救爾

絕學體道損其見聞所謂為道日損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馬巨濟曰此屬我獨若遺為義衆人務學

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而已純純則雖愚

不愚莊子曰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

愚不智也純不雜也學不厭智也絕學則

去智而如愚所謂大智若愚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纂微曰察察嚴明也悶悶寬裕也夫世俗

因學為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

者故民不聊生矣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

循任物在宥天下寬裕昧昧者故民乃全

其真矣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之

謂也

小明為昭不明為昏察察苛細也悶悶寬

大也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

隱匿以為昭昭之明昭者非大明也絕學

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

昏也昏者非性昏也若之而已推昭昭之

意以從政則察察然苛細矣所謂人太察

則無徒也推若昏之意以從政則悶悶然

寬大矣所謂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御註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失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御註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

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似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馬巨濟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求用於世所謂有用之用也亦安知絕學之無用爲真有用哉頑似鄙是也蓋昭昭察察則本末的然非於無用者也故次之以有以頑無用也鄙野也似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卷八

二十二

馬巨濟曰此結成上文嬰兒未孩之義嬰兒以母爲本未孩則食其本既孩則食其末夫道本也學末也人食末我食本此其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爲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爲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墨元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

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

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

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

○ 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髮鬚是其狀矣

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也威德容貌若

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

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

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

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

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

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

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

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

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

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

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 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

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

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真而更

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

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

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并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為是

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為治清淨無為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為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遠迤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弄言蓋自屈為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為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為全正曲為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支為指則終身不解茲為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擾學多則惑性列子

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

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

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

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

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

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

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

䟽通開達無過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

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

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

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

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

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

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

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

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

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

枉已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

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

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

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

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

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

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戾

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有

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

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

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

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終戾之患必或

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

天地之大猶不能久况人處天地之間眇

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

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

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

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

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

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

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

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

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跋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跋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眾共蔽之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顏歡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眾所不與故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為有物萬道不能分

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空寥廓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道故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為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強

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

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欽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

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爽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處

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逝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

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

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

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天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  
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  
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  
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  
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  
也

此章成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  
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  
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  
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  
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  
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  
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  
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  
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  
關捷而不可開

溫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歡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肆三軍而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為善弘濟曰救救羣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實被惠澤均平

舍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讒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快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措之者萬

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實之德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

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

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志

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

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

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

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觀衆善無所用智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旼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觀

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

曆無由筭由是好師資為漸修之路絕貴

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

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為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

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真則以靜為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染於物為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默守一天下是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機合德行相應為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

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足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云

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衆人之所惡不能累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及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樸散則為器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曹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

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

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

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

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

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

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

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

輒欲力取天下有為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為者造作

是其有為有已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

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

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

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為而

治非所謂有為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御註制於形數圓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

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

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

為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為而固執之萬

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墜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墜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溫而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墜廢應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爲而執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爲任之而不執是以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強天下是佐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

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

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荆棘生焉殺戮多傷和

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

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毫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

已非特以取強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歸毫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

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

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

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

已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威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

禍者泰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

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

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

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

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

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

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

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

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強若以兵強取勝猶物壯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言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為心

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快為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快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

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快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快

恬快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為美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若以用兵為美是以用兵為樂也用兵為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

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曾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祜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

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

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

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

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

樂殺人可知也

李暉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為材器勿

以戰伐為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

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

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

矣雖小足以爲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真君而不賓者乎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爲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爲瑞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實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

今而自均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實亦如甘露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死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滄然自足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實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實其所宗

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實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實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闡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

溫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為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夫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語曰羿善射羿盡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揚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欲之私此所以為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為富次一說取於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志也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持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安寧專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  
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  
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  
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  
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  
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  
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  
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  
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  
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  
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  
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  
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

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  
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  
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  
及手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  
恭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  
為東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  
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  
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  
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威  
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為大故能成此  
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  
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遠蠢動未始為私衆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

○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名於小所謂終不為大也至於天下莫能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為小交於物而為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為小成至尊而為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執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泰然安平

○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車患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害若往大道無為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平泰者不為死生所遷名為安諸法不二名為平無為安樂名為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詖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

賢者殆庶幾而已陽成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舍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智之所留心也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  
 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異順之物淵者幽  
 渺之所易曰異以行權又曰異德而隱異者  
 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  
 謂微明又曰是謂微明二十者密用其明微者  
 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  
 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  
 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  
 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  
 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二十範圍天  
 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  
 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  
 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強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  
 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屋者惟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強示乎柔弱先張後歛勝  
 負可知

唐明皇曰異順可以行權推行則能制物  
 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二十五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  
 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  
 以制人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  
 見罰則人臣棄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  
 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  
 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

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二十六羣臣  
 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  
 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  
 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

一書... 九 反之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迴運動者常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轉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為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為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後歛柔弱勝剛強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強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為常勝之道也

###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凌邁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虛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成該於萬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全惟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為也而感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為也而寂然不動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為究其所歸宿以無為為常而已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實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為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為也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形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脩之身為真而以脩之天下為普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啻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為為體無不為為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畋曰大道以虛靜為真常以應用為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真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淳天下正

此章首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終之以不

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為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為也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五十一

二十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

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

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

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

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

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

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

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為德也故楚楚為仁跬跬

為義摘僻為禮以鑿為智雖名不失德去

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

也

唐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

無為而無為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

自足

曾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為非故造無

為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得之

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

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

無欲故曰無以為

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

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

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

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爲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克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爲。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親愛，則不能無爲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雜說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義皇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堯舜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爲禮之本，禮爲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爲心，以德爲體，以仁義爲車服，以禮智爲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辭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

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雖有忠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望擊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爲貌恭而已其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爲註一缺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為精古昔得一者天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乎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

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



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為德常在一也

○ 侯王以寡統眾以得一故為天下正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變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蹙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

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手一實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

一第... 冊... 頁... 〇... 〇... 〇...

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殺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孤寡不殺自目明其以賤為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與字說曰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與字為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玉碌碌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莫於神仙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悲三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歛藏於冬而蕃鮮於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為動故能長久人一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卷二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

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  
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  
有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  
非所以爲動然有所謂動者動於反也弱  
非所以爲強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  
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強言動  
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天下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若此而已矣  
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如水至弱能攻堅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河上公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  
故言生於有也天地神明皆從道生道無  
形故言生於無

呂吉甫曰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  
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  
在於弱可知卷二已然則欲反而弱者無他致  
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此章之意反本而靜則動不失已莊子所  
謂靜則動動則得矣是也用無不利則不  
爭而善勝經所謂弱勝強是也然則欲反

弱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

仰註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  
至誠不息

李榮曰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  
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堅確  
乎不拔上士勤行也

上者至高之稱士者以道爲事上士了悟  
聞斯妙道信道彌篤強行有志行與實相  
相應若出若處若行若住常依實相不離  
真際念念增修心心不懈故曰勤行也問  
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上士何以聞之答  
曰耳聞其言心行其道真聞之也孔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中士聞道者存若亡

舒王曰中士者知道之爲美而不知所以  
爲道也知道之爲美故若存大音不入俚  
耳

李榮曰素絲不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



定隨好惡而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中士可上可下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故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忘之也則不能勤而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耳若子夏出見紛華威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王元澤曰道大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云豈流俗所能觀乎

志琮曰下士聞於妙道無相無名不來不去非生非滅既不信從翻生違背所以拊掌大笑謂為虛誕

下士受性下愚恣情多欲智不足與明識不足與知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夫道無聲色滋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聞恬惓寂漠虛無無為之道則大

笑而非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羊祜曰下愚昏昧貴華賤實上道深奧虛無清遠不為淺識所笑不足為深遠之至蘇子由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

卷二

四

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與俗同時與道乖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建言有之

慕微曰建立也將立行道之言謂下文也舒王曰孔子嘗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蓋老子稱古之建言者古之人嘗有此三者之言故老子述之而已

明道若昧

御註若日明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

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王元澤曰大明若晦

志琮曰內有智慧為明外無炫耀為昧

進道若退

李榮曰聞道勤行是進大成若缺是退

呂吉甫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之謂進道若退

夷道若類

李榮曰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也

唐明皇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

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

若絲之有類

杜光庭曰達士治身內則夷坦外示同塵

履苦過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類也

道則一致物有萬殊體道之士內則平夷

一定而不易外應萬殊隨物變動故若類

上德若谷

御註谷虛而受受而不積谷虛而應應而

不竭

陸佃曰至無以供其求至虛而應其感故

曰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

李榮曰廉而不穢大白也混同於濁若辱也

陸佃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故

曰大白若辱

大潔白之人內懷清靜明白入素滌除玄

覽而無疵大白也韜光晦迹混俗同塵處

衆入之所惡若辱也

廣德若不足

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疎見遠遺略小節

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

志琮曰夫上德功濟十方莊嚴萬物德化

無窮名之為廣雖云有德恒自若無德即

無德故云不足

建德若偷

唐明皇曰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潛

修密行如彼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車惠弼曰聖人建立衆德濟度羣生妙用

潛流玄功密被不令人覺故云若偷

此二說偷竊之偷

蘇子由曰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

偷情而實建也

王元澤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

豈足以爲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情者其

建大矣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此二說偷情之偷

質真若渝

王元澤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間者

萬變從俗而其道常真故物莫知其真彼

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真爲己任而別乎世

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渾

沌者豈所謂質真乎

蘇子由曰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

真者外若渝也

質性質也真淳一也渝色變也言道德行

人質真淳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

而和光

大方無隅

御註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

隅

李榮曰寰宇有象故有方也至道無形故

無隅也

呂吉甫曰大方體之無南無北夷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此大方之無隅也

王元澤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

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御註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

故晚成

陶弘景曰積德道成謂之大器非日可就

故曰晚成

陸佃曰其行身也徐而不廢故曰大器晚

成

大器者法身之器也法身大器積功而證

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莊子曰美成在久

大音希聲

御註動之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王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官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志琮曰希聲者猶無聲也夫聖人一音說法遍滿十方發聲悶蒙導凡誘俗雖復教滿十方即言恒寂教即無教言即無言以此之義名曰希聲  
疏曰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

○ 大象無形

鍾會曰無象不應謂之大象既無體狀豈有形容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象既無象豈有形狀

道隱無名

纂微曰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今道又隱焉而名何有此其所謂滅跡匿端也

呂吉甫曰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相反者以道

隱於無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故也夫唯道善貸且成

顧歡曰先與後得謂之貸物得成道謂之成成之則歸道道得之也

志琮曰今凡夫之生是道以生貸汝汝應悟生復歸於道何乃執生為生而不反本邪

舒王曰善貸者萬物資而不匱是也然復歸於所自生故曰且成

此章言道深微妙隱與難見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上士悟之特然勤行下士聞之所以大笑誠如篇中所云豈流俗所能識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陸佃曰道生一太極也一生二陰陽也二生三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故曰三生萬物



李榮曰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二生三運二氣構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谷神子曰大道自然變而生神神動而成和和散而氣結氣結而成形故曰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為天濁重為地沖和之氣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上公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

就日

沖氣以為和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有陰有陽然後胃氣生於其中

負背也抱向也沖中也凡幽而不測者陰

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

而向於明然萬物獨陽不生獨陰不茂必

有陰陽之中以和之然後物生莊子至陽

赫赫至陰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纂微曰夫孤寡不穀者柔弱謙卑之稱乃

流俗之所惡嫌也獨大人君子之所以自

謂者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是法沖氣之

為和也損心志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

也

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王公居尊極之

位取人之所惡以自名者處謙卑法柔弱

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李榮曰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

日新益也無德處貴為自益也才下位高

必至傾覆損也

疏曰故者仍上之辭也言王公稱孤寡以

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

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

上而驕則為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易曰滿

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舒王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能

損者乃所以為益唯其虧盈故其益者乃

所以為損然則王公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河上公曰衆人所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言我教衆人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人之所以教人者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河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嚴仙曰強秦以專制而失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者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

字說曰屋梁兩端乘實如之物之強者莫如梁所謂強梁者如梁之強人之強者死之徒也子路好勇不得其死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是皆失柔弱之義也吾將以為教父

李榮曰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

榮以守勝尊已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也

此章言道生一氣一氣生陰陽陰陽生沖氣物得沖氣以為和沖和之氣柔弱之義王公法柔弱以孤寡為稱是損之而益也衆人好強梁而不得其死是益之而損也大聖辯此以為教父信其然矣

###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李榮曰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銷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於人我經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水至柔故幾於道而況無形至柔之道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柔之所



以勝剛也馳騁猶貫穿縱任也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無有入於無間

河上公曰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

嚴遵曰有形鉅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

無間入無竅俯仰之頃經數千里

無有者神也神之所為利用出入莫見其

迹透金貫石入於無間神舍於心心氣乎

神虛心以存神存神以索至直而推之曲

而任之四方上下隨其所寓往來無窮周

流乎太虛上際下蟠六通四闢無入而不

自得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御註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

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

以為有益也

王弼曰柔弱虛無所不通至柔不可折

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有

益也

李榮曰道無形物得生聖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柔者道之本無者道之用至柔無有者道

也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是以知無為之道

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御註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

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

物化故及之者希

顧歡曰法道不言而風俗自移故言不言

之教法道無為而人物自化故言無為之

益

此章言法道之柔弱虛無以不言行教無

為化民天下及此道者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夫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

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

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

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

為殉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李榮曰身形是成道之本故為親名開是虛假之法故為疎世人不能為身以損名只為名以損身

王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疎貪貨無感其身必少

○ 呂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名虛名也貨財貨也身為成道之本豈不親於名而多於貨乎名顯身危蒙莊固辭楚相寧為曳尾之龜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是知身親而名疏也

得與亡孰病

纂微曰此釋上兩句也夫虛名浮利得之手輕羽性命形神亡之若太山達人校量孰者為病

李榮曰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及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返逐欲者失真為名以熱身因財而害已迷淪者眾聖人詳問為得名貨與亡身者誰為病矣

○ 呂吉甫曰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 唐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劉進喜曰貪欲無厭謂之甚愛欲甚喪身故云大費

呂吉甫曰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唐明皇曰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通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李榮曰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不非理以規財無危殆也外之於名利遠之於危殆治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長久

呂吉甫曰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則可以長久

此章之意欲學長生久視當先絕利忘名若名利不除身心俱役不唯有妨於道久必於身為患是以古之得道者不避聲名不殖貨利雖三旌之位萬鍾之祿棄之若弊徒視之如浮雲或樂簞瓢或居園堵國卿不能識天子不得臣林宿巖居松食澗飲豈以蠅蠅之浮幻害性命之至真此最為學道之至戒修身之要務故引古為證

欲修真之士脫此韃鎖而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御註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

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河上公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纂微曰缺破也弊因敗也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夫德充於內者故能包荒含穢支離其形若器之缺玷罕見其用故得保其完全而無因敗之弊也

功成者虧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名成者葆無為名尸其名不去至人觀成壞之相因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其道大成而常若缺也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為五帝之盛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為萬世之師其用愈久愈新豈有弊耶





正老君言得悟道者常清靜矣悟道之人必靜必清唯見於空乃能如上諸大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註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

爭糞其田疇而已

有道者謂人主有道也却者去也走馬者

馳走之馬也糞者糞田也言有道之君臨

莅天下少欲知足無求於外兵甲不用偃

武修文無戰逐之事唯本業之修故却去

馳走之馬以治農田治身者意馬不馳丹

田自實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溫公曰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戰伐不止故兵

戎之馬寄生於郊境之上久不得還也邑

外曰郊躁競之夫不能少欲知足遂使坐

騁走馬奔馳聲色之郊

罪莫大於可欲

御註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

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唐明皇曰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張君相曰前境美麗稱可欲心故言可欲

然境能適心是起罪之緣緣境不止必獲

大罪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註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

有

王元澤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不知性分之至足而貪求外物則使遭濁

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禍莫大

於茲矣

咎莫大於欲得

大孟曰得中求取而又得又不厭得中故

更欲得心既無涯必招大咎此言無道之

徒縱性任情殃咎斯至積惡不已存亡俱

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誤祖

先咎也

纂微曰咎殃咎也夫物之經目猶有限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欲得之使盡在己

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之甚也豈唯禍及一身抑亦殃咎來世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道家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百為禍禍重於罪矣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咎又重於禍矣此三者皆無道君子之所為也

天下之物見與不見所欲必令皆得欲而得之人所咎也自取戾曰罪違神而為禍違人而為咎由可欲至於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也有罪則有禍有禍則有咎咎則獲戾於眾人也罪莫大於禍禍莫大於咎此次序之然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舒王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至於足

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王元澤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此章言以道莅天下者內自知足外無貪求故絕爭戰之事無殃咎之禍修身者少欲知足意馬不馳丹田自守乃為有道之士矣

○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悲三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車惠弼曰行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俗

未役思於攀緣以真炤偽事無不悉也

陸佃曰夫萬物皆備於我矣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反身求之而不誘於外

則人之道可以不出戶而知天之道可以

不窺牖而見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道天道雖遠聖人

見之以心心與道合以道觀天下無遠之

不察故無待於出戶以心見天道無高之

不至故無待於窺牖揚子曰人心其神矣

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

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蔡子晃曰明無道者不能察已知人馳心

逐境雖復出戶遠遊境界窺牖瞻望星辰

其於知見甚為寡少以其捨己而求於外也

呂吉甫曰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

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

者幾何哉天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

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

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王元澤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

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

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御註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

以吾之心而以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是謂不為而成

其知如神察於人倫堯舜知天下可知矣

則天之大與天之合堯舜見天道可知矣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故曰不為而成此章主道而言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天人雖異其道相通

聖人以心合道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可不窺牖而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御註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遠伯王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 修真之人始乎務學以爲士終乎得道以爲聖方務學以窮理物物而求通故曰益矣爲道盡性而極乎至虛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先言爲學者若不學則見善不明信道不篤無以致道既致道當絕學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則以博溺心不能體道故後言爲道日損也故曰始乎務學以致道終乎得道以絕學乃爲全真之士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成玄英曰爲學之人執於有欲爲道之士又滯無爲雖復淺深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祛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旣而前損損有欲後損損無爲學道二偏雙遣非有非無一中斯契

舒王曰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亟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 呂吉甫曰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

羅什曰損之者無羸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旣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旣斷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任萬物之自爲故無不爲也

王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



呂吉甫曰無者無有而已無不為者乃所以無無也此之謂絕學無憂

為學者日益其所無為道者日損其所有損之者損其所有也尚有所損之心至於又損兼忘此心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劉仲平曰孔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無舜曰無為而治治至於此百姓皆謂

我自然矣自非無事以取天下曾何足以及此

無事者道之真聖人體道之真天下歸懷此無事所以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御註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

之天下將自賓太王重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唐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首言為學者將以致道也致道忘心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事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此所以取天下也西昇經云無為無事國實民富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御註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情因民而已此之謂百姓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劉進喜曰百姓者眾人之總稱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隨物感故以百姓為心既無心應亦無不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註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

王元澤曰善惡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善之善非憐而恕之乃不覺有異也忘善惡之實真善也故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善猶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實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聖人在天下惴惴爲天下渾其心

御註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已則惴惴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誕信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蔡子晃曰以無分別之教混有分別之心

衆生既有善不善有信不信有分別二見聖人皆善皆信究竟玄同故云渾

王元澤曰惴惴者恐懼之意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王元澤曰仰而法之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此章言聖人體道無心故忘善惡齊誕信及其在天下惴惴然不敢易也至於爲天下則渾然而已百姓仰而法之唯聖人之視聽聖人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信者亦善信之此孩之也非體道無心者其孰能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蔡子晃曰夫衆生失無爲之靜本造有爲之穢業出沒隱顯生死輪迴所以從無適有名曰出生自有歸無名爲入死也  
呂吉甫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



死相爲出入而已

陸佃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視於采色耳不

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儵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反於此動靜波瀾諸言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與河公說同

唐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爾陸佃曰主出而陽者生之徒也主人而陰者死之徒也主出而至於求學出死以羨久生者出之甚也主人而求學入滅以樂久死者入之甚也此兩者十之中有三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王元澤曰貪生失理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殉道而爲道術或殉

欲而爲咎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衆人是也矜生太厚以養傷生故動之死地如此之輩亦十中

有三爾其能出是三者則不死不生也

卷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過厚爾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温公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

經曰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蓋聞善攝生者

河上公曰攝養也

纂微曰老氏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謀之辭攝衛也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故曰善攝生者爾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公曰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

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

成玄英曰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攝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內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噴兕主癡兵主貪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舒王曰惟善攝生者則能無我無我則不害於物而物亦不能害之矣

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王元澤曰無死地者由其無生彼無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

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礎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為死生所有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其至矣

溫公曰兕虎以喻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見害者以其柔弱不爭故也羅什曰地猶生也以其攝生無生故三毒不能傷害

此章言生死之道以十言之各具三焉惟善攝生之人道通於一出此三類雖虎兕刀兵亦不敢傷害故言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御註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呂吉甫曰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



其為物則特形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  
已有形矣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羽毛者  
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  
不幼壯老死皆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  
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生神德布氣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  
之形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呂吉甫曰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  
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未卑本貴而  
未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降純精而生物之性  
德者物之所得也舍和氣而養物之形道  
生物而為父則道尊而物卑尊故能勝物  
而小之莊子所謂真君是也德畜物而為  
母則德貴而物賤故物莫能賤之莊子所  
謂真宰是也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  
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唐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

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王元澤曰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  
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唯道  
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故常自  
然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御註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  
則皆出乎道道者萬物之與也萬物化作  
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  
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磨八卦  
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纂微曰上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不言德者  
以道之一氣無不貫穿而略其德之文也  
夫受其精之謂生函其氣之謂畜遂其形  
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  
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  
覆此八者大道之元功也肖翹蠕動之物  
得不尊之貴之乎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生則兆於動出為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一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纂微曰此都結上生畜等八義也言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為則居其功矣長育羣材成熟庶類載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唐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言道用同人

此章言道德生畜萬物萬物尊貴道德道至尊德至貴孰能爵之常自然而已然散而言之則有道德之異合而言之皆出於道故以玄德終焉是以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呂吉甫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則經所

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為天下母何也蓋有名徒為萬物母而未足為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

始者道也道為天下萬物母也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註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  
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王元澤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為之母物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上公曰既知天下萬物之理當復守道反無為

沒身不殆

王元澤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反則妄作為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  
既知其子復當守道兼智慧反無知以自



保故終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河上公曰兌目也使目不妄視門口也使

口不妄言

呂吉甫曰此則守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

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

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

引於外而吾納焉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

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

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

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之有哉

○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舒王曰沒者存之對終者始之對以事對

門者閉其門則事之不入可知矣濟其事

則門之不閉可知矣

裴處恩曰開其五欲之門濟其六塵之事

心神內疲耳目外困終身勞倦也

見小曰明

纂微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也若知

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見微小則

事不能昏可謂明矣

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小者

道之微見道之微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守柔曰強

張君相曰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呂吉甫曰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勝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註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

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

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

○ 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河上公曰用其光於外復當反其光明於

內無使精神泄也

無遺身歿是謂襲常

御註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

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顧歡曰若開其兌濟其事殃咎必至至非

外禍是自與身歿

迴光反照內視存神不為漏失則終身不

至於有殃咎是謂密合常久之道此章主守母之義也道者物之母而物者道之子塞兌閉門見小守柔以至應物用光復當反照皆守母之義也故其道常存永無殃咎是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陸佃曰夫道以無欲守以無知行故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蓋有知者於內不能無所矜於外不能無所徇是以動而有所畏

介者小而辨於物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有大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也施為感於外則根本虛於內矣故行於大道者纖慮不萌萬緣俱息不容有介然之知矣蓄缺問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陸佃曰不由道路取疾而行謂之徑夷平易也徑邪不平正也迷民捨大道而

弗由好邪徑而求捷欲速以邀近功用知求道而去道也遠又豈知大道以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內也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行於大道也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顧歡曰除修也好徑之人唯以修朝為善也  
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田甚蕪

河上公曰高臺榭宮室修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  
顧歡曰草長曰蕪蕪荒廢也夫峻宇彫牆窮侈極麗則人力凋盡田蕪荒廢內明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蕪廢也  
田萊多荒詩所以刺幽王也

倉甚虛

舒王曰朝甚除治也其田反至於蕪其倉反至於虛倉本也今乃蕪虛是由人棄大



道而趨邪徑也

王元澤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為一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彩

河上公曰好飾偽貴外華

青赤為文色絲為采

帶利劍

成玄英曰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鏑鄒以術其命

厭飲食財貨有餘

韓非曰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多遊嬉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農事失耕治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農夫多殍餓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采質喪而貴華則知國君好淫巧盡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劍剛強而競鬪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

飲食常厭飲烹肥而擊鮮則知國君好醉

飽忘民事矣觀財貨常有餘務多藏珍異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

唐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飲足也聚斂積實饒珍異

王元澤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是謂盜誇非盜也哉

羅什曰取非其有曰盜貴己之能曰誇

盜者陰取於人而畏人知如上七事皆徇末忘本取非其有仍不自隱密誇大於人是謂盜誇既矜豈能持久故曰非道此章言行於大道者不可介然有知若小有所知則施為感於外根本虛於內是棄大道而趨邪徑也大道者本也未感則本衰下文皆以末傷本而施之過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八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悲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註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節解曰言行人君子善以道德建立身心

無德可彰無跡可顯則深根固蒂不為是

非欲惡之所抽拔若建者伐德求名顯功

亦報美善既彰其功不著終為無常業障

之所抽拔故淮南子曰善建者相貌金剛

火能銷之火熱水能滅之水流土能塞之

木強斧能伐之唯是建於無建者不可拔

也

善抱者不脫

纂微曰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

而不脫失也

舒王曰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脫矣

子孫祭祀不輟

御註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

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

來世其傳也遠矣

唐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

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

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

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

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杜弼曰明以近修遠立身以道不拔不脫

固蒂深根以此修身真德在已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河上公曰修道之家父慈子孝兄弟順

夫信婦貞其德如是乃有餘也

王弼曰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

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

下其德乃普

御註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

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

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土直以治天下  
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  
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  
後著於道爲外

纂微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

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

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御註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

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纂微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

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

乃真矣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若

吾家人能睦其親則其德有餘矣以先聖

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若吾鄉黨能信於

友則其德乃長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

國民若吾國民能遂其生則其德乃豐矣

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能

無欲無知則其德乃普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河上公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

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

下乎察已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

戶以知天下者也

王元澤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爲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此章首言善建抱終之以知天下者蓋天

下之本身也善建抱者所謂修之身也推

此以及天下可謂知治之本矣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舍德之厚不遷

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

唐明皇曰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

於赤子

呂吉甫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

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舍抱也赤子性淳而未散氣和而不暴舍德之人性本至厚不遷於薄故比於赤子舍德之厚者非特有赤子之容也有赤子之心矣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張君相曰毒蟲蜂虿蛇虺之類以氣害人為螫猛獸虎兇之類以足踐人為據攫鳥為攫攫鳥之類以爪傷人為搏赤子無害物之心故不為此等諸物所害且毒蟲喻嗔猛獸喻癡攫鳥喻貪赤子絕此三惡故不為三毒所傷舍德之人慈忍久就內不生嗔故言毒蟲不螫喜捨既成貪愛亦盡故喻攫鳥不搏常有明智永絕癡惑故言猛獸不據

夫赤子特以受冲氣之和無害物之心故物莫能傷况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

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孰能害之莊子曰人能虛己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上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握固以其意專心不移也

赤子意專志一心無所知手無所用故自然握拳牢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御註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林靈素曰峻小兒陰也作動也牝牡之合即陰陽之運會赤子未知會合之理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舍德之人雖了諸法空寂寂不廢動而能無心應物動作合德合時此明身業靜

王元澤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自營於外而心佚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



終日號而嗟不嗟和之至

御註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嗟不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

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啼極無聲曰嗟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心有所憂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舍德之人演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不竭此亦抱冲和之所致也

知和曰常

舒王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故曰知和曰常

人能知和氣柔弱則制命在我有常而不變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合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一也

知常曰明

松靈仙曰和是不二之中夫道一相無相不為生死所傾動故名曰常能知此常則智慧日明也

舒王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益生曰祥

舒王曰夫生不可益而人常求益於生則有凶祥

孫登曰生生之厚動之妖祥

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定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祇以為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强

御註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心實使之兹强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舒王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故曰心使氣曰强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上章曰守柔曰强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强者非守柔之强乃强梁之强

王元澤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凋喪損其真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為失理孟子有握苗不芸之戒老子有益生使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強非自勝之強強梁之強也

嗟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其赤子之無心縱無窮之欲喪甚真之精或補以藥石或行以小術求益真元反成疾病故老子有益生之戒也不能似赤子之氣和或用意以存想或役心而行氣欲氣盛而體充反神勞而氣耗故老子有使氣之說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蘇子由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其非赤子之性矣物不可以壯壯則老矣夫道者先天地而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若不知道之真常而益生使氣為強梁之人是物而已宜道也哉故曰早已此章言赤子之無心舍德之厚者似之赤子無心害物而物莫

之傷也故精全而不散氣和而不暴知此乃真常也不能知此則益生使氣而有壯老之異失赤子之心矣非舍德之厚者也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河上公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

成玄英曰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理無言說所以不言

顧歡曰明道則忘言存言則失道道可默契不可口說故莊云道無問問無應

言者不知

纂微曰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道者不言故孔聖欲無言孟子豈好辯正容以悟物者有之目擊而道存者有之四問而四不知三問而三不答是皆知道不可言也且譏音者口不能傳斷輪者口不能言彼進乎技者尚爾況道深微妙安可言乎多言數窮離



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御註塗郡守神退藏於密

纂微曰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也

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嗜欲愛悅之端此則

宗道無言故興損聰棄明之說夫道無形

故不可以目視又不可以口傳夫至人塞

兌閉門而善能收眦斂聽鉗口結舌故曰

塞其兌閉其門也

陸佃曰兌者所以說物也門者所以通物

也塞其所悅閉其所通然後可以挫其銳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裴處恩曰和其光令光不耀同其塵令塵

不染

挫銳而內不出解紛而外不入和光而不

耀同塵而不染真知者其處已如此

是謂玄同

蘇子由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

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

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默言不言而與道同矣

玄升而入道至於玄則小而與物辯唯塞

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默而不言而

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御註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親踈之態情

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

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

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

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

兼忘故為天下貴

呂吉甫曰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

所甚親無所甚踈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踈不<sup>法四</sup>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

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者則

貴在於物而物皆賤之不可得而親踈利

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

天下貴不亦宜乎

不可得而親疎者若列禦寇居鄭國人無識者是也不可得而利害者若列子辭鄭子陽之粟是也不可得而貴賤者若曾子居衛是也此章貴忘言而體道下文皆默而成之之道也又孰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哉良貴在我物莫能賤故為天下貴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

體道之常之謂正正止於一而不變道之常也治國之道以常為貴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以奇用兵

顧歡曰奇者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九奇九攻百勝此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

劉仲平曰雜而不純者天下之常心也流而不制者天下之常情也正之為道異於是矣故一而不雜者正之體也止而不流者正之用也一而不雜則不純者之所宗

也止而不流則流而不制者之所主也是以治國者不可以他求以正為守而已若夫用兵則不然操凶器臨危事有萬之眾決勝負於頃刻之間有可以制敵則乘權適變宜無不可為者故其容與治國常異故用奇而不以正也

以無事取天下

御註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治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雜說曰正可以治一國而已奇可以用五兵而已唯其無事者然後可以取天下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然而湯放武伐亦可以無事乎曰然則湯武者順乎天應乎人其放伐也猶放伐一夫爾未聞有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唐明皇曰以此下文知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纂微曰忌諱謂禁令也人君不能無為而



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其抵犯無所措其手足避諱不暇弗敢云為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王元澤曰事為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王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民強則國家弱

王元澤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註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王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纂微曰伎巧謂工伎巧妙也

法今滋彰盜賊多有

唐明皇曰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姦盡成盜賊則豈非多有乎

舒王曰法令者禁天下之非因其禁非所

以起偽蓋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

河上公曰謂下文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御註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曰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堯舜淵默乎法官之中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垂衣拱手而

天下治此帝王無為而民自化莊子曰無為而萬物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上公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

類解曰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樂業百姓豐饒此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上無事則不興力役豈奪農時而民自富

此申上文彌貧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王元澤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羊祜曰我動則民邪我靜則民正此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我無欲而民自樸

唐明皇曰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樸者性之全我性全而無欲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申上文奇物之義此章主無事以取天下也自天下多忌諱至盜賊多有此有事以取天下之過也自我無為而民自化至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以取天下之證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河上公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唐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呂吉甫曰淳淳者言其不淩於薄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唐明皇曰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

舒王曰悶悶者無所分別唯其無所分別則常使民無知無欲故其民淳淳察察者有所分別也有所分別則其民不能無知無欲而常缺缺矣

呂吉甫曰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禍兮福所倚

河上公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所伏

河上公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

唐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朴此則禍為福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之所藏也



禍福倚伏在吉凶之域者將何處也蓋禍至不懼省躬自咎以免於禍而已將處乎禍與福之間也若是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莊子曰寧於禍福孰知其極

河上公曰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孫登曰孰誰也極盡也夫禍福相因倚伏無定禍因福至福假禍來孰知其盡也其無正邪

王元澤曰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欲定其正而不知正不可常則可謂智乎雖然以為無正者是以無正為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正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御註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妖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所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陸佃曰其無正邪蓋有正者有正者所謂正正者無正是也夫唯無正故能超乎吉凶之表而無禍無福以知其極也若夫未能致於無正之地而流於吉凶之域則一禍一福其運如輪其循如環終於迷而已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御註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顧歎曰方正其身妖奇自隔不以其方割彼從我也

廉而不刺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矜清而容物無刺制之行

王弼曰廉清廉也刺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刺傷於物也直而不肆河上公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申也

王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拂於物所謂大直若屈也

王元澤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為直而常委曲以從理

書曰直而溫溫則不暴內直而外不暴以凌物所謂不肆也語曰質直而好義

先而不耀

御註直而肆則凌物而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

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誇世末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王元澤曰光以煥物謂之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煥物哉

此章言禍福正奇善妖相生而不可知民之迷此固以久矣奈何復以察察之政始之則民安得全其樸乎是以聖人雖方廉直光以處已然未嘗顯迹以示人蓋取此

悶悶去彼察察而寧於禍福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御註保其精神而不以外耗內者嗇也精神四達並流而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人之所以為人天之所以為天者也唯嗇也愛養精神然後俯治人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

夫唯嗇是謂早復

呂吉甫曰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也苟唯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情性亦無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

王元澤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為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呂吉甫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矣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



重積德

王元澤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為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註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

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呂吉甫曰重積德則德之至也至德者火

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

賊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註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

知其極也

呂吉甫曰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

也無所不克則孰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註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

矣況有國乎

呂吉甫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

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知其極

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者而無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道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舒王曰國者皆出於道也故以道為母如此則沒身不殆也故曰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

王元澤曰人以性命為根外乎此者皆枝

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根傷則精

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夫唯畜則

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固則形連

乎命而遲脫矣

陸佃曰萬物莫足以測之之謂深萬物莫

足以傾之之謂固

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道者萬物之母物其子也性者形之

根而形其根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

不殆故以長久根深則抵固性復則形全

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

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呂吉甫曰：當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當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其視久矣。

此章首言治人事天，莫若嗇，終之以長生。久視者，蓋長久之道，當嗇其精神，精神者根也。形者蒂也，根深則蒂固，蒂固而生長，視久也。昔黃帝問長久之道，廣成告之以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內經稱真人之道，有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論至人則曰：積精全神，論聖人則曰：精神不散。歷觀自古上聖，未有不嗇精神而成真者也。乃若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喪精，失靈形衰，早斃，豈道也哉？故曰：道者，聖人行之，愚者背之。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悲五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王弼曰：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

劉仲平曰：國之大者，治之若烹小鮮而已。何也？取其不煩擾爾。

魚小則易於潰爛，民弱則易於煩擾。烹小鮮者，待其自熟。治大國者，任其自治。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陸佃曰：蓋鬼神者，無以休止，安定則出而爲祟。古之人以道莅天下者，則鳥獸魚鼈至於咸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是以無靈響也。

王元澤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盡其性



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為神也人鬼殊道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戾而交失其所故靈物得乘爨矣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道常無為而任自然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以道莅天下也故陰陽之氣無戾人鬼各安其處所以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唐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劉進喜曰神者効驗靈也非此鬼無靈効但人君用道鬼乃福祐於人不能傷害於物

治大國若烹小鮮所謂聖人不傷民也唯聖人不傷民故天地之和應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註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

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此章欲人君以道治天下莫之為而任自然故幽明各安其位人神不相雜持而德交歸焉帝堯之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夏后之世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此帝王無為而治天下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上公曰治大國者當如江海居下流不逆細微也

王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呂吉甫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

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入之道也

天下之交

王弼曰天下所歸會也

唐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閑

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

王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王元澤曰當以雌靜受物

牝常以靜勝牡

河上公曰陰勝陽者以安靜不先求也

以靜為下

王弼曰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舒王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下之交牝者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靜為君而常處於下則足以勝牡矣故曰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呂吉甫曰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為下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王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小國則附之

顧歡曰夫大國謙以虛則小國悅以服服之是為取彼小國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河上公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富人則無過失也

王弼曰大國納之也

盧裕曰取其容已也

唐明皇曰大取小以為臣妻小取大以為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唐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呂吉甫曰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



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上公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

成玄英曰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故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劉進喜曰小國用柔者更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唐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入事大國為援助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劉仁會曰恃大恐自高故特以為戒也舒王曰蓋以小事大者人之易以大事小者人之難唯其人之所難故老子以大者宜為下

呂吉甫曰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有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心而不失之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為下而獨曰大者宜為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為下而已

大者奄有四海君臨萬方其勢崇高其位尊極失於盈滿尤宜謙下劉子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江海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為謙王侯以孤寡為損此章言交鄰國之道以謙下為本故國無大小皆當用謙然大者恐恃以自高尤當謙下故特戒云

道者萬物之奧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劉仲平曰奧者至深之居微者一隙之邊

以言乎道之妙則喻以奧以言乎道之麤則喻以微言妙則知微之為麤言微則知妙之為奧

### 善人之寶

唐明皇曰善人智道者昌故常寶貴之以為用也

王元澤曰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之可貴者善人也寶者貴重之意道之為寶者精氣神是也夫精者身之本保其精而不蕩則形全專其氣而不暴則體充守其神而不散則真全三者混而為一此道所以為善人之寶也

### 不善人之所保

唐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其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至於善不善人之所保倚也謂遭患逢急能自悔卑下則足以免於罪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孫登曰夫言之可以奪衆貨之價尊行之可以加衆人之上夫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豈華辭以悅百姓之耳飾行以曜萬物之目哉

陸佃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然而美之高可以市尊行之尚可以加人又況道者萬物之奧乎此古之人所以用斯道覺斯民也而一民覺焉則雖以至寶充滿法界以用施者其功莫之勝也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 故立天子置三公

顧歡曰樹君立輔論道經邦欲以率道天下教化不善人也

杜光庭曰四海之大萬有之富厥初生民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之天子一人不可以廣治置百官之長有三公焉書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三公謂太師太傅太



保

温公曰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註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

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

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

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

從者如歸市

舒王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

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

道而已

王元澤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為己任有道

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為政之大

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

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此三家說璧馬以招賢

呂吉甫曰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拱璧以先

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

然不如坐進此道以道之為天下貴雖坐

而進之過於恭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

坐而論道者不過此而已

此說璧馬所以享上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顧歡曰古之所以貴寶此道者其意何耶

問其所由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已免邪故為天下貴

御註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

求之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

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

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

呂吉甫曰求以得則所謂善人之寶有罪

以免則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唯其如此

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人所以不得不

貴也

此章言物皆出於道道為天下貴利而行

之者善人也故曰求以得保而任之者眾

人也故曰有罪以免以道無所不用故為

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御註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劉進喜曰為無為修道業也事無事見道相味無味達道理

無為者道之常無事者道之真無味者道之淡此三者皆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註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王元澤曰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

德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曹道冲曰報怨以德仇讎便絕報怨以怨

相報無盡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纂微曰此重誠也難易大細者則上之大小多少也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

成大今使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管為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若乃謀難於已難為大於已大則怨怒深而禍亂積將欲釋難解紛不亦難乎

禍患之機藏於細微發於常人之所忽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怨之作也必於易細而圖為之則無怨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御註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未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疏曰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



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寔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總之爾

杜光庭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唐明皇曰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令圖而去之此明聖人不為難大之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

成玄英曰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

杜光庭曰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人

美之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

多易必多難

唐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成玄英曰此答喻也夫輕易為罪必招重

大之殃

羅什曰輕而不修報之必重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御註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

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一體無故也

王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惟其難於細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劉仁會曰慮而後動終無悔吝聖人猶爾

況非聖乎

此章上三事體道也故報怨以德是圖為於易細之時終無難大之事非體道聖人孰能如是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杜光庭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為易

其未兆易謀

唐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

今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有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

王元澤曰戒在事物之先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唐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

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

微則易散爾

呂吉甫曰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

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

通諸其心則天下國家無難矣

○王元澤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之於未

亂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嚴遵曰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

為謀也萌芽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

也何以効之曰任事未虧童子行之及其

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割

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醫

繳不能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註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

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聖人見端而思未覩指而知歸故不為福

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唐明皇曰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

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

生也九層之臺起於一簣之土此明積習

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

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

○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

文

杜光庭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

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

遠矣毫毛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

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

自近而及遠也世之人但見合抱之木層

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以執柯以伐之聚

錘以壞之馳騫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

救亦猶倚市門而長嘯終亂晉朝萌沙鹿



以貽秋幾傾漢室默識遠鑒所宜留神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唐明皇曰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  
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而更有所  
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  
禍敗而失亡也

呂吉甫曰為之於未有則是不為為之也  
治之於未亂則是不治治之也已有而為  
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之則執之欲  
固而反失之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御註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  
持故無失勝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  
矣能無敗失乎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因  
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  
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註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  
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

敗

呂吉甫曰民之從事常在既有之後故至  
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  
凡民從事至於幾成而敗者以不慎厥終  
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御註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唐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  
必無禍敗之事

呂吉甫曰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  
於近慎終如始豈有敗事哉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  
眾人之所過

御註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  
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  
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  
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  
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明  
也賢者過之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

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陸佃曰捐金於山投珠於淵棄極真之寶絕窮巧之伎夫是之謂欲不欲忘其仁義遺其禮樂棄已陳之糟粕投既腐之土梗夫是之謂學不學

卷五

十六

王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爾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民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爾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抹其過而反之道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盧裕曰輔佐也人生而靜物之性也以無欲無學輔佐萬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為

杜光庭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敦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

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察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古之善為道爾

陸佃曰欲不欲至於無欲學不學至於無

卷五

十七

學則可以祐神而相天故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祐神者以已之神祐萬物之神相天者以已之天相萬物之天

鳥獸固有羣矣草木固有立矣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萬物既已自然聖人於此輔之

夫何為哉非亂其經也非逆其情也因其有生輔之以全其生因其有形輔之以全其形有虞之命官以上下草木鳥獸有夏之懋德鳥獸魚鼈咸若此章言聖人固難於其易故持於安靜之時所謂為之於未

有制於脫微之際所謂治之於未亂舉三事以為喻欲早良圖以杜後艱無為而無敗無執而無失始終皆慎豈有敗事乎聖人不欲以靜絕學無憂輔物自然之性以體無為之道然後復易持之安終無難圖



之患矣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

之俱無所施智巧為故曰愚三代而下釋

夫恬悛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樂

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王弼曰明謂多見巧詐散其樸也愚謂無

知守真順自然也

溫公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曹道沖曰民智則生姦民愚則反樸

明者明民以其智也非以明民所謂不以

智治國也愚者智之反也將以愚之使民

去智反樸忘是非絕美惡同乎無知無欲

矣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舒王曰夫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言古之

善為道者不以聖智示人欲使人無知無

欲而愚之也故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鈎餌罔罟罾筍

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罾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愚則無知智則多詐民多智詐巧偽滋生

所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盧裕曰捨道任智大偽生焉偽生於下智

出於上上下下相蒙為害大矣

唐明皇曰以用也賊害也人君任用多智

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出則姦生

今下則詐起國家所以滋昏而為國之賊

也曹參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

以之弊故上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也

蘇子由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

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唐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朴日興人和則年豐故國之福也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閉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閉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新說曰堯舜之智在於不徧物禹之智在於行其所無事不徧物則不察物以為明行所無事則不鑿物以為利則可謂善用智者也若夫老子所謂不以智治國者則在於存之然後民利百倍

知此兩者亦楷式

河上公曰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唐明皇曰任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君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

呂吉甫曰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

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河上公曰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唐明皇曰玄深也妙也人君常知所委任

是謂深遠玄妙至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註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

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

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

矣

劉仁會曰玄德難測故曰深無往不備故

曰遠棄智任愚故曰與物反也

玄升而入小而與物辨故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御註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

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

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

愚若昏所以去智

顧歡曰雖於俗為反而於道為順



此章言密用其道使民由之而不知無巧詐之智還樸素之純能知此以為法是深遠玄妙之德去智而循天之理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

卷之十

主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悲六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顧歡曰江海處下故百谷宗之王者居謙

則萬物歸之

故能為百谷王

唐明皇曰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

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民子

來而不厭爾直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歸往之義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河上公曰欲在人之上法江海處謙虛欲

在人之前先人而後已也聖人在民上為

王不以尊貴虛下故民戴仰而不以為重

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

毋無有欲害之心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呂吉甫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唯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呂吉甫曰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以謙下為主江海善下故為百谷王聖人言下身後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夫孰能與謙下者爭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杜弼曰肖似也不與物同故曰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蘇子由曰夫道曠然無形類然無名充徧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註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王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

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呂吉甫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

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

彼其無乎不在無可疑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道



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

王元澤曰肖者有所似道為萬物祖故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者也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唐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治身治國也

王元澤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為大也

一曰慈

王元澤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末為威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為者也

唐相曰慈愛也禮記曰為人父者止於慈茲益也慈者人之本父子之道天性也人之慈孝自得於所性之中無待於外矣仁者人也以兼愛為心去性遠矣老子方明

道德之要故以慈為寶

宣聖五常以仁為首釋迦十戒以殺為先

三聖雖殊以慈為本則一也

二曰儉

顧歡曰寶精愛氣不為奢費

呂吉甫曰其行身也徐而不費以約為紀

非儉乎

儉德之共也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以節儉為化儉之為德大矣哉書曰

恭儉惟德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顧歡曰履謙居後不為物先

呂吉甫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人皆取先

己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

王元澤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

謙為貴故聖人寶之

孔聖以仁道為本以儉讓為德亦寶此三者而已

夫慈故能勇

王弼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

也

呂吉甫曰夫慈為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帝舜性仁形為四罪之誅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文王視民如傷可謂慈矣五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乎

儉故能廣

顧歡曰治身愛氣則性命自延治國愛人則德化自廣

儉以修身則精神不費儉以治國則財用有餘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註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河上公曰不為天下首先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舒王曰不敢為天下先則物莫為之先故能成其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

矣

御註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眾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顧歡曰棄捨慈悲且為勇敢謂負氣輕死以不懼為勇不寶其氣而捨散其精不愛其人而廣用其力舍其後已但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死地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註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唐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眾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註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河上公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



使能自營助也

王元澤曰三寶皆以慈為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故也

此章言道大而為寶者三三寶之中以慈為本故篇終言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盧裕曰士者將帥不武謂不以武凌人

呂吉甫曰士之為言事道而以將人為任也事道則不爭勝將人則用人之力何所

事武

若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善戰者不怒

御註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河上公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曾絕禍

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舒王曰不怒則善戰

呂吉甫曰為士而無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固其

宜也

戰危事也善戰者弔民伐罪而已豈有私怒以用危事而害民者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也

善勝敵者不爭

御註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彌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河上公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

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

劉仁會曰德感物賓故曰勝敵兵刃不交

故曰不爭

爭逆德也不爭而勝乃為善也兵貴伐謀不重交刃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善用

兵者不戰而勝善之善也

善用人者為之下

御註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辨雖窮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為之使

河上公曰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下也

纂微曰善用人者以謙不以力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

是謂不爭之德

呂吉甫曰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是謂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註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智也

呂吉甫曰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人樂為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御註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此章言善為士者不武夫不怒不爭用人

之力是不武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故可以配天無為而無以加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御註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客者也

顧歡曰在國先舉在陣先動為主和而不

唱迫而後動為客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順天應人以自全保既不先舉是不為主不得已而用是故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御註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呂吉甫曰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

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

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

王元澤曰不勇於殺伐

是謂行無行

御註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唐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

與無行同矣



張君相曰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動

雖行無行

王元澤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唐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善戰者不怒若

無臂可攘

仍無敵

御註善勝敵者不爭

顏歡曰仍引也人既服德則班師振旅雖

欲引敵無敵可引

執無兵

御註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唐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教今已慈和為主

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王元澤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

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成玄英曰內明敵前境也輕染諸塵則致

三塗之禍

輕敵則幾喪吾寶

成玄英曰幾盡也輕敵則好勇而不慈廣

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盡失前三寶

呂吉甫曰苟為不能出於無為知主而不

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

喪吾之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唐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

哀於人者勝

王元澤曰哀憐之心慈也慈故能勇所以

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之言兵刃相敵也

此章言用兵出於不得已故為客退尺不

敢輕敵恐喪其實故舉兵相加慈哀於人

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註道炁而易見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

而易守之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

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

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爾

蘇子由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用見

於起居飲食之間爾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易則易知近則易行以其至易也非思慮擬議之所能喻所謂不慮而知也以其至近也非步驟遲速之所能至所謂不行而至也用智以知之則淺矣故天下莫能知用力以行之則莫能至故天下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御註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言以無言為宗事以無事為君得其宗而易知識其君而易行天下不能知不能行者不知其宗與君而已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蘇子由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河上公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

為貴也

纂微曰至道之言有宗有君惟明者知之故希少矣

惟知者少此所以為貴也使淺識以知聖

人則豈足貴邪

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河上公曰被褐者薄外懷王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王者實其真也

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王而不顯故難知而為貴也

褐者麤淺之服王者精貴之寶被褐者顯藏於外和光同塵若愚若昏不殊於俗懷王者藏寶於內懷道抱德匿名藏譽不示



於人與珉中玉表者異矣莊子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以相示也此章言道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夫惟有宗與君是以知者少也聖人所以難知者實此道而被褐故爾

知不知上卷六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呂吉甫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矣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矣  
溫公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唐明皇曰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

強知所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呂吉甫曰夫惟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王元澤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此章言道本無知知其不知為上不知而用知以知之則為病聖人之不病者知知之為病而反乎無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也

成玄英曰內明威刑也所謂經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鄢之刑法也言一

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則

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劉仲平曰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有威可畏謂之威衆人不知畏天之威則

無所不爲此天之大降其威虐而禍罰所加也故曰大威至矣書曰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無狹其所居

御註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唐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無厭其所生

御註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且畫之所爲有桎亡之矣桎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大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河上公曰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辟滿腹爲伐命散神也

劉仲平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

命也故聖人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

王元澤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彼聖人不然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河上公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淡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也顧歡曰人不厭生生不厭人人不棄道道不棄人故曰生與人相保人與道相得

西昇經曰神常愛人人不愛神若人不厭其精神則精神居之而不去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河上公曰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



自貴高榮名於世

呂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畜而不自貴以遺其生畜而遺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

劉進喜曰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

明以自知而不自見以矜能則其性廣而物不能蔽所謂無狹其所居也仁以自愛而不自貴以賤物則其生全而物莫能傷所謂無厭其所生也夫然則宜至於天<sub>○</sub>之威乎

故去彼取此

顧歡曰去彼見貴則威罰外消取此知愛則生道內足

此章言上失其大道之化民亡其性命之真故雖有可畏之威而弗畏也唯無狹其居以盡性無厭其生以至命豈有干威者乎是以去彼見貴取此知愛亦使民廣其居而不狹保其生而不厭也聖人去取灼

可見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顧歡曰不懼曰勇必果曰敢謂見威不懼必果無回強梁使氣殺身之術

成玄英曰勇謂猛進也敢謂果決也殺謂死滅也言進必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羅什曰心定所行果而望得真去邪來遂獲其罪故言殺

勇於不敢則活

羅什曰行柔弱唯善是與則獲其利言活活長生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則長生顧歡曰謂獨立不懼不敢有為守柔盡順活身之道

舒王曰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於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殺勇於不敢以必不必故無兵而活

呂吉甫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也故曰勇於敢則殺

致其柔弱而無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  
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此兩者或利或害

河上公曰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  
殺身為害

王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  
或利或害也

呂吉甫曰勇於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  
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  
其中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註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  
惡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註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  
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註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  
與之歸而不迂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  
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

善勝

唐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  
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  
於勝

不言而善應

王元澤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福善禍淫酬酢萬變無一不生

劉仁會曰寂寞無聲故曰不言有感則報  
故言善應

不召而自來

御註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  
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  
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緘然而善謀

蔡子晃曰雖坦蕩平夷善能謀圖善惡毫  
分不差

王元澤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註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  
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



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曹道冲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踈略物無漏者

包羅上下六合萬物不能逃其內者天網也恢恢甚大雖則踈略賞善禍淫毫分不失此章言勇於敢與不敢夫勇敢者天之所惡雖聖人猶難於勇敢下文言天道謙虛當視以為法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顧歡曰奈何猶如何也道德陵夷刑罰深酷則生不足懷死不足畏人不畏死本由刑政之苛如不慕大德以生人更設嚴刑以懼物民將抵冒而終不化修已奢淫則精窮氣竭萬神交落動之死地不能制情遣欲更為險行驚神

上失其道民無常心以抵冒法禁何死之畏上猶以死懼之斬鋸制焉繩墨殺焉而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御註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河上公曰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刑罰

王弼曰詭異亂真謂之奇也

常有司殺者殺

唐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司殺者殺之

杜光庭曰司主也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較焉天

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此四司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河上公曰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河上公曰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

木也必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其手代天

殺者失其紀綱不得其紀綱則反受其殃

也

呂吉甫曰聖人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

常有司殺者殺勿代之而已矣何謂常有

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者有

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

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其手者則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

此章言民無常心而不畏死當先化之以

道不可威之以刑若民畏死而為奇者誅

之孰敢有犯然不可以自殺而有天之司殺者若代殺之是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悲七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御註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呂吉甫曰一夫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耶

王元澤曰張官賦祿制禮用則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

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御註政煩則姦偽滋起民失其朴

劉進喜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事簡簡則

易從煩則難治六情難制由一心之有為

呂吉甫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矣難

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為故

難耶

王元澤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

彫巧偽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

其驗也

無為而治者舜之所以為帝垂拱而治者

武之所以為王帝王與成皆原於此經曰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纂微曰賦重政煩民亡本業則競求寶貨

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求養生之具

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

者故曰是以輕死

呂吉甫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

生生之厚故輕死耶

溫公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

其生

矜生太厚欲利甚勤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御註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

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  
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  
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  
罰家給人足晝夜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  
王之極功也

此章言賦重政煩民亡本業是以輕死此  
三事皆以末傷本者也貴生則異於輕死  
無以生為則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河上公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人

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河上公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上公曰和氣散也

嚴遵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

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折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河上公曰以其上二事觀之則知堅強者

死柔弱生

唐明皇曰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  
梁者亡身失性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  
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

而死柔弱而生而沉體無形之道而不致

於柔弱其可得乎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御註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真曰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

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

霸而遽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

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兵皆多至

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

此皆兵強則不勝之驗也

兵恃其強則必驕矜驕矜者敗亡之道也

秦皇至強不二世而亡項氏暴強不旋踵

而滅



木強則共

御註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林木茂而斧斤至木強則伐而共之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御註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此莊子以濡弱謙下為表

仰觀乎天天積氣而在上地積形而在下遠取諸物木條柔而在上幹堅強而在下以此推之則堅強居下柔弱處上可知矣是篇泛論人物皆以柔弱生堅強者死欲全生道者可不鑒茲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御註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叙  
兼遵曰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絃高急者寬而

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捍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之道

張君相曰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今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下不高中前期也為行之道亦務中平太高則眾所不容傷下則非議所聚抑高舉下合理源也

唐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宇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註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註人心排下而進上虛榮獨而畏高明王元澤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河上公曰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強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御註不虛瑩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  
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河上公曰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  
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也  
王元澤曰有道者與天合道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羅什曰得此虛通而無思無慮豈有心智  
而欲貴已之賢能不恃其爲無自伐之心  
不居其功無自滿之志恃爲處功則見賢  
見賢則是以有餘自奉招損之道也

此章言天之道以中爲至故抑高舉下損  
有餘補不足聖人法天不恃爲處功以示  
其賢故受益而無損非知天者不能與此

###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物唯水能因物之曲直  
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  
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  
爲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

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  
水是其無以易之也  
水隨物萬變而不易已者以其柔弱故也  
人能體此雖應萬殊之變而吾心常一故  
能勝物而不傷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河上公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水能滅火  
陰能消陽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取  
謙早好強梁

是以聖人言

謂下文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  
王

王元澤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  
德也受國不祥其納汙守辱之義乎

引萬方之罪歸己是受國之垢濁也故爲  
一國之君主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  
也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王元澤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



之至正

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故先舉水以為喻後引聖人言以信之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呂吉甫曰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

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

人君不能無為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怨惡並興人君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怨柰何姦詐愈甚而怨惡益多則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上公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

陸希聲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爾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

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之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曰不責於人是故不罰不責何怨何和

王弼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

呂吉甫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鏃干雖有伎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牛馬者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為悅乎

王元澤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券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券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契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王元澤曰不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嚴仙曰求諸己有德之君司察契信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

河上公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嚴仙曰求諸人舒王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

以為無德也

徹通也無德者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欺故曰樂通物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註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呂吉甫曰無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王元澤曰唯天無心但善則與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此章言有心和怨不若無心司契和怨則必有餘怨司契則不責於人天道無親唯善則與是亦執左契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上公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示儉約不奢泰民雖眾若寡少不敢勞也

臧玄靜曰土地不多為小國士卒不眾為寡民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



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小制國則事簡寡聚民則民淳事簡民淳可以復太古之治矣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舒王曰夫民之寡則吾之用亦狹矣故小國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不用矣

王元澤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百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

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河上公曰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元澤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

重死者不輕生也與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者異矣不遠徙者安其居也與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者異矣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註無絕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纂微曰豹不爲舟以濟於水斲輪爲輿以通於陸蓋適遠之用也無爲之世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本絕往來何所乘用

張君相曰兵以討逆武以靜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內明舟輿以喻小乘甲兵以喻小智行人心安實相廢而不用

王元澤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內則無遠遊

交戰之患

曹道冲曰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王元澤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唐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結繩之用矣

疏曰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世人人淳樸文字既興詐僞日漸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曰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御註耕而食織而衣舍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唐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不

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元澤曰此盡性之治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老子大聖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

義終焉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教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

夫道與世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道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

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管清磬而加之朱絃既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亦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而火始王而金氣已生於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



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彼也則其肯煩事為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汲而不言猶屏玄水徹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而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近而不交無求之至也是篇言小國家民則事簡民淳可復太古之治自結繩而下皆太古之治也誠舉是書以化民其効可以如此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舒王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夫治天下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死而不相往來則治之極復收斂而歸於道故次之

以信言不美

王元澤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口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盜言孔甘甘者味之美者也貌言華也華者色之美者也巧言如簧簧者聲之美者也信言者以道而言也淡乎無味而非道也言無華綺而非貌也言無韻麗而非簧也此所以不美歟

美言不信

河上公曰美言者滋美之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

舒王曰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故美言不信

王元澤曰離道而語事物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善行道者無辯說

辯者不善

唐明皇曰空滯辯說故不善  
王元澤曰言以明道而已道要不煩何用

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御註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經曰少則得  
纂微曰夫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  
根本得其要而已矣何必博乎所謂少則

得

博者不知

御註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  
不必知辨之不必慧

河上公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

蘇子由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而日

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不積

王弼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王元澤曰為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

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

矣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

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

明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曹道沖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

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不積

亦虛而已虛故足以應羣實而不屈所以

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

卷七

十六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註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  
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虛裕曰人道利於此者或害於彼天道均

平故有利無害

顧歡曰善者得道以成惡者得道以化同

歸乎一利而不害

天法道故春夏生之育之秋冬成之熟之

是利而不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呂吉甫曰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

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無有不契是信也

然而下士聞而笑之天下以為似不肖是

不美也言之至近其指至遠是善也然而

非以言為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無知是



知也而其約不離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既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為不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有所不利者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聖法天雖為也而為出於無為化成一事就不與物爭故能全其聖功也此章總叙作經之旨體道而言也道淡無味故不美言以明道故不辯道要不煩故不博聖人體道故不積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故愈有愈多天法道故利而不害聖法天故為而不爭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利物而不爭故以此終焉。

道德一合論

未形之先道與德俱實既形之後道與德俱顯孰為道乎物莫不由者是已孰為德乎道之在我者是已自其異者視之道之與德雖有兩名自其同者視之道之與德不離一致道降為德而德未始外乎道德出於道而道未始外乎德南華經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自其一未形而言謂之道自其物得以生而言謂之德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道德合則渾而為一離則散而為二今言道德經者是也言道經德經者非也後人見上經之首取其道可道因名為道經也下經之首取其上德不德因名為德經也茲道德之所以分裂歟上經止言其道何以言乳德之容唯道是從是道不離於德也若下經止言其德何以言道生之德畜之是德不離於道也以經考之道德相須不可偏舉嘗試論之夫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

居後故處於下道德合而為一不可分而為二也西昇經云道德一合與道通也南華經云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以是推之道德相須而不相離也明矣

司馬溫公述要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十二

○





# 老子廣齋口義

五子曰義元初麻沙本也世人注目為宋刊原有宋刊世頗罕見若明代編本則又遜此矣此本曾藏李蒲汀孫淵如袁淑六諸家袁為湘中藏宋書大家曾見其所藏宋槧數種咸精確也此本經其宋定洵足錄也今歸

勞仰先生屬為揭櫫爰紀數言壬戌十月袁克文



老子廣齋口義 跋 發題

老子廣齋口義發題

廣齋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要見於禮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天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其愈難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書易



老子屬齋口義上

屬齋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虛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繞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

王導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疑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老子屬齋口義發題

要於誕說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顧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

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出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



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當於無時就無一  
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  
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發於山川  
之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  
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  
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  
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  
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

老子上

四

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  
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  
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  
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音章第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  
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  
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  
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  
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  
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  
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欲聖人以無為而  
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  
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  
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  
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  
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

老子

五

居故以萬物作為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  
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  
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近於異端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  
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  
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二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  
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



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焉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貴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

太上

六

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冲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

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

太上

七

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



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着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蓋者索之管也索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索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况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脩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

老子

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



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  
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  
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  
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  
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

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  
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  
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  
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  
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  
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  
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  
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  
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  
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  
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  
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  
揣治也銳錐也治器而至於極錐極銳無有不折不  
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  
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  
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  
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  
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氣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門開闔能無離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  
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  
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  
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一抱者合也



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

老子

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老子廣齋口義 卷上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貞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驅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龍辱章第十三

龍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龍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

三七一



之若鷲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龍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龍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為貴身不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

老一

十四

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句謂自有兩意乃古交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耳

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二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

老一

十五

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



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考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矣涉川難涉之意也後容與之與也運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鄰而不敢有為也容者不自出之意慮凝定也渙舒散也若冰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方其有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

老上

十六

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至矣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

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竅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云云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

老上

十七

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不知之其下不知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言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



絕學章第十  
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老上

十八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滿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益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

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老上

十九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若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為道日損為學日益此等字義不可與儒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絕學而歸之無則無憂矣唯阿皆詬也人之學者以善為勝惡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



名無之此即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之意雖然  
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為而何嘗無所畏凡  
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皆以為不足畏則其  
為荒亂何所窮極荒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  
達空撥因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  
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眾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  
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前  
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  
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着迹也此我之  
所以異於眾人也眾入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  
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  
貌此意蓋謂我之為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  
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  
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乘  
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為也眾入皆有為而我甘於  
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其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  
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  
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恍惚其中  
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矜兮真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  
用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  
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  
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守義觀  
之若欲合之孔子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

老上

北下

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  
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  
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  
萬善皆由此出眾甫眾美也閱歷闡也萬善往來皆  
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眾甫之所自出吾何以  
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感是以聖  
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



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感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紬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為天下之法式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前句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

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由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二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

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為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着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相着也跨者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者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

六上

六甲

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求反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

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着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胸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

六上

六五

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天  
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  
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着迹矣聖人雖異  
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  
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  
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  
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滑  
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  
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  
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  
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  
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  
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  
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老上

北六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  
無歎也知字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谿谷在下水所  
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為式也常德即  
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  
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  
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  
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  
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  
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  
強或羸或載或隲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  
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為善  
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  
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為者則必敗執者則

老上

北上



必矣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嗚呼者聽其自嗚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是皆自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其甚者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其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意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物老其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苗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

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首德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君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為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之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



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為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以殺人為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賢使

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老君義

卷一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

50 下 平 黃 帝 曰 年 三 十 五 歲 6 夏 之 日



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  
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家類也萬物皆  
蒙賴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  
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  
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  
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  
雌為天下裕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

老子義上

卅二

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  
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執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  
矣乎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食  
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  
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  
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  
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  
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善也

將欲喻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  
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  
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  
喻歛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與必有廢得必有  
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  
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也言雖微而其易見  
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  
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  
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為用  
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  
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  
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  
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然而  
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  
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為之



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而變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  
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  
不可拈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  
欲則靜靜則天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  
勿字意用功處也

卅四

老子廣齋口義上



老子廣齋口義下

庸 齋 林 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  
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  
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為  
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  
為而無以為即無為而無不為也以者有心也無以  
為是無心而為之也下德之有以為則為有心矣既  
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以  
仁為上德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為下德也老  
子之學以禮為強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  
禮則禮為愈下矣為之而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之  
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之強製拽之也只是



形言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爭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強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為出於人偽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為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以此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為禮而為道也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二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盈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寧而

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高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靈靈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烈猶周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靈顯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顯廢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殺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

老子下

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曹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為輪為轂為輻為衡為軾遂無車矣車遂為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碌碌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  
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  
為用強以弱為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  
此造語文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  
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  
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  
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  
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美道若  
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實若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  
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  
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遠之論文且曰  
人笑之則以為喜况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

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  
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也明道若昧惟  
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  
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揚子所謂以退為進  
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  
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  
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籍  
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而為之以  
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實若若渝其實之質純一而  
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

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  
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  
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  
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  
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  
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  
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  
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  
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  
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  
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  
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冲虛之理行乎其間所  
以為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  
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生者皆

冲虛之和氣學道者為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  
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  
以為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  
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人之所教猶言  
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  
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  
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眾人之  
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為師也故曰吾將以為  
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  
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  
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  
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脈得行之無隙之際而日  
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  
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  
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  
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孰貴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  
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者身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  
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  
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日  
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  
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  
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  
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者缺其用不故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已若獨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勝者靜勝執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窮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枉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氣必寒靜之勝者其氣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方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循曰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肯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其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自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為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則日日求自益為道則日日求自損故前章絕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黜聰明墮肢體去智與故則損之又損則可以無為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亦足以戒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問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

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非以其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惻惻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於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二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善於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微妙處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從

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為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超於死地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超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為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超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善聞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



於深山而不遇兇虜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兇所以不能觸虜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入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

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



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危不可  
矣所見者大能歛而小則為至明所至者剛退而守  
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  
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  
知用而不知藏則道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  
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資財有  
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執而不化  
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為皆有道者之所畏也故曰  
惟施是畏夷平也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  
行斜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其整除治  
也為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甚蕪倉粟  
皆虛而且以文采為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  
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  
譬喻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  
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  
等處可謂工絕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  
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  
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長上音

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  
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  
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

實而無偽脩諸家則積而有餘慶脩諸鄉則為一鄉  
之所尊脩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脩諸天下則其及  
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  
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  
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  
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此道而觀則天下  
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  
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



號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其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畜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  
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  
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  
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酸  
亦作者精氣盛也酸赤子之命原也終日號號而其  
嗑不嗔者心無喜怒哀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嗔氣逆也  
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  
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

老下

十七

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  
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長  
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長志動氣也強者  
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以此為強無有  
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速已  
之而勿為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  
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言也必塞兌閉門  
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礪之使無圭角必解其  
紛而條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  
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  
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疏  
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老下

十七

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  
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下之  
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  
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入世便利  
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槔機械等物是  
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  
言有心之害也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為好



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惡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削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自樂也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善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

或為奇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久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惟聖人之為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不削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削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耀光之耀者也此皆藏有於無之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又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為國而長久世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抵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抵元氣之母也又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寸之道皆是不擾



而已以道莅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  
 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履地則職職聖人則職教  
 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  
 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  
 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此主於陰而不干於  
 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為然也地盡地之道不  
 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  
 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  
 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為陰  
 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

老子義下

二十

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  
 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  
 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牝以靜  
 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  
 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  
 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

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  
 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  
 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為道故曰以靜為下以大  
 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  
 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  
 意不過欲鐫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  
 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  
 為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  
 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此解者  
 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

老子義下

廿一

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  
 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  
 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非以非求故為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奧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  
 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為善人者有道之  
 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



之此即中以養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  
能為美言以相悅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  
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  
嘗絕於天下然則人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  
邪美言可以市市者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  
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  
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  
此二句蓋謂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為善拱璧  
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  
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老子義

北二

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  
仁由已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  
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  
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  
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  
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後能  
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  
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  
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  
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  
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  
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  
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  
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  
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

老子義

北三

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  
非以輕易為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  
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



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  
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則易散及其已盛  
則難散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  
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  
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  
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  
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  
於為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  
於斯世其所為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

老子曰義下

六四

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  
則無敗事矣眾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眾人之所  
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喻語也眾人之所不  
學者聖人學之眾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  
之復反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  
有不敢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為道者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  
道式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

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  
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  
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  
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為國之害蓋上  
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  
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  
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能知此  
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嘆美之辭也反  
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

老子曰義下

六五

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  
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  
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  
後之稽乎眾會已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



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獲且  
如此况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當耳聖人雖處天下  
之上而民不以為害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為  
害已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  
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  
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  
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老子口義下

廿六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為喻亦前章  
不穀孤寡之意天下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  
大惟大故似不肖至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  
也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所肖  
象則為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  
時俗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  
添也夫字皆誤也三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  
人人有貴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

敢先故為天下之長卒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  
語儉取歛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  
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  
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  
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交物而動也  
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以心聞也守猶莊子曰純氣  
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  
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  
慈衛天所治也此語儼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  
者天誘其策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

老子口義下

廿七

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  
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  
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為對也用人為之下即  
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  
之德可以配天可以配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  
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為喻也。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為行，以不攪為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為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實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寶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感然不以用兵為喜也。擊鼓其鐃，踴躍用兵，則悲哀者矣。此章全是以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厥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其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其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嘆時之不知己也。宗主也。君亦主也。眾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舉世之事，道為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是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

惟無知，如不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笑不足以為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己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為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教之辭，言不可於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



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不及狹字  
文法也雖聖人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  
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衆人狹厭  
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  
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

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

老子義下

三十一

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  
其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  
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  
故嘆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  
以此道為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  
惟不言而自有威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  
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  
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恢恢雖甚疎闊而無有漏  
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一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  
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

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苛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布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善其者皆非  
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  
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苛  
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  
執而殺之孰敢今苛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

老子義下

三十二

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  
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  
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  
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則鮮有不  
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也此章亦因常時嘗  
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  
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  
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上好智則民愈難治  
此兩句亦借喻也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  
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身  
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  
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  
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  
草木之生死為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  
喻之兵之情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  
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  
為下共猶冢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  
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以奉有餘能者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也  
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  
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自損而自下者必舉  
自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  
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  
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  
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孰能有餘以奉天下  
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  
人所以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  
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  
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  
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  
若反

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強毋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  
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  
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



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  
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為社稷主  
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為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  
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  
天下求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  
可受之受也似反一卅之常言其實正論故曰正言  
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云為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美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老子口義下

卅甲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  
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  
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  
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  
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  
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  
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  
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  
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  
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  
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  
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  
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  
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  
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  
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為惡而

老子口義下

卅五

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  
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含書契而用  
結繩復於素朴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居而樂俗鄰國雖近  
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  
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  
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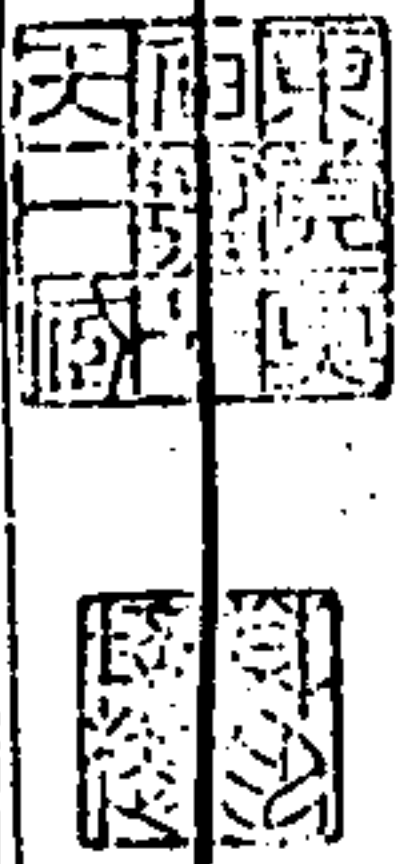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真寶之書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其寶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猶天道然虛而不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為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批六

老子虛齋口義下



孫淵如先生星衍孫祠書目載老子虛齋口義二卷宋本孫祠藏書於洪楊亂後大半歸之湘潭袁漱六若瑛此本卷首有袁氏卧室盧藏書孫氏萬卷樓印兩印記蓋印祠目所載之本也其寂初藏印為濮陽李廷相書屋記案廷相字蒲汀宏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贈太子太保謚文敏有蒲汀書目一卷行於世亦當時一大藏家也重裱既成因識其收藏源流於此庫中八月嬰庵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宜齋 卮氏

前漢書壽寧教南音壽寧觀長講果范應元集註直解

道可道章第一

常以之道自然而然万物得之以生而不知老氏應運說經垂世立教始與標名故以道可道章為首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自然之理万物之所由也傳奕云大也通也韓康伯云无不通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

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必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夫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无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然後久而无弊矣故

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以自然之道也夫

常以自然之道有而无形无而有精其大

无外故大无不包其小无内故細无不入

无不通也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人

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

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

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

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

發明之既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

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以自然之

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

心之初也蘇子由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

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介今夫仁義

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

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

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

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

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



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万物生來未嘗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著名以分別之尔万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為万物之母而无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蘇曰道不可道而况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无名天地之始

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有名万物之母

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万物之母而无形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因其无名強為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探其无名以復其初也

故常无欲以觀其妙

常无絕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无形无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无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為万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真體

雖至虛而物无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一理包乎万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古本并河上公曰弱李若愚張君相常无上並有故字音辯

玄常无常有合作斷句

常有欲以觀其微音常有絕句觀平聲微循也境也河上公曰

歸也。大道自然化生万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

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為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万物形雖不同而理无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万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兩者常无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无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无无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為无則万化動之而出以道為有则无形无聲常常不



變故曰常无常有也无有之上俱着一常字乃指其本則有无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无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无自其著見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微是顯合而言之无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微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无貫顯微合同異而為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與微相通物與我混融表裏洞然本无留礙亦无差別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以自然之道本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无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无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无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万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寢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

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內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已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万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為万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无同異得意忘言昇玄極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天下皆知章第二

道常无為初无美惡纔涉有為便有美惡貴在无為而成不言而信故次之以天下皆知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枯本

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為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為美善也儻矜之以為美伐之以為



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為對善與不善為對是以聖人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无為

之事者體道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聖人則虚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无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

万物依焉而不為始也

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

而後應故不為始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夫惟不處是以不處

為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為已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

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不尚賢章第三 有美則有惡有尚則有爭不若使民无

知无欲故次之以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平

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

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泆

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公曰賢為世俗之賢不尚者

不貴之以祿不尊之以位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為盜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欲貪也亂紊也音辯云古本皆有民字。不見有可貪之事物則民心自然一紊亂矣蘇曰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无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志乎上无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去者不敢為也

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為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為也

為无為則无不為矣

无不為得奕孫登同古本河上公作无不

治亦通今存古本。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為出於无為也為出於无為則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乃无不為矣

道冲章第四

能用道則无偏尚故銳自挫紛自解光自和塵自同而无爭矣故次之道冲章道冲而用之又不足淵兮似万物之宗

冲虚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虚通而用之又不足以其

无形也然而淵深莫測似万物之尊祖也

**蘇**曰夫道冲然至无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川之廣无所不徧以其无形故似不足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万物宗

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万物之宗祖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言我不知道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蘇**曰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无也故曰此豈帝之先邪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能用道則能守中能守中則德合於天地矣故次之以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為芻狗

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万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

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万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音辯  
玄芻狗束草為狗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万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俞出囊底曰橐籥竹管曰籥冷煉之處用籥以接

囊橐之風无吹鑪中之火出者曲也  
玄俞羊朱切傳引廣雅玄益也漢史有

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无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籥風之俞動則此籥无之俞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未嘗言仁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万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无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无偏曲則万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天地之間虚无為和而妙用莫測生育无窮故次之以谷神不死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猶言虚靈也不死猶言无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虚靈无極此乃生物之北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傳云幽而通也曰馬温公



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无形也虛而无形尚无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闢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忒生育无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

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无根之根也玄牝之門无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蘇曰玄牝之門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万物自是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无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无窮以爲本无孰主此身以爲本有竟居何所

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湏認得谷神方可蘇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谷神不死故能生育天地无私故能長久故次之以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无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无爭不與物爲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邪余遮切疑辭。謂聖人謙下无爭非以其无私邪此言其實无私也而人自然尊



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无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

**蘇**曰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万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介聖人亦衆人介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无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

道則固然介

上善若水章第八

天地不自生而長生聖人无私而私自成蓋上善若水而利物又能不爭而无尤故次之以上善若水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爭居衆人之所

惡法故幾評於道枯

幾近也水之爲物得天一之炁无定形而靡不通故潤万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

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无凶悔吝

**蘇**曰一本道下有矣字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陰陽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

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

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

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

政善治者德惟无私事善能者无所不通

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

惟不爭是以无過而全德盡善也

**蘇**曰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



故兼七善而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水能善利万物而不爭人當功成名遂而身退故次之以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已止也揣初委丁果二切度也。滿則溢

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

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

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无盈則无所用持而无銳則无所用揣矣

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室字嚴遵楊字王同古本遺贈也。貪

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

曰富當極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

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

及之老子之言万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

天之道也

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况於人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能功成名遂而身退者則為而不恃也

故次之以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營魄鬼魄也内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鬼靜以鎮形之謂魄

曰營魄鬼魄也。鬼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

鬼魄抱道之一頃刻无離人能之乎

專无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无以致和柔俾常

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

之无瑕疵鑑之无塵垢則真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

愛民治國能无以知乎

同古本。謂抱一專无滌除等

王弼孫登

同古本。謂抱一專无滌除等



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  
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  
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  
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  
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  
能之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  
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為出應已為入  
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

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

天門弗開矣成之矣註亦云天門者心也

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

義河上公注註皆作為雌一本或作无  
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  
也理亦當作為雌○謂吾之心即天之心

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雌柔使神氣和  
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

明白四達能无以為乎古本

明白虛也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

四達皇皇感而後應應而常虛无以私意  
為之人能之乎蓋此心无為而无不為也  
无為是本无不為是未然本末一貫得其  
本則以一行万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  
万歸一而无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  
自歸一尔

生之畜辯六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是謂玄德

畜養本也○謂万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  
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為已有為之而不

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為之主故万物各

得其所以然而化之是以百姓

聖人體是道而无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

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辯曰其道既足以生  
畜万物又能不有恃不宰雖有大德而

物莫知之也故曰玄德

三十幅章第十一

能抱一則知无形之用也故次之以三

十幅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輻車輞也說文輪輳也輳輻所繫也无字絕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處乃有車之用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方牖以為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枯

埴尸連切和也埴說文粘土也謂埴和粘土以為器也半門曰戶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

其无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蹊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

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无形之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介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无形者之以為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万物皆然也

五色章第十二  
能知无形之用者則為腹不為目矣故

次之以五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知鮮能反照於无色之色可謂音矣五音角徵宮商羽也人多以聽聲為聰而鮮能反聽於无聲之聲可謂聾矣五味酸苦甘辛鹹也人多以嗜味為美而鮮能反味於无味之味可謂差失矣。六莢差失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本心虛靜則聖不可知馳騁田獵則心逐禽獸發而為狂貴難得之貨則妨守道之行為腹者守道也為目者逐物也去撒也聖人為內而不為外矣焉肯玩好哉故去彼色聲香味田獵好貨之事而取此虛通之道也然去者非區區去物也但不貪愛也雖有五色畢陳五音畢奏五味畢獻難得之貨畢呈至於田獵之事有時乎因除害而為之皆不足以撓其心蓋中有去外取內之道也



寵辱章第十三

為腹不為目則知貴身愛身之道而无辱矣故次之以寵辱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

謂寵為辱根身為患本人多不悟故發明之驚若身之義具在下文何謂寵辱發

問也答曰辱因寵至是寵為辱根故寵為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得寵為榮失寵為辱有寵易有辱是以功者非特失寵若驚其得寵亦若驚至於功

成名遂而身退故无辱也此所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何謂貴大患若身者猶言不輕大患如不輕此身也儻輕患而不慮患輕身而不修

身則自取危亡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終身无患也苟字應言父

司馬公同古本不言人有大患而言吾有大患者假身以喻人也此復答曰吾之所

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蓋此身一墮濁

世事物交攻乃大患之本也苟吾无身吾有何患是知有身斯有患也然則既有此身則當貴之愛之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不縱情欲俾之无患可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

一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按莊子在宥篇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大意與古本同○故貴以身

為天下者不輕身以徇物也愛以身為天下者不危身以擷患也託付也寄寓也先

不輕身以徇物則可以付天下於自然而各安其安能不危身以擷患然後可以寓

天下而无患矣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知貴身愛身則可執古之道御今之有故次之以視之不見章



視之不見名曰幾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幾字孫登王弼同古本傳奕云幾者幽而

无象也希陸德明云疏也靜也搏手擊也

混合也○道无色視之不可見故名之曰

幾道无聲聽之不可聞故名之曰希道无

形搏之不可得故名之曰微此幾希微三

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故合而為一河上

**公**曰夫无色无聲无形口不能言書不能

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在上者多明在下者多昧唯此道則

在上而不明在下而不昧蘇曰物之有形

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

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

繩繩全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此道繩繩而不絕然而終不可名也故復

歸於无物蘇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

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

无也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芴芴枯

音芴云芴音忽芴虛往切於无非无曰芴

於有非有曰芴莊南子揚雄傳奕同古本

莊子至樂篇曰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

之寧故兩无為相合万物皆化芴乎芴乎

而无從出乎芴乎芴乎而无有象乎万物

職職皆從无為殖芴字在莊子註中音荒

又呼晃反○謂道不可以狀言而万狀由

之而著故曰无狀之狀道不可以象言而

万象由之而見故曰无物之象道不可以

有无言是謂芴芴則於无非无芴則於

有非有也蘇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无狀

之狀无物之象皆非无也有无不可名故

謂之芴芴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於无非无於有非有故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蘇曰道无所不在故前後不

見一作故无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以理今之事物也能知自古生物之始  
此乃常道之綱紀執古道以御今如網有  
綱紀而不紊也此章有專就修養上解者  
謂幾為神希為精微為烝然必識此道可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執古御今之道在乎不盈故次之以古  
之善為士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夫惟不  
可測故強為之容枯

善為士者謂善能體道之人也惟其善能

體道故其心微妙而與物冥通淵深而不  
可測也今有若人豈讓於古夫惟不可測  
故強為之容為士之形容謂下文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去兮若畏四鄰

古本下七句皆有兮字○豫象屬先事而  
疑此形容善為士者循理應物審於始而  
不躁進也猶獲屬後事而疑此形容善為  
士者應物既已而尚若畏四鄰蓋謹於終  
而常不放肆也

儼兮其若容枯

容一作容非也○謂貞重而若正顏容也

**蘇**曰无所不欽未嘗情也

渙兮若水之將釋躬兮其若朴

融而化也厚而純也

曠兮其若谷渾聲兮其若濁

虛而通也不殊俗也已上皆言若者謂善  
為士者形諸外有如此而其中則不可得  
而測也

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

靖一作靜然靖訓安接下文義相貫而字

**王弼**同古本○謂心雖應物而誰能濁之  
以其能安定之而徐自清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

以字絕句○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  
復應物哉感之而徐自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保守此道者常虛其心不欲使人欲充塞  
其中也夫惟虛故能循自然之理以應万  
變而依然如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不盈之道雖歿身而不殆故次之以致

虛極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復音服反也○吾心之物本來虛

靜出乎自然初不待致之守之速乎感物

而動則致守之功不容一息間斷矣是以

老子教人致虛守靜致虛之守靜之篤

則不離於初不離於初則萬物並動而吾

能以是觀其復歸於虛靜也夫惟虛靜然

後能動而有常在易陰極而一陽反生於

下謂之復復則生生之道常久而不已也

蓋動自靜來動極復靜矣非虛極而靜篤

者不能觀之雖然致虛守靜非謂絕物離

人也萬物无足以撓吾本心者此真所謂

虛極靜篤也○**致**曰致虛不極則有未忘也

守靜不篤則動未忘也丘山雖去而微塵

未淨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

有守靜在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

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凡物歛歛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凡物歛歛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去又音運物數亂也一本作夫物芸芸莊

子在宥篇曰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字成

玄英疏去衆多也玉篇與韻略訓芸字皆

去香草也今從古本○此假物以喻人也

凡物數雖紛亂然而死有不歸其根者蓋

一陽生於子冬至也物各生其本而動至

已而其葉茂盛是陽動之極也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一陰生於午夏至也物各歸其

根而靜至亥而其葉凋零是陰靜之極也

靜極復動一陽復生於子於是乎生生之

道有常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命猶令也天所賦為命萬物受之而生也

常者久也復命則常久也在人言之根者

本心也歸根者反本心之虛靜也吾心之

初本來虛靜於此可以見道之令也即天

之所賦者故靜篤則可以復道虛通之令

而有常也然則不歸根則不能靜不能靜

則是牽於物欲不能復道虛通之令而常



父也故致虛之極在乎守靜之篤也則我  
叔符之於此心之初是以有靜虛動直明  
通公溥之說又有誠通誠復之論及主靜  
之語夫虛靜者如明鏡止水物來則通通  
而一點无私則常應而常虛靜矣豈不可  
以復命而常久也○曰苟未能自復於性  
雖止動息念以不靜非靜也故歸根然後  
為靜○愚伏讀老氏此經惟言心未嘗言  
性而子由註此經屢言性何也易繫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自是而下言性者紛紛故諸儒因孟  
軻性善之說有復性之論然原堯之授舜  
曰允執厥中老氏亦有不如守中之語舜  
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亦不言性所謂道心即本心也  
常虛常靜能應万事而不失其正者也惟  
其虛靜故微妙而難明當於其通處明之  
則得之矣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以通生之妙實根於虛靜者謂之明  
也不知此者妄動而凶遂與誠通誠復者  
異也吁草木之不夭於斤斧者猶能抱盞  
无以歸根復命而常生惟人為物靈不能  
極虛篤靜以歸根復命遂使私欲得以害  
之自失其常是反不如草木也已○  
曰不知道之常妄作奸凶巧詐則失神明  
故凶○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  
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知常容容乃公

知常以自然之道則虛通而无不包容也  
无不包容乃无私也○曰能知道之  
所常則能去情欲无所不包容也无不包  
容則公而无私眾邪莫當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以歿身不殆  
王者天下歸往之稱惟其无私故天下之  
人往而歸之王乃如天之不言而行无為  
而生不言而行无為而生乃虛通而大也  
虛通而大則常以自然常以自然則終身  
不危殆矣自知常容之後皆人欲盡淨而



天理流行何危殆之有也。河上公曰：公正則可以為天下王，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與道合同乃能長久，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无殃无咎，乃與天地俱歿不危殆也。太上章第十七。

得致虛守靜之道，則功成名遂而民皆曰：自然。故次之以太上章。

太上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太上者太古君上也，譽稱美也。○太古在

上之君无為无欲，道化流行不見其迹，下民各得其所，但知有君而已。其次之君漸不及古，仁義既彰，民雖親愛而稱美之，然朴自此散，不如相忘於道德也。河上公曰：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其次畏之，侮之。

大朴既散，人偽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雖畏之而亦侮之也。蘇曰：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故信不足，馬有不信焉。

信誠也。馬字，河上公同古本。○故上之誠

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矣。蘇曰：吾誠

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

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今其貴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兮哉。曰：三字，河上公同古本。○聖人誠信既

足，其於言也尚且貴之而不輕發，則民自

誠信矣。故功成事遂，百姓不知帝力，皆曰：

我自然。此乃相忘於道德也。河上公曰：太

古之君舉事，猶重於言，恐離道殊自然也。

功成事遂，太平也。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

厚而以為當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太古之時，上下相安，去古既遠，寔失自

然，故次之以大道廢，章。

大道廢，有仁義焉。



廢毀也仁者愛之理義者事之宜○大道未嘗廢廢之者人也自大道毀而有仁義之名也蘇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蘇曰去四句下俱有焉字

知誡惠出有大偽焉

知訓知也惠訓像也○知惠者出去質尚文使天下不任其真是以有大偽也蘇曰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万物也而以知惠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者孝慈焉國家昏亂有身臣焉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身字嚴遵王弼同

古本世本多作忠蓋避諱也○六親和則

誰非孝慈國家治則誰非身臣大道不廢則安取仁義故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然後有身臣之號亦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也大道固有常矣孰若循其自然而不知以為孝慈處其當然而不知以為身相愛而不知以為仁適宜而不知以為義平平蕩蕩由於中而不知所以

然豈不正直哉雖有智謀惠黠者出而无隙可窺无迹可徇无所容其情偽則相化而反其真矣太古之風可以復見孰謂大道可廢耶蘇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无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无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弃知蘇章第十九

大道廢而有聖知仁義功利之弊故次

之以絕聖弃知章

絕聖弃知民利百倍古

聖知本欲以利民而其末必至害民蓋聖知之迹彰則寢失无為之化也上失阮為則下多妄作民遭其害故絕弃世俗之所謂聖知之事則民百倍其利矣河上公曰絕聖弃知反无為也蘇曰非聖知不足以知道使聖知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末流



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弃知民利倍  
絕仁弃義民復暗孝慈

復反也。仁義本欲以治民而其末必至

亂民蓋仁義之名顯則寢失自然之本也

上失自然則下生人偽民鮮身良故絕弃

世俗之所謂仁義之事則民復孝慈而不

知以為孝慈矣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

愛其親者及其長也无不知敬其長也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然則孩提之童自然如

此初不知為仁義也釋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

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

利於世於是子有遺父而父有虐子此則

仁義之迹為之也故絕仁弃義則民復孝

慈絕巧弃利盜賊无有

巧利本欲以便民而其末必至撓民蓋巧

利之習勝則寢失淳朴之風也上攻巧利

則下多姦貪以至為盜故絕弃世俗之所

謂巧利之事則盜賊无有矣蓋聖知仁義

巧利非亂天下而天下後世必有斯亂故

當絕弃之也釋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  
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  
行故絕巧弃利則盜賊无有

三者以為文不足也本

王弼同古本。謂聖知仁義巧利三事所

當弃絕者以為文不足以化民當反其本

矣不可使文勝質也

故令有所屬釋曰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從古本屬釋文連也素釋文質之始也說

文木素也以譬人之質朴也莊子曰同乎

无知共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

善者有所連屬不離素朴則民見素抱朴

自然私少欲寡矣屬者接續之義謂接續

上古之素朴絕弃後世聖知仁義巧利之

事也河上公曰見素者當見素守真不尚

文飾也抱朴者當抱其質朴以示下故可

法則

絕學无憂章第二十

絕聖弃知循乎自然則无憂患故汝之



以絕學无憂章

絕學无憂

絕外學之偽循自然之真則无憂患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朱文公註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然則老氏絕學之意其使人反求諸己本然之善不至逐外失真流於偽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後世徒學於外不求諸內以致文滅質博溺心聖人有憂

之故絕外學之偽孔子未嘗不學然所學者道也故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唯上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恭應言也阿慢應言也幾上何多少何如也體道之士自然謹善无慢與惡蓋明本心元善也但循天理而發則全乎善縱人欲而發則流乎惡故老氏舉唯阿善惡相去何若教人省察之方此與舜之惟精惟一之意同未明乎道者當觀唯阿善惡未發

之時方寸湛然純乎天理无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相去多少相去何似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則知唯與善循乎天理也阿與惡發於人欲也於此治之常守本心之正去人欲以循天理剔慢為恭改惡為善則天下无餘學矣若不求之於內而徒學之於外皆偽也儻不絕偽學有甚憂者在周茂叔曰誠无為幾善惡又曰誠则无事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慢與惡逆乎天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謹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偽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為恭善之虛文內為慢惡之實事也

荒兮其未央哉

央音辯云中正也○謂衆人之荒於外學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興嘆也人不知自然之道則處事接物牽於人欲或偏或倚或過或不及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抱兮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咳

**熙熙音辯**云喜聚自太牢牛羊豕也欲以

之祭為牢以養之故皆曰牢我者老子自

稱怕音薄靜也說文无為也咳何來切張

**玄靜**與古本同集韻通作孩說文小兒笑

自一女子生周歲而能別人○聖人之心

淡然无欲謂眾人熙熙然悅樂偽學恣縱

情欲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臺而觀逐外

失真而不自覺我獨靜居情欲未兆之始

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王曰人皆溺於所

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登春臺豈然從

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怕

然不動如嬰兒之未孩也

**儻儻**兮其若不足似无所歸

此句王同古本河上公作乘乘兮若无

所歸嚴作若无所之今從古本儻力追

切說文垂貞博雅去瘦貞○聖人之心常

虛常靜无去无來故儻儻兮外无文飾其

若不足内不離道似无所歸也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聖人之心无得无失眾人皆以為學為有  
餘而我與道合同實无所得故獨若失也  
我獨愚人之心也哉泔泔兮

**音辯**云泔音困不分自世本作純純又省

獨字今從古本○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終

日如愚謂我獨愚蒙人之心也哉泔泔兮

泔然不分也

俗人皆昭昭我獨若昏

**王**同古本世本无皆字○謂俗人皆逐

境為明我獨守道如昧

俗人皆察察我獨若閔閔

古本與**傳**奕本作閔閔莫昆切有訓作昏

昧不分別者河上公及諸家並作閔閔音

同又省皆字若字韓文公古賦有獨閔閔

其獨已兮憑文章以自宣詳此閔閔字註

去一作閔閔正與此合今從古本○謂俗

人皆察察用智我獨閔閔存真

澹兮若海飄兮似无所止

**澹**音澹去音談水深自河上公作忽飄字

**梁**簡文同古本王作颺今從古本○



謂澹兮深不可測故若海也飄兮一无所  
係故似无所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謂衆人皆有用我獨頑然不變似鄙陋也

**河上公**曰以有為也頑无為也鄙若不速

也**蘇**曰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

才全德備若无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音壽**去音嗣。食音養人之物人之所

不可无者也母者指道而言也謂我所以

獨異於人者而貴求養於道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既能絕學則唯道是從也故次之以孔

德之容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容包含也。甚有德之人无不包

容其所以无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

道之為物惟甚惟芴

芴芴字註解已具第十四章。道本不可

以物言此言為物者蓋万物皆出於道也

道不可以有無言故曰惟甚惟芴

芴兮芴兮中有象兮芴兮芴兮中有物兮

**王弼**曰馬本同古本別本作其中有象其

中有物今從古本。謂以道為无則非无

以道為有則非有故曰芴兮芴兮芴兮芴

兮然而万象由斯而見万物由斯而出故

曰中有象兮中有物兮**蘇**曰道亦有无故

以芴芴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

未有不出於芴芴者也

幽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揚**同古本一本作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今從古本信說文去誠也。謂道既不可

以有無言之則幽微冥昧矣然而中有至

精也至精无妄故曰甚真則是其中有誠

信矣万物莫不由是而生人為物靈其本

心真實无妄稟不可欺能於日用之間循

乎自然之理而真實无妄則事事物物莫

不各有當行之路合乎天之道也中庸曰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周茂叔

曰誠者聖人之本文曰聖誠而已矣然則



何須外學之偽故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奚以知衆  
甫之然哉以此

自今及古同古本一作自古及

今閱如閱人之閱甫始也奚字古本此者

謂真道也。道本无名然天地人物非此

則不能生故其生天地人物之名自今及

古自然不去以閱衆始也衆始則有終道

則无始无終所以能閱衆始也老子自謂

吾奚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以此真道也

**蘇**曰聖人之所以知万物之所以然者能

體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唯道是從則可以抱一而為天下式矣

故次之以曲則全章

曲則全柱則正

正字同古本一作直○曲已以從道

則全枉已以從道則正曰聖人動必循

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

與物不迁不迁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

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敝則新

窪音蛙當作宐凹也汗下也敝敗衣也一

作弊困也當作敝。地之宐下者則水趨

之必盈此譬人之德行皆當持謙也物之

凋敝者則春生之又新此譬人之窮達皆

當循理也地與物不過无妄而已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真道一則无失外學雜則擾亂是以聖人

抱道之一為天下法曰自從少則

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也多財者惑

於守身多學者惑於所聞也抱守也式法

也聖人守一乃知万事故能為天下法式

**蘇**曰道一而已得一則无不得矣多學而

无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

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昔現彰明也。有道而不自顯露故明



有德而不自以為是故彰自稱曰伐有功而不自稱故有功自恃曰矜有所長而不自恃故長夫惟道未嘗與人爭而其尊无上其功无等其先无踰是以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見天下有好高爭先伐功矜長之人則曲已以讓之枉已以遜之不起慢辭不興惡意此非從其人也實以全吾道也惟其不競故其久也天下莫能與之競

**河上公**曰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生不危也蘇曰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誠信也○謂古之所謂曲已以從道則全者豈是虛言信全而歸之也蓋道全而生之吾當全而歸之矣蘇曰世以直為是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天所謂全者非獨全其身也乃以全身

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能抱一為天下式則无飄暴之行矣故次之以希言自然章

希言自然

**希**德明云疏也靜也○希疏之言出乎自然可以傳之无窮用之无盡也蘇曰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有其自然而強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故飄風不崇朝暴雨不崇日

飄說文去回風也蘇云疾也崇一作終假此以譬人之暴戾不能以也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以而況於人乎謂誰為此飄風暴雨乃是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以為飄暴而况人而暴戾可以以乎

**河上公**曰孰誰也天地所以忽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於人欲為暴



卒事也

既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謂人之所以從事於道者有感則有應也有道者同於有道之人有德者同於有德之人蓋道同而德合也然失道者則同於失道之人故同於道者有道者亦與之相得同於德者有德者亦與之相得而同於失者則失道者亦與之相得此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是知人之言行當踴通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也蓋踴通安靜則有踴通安靜者應之暴戾則有暴戾者應之也上之誠信不足則下亦有不誠信者應之矣曰君信不足於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既無飄暴之行則安有自見自是自伐

自矜之事哉故次之以跋有不立章跋者不立跋者不行

跋者不立跋者不行

跋去智切舉踵也踳枯化切越也。立而跋欲高於人也然豈可以立邪行而踳欲越於人也然豈可以行邪跋也踳也以譬人之好高爭先所立所行不正不可以常久也

自見音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世俗之人皆欲自顯自是故不明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音贅行音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與

有功而自稱者喪其功有所長而自恃者

失其長此跋踳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六者

之於道曰餘食贅行餘食則是人之所弃

贅行則非本體之正是以物或惡之故有

道之士不為此等餘贅之事也曰譬如

飲食適飽而已有餘則腐譬如四體適完

而巳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能反身而求

是道於吾心之初也故次之以有物混

成章

成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本不可以物言然不曰有物則无以明道而言混成則混然而成乃自然也但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有天地然後万物生道先天地生則非物也道本无生亦以其生物而言蘇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來非去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介

宗兮實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

宗古寂字實字與古本同

寥韻略云寂寞无聲也寂空也按莊子

天下篇亦有寂寞无形天地字古本如此

一作天下母宜從古本○宗實言其无聲

形也獨立而不改者言其无與之並而常

久也周行而不殆者言其虛通而无所礙

也可以者道不可以指陳也為天地母者

言其生天地也

吾不知其名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玉篇同古本本上句无強字今從

古本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无聲形安得有名因以其万物由是而出故強字之曰道又以其曠蕩无不制圍強名之曰太蘇曰道本无名聖人見万物之无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万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然其實則无得而稱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往也去也大則去而不可禦故曰逝逝則極乎无極而不可窮故曰遠雖極乎无

極而不可窮然後在吾身之中而於日用

之間不可離也故曰反人能究此則知本

心乃渾淪也河上公曰其為大非若天常

在上地常在下乃復逝去无常處所言遠

者窮於无窮布烝天地无所不通又言其

遠不越絕乃復返在人身蘇曰自大而求

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

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

居其一焉



道包羅天地生成万物天无不覆地无不  
載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又字傳亦同古  
本河上公本作王觀河上公之意以為王  
者人中之尊固有尊君之義然按後文人  
法地則古本文義相貫况人為万物之最  
靈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身任斯道則人  
實亦大矣而人之尊君乃自然之理當然  
之事也道本不可以域言此就宇內而言  
之也謂區域之中有大者四而人居其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之靜重地法天之不言天法道之  
無為道法自然而然也人雖止言法地而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濟而上之皆循  
自然豈可妄為哉清靜無為循乎自然此  
天地人之正也蘇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  
與王皆不足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  
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  
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能反身而求此道於吾心之初則自然

不離乎重與靜也故次之以重為輕根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重可載輕靜可制動故重為輕之根靜為  
躁之主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  
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零落根重故長  
存也人君不靜則不威治身不靜則身危  
龍靜則能變化虎躁故乃大虧靜則無為  
躁則有欲有欲者死無欲者長生蘇曰凡  
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  
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去聲去聲輜重去聲雖有榮觀

君子成德之名輜庫車也字林載衣物車  
前後皆蔽若今庫車重者車所載之物也  
觀從遊之所也宴安也蘇同古本河上  
公作燕○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  
華之觀亦安居而超然不顧此譬君子不  
離重與靜也蘇曰行欲輕而不離輜重觀  
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如之何去聲乘去聲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枯



乘車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方乘故曰方乘之主。謂君子猶不敢離重與靜如之何為方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蓋不重不靜則不能鎮輕浮而制躁動故有道之君至重至靜是以天下皆本之以為根賴之以為主也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本字嚴遵注同古本河上公作輕則失

臣與前文不相貫耳從古本。人主輕忽慢妨則失根本之重躁動多欲則失為君

之德故人君不可須臾而離於重靜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能重能靜則善矣故次之以善行章

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枯

瑕玉病也又過也謫音摘罰也責也者字

**司馬公**註同古本。善行已者乘理故无

轍迹善言事者中節故无過責

善數者无籌策

數上聲**王**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計

籌策算數也。善數物者以一故无籌策

善閉者无闕楗其善結者无繩約

楗拒門木也或從金傍非也橫曰闕豎曰

楗傳云古字作闕。善閉情欲者以道

故无闕楗善結人心者以德故无繩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无弃人常善救物

故物无弃物是謂襲明枯

**嚴遵**同古本。世俗之人行而有迹言而

有過數而有失情竇開而不能閉人心離

而不能合非惟自弃而所行所言不善人

物皆被其无窮之害矣是以聖人常善救

之俾歸真道各得其所故人无弃人物无

弃物也襲明猶緝熙之意聖人救人物之

道至公无私此惟无隱彼將自明譬燈之

傳燈及其明也混而為一不知孰為前燈

之明孰為後燈之明傳之无窮其明无盡

是謂密傳之明也人能傳此至明非特成

已成人又能輔万物之自然而无弃人弃

物也釋曰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

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

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絕



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者繼道之人先覺者也非強行善乃

術不然之善也不善人未覺者也非本不

善未明乎善也師者人之模範故先覺者

是未覺者之模範也資質也未覺者亦有

先覺者之資質也人皆可以為善人特其

未覺而藉先覺者覺之耳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法太迷是謂要妙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師固當貴

資固當愛然而大道之妙歸於自得僅徒

貴其師而不反求於吾身之中徒愛其資

而不使反求其中皆外學也苟於中而自

得真道則師自然無愛資之心資自然無

貴師之心若師尚有愛資之心資尚有貴

師之心則是未與道合通也故善人之道

如陽和陶物公而無私薰然融怡使人自

得之也一旦洞悟則默契玄同之真了无

貴愛之迹此自古至今不傳之傳也是道

也及其至也雖智者亦有所不曉此乃所

謂道之要妙也是則悟者自得豈容私貴

私愛於其間哉故莊子天運篇載使道而

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

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

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中

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

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聖

人不隱○曰聖人之妙雖智有所不喻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善則復歸於朴而无割故次之以知其

雌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釋云武稱一曰鳥父以譬剛動也雌釋

去牝也又鳥母以譬柔靜也尔雅水注川

曰谿夫剛動則躁進柔靜則謙下故知其

剛動則守其柔靜為天下谿者以謙自處

如谿之善下也謙下則常父之德不離於

身是以反歸於嬰兒之時神全而氣和矣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无極

白昭明也黑玄冥也式法也。守柔持謙  
其德昭明又當韜晦故知其昭明守其玄  
冥也為天下式者不自炫耀人皆法之人  
皆法之則常德不差是以反歸於无窮矣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朴

尔雅水注谿曰谷朴純朴也。韜光晦迹  
人皆法之其德尊榮不敢矜伐故知其尊

七五十九

五

榮而守其卑辱也為天下谷者虛而能容  
深不可測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虛而能  
容則常久之德無有不備是以反歸於純  
朴也純朴不散則非器矣朴說文木素也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誥

長上聲主也大也无割與世本同古本

**河上公**與世本作不割。凡有官守而為

天下用者皆器也器者朴之散才器固皆  
有用而不可闕然譬猶手執而不能行足  
行而不能執皆非道之全體也惟聖人自

柔靜謙和而至於昭明自昭明不耀而至  
於尊榮自尊榮不矜而復歸於朴是以能  
用天下之才而為官守之主故大制天下  
者其道純而不離猶朴全而无割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復歸於朴則无甚奢泰矣故次之以將  
欲取天下而為之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將

已語助。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君天下  
者當輔萬物之自然不可妄為河上公曰

二六十九

三

欲以有為治民蘇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  
之也万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  
非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尔若  
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夫字阮籍同古本。夫天下之大語其分

則一物各具一神語其混則物物統歸一  
神故曰神器是則隱然有主宰在其間固  
不可亂其常矣豈容如一毫私意以為之  
儻背道叛德有為以撓自然者犯其神也



神必禍之虐下縱欲執持以為已有者侵其神也神不與之河上公曰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朴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也蘇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而不服而况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故物或行或隨或噤或吹或彊或判或培或墮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奢去泰

音辯云故一作凡噤字嚴同古本注引

楚辭口噤閉而不言或彊或判或培或墮

嚴同古本判寸臥切折

傷也培蒲救切集引字林去益也墮徒

果切傳奕引字林去落也河上公改噤作

响改判作羸改培作載改墮作隳今仍從

古本去撤也。夫陰陽運行寒暑來往一

消一息神用無窮故天下之物或有行於

前而或有隨於後者或有噤閉而或有吹

噓者或有彊梁而或有對折者或有培益

而或有墮落者此皆有神司之故不可為不可執也是以聖人無為無執惟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能去甚去奢去泰則用道矣故次之以以道佐人主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還句緣切經史旋還通。謂為人臣者當人常道輔佐人主使國泰民安不可無事

之事而專以兵強天下蓋其傷殺之事好還報也但有遲速耳觀諸往驗老氏豈虛

言之雖然此謂為國不以道專務以兵強天下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若夫周公

之誅三監以禁暴除亂皆出於不得已而用之事定則止不驕不伐何還返之有哉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法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也大國三軍謂軍師所處之地農事廢弛草木遂長用兵之後殺氣傷和凶年必至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一本強字下有焉字善者吉且无咎也易

之師卦曰師身丈人吉无咎侯川曰蓋有

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

乃盡善也又曰比卦以一陽為衆陰主而

在上君之象也師卦以一陽為衆陰主而

在下將帥之象也然則陽本主生兵本以

禁暴除亂不得已而用之也禁其暴除其

亂以活生靈乃生生之道也帥師者必好

然後能制殺尔若非身丈人則求其吉

而无咎難矣哉吉且无咎者出以律動以

義決之而已不專以兵取強也蘇曰果決

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

以兵決之耳王亦云果決也王強云

果猶濟也溫云果猶成也大抵禁暴除

亂不過事濟功成則止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僑果而不得已

是謂果而勿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即

僑矜也舊本亦與驕通伐自稱美也一本

下句无謂字。決之而勿矜其能勿伐其

功勿僑其勢決之於不得已此所謂決之

而非以兵取強也凡物之壯者必老惟道

則无壯无老苟不體道而又恃兵為壯得无

老乎知壯極則老能早止兵則庶幾於道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以道佐人主則不用佳兵故次之以夫

佳兵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謂佳好之兵凶器也聖王用兵惟以禁暴

亂非欲害无辜之民也然兵行之地非

小民被其害昆蟲草木亦受其災是以物

或惡之故有道者焉肯處此以害人物也

雖然文事必有武備若夫高城深池厲兵

秣馬後世固不可闕但有道者惟以之禦

暴亂不以之取強迫不得已而用之不處

以為常也蘇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

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上用兵則貴右上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河上公本无是以字。左陽也主生右陰



也主殺是以居常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蓋  
殺伐之事非以為常也兵者凶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凡兵至於不容不  
用則君子惟以禁暴除亂也

恬淡為上故不羨也若羨之必樂之樂之者  
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  
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  
之也樂上二字音洛下並魚教切欲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兵以禁暴除亂非以取強惟能守道則  
万物自賓故次之以道常无名章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王侯若能守  
之万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  
令而自均

樸指道而言甘露者和氣所致乃王者有  
德之應令命也亦發號也。道常无名同  
不可以小大言之聖人因見其大无不包  
故強為之名曰大復以其細无不入故曰

小也然雖以小而言之天下亦莫能臣使  
之也王侯若能守道則万物將自賓服何  
以兵為无殺氣則天地之氣亦交通成和  
以降甘露豈有凶年至於人亦不待發號  
施令而自均乎此王者道化流行之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夫亦將知止焉同古本。道本无

名老子初不得已而強為之名以發明後  
世此始有名也名亦既有則可因有名而

及身以求无名之樸自然純備无間雜欠  
闕此所謂止於至善也无名之樸道也求  
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豈可不知止而  
更欲外起妄情自取危殆邪故知止所以  
不殆王侯守道而在天下則万物歸之譬  
如川谷之與江海也蓋道者万物之所宗  
江海則川谷之所歸也。曰江海水之鍾  
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  
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宗皆道也  
故万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三

能守道則不失其死而不亡故次之  
以知人者知章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古本每句下有也字文意雍容世本並無也字至不失其所者久若无也字則文意不足今依古本。人能虛靜則可以知人可以自知知人以智言非私智也猶止水之燭物也自知以明言乃本明也猶上水之湛然也莊子天道篇有曰水靜則明燭

上六八

何

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万物之鏡也河上公曰能知人好惡是智人也自知賢與不肖謂反聽无聲內視无形故為明也

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

勝克也守道之士謙柔自處未嘗欲勝人而人每不能勝之者惟其有定力故也定力者何能克去己私而全乎天理此自強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

知万物皆備於我者則莫富於此也得是而自強不息者有志於道也  
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壽也

道不可以方所言此言所者以万物由是出而言也人能有志於道不離於初故不失其所如此者乃久也其形雖死其神不亡如此者方為壽也莊子田子方篇載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釋曰物變无穷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

上六九

任

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也  
大道汜汜兮章第三十四記音  
雖自知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而終不自為大也故次之以大道汜汜兮章

大道汜汜兮其可左右

大道汜汜兮周流无窮不可止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可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无可无不可无在无不在也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万物而不為主



恃依賴也衣被王弼馬同古本衣被猶  
覆蓋也。○万物依賴於道以生而道未嘗  
為辭生物之功既成未嘗名為已有又覆  
蓋万物而未嘗為主也  
故常无欲可名為小矣万物歸之而不知主  
可名為大矣

万物歸之而不知主王弼司馬公同古本  
○道不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无纖毫之  
欲而言之則可名為小矣以其万物歸之  
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為大矣道何嘗

自為大也惟常无欲而已亦何嘗知万物  
歸之欲為之主也哉

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嚴粲同古本○是以聖人體道无欲  
終不自為大也故以其終不自為大万物  
自然歸之故能成其大矣一有纖毫之私  
欲則物不歸之安能成其大也蘇曰大而  
有為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大道汎汎兮而用之不可既故次之以

執大象章

執大象者天下徃徃而不害安平泰

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  
物不可失也道本无象此言象者以万象  
皆由是而兆見故曰大象也聖人能執道  
不失則天下皆心徃而誠歸之非聖人有  
招來天下之心也天下皆心徃而誠歸之  
並育而不相害者惟聖人一毫无私欲神  
安氣平而極於精通无一物不得其所聖  
人安平泰而天下亦自然安平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出言王弼同古本既盡也○此起譬也張  
樂設餌以留過客過客非不為之止也然  
樂餌終則客去矣豈同夫執大象者天下  
自然歸之而不離也哉蓋道之出言雖淡  
兮其无味且又道元形聲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然而用之則不可窮盡也蘇曰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  
然而樂闋餌盡將舍之而去若夫執大象



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无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執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而常以柔弱之道勝剛強也故次之以將欲

翕之章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翕歛也合也聚也同古本取一作奪

非古也○爐之有鞴方可治鍊夫鞴之將

欲翕也必固張之張之不固則不能翕也

其次可以類推天下之理有張必有翕有

強必有弱有與必有廢有與必有取此春

生夏長秋歛冬藏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固

然也然則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之時已有

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幾

雖幽微而事已顯明也故曰是謂微明或

者以此數句為權謀之術非也聖人見造

化消息盈虛之運如此乃知常勝之道是柔弱也蓋物至於壯則老矣

魚不可悅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悅吐活切輕悅也傳云去別本作脫消肉

癯也韻略訓骨去肉也邦一作國今依古

本利器兵器也○此起譬也西昇經曰天

下柔弱莫過於炁炁莫柔弱於道然則道

之所以柔弱者包羅天地貫穿万物乃常

勝也又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在水中

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是知魚以

喻人淵以喻道魚從淵則終人離道則死

矣故有邦家者當以道自重不可以利器

示人也是何故邪其事好還亦如消息盈

虛之運也方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之時

已有翕之弱之廢之取之之幾伏在其中

矣惟聖人於其幽微而見其顯明知物壯

則老故常以柔道自處雖然廢興之機天

也有道者順天應人事定則修德也治國

不以道而以世俗之所謂聖智仁義巧利

示天下而使之亂者亦猶以利器示人也



利器本欲以禁亂而人反資以為亂聖智  
仁義巧利本欲以利天下而人反資以弑  
君竊國陳恒是也曷若以道自重无為无  
欲而自靖邪非明於微者不足以洞此故  
易曰知幾其神乎河上公以權道為利器  
**韓非**以勢為淵以賞罰為利器子由以柔  
弱為利器王雱以剛強為利器遂使後世  
疑此章為權謀之術皆不得老氏之意也  
蓋老氏謂兵事好還不得已而以禁暴除  
亂不可以兵取強謂強梁者不得其死不  
知柔弱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民而  
其本必至於有害以為不若相忘於道德  
此知幾也故切切明夫人不可離於道譬  
之魚不可悅於淵也此豈權謀之術哉為  
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而以利器示人則  
是魚之悅於淵也潛心於此者不可不辨  
大率此道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更在後之君子不以人為輕重審其是  
而已矣

道常无為章第三十七

能以柔弱之道勝剛強則万物自化至  
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故次之以道常  
无為章

道常无為而无不為王侯若能守之万物將  
自化

虛靜恬淡无為也天地人物得之以運行  
生育者无不為也王侯若能耐虛靜恬淡  
則无為矣万物將自化其虛靜恬淡則是  
无不為矣化者雖有氣質昏隔躁動多欲  
者亦將不待教令自然變而化成虛靜恬  
淡矣是何故邪在上者无為无欲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吾者指王侯而言作動起也鎮者安也重  
也壓也无名之樸道也○人之心易塞而  
難虛易動而難靜易遷而難守易變而難  
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為外物所動欲起  
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妄作也  
无名之樸夫亦將不欲

治國者天下既无妄作之人則无名之樸  
亦无所用之矣寂寂虛通蕩蕩无迹譬如



无病而志藥達岸而捨舟矣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則忘言若復執着有

无豈解玄妙故曰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正平也定也不枉也○君天下者至於欲樸之心亦无則純於道也安有妄動哉无思无為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平正也太古之風不過如是而已從事於道者至於純則化矣不可以有加矣不知道為吾而吾為道矣

故以是結上經焉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上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范應元集註直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 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弼曰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河上公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

流行民德以全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上德為有聞矣河上公曰下德謂號論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以有名號及其身故蘇曰夫德者性之端道之用也聖人之德配天而無所不利天何言哉故上德不以德為德是以有大德下德纔有微善執為大德揚名要譽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道



法自然包乎天地運乎日月散乎人物我於中出而得之斯其所謂德也原夫上古太朴未散所謂德者得之於自然无形无迹无名无聲默運之頃自然與天地同其長久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斯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至於下古太朴既散所謂德者不失於顯然如是為聖如是為賢及而觀之其視不可道者為難至其視不可名者為莫及斯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不為

此句韓非王弼郭雲傳亦同古本

**上**公作上德无為而无以為於此復釋上德也謂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為而无不為也**韓非**云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上德无為而无不為也**音**韓非出於戰國必見先秦古書下德為之而无以為

**韓非**三訓王弼郭雲傳亦同古本**上**公作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今從古本○此復釋下德也謂下德為之而无以為者為其

當然也无私意以為之**王**云下德為之而无以為者無所偏為也今引**王**兩家註者无它焉姑以證古本也

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仁者愛之也義者事之宜也愛出乎理謂之上仁上仁為之而无以為者非以要譽也无所為而為之也事得其宜謂之上義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者將以處事也苟无私意以為之則得其宜纔有私意以為之則失其宜起爭端也**王**曰仁義皆不

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仁以无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下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之應一作知應應者應對之應攘音攘揅袖出臂曰攘扔字**王**與古本同**音**云引也就也推也音認又音仍玉篇扔字人丞切因也世本作仍今從古本○禮者天理之節之人事之儀則也體雖嚴而用不



迫謂之上禮以敬為主以和為貴以此教人而齊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是莫之應也以正不行繼之以怒攘臂而引之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當此之時敬和安在哉不如脩其身而天下平也禮記曰言禮華盛實衰動則離道不可應也上下忿爭故攘臂相撻也蘇曰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无術矣張曰周禮備而六國爭雄唐禮成而五季交擾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發語之端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自失道之後愈降愈下人鮮能盡已以實是忠信之薄也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使之循規蹈矩弗畔於道及其末也以文滅質反為亂階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猶言先見也華榮也道之散也謂制禮之人自謂有先見故因天理而為節文以為人事之儀則也然使人離質尚文乃道之華也漸至逐末忘本姦詐日生人之愚昧自此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其彼取此韓非嚴遵同古本一本下兩句處作居○大丈夫君子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而不處其薄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蓋知仁義禮其末必至於亂不如相忘於道德也故除彼薄與華而取此厚與實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註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實者與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德由自得而立名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王侯得  
一以為天下貞

貞正也王弼鄭玄同古本一本貞作正亦  
後人避諱也河上公本作侯王○物有万  
殊道惟一本故昔之得一者天得之以清  
地得之以寧神得之以靈谷得之以盈万  
物得之以生王侯得之以為天下貞是以  
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為德也

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  
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万  
物无以生將恐滅王侯无以為身將恐蹙  
古本如此河上公為身下有而貴高三字  
致推而極之之謂發動也蹙音厥僵也○  
其推而極之一也蓋一本通乎万殊万殊  
由於一本所以謂之一也故天地神谷万  
物王侯皆不可離於一也豈自以為德哉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是其以賤為本也非與

王弼同古本作此非以賤為本邪  
非乎今從古本○穀善也又百穀之總名  
也春秋王者多稱不穀夫一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賤且下也然天地神谷万物  
王侯皆得之以為本實至貴至高也故貴  
當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  
稱孤寡不穀者是其以賤為本也非與者  
設問也言實以賤為本也而自稱孤稱寡  
有善而自稱不善者乃不自以為德也

曰天地之大王侯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  
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  
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故致數與言評无譽不欲碌碌若玉落落若石  
數音朔譽稱美也王弼同古本作  
數車无車陳碧虛云依古本作與言碌音祿  
玉貞若字作如今從古本○夫一  
乃万物之本至貴至高而无形无聲非稱  
美可盡而况其它乎故推而極之數數稱  
美者无美也不德者乃有德也是以王侯



不欲碌碌若玉之貴但落落若石之賤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一乃生物之本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靜極而復道之動也柔弱之至道

之用也蘇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

无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而天下之

至強莫能加焉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万物生於有形而有形生於无形大道无

形動則生物其用至弱常勝剛強味者每

每妄動而不知靜以復命比比剛強而不

用弱以全生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

於无罔察根本弗洞變化焉能虛通而得

老氏長生之道哉蘇曰世不知靜之為動

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自生者蓋天下

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大道无形動則生物上士常靜動不離

道故次之以上士聞道章

上士聞道歎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古本作歎聞道而歎行不怠者乃上士也

聞道而若存若亡者乃中士也

下士聞道而大笑之不足以為道

古本有而字聞道而大笑之者乃下士也

下士聞道而笑者以為虛无而笑也又聞

弱之勝剛柔之勝強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為其甚言不信而笑之也殊不知實運於虛

有生於无虛无自然正是道之體柔弱賤

下正是道之用也故曰不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曰

**上士聞道** 同古本 **河上公** 本无曰字

○建立也故立言有之曰謂下文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

夷等也易也說文去正也類古本音未絲

節也 **河上公** 作類今從古本 ○道之明者

微妙幽玄故如昏味道之進者不與物爭

故如退縮道之夷者高下隨宜故如不平

等也德之上者虛而能應故如空谷

冊 續修四庫全書 0 卷之四



大白若騶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輪質真若渝

騶音辱黑垢也古本如此河上公作辱輸

爾雅云古本作輸引廣韻云輸愚也河上

公作輸乃草字變車為手傳要云手字之

誤動經數代况辱字少黑字乎傳要當時

必有所據王弼作偷河上作搖今從古本

質朴也真實也渝變也。白之大者和光

同塵故如垢汙德之廣者不自盈滿故若

不足德之建者不求勝人不炫聰明故如

輪愚真之質者隨宜應物故如渝變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隅釋云角也方志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

角器之大者真積力久故晚而成已上皆

言行道之士深不可測有如此者

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

大道无聲而衆音由是而出乃音之大者

也大道无象而衆象由是而見乃象之大

者也既无聲无象焉得有名可謂隱矣故

道隱於无名也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之

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若汜上士聞而

了悟安能慙而行之

夫惟道善貸且善成

廣雅王弼同古本河上公作善貸且成今

從古本。貸貸施也謂道雖隱於无名然而

夫惟此道善貸施万物而且善成之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上士聞道慙而行之故次之以道生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一而已故曰道生一也猶言易有太極

也一之中便有動靜動曰陽靜曰陰故曰

一生二也旅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

是也一與二便是三故曰二生三也其實

一也然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亦非一但

形於言則不可不謂之一也初不是逐旋

生之也其曰生者亦猶言大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也陰陽不可不以二

而言之然陽自陰來陰自陽來其實一也

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周子所

謂二本則一亦是也蓋二與一便是三也

自三以往生生不窮故曰三生万物也愚



何以知其然哉於吾心之初而得之也通乎此則知道本強名介何況一二三乎皆自然也

万物負陰而抱陽虛氣以為和

古本作虛器虛也河上公作冲虛也和也

今從古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蓋器有形也道无形也凡有形之物皆有无形者寓其間也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万物負陰抱陽虛氣為和皆自然之理也河上公曰万物中皆有

元氣得以和柔若曾中有臟骨中有髓草

木中空虛與氣通故得以生也

人之所惡註惟孤寡不穀而王侯以自謂也

嚴遵同古本河上公作而王公以為稱今

從古本。穀善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

王侯以此自謂者孤寡乃法道之一不穀

則不自稱善也人君以冲眇自稱者亦法

道之冲虛微眇也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為

有德哉莊曰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

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

稱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以教我而亦我之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且將以為學父

王同古本河上公作人之所教亦

我義教之強梁猶言剛暴也音云古本

作學父河上公作教父按尚書惟學學半

古本並作學字則學宜音毀亦教也義同

父始也今並從古本。謙受益滿招損物

皆然物既如是則王侯固當謙虛不自滿

也人之所行可以教我我之所行亦可以

教人是何故邪人之強梁者不得其死是

所以教我不可以強梁也則吾將以為教

之始也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是亦所

以教人可以柔弱也人亦可以此為教之

始也蓋大道虛无柔弱乃不言之教父

也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負陰而抱陽虛氣以為和皆自然之理

也人能體是而行一動一靜循乎自然則

事无不成物无不和也何以強梁為哉河



**上公**曰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道叛德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謂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命死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強梁者不得其死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

**淮南子**有於字與古本同○至柔謂道之用也至堅謂物之剛者道能運物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

出於无有入於无間法

間隙也得與金廣道同古本河上公本少出於二字○无有者道之門也无間者物之堅實而无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无有洞貫金石可入於无間隙者矣

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

吾者老子自稱也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入於无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為哉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而无損也人能

體此道而虚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无為而成豈无益也

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之教柔弱也无為之益虛通也蓋柔弱虛通者大道不言之教无為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強

梁有為自生障礙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知无為之有益則知足知止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世俗之人多輕身而徇名貨貪得而不顧危亡故老子問之曰身與名貨孰親孰多

必竟身親於名身重於貨也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孰為病邪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必竟身元无病而名貨致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費耗也厚重也知足則筆食瓢飲而自樂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此老子復曉人



曰是故甚愛名者則必大費精神多藏貨者則必重失身命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則不致汗辱危殆可以長且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故次之以大成若缺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滿若盈其用不窮大直若誦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弊困也大滿若盈郭雲王弼同古本誦音屈枉曲也太史公同馬談同古本○夫道

下十六

何

功成而不處大成者无物不成而不處其功故若缺也其用是以不困夫道在阮滿阮在谷滿谷大滿者无所不滿而不見其迹故若虛也其用是以不盡大直者順物自然故若誦也大巧者至妙无機故若拙也大辯者不言而信故若訥也此五者惟其如此故能大也下三者不言用蓋其用亦同上二者

躁勝寒靜勝熱知清靜以為天下正

古本有知以二字○躁極則寒寒則万物

凋零靜極則熱熱則万物生長是知躁動者死之根清靜者生之根故知清靜者以為天下之正也體道者成而若缺滿而若虛直而若誦巧而若拙辯而若訥亦无出於清靜矣雖然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但不可躁暴常當以清靜為正尔河上公曰勝極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知清靜以為天下正則无欲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章

下十七

何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

邑外曰郊憯音慘痛也古本如此○天下有道之時人皆清靜无欲遂无交爭故却除走馬之事以糞治田疇也天下无道之時人皆躁動多欲遂有交爭故戎馬生於郊境也罪過也欲貪也可欲謂凡可貪之事物也可貪則多愛愛則求於外而有過愛之不已則不知足故過積而為禍禍害



也謂害於人而害於身也猶不知禍凡所  
貪者又必欲得之彼愛欲遂起交爭致  
禍積而為咎咎釋去災也故咎莫憐於欲  
得蓋必欲得之而不知人之痛遂致天災  
之也西昇經曰欲者凶害之根兵者天下  
之大凶事有國有家者儻不知去欲是不  
審戎馬之所由生也錄曰以其可欲者示  
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尤甚所  
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於身患必  
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  
三百七十一今七十一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知天下之物无可  
貪者无不足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  
明道自然知足錄曰知足者所遇而足是  
无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清靜无欲則天下自化故次之以不出  
戶章

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闕牖可以見天道

得與古本有可以字古本作闕音

窺○與我同一初者天下也何待出戶而  
知无為自然者天道也何待闕牖而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堯堯堯

是字堯堯堯同古本○彌益也堯少也  
求之於外者出益遠而知益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聖人得之於內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  
知其猶是也不見而能名天道者名其无

為也不為而能成万物者成其自然也錄

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可以因

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為學曰益章第四十八

能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闕牖而見天道

者則常以无事而取天下矣錄曰益章

為學者曰益為道者曰損

傳與古本有者字○為俗學者則

日益多事而心不虛為常道者則日損私

欲以致虛錄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

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道謂自

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錄



曰不知道而為學聞見日多而无以一之未免為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万物无一非妄以求復性而性實无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則无不為

**同馬注**與古本有兩之字則字陳語三

**同古本**。人心本虛私欲窒之則難復其初漸去之又去之以至於无為則仍

虛矣无為虛也无不為通也虛則通矣將取於天下者姑姑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心虛則道通以道化民則无事矣雖不取天下而人心自然歸之及其政令煩刑法嚴則雖欲取天下而人心不歸之矣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取天下者常以无事故次之以聖人无

常心章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古本有之字。聖人无常心者无為无欲不倚於一物湛然虛明寂然不動純乎道也以百姓之心為心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蓋是心之初无有不同是以聖人不敢有為多欲以生百姓之妄心但感而後以道應之尔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百姓之善者能明本善循乎自然也聖人以道而善之則其善心自固矣百姓之不

善者未明本善私欲蔽之也聖人亦以道而善之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此所謂德

善矣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善也百姓之信者以其誠實也聖人以道

而信之則信心自不變矣百姓之不信者因私欲而詐偽也聖人亦以道而信之則

將化而復歸於信也此所謂德信矣蓋百

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未嘗不信也是以聖人泐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信與

不信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為善為信也惟



守道而已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為去天下渾上心焉

**廣**同古本。歛音吸收歛也渾大

也合也混沌之混同陰陽未分也聖人之

心與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虛靜純粹至

善未有惡也惟聖人清靜無欲自全其初

則百姓亦清靜無欲各全其初故聖人之

在天下收歛其心無為無欲頃刻不敢放

縱則百姓自化此乃為天下大合初心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三十九

下二十二

作

咳何來切小兒笑自舊本釋文並作咳。

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是以聖人

清靜無欲皆使自化以全其初而不失其

赤子之心此愛養之至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無常心則不倚一物湛然虛寂無死地

也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

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不逃乎數以言萬

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道所以陰陽陰陽

所以五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

十三乃自然之數巨細之物皆不可逃也

已亥四數也戊癸辰戌五數也丁壬卯酉

六數也丙辛寅申七數也乙庚丑未八數

也甲己子午九數也水土生於申死於卯

木生於亥死於午火生於寅死於酉金生

於巳死於子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故

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曰生言出而死

言入者何也對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

于天本無生死但其出則謂之生入則謂

言

下二十三

作

之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也曰已亥何以得

四戌癸辰戌何以得五丁壬卯酉何以得

六丙辛寅申何以得七乙庚丑未何以得

八甲己子午何以得九對曰此非圖莫能

示人。生死之徒十有三圖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子死金 丑 寅死火 卯死水 辰 巳死金

午死木 未 申死水 酉死火 戌 亥死木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曰此於圖已明矣十二并辰戌丑未何故不言五行對曰甲巳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而辰戌丑未屬土也曰數何以起於巳亥始於四而不始於一終於九而不終於十對曰善哉問數始於巳亥者六陽極於巳至午而一陰生六陰極於亥至子而一陽生蓋陽極則陰之所自生陰極則陽之所自生故數起於巳亥也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者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物生然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數物得四數故物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也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亦虛其一也復問曰此何以虛其三對曰三元是一一即是三解已具第四十章中終於九而不終於十者蓋不始於三不終於十乃十有三也始於四終於九亦十有三也歸之於中以五合八以六合七亦十三也故數終於九而不終於十也曰請問何以如此對曰數玄數玄籌策云乎哉不終不始者十有三而所以終萬

物始万物者十有三此自然之數也五行生死尚不逃十三之數而況其它乎民之生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韓非**嚴遵同古本。前言五行生死以總万物生死皆不逃十三之數今特指人而言者謂人與天地共判得五行之秀為万物之最靈中有不終不始者存固有異乎物誠能虛靜无欲保神養氣則不圍十三之數儻自生其生而躁動多欲以適死地亦不逃十三之數尔

夫何哉以其生生之厚也

夫何哉與古本同。夫何哉設問也復答曰民之所以亦不逃十三之數者以其自生其生之過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錯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哉以其无死地

攝引持也兕序姊切猛獸如牛狀青色一角虎鼻識神物錯置也。蓋嘗聞之善能引大持守其生者陸行則不遇兕虎之害



入軍則不被甲兵之傷夫何哉以其神氣全而无可以投角錯爪容刃之地不關於數也此乃與道合體非知巧果敢之列稽諸成道而物莫能傷之士不可具載程太虛仙師羅公遠真人其顯顯者矣靈寶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且无有鳥有死地哉一作生地且无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五行一陰陽也其所以陰陽者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章

道生之德畜許六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養也生物者道也養物者德也陰陽相摩物不得不形也寒暑相推勢不得不成也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德非有爵而万物常自然尊貴之靈寶曰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蓄之長之育之序之毒之蓋之覆之蓄積也覆音副古本如此○物生之後積

累而長指春而言也長育指夏也序毒指秋也靈寶曰同古本靈寶曰引史記去序疑結也廣雅去毒安也蓋覆指冬也冬乃万物歸根復命之時也四時所以行万物所以生皆道也故先曰道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生之而不以為已有為之而不自恃其能長之而不為之主是謂玄遠之德也有德如此而人莫能知莫能見故曰玄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物自道生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道本无始此言有始者謂万物由是始也母謂道也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達生故謂之母在人之身則為神明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靜而无欲道自居矣非天下之至神不能得之既得乎此則以是而知其子子者一也虛而无形以万物同得此所以謂之一也非天下之至明不能知之知此則天地人物與



我同出而異名也河上公日子一也既知得道已當復知其一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既知其一復守其道則終身不危殆矣河上公

上公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无為不危也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說也門者以心神之出而言也濟成也

目說於色耳說於聲鼻說於香口說於味皆汨於一心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

下九

閉其一心之所欲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

勞苦矣塞閉者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而

吾不說之即塞閉之義也莊子天運篇載

塗卻守神與此義同成玄英疏去塗塞也

卻孔也閉心知之孔卻守凝寂之精神然

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說以濟其一心

所欲之事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謂一也一乃道之子微而難見見之者

必玄覽能見一則真所謂明矣此釋知其

子之義柔謂道也道乃一之母弱而難守守之者必堅志能守道則真所謂強矣此釋守其母之義

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誅身殃是謂襲常

遺贈也心靜則虛虛則明明則有光用其

光以接物反其明以歸虛用其光則兌雖

通而无說歸其明則心常虛而神全此釋

塞兌閉門之義能如是則不贈此身殃咎

是謂密傳常道也此釋終身不勤之義若

或開兌濟事則明逐物遷貽殃於身終身

不救而失道之常矣河上公曰世人開其所悅

徇身徇物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

也以道應物用其光而已矣夫耳之能聽

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

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有去

而明不損是以應万變而不窮殃不及於

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善守道者循乎自然謹於施設故次之

以使我介然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老子託言也施平聲○謂使我介

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為之是畏也蓋人

生虛靜纖毫有知則介然于懷便不虛靜

矣不虛靜則道不居之安能致和道本无

為纔有施設則涉乎迹矣一涉乎迹則亂

所由生大有可畏動可不慎乎是以聖人

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周子得此意以結通書故曰良其背背非

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

深乎河上公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殊

道意欲賞善恐偽生欲信忠恐詐起也

曰大道者无知无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

今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其所施設建立

非其自然有足畏者

大道甚徼音民甚好徑

漢古本如此說文云行平易也徑小路言

其捷也○謂大道甚平易而民甚好行小

路以譬民不由正道循自然平易處行乃

好施設行險僥倖以速求名利也下有甚

焉則上必有好者蘇曰大道甚夷无有險

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緩而好徑以求也

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飲

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古本如此除去也開也采一作綵獸飽也

夸與夸同奢也夸張自大也○先言朝甚

除者謂朝廷尚施為要賄賂去君子取小

人甚開私小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焉者矣故智詐並興官吏倡矯需求百出

傷財害民遂致田野荒蕪倉廩不實而倡

矯官吏方且服文采之衣帶堅利之劍文

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衛民假法為

非瘠民肥已獸飲美異之飲食積聚有餘

之貨財此皆劫剝於人以恣縱於己是謂

為盜而夸張自大豈道也哉此老氏傷時

之言而亦足以戒後世也除字一說謂朝

廷尚施設愛苞苴更除不常則小人並進

君子退藏故民被其害農事廢弛倉廩空

虛小人不知耻而方且奢華自大是為盜



而夸也亦通錄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啓以姦盜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自然之道本无施設故能常以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挽子孫祭祀不輟

挽一作脫○善建德者深而不拔善抱道

者固而不挽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

脩一作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

二百一十三

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

其德乃普

邦字韓與古本同一作國○脩者去聲

私欲而不使為德之害也自脩之身其德

乃真而至於家之有餘鄉之長以邦之豐

盛天下之周普此皆建德无為之效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

吾之身清靜无欲則不妄作不妄作則和

氣充盈和氣充盈則三田通暢三田通暢

則百脉調榮百脉調榮則遍體康健髓堅骨實此皆抱道自然之效也是以昔人以身喻國以心喻君以氣喻民心正則氣自順氣順則身自安乃知君正則民自順民順則國自安自然之理也故以吾之身觀人之身以至於觀家觀鄉觀邦觀天下一理而已然則清靜无欲者而民自化矣善建德者必由抱道善抱道者則德自立矣不挽不拔則道德弘遠自然子孫相續其祭祀何時而止邪此與夫盜本者異矣

二百一十四

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奚字韓與古本同○謂不過以此一身

之清靜无欲而推之則天下之然可知介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善建善抱者知和知常也故次之以含

德之厚章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也

傳與古本同○含德者其德不形也苟

彰其德則薄矣赤子者嬰兒未咳之時以

譬一毫無私欲偽情也錄曰老子之言道



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於用也今夫嬰兒淡然无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未可以言用也

**傳**

與古本同毒蟲蠍蠆之類虺蝮蛇也

螫音釋蟲行毒也猛獸兕虎之類攫鳥鷹鷂之屬攫搏也搏擊也○惡物不敢傷害

赤子者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

**公**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赤子

**蘇**曰道无形體物莫得而見也而况得而傷之

三十一四

下廿四

平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

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

之者至矣无心之人物莫與敵者而曷由

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惟其无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精

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

牝屬陰牡屬陽股**傳**與古本同今諸本

多作峻玉篇股字注亦作峻屨係三字通

用並子雷切赤子陰也號平聲嗷音益咽也嗷所訝切聲破也○赤子筋骨雖柔弱

而掌握牢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股作者精

全之甚也雖終日啼號而聲不破者氣和

之甚也以譬含德之厚者純粹而不雜靜

一而不變也

**公**曰赤子筋骨柔弱而

持物握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赤子未知

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由精氣之所至也

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變易者和氣之所

致也

**蘇**曰无執而自握无欲而自作是以

知其情有餘而非心也心傷則氣傷氣傷

則號而嗷終日號而不嗷是以知其心不

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和出自然苟好惡內傷則不和矣惟冲則

和知和則常久也故知和曰常常久之道

非至明者不能知之故知常曰明也

**蘇**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

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万物者

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怪也又福也善也此指妖怪之義○



謂知常久之道者則因自然而不益生守  
和柔而不強壯顯則成體隱則成始神通  
自在變化無窮不知常久之道者則欲益  
生而妄作是謂妖恠也欲以心而使氣是  
謂強壯也生道无為豈可益之冲无自然  
豈可使之是以未真人批推曰道者无也  
道體者虚无也虚无者自然也自然者无  
為也无為者心不動也内心不動則外境  
不入内外安靜則神定氣和神定氣和則  
元氣自正元氣自正則五臟流通五臟流  
通則精液上應精液上應則不思五味五  
味已絕則飢渴不生飢渴不生則三田自  
盛三田自盛則髓堅骨實返老還元如此  
修養則真道成矣以此證之則何嘗益生  
而以心使氣邪特不害之則元氣自正亦  
故善平天下者亦如平身也虛靜恬淡无  
為自然其德不形人物自正是以陰陽和  
順變異不興子孫綿綿享祚无已不善平  
天下者躁動多欲好尚強梁是以妖孽並  
興不能常久之也蘇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

則是其祥矣祥妖也氣惡妄作而又以心  
使之其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則必老強壯之人是謂不合於道  
不合於道則早已矣蘇曰益生使氣不能  
因其自然日入於剛壯而老從之則失其

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和知常者未必言也故汝之以知者

不言章

知者不言也言者不知也塞其兌闢其門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

言故不言也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不可

言故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

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

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

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愚竊謂言固不

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

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



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故易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蘇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

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

亦字同上公馬公同古本夫道近之不

邇遠之不邈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淡然无欲超然无累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莫之爵也无能降也體道之人以是之故

為天下貴若可得而親之利之貴之者則

亦可得而踈之害之賤之也何足常貴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體道者以无事而取天下故次之以以

正治國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正字得與陳並古本作政然政者

正也義以奇異也○兵以禁亂除暴不得

已而用之不可以為常也運籌於帷幄之

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以奇異之謀也然而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若以大道无事而

取天下也蘇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无意

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

治國為正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

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唯體道者廓然无事雖不取天下而

天下歸之矣

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蓋以此道

而知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政事叢勝賦斂煩苛動多忌諱則民无所

措手足故愈貧窮蘇曰人主多忌諱下情

不上達則民貧而无告矣

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

古本有而字○授人以殺人之器教人以

殺人之事則民多做效故國家滋益昏亂



是以兵不可以為常也

民多智惠而衰事滋起

**王**同古本家與邪同。智惠出有大偽

民多智惠則不正之事益起

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章明也**司馬遷**與古本同。夫民窮則濫

民多利器則凶民多智惠則詐在上者不

能無為無事而使之自化方且嚴刑法以

誅之明號令以禁之而貪官猾吏則弄法

以為姦智詐窮民則相率而為盜故法令

滋章而盜賊多有矣**蘇**曰患人之詐偽而

多為法令以勝之民无所措手足則日入

於盜賊矣

故聖人去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此正已而物正者也聖人如此是以雖不

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

其政閔閔章第五十八

取天下常以無事故次之以其政閔閔

其政閔閔其民俸俸其政營營其民缺缺

閔音門注具上篇俸音春**同**同古本

玉篇俸尺尹切厚也富也營營叢勝為明

缺虧缺也。謂其政以德閔閔若昏則其

民富足而淳厚矣其政以智叢勝為明則

其民財用缺而淳厚虧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稜民之迷其日固已矣

倚依也伏隱也極盡也無正猶言不定也

邪余遮切疑辭稜古本如此與杖同左氏

去地反物為稜說文云巧也。謂其政閔

閔清靜無為而無福無禍其政營營有為

躁動而有福有禍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由動而往則福依於禍禍隱於福而誰能

知禍福之窮盡乎疑其无定邪是有定也

能知營營之為禍而不為則便是福若以

營營之為福而有為則便是禍然則禍福

元有定矣故太上曰禍福无門唯人自召

蓋政者正也正本无為苟有心而為正則

生民心故反為奇異善本自然苟有心而

為善則變民心故反為稜恠因營營而致



民之迷惑其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劓始衛切傷也肆陳也耀照之光也○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清廉而不傷劓端直而不陳設光明而不炫耀皆本自然非有為也此所謂閔閔矣如是則民之淳厚自全而樸異不作又奚以察察為善政哉故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其政悶悶者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故次之以治人事天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

治平聲若字河上公同古本嗇愛惜之義服事也謂去人欲以事天道莫若自愛精炁也夫惟自愛精炁是以能早服事天道也晚則精炁已耗矣服字古本如此河上

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字註曰攝務及世本作早復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象曰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亦通然承上文事天處來服字相貫孟子亦有事天之說但孟子存心養性事天就履事處說朱文公註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此經則就自愛處說朱文公亦云此章就養精神處說愚謂必先造道自愛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克勝也能及早而服事天道謂之重積吾之所得者也重積吾之所得則无不勝於人欲矣

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則字河上公同古本○无不勝於人

欲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此乃人欲盡淨天道流行也德既无極則可以有國而為君也蓋昔人以心喻君以炁喻民以身喻國能愛精炁則可以有身由是而推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此夫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通乎此者非以圖國而人自歸之則其德可以有國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



視之道

母者道也精炁之所自而生也身有道則精全氣順可以長生國有道則民安物阜可以久視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譬如木之根深柢固者則枝葉繁盛而能長且久也柢字傳奕引古本去柢本也又引郭璞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蒂非經義夫柢亦是根韓非解云木有蔓根根有柢根柢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柢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

治大國章第六十

得長生久視之道則可以莅天下故次之以治大國章

治大國者若亨增廣小鱗

鱗總括魚之屬也傳奕孫登同古本小鱗

小魚也治大國者譬若亨小鱗夫亨小鱗

者不可擾擾之則魚爛治大國者當無為

為之則民傷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神陰陽中之靈也鬼歸也神伸

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

跡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文

公曰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

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

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然則聖人以道

無為而臨天下則陰陽和順其歸於陰者

不伸於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

人亦不傷民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古本如此○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其

伸於陽者不傷民亦非其伸於陽者不傷

民蓋聖人亦不傷民也鬼神不傷民聖人

亦不傷民是兩不相傷也夫鬼神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文公

去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然則聖人無

為而万物自化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神

也鬼神不擾而万物無傷是鬼神歸之於

聖人之德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

治大國者宜謙下故次之以大國者天



下之下流章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

古本如此。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以其

能謙而居下也。蘇曰天下之趨大國猶眾

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壯以其靜故為下也

牲字嚴同古本。大國又宜主靜譬之

天下之牲牝常以靜勝壯之動也惟靜而

無為可以應動惟謙而居下可以得眾上

文下字並上聲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謙下則

大國容之故大國謙下以取人小國謙下

而取於人此一節下字並去聲

大國不過去聲欲兼畜丑六人小國不過欲入

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國者宜為下

過越也畜聚也。不過兼畜入事兩得所

欲則大小相安然大國兼畜常宜謙下

道者万物之與章第六十二

能謙下者則能兼畜故次之以道者万  
物之與章

道者万物之與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於市尊行可以加於人

古本如此與字玉篇深也內也主也藏也

善人已明善者也不善人未明善者也保

安也於市字上疑脫一字市交易之所加

益也。言大道甚深而万物皆備所以善

人珍貴之而不敢失也不善人依賴之而

所以安也美而言之則可以於市尊而

行之則可以益於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人之未能明善豈可弃之天子者尊事上

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法上帝之無欲則

天地之清靜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師者

天子之師法傅者天子之相傅保者天子

之保倚皆以清靜無欲之道啓迪天子者

也謂自有生民不可無道故立天子以主

道置三公以迪道則可以化民反善不善

者皆歸於善也



雖有珙璧以先去聲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本作珙大璧也璧以玉為之形圓象天

中虛法道說文云瑞玉也周禮蒼璧禮天

珙一作拱春秋傳與我其拱璧司馬溫公

曰璧大如拱亦通先前導也駟馬良馬四

匹為乘共駕一車音譚去古之重禮獻乘

馬而先之以珙璧也乘去聲○雖有珙璧

之異以先駟馬之良而為獻不如坐進此

清靜無欲之道之為貴也珙璧駟馬何足

道哉適足以起文爭之患矣蘇曰立天子

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介雖拱璧之貴駟

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

免邪故為天下貴

何字得字絕句○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也非謂其反求諸已則得之得之則昔雖

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故為天下之貴也

邪者託疑辭以問人也此道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既得

道則昔雖有罪亦可以免而自新豈復有

罪也蓋循理則非特無罪又可以利益於  
人物豈不貴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道者萬物之與而無為自然故次之以

為無為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無為無事無味皆指道而言也無為言其

虛無事言其靜無味言其淡本皆自然而

致之守之甘之則在乎人故不可不曰為

曰事曰味也然此道至易至細至和而行

之至難若果而確則未嘗難未嘗大未嘗

招怨也故聖人不妄為而常為於無為不

生事而常事於無事不耽味而常味於無

味也

大小多少報怨去聲以德

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以天地有形跡

故得以憾其風雨寒暑大小多少之或不

時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

德聖人之大人亦有所怨者以聖人有言

為故得以怨其恩澤賞罰大小多少之或



不齊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化之德故曰報怨以德雖然知一涉言為一有形迹終不免於怨憾故常當為無為事無事味无味以輔万物之自然也

圖難乎於其易為大乎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古本有乎字。知一涉言為難免乎怨則當於其易而謀之。知一有形迹難成乎大則當於其細而為之。凡難事必作於易大

事必作於細者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介易曰作事謀始。聖人知其如此所以常虛靜恬淡而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者字猶字古本。夫輕諾許於人者必少信實固當謹乎言也多輕易於事者必多艱難固當謹乎為也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尚且難之故終無難也為人君者所以置史官以書言動蓋恐士為輕易以斂天

下之怨而傷陰陽之和至於貽萬世之誦也大凡云為之幾可不謹畏乎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為無為事無事味无味則安而無危矣

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

慮難曰謀判分也。三。同。馬。公。同。古。本。小

而易斷曰脆微細也。○諦觀此心之初虛

靈微妙安而無危於此持之何難之有持

謂持守道心也。此心之初私欲未兆於此

謀之豈為難事。謀者慮其有難也。由此而

推之天下國家方安之時易為持守禍亂

未兆之時亦易為謀慮也。設若私欲方萌

禍亂方芽猶易分散也

為之乎其未有治聲之乎其未亂也

此先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之義。謂循

理而為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次釋

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之義。謂攻理私欲禍

亂於未甚之時也。此皆端本澄源之意。

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



判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為之於未有上也治之於未亂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豪字成字古本○凡事從小成大由近至遠有為者敗其自然執者喪其本真故

私欲自无而有從微至著去道日遠以召禍亂也

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其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

下卷之三

下卷之三

下

古本有其字幾近也○道本无為心非有作一念纔起即是妄源為惡為善而事雖

不問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妄念既作莫非危機故舜曰人心惟危是以聖人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常因自然非區區有為有執故无敗无失也凡事有為則

有敗有執則有失民之從於世事為利欲所誘鮮因其自然乃生心作意以為之其

始也未少不謹其終也多至於貪肆故常於其事近乎成而敗之終如始則

尚庶幾无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欲乎不欲常无為也學乎不學體自然也復音伏反本之義衆人貴難得之貨而輕

至重之身欲之勝也尚有為之迹而乖自然之道學之過也聖人則不然欲乎不欲

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乎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將以輔万物自然之理而不敢妄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下卷之四

下卷之四

下

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故次之以古之善為道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聖人之道大而化之故古之善為道以化民者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淳朴不散智

詐不生也所謂愚之者非欺也但因其自然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曰古之所謂

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為於小智以察

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



以明之將以愚之介蓋使之无知无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之難治以其知音智下同多也故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

不循自然而以私意穿鑿為明者此世俗

之所謂智也故用智治國則下亦以智應

惟務穿鑿不循自然姦詐斯生上下相賊

世俗之所謂智者非國之賊而何不用智

治國則德化清靜其民淳朴天下和平非

國之福而何周子拙賦得之矣曰吾以

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矣

知此兩者亦稽式也知此稽式是謂玄德

**傳**玄與同古本稽古今反考也同也如

尚書稽古之稽○此用智不用智兩者亦

是考古之法也能知此考古之法是謂玄

遠之德也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

**傳**玄稽式今古之所同式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本古

玄德深而莫測遠而无極非以察察為明

與智固反然德博而化乃復至於大順也

福者百順之名智詐不作禍亂不起福之

至也順莫大焉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

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智之所順

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玄德深遠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介雅云水注谿曰谷○江海所以能為眾

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

譬言天下之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是以聖人欲止民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

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之上而民弗重

處之前而民弗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不

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結

馱於豔切足也○聖人卑辭退已非欲上

民先民而民自尊讓之也此言欲者俾為

人君者欲要上民先民當謙辭後已也能

如是則處之上而民弗重猶四體之戴元

首也處之前而民弗害猶影之隨形也自



然相化是以天下樂然推尊而不厭足也  
蓋聖人不以其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尊**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  
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介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故能為成器長故

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

天下皆謂吾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  
肖以矣其細也夫

吾大得與西晉本同古本肖類也大字

肖字絕句

不若十六

受

○老氏未嘗自大也蓋以道自  
重而天下莫能知之故謂其大而似不類

衆人也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夫惟  
大故似不類衆人若類衆人則及其以矣

亦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非**王弼傳與同古本○老氏自謂我有

三寶持守而珍貴之謂下文也**非**云事

必万全而舉无不當則謂之寶矣謂以三

者為寶吾執持而寶之珍惜之義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  
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  
長赴今舍上同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  
後且先是謂入死門枯

長主也大也舍去也慈愛也○吾之心慈

愛素具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皆自  
然之理茲為第一寶也儉約也吾能无欲

則甘於恬淡而不奢茲亦一寶也吾能虚  
靜謙退无爭不敢為天下先茲又一寶也

夫慈愛故能勇於行道使親安君尊而天

下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也儉約故能不暴

殄天物而使天下不尚奢侈家給人足可  
謂廣矣不敢為先而常謙下不妄生事而

常虛應人皆尊之故能為成事器之人之  
長也以此三者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三者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今去  
其慈而好勇聞很去其儉而奢侈多欲去

其後而與人爭先是謂入死門矣

夫慈以陳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陳音陣軍師行伍之列也古本如此○夫



慈愛之道以之臨陳則正以之守圉則固  
苟有患難則天必將救之蓋以其慈愛而  
不妄傷人物所以衛護之也蘇曰以慈愛  
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  
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  
開其心志使之无所不慈无所不慈則物  
皆為之衛矣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人能慈愛則可以陳可以守故次之以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章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傳**奕同古本。古之善為士者不尚武勇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苟德所不能  
化不得已而用兵禦之則從容和豫何怒  
之有怒則无謀矣孔子曰少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蓋懼則敬其事而不敗成  
則善其謀而後動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  
戢此善戰也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兵以衛民守得其道則自固吾圉何爭之

有若能未嘗觀兵而敵不敢犯此善勝也  
謙下者人心悅服而願為之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也

配合也極至也。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  
皆是不爭之德也謙為德柄實是用人之  
力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下濟而光明能  
如是則德合於天古之極至之道也

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

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故次之以

用兵者有言章

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  
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攘臂者作怒  
而奮矜也

擄元敵擄音劫執无兵古本

**蘇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  
於爭也退者无意於爭也无意於爭則雖  
用兵與不用均也苟无意於爭則雖在軍  
旅如无臂可攘无敵可擄无兵可執而安  
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亡无方吾寶故抗



兵相加則哀者勝矣古

幾近也亡无也抗扞也拒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禍莫大於輕敵儻好勇輕敵則近乎无吾大慈之寶矣天道尚慈聖人法天以慈為寶亦以民為寶苟或輕敵出師兩陳相交傷殺無數血塗草莽骨暴荒郊豈非亡吾寶哉故抗拒之兵雖多寡強弱相似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勝也。是故邪天道惡殺而好生余吁兵以禁暴衛民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

用之輒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蘇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則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輕敵者是不知言有宗事有主也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

傳奕同古本。老子云吾所言虛靜柔和

慈儉不爭等事皆本自然循理而足甚易知易行也而人多躁動多欲強梁貪競以撥禍患者是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蘇曰道之大復性而足性之妙見於飲食起居之間介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况能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主夫惟无知是以不吾知也

主字一作君今從古本。○吾言有所宗吾事有所主宗主者何道德是也道本无知

一而行万源止湛然其用則虛靜柔和慈

儉不爭而不求人知故人亦不可以智知

得之在我同乎无知夫惟无知是以天下

之人於其他則可以智知至於吾道則不

能知非真知也蘇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

道之迹也使道而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

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

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

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无思无為而有

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其思慮之所不及



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  
披音被衣履也褐短衣也○惟其真知吾  
道者希少則吾道貴矣其他可以智知者  
何足貴哉是以聖人內有真貴外不華飾  
不求人知與道同也故曰披褐而懷玉玉  
者以比德也玉本不足以比德蓋取世俗  
之所貴者為比以指人尔蘇曰衆人之所  
能知亦不足貴矣披一作被聖人外與人  
同而中獨異尔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道不可以智知故次之以知不知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枯

尚庶幾也一作上今從古本○道不可知  
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庶幾於道矣故莊  
子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然不知而妄知  
為病矣蘇曰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  
然方其未知則非知无以入也及其既知  
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  
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吾病枯

夫惟病彼天下有妄知之病者是以不吾  
病也聖人之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彼天下  
有妄知之病是以知止其所不知而不吾  
病也蘇曰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知之  
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真知此道者鮮是以不畏自己神明之  
威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道者在人之身則為神明畏者嚴憚之意  
也威者自心神明之威也自心神明正直  
无私威不可犯深可信畏凡人不間賢愚  
隱顯去為惟此心纖毫不可欺者乃神明  
之所在也或者時此恣情縱欲潛行不善  
以為已獨知之而人皆不知殊不顧自己  
神明之威凜凜然不可欺也不知畏威惡  
積不已則大威至矣大威至則天獸之安  
可解此有道者所以循自然之理而毋不



敬不敢妄為也

元狎其所居无獸其所生夫惟无獸是以无

獸古本

狎戲玩也獸如天厭之之厭弃絕也心者神之所居身者无之所生神无同出於道今夫人之運用非神无則不能矣神无不可須臾而離也神清則无爽无濁則神昏故常當虛靜以存神謙柔以養无循自然之理以應物儻不能虛其心弱其志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則是戲玩其所居之

三九十一

下六十五

卷

神獸弃其所生之无也苟戲玩獸弃不已至於惡積而不可捨罪大而不可解以至滅士此天獸之而大威至也故曰无狎其所居无獸其所生夫惟人无獸弃神无是以神无亦无獸弃人也嘗觀世俗之人間曰見性便是透脫不復脩身誠已至於違理傷物甚而恣縱情欲弗顧形骸以謂幻軀竟非堅固殊不知未能慎守此身善養神无循自然之理以全其精以應事物則何以謂之透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朱文公註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孟子有夜氣自氣之論脩身應物一理而已然則人也徒以見性而便獸弃此身之神无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可乎

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音暗自愛而不自貴故去赴彼取此

古本有而字○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

三九十一

下六十六

卷

知自愛其无而不求人貴故去彼自見自貴之行而取此自知自愛之道是以神无相守顯則成體隱則成始變化无窮深不可測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焉得有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民不畏威者是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故次之以勇於敢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故常也強梁者勇於敢而好爭則因以殺身柔弱者勇於不敢而不爭則因以活身此敢與不敢兩者世或以敢為利而因以殺身則是害也世或以不敢為害而因以活身則是利也故曰或利或害由是觀之強梁者天之所惡斷可識矣而世之人誰知其常也世俗但知趨利避害而鮮知利之為害也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為尚且難之以其有利害存乎其間也故常虛靜謙柔循理應物安於不爭之地况非聖人而欲妄動可乎蘇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或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夫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自化是善勝也然

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蘇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其終勝之而已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不言而有感必通是善應也不可須臾而離之是不召而自來也蘇曰又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又誰召哉

默然而善計然網恢恢疏而不失

默字得奕同古本河上公并闕元御註本作緝王弼梁王固後查張闕作坦今依古本

九九五

本○默然虛靜而動無聲成是善謀也恢大也包羅无外如大網焉雖希疏而不失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此聖人所以精乃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矣然天網者亦不可外此心而求之也蘇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是以常不  
畏死故汝之以民常不畏死章

民常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枯

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由上之  
人有為多欲而然也在上者只當清靜无  
欲而使之自化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蘇  
曰政煩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  
雖以死懼之无益也

若使民而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柳  
在上者既以清靜无欲化民如使民而樂

三十一

下六十九

卷

生畏死不犯刑法而其間或有為異常之  
事以亂正者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孰敢  
為奇惟其不畏死所以為奇也吾亦豈可  
遽殺之常有司殺者殺矣當思吾之恐  
有未善賦役恐有煩苛而使之至於此也  
益宜反躬修德以化之若或果是天理之  
所不容國人之所共疾法當弃市則是司  
殺者殺之非吾殺之也亦非司殺者殺之  
乃其自取也蓋天道惡殺而好生蘇  
曰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

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苟有惡積罪大之人  
常有司殺者殺之蘇曰司殺者天也方世  
之治而有詭異亂羣者恣行於其間則天  
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殺之則是天殺  
之而非我也

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  
有不傷其手矣枯

斲斫也削也謂設或有為奇者而上之人

三十二

下六十九

和

執而遽殺之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夫代  
天之司殺者殺是拙夫而代大匠斲夫拙  
夫而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知為  
民上者當以清靜无欲化民而使之不至  
於爭利犯法可也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  
欲代天之司殺者殺則是為民上者殺之  
亦必及其身矣蘇曰非天之所殺而吾自  
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  
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常不畏死者非惟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亦皆因上之有為多欲而然也故次之以民之飢章

民之飢者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也

食者充君之庖稅者輸國之賦食用當儉

賦稅當輕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是奪

民之食而使之飢也然則上之庫藏民之

怨府也庫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況酷吏

非泛誅求視天之民反不如於猪狗吏餘

三

下

珍饌民乏糟糠怨氣衝天禍亂斯作殊不

知民不難治至於難治者由上之人有為

多欲而民亦化上是以難治也漢文帝盡

減民租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其效著矣

曰上以有為導民民以有為應之故多

事而難治

民之輕死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也

枯民本不輕死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意欲

自生其生下民化之於利甚切不顧危亡

是以輕死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故物

有餘而生亡矣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

爭厚其生故輕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為生者是賢於貴生也枯

賢如猶賢乎介之賢夫惟無以厚為其生

者是猶賢於貴其生者矣秦皇漢武焚書

坑儒反道敗德恣情縱欲苦萬民以自貴

其生適以輕死及至末年招來方術東遊

海上求不死藥望遇神仙貽萬世之誚觀

二君者是殊不知恭儉清靜脩己以安百

姓而享天年之道也

三

下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有為多欲者鮮有不強暴也故次之以

人之生也柔弱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彊

剛一本作堅今從古本○虛無為和故柔

弱也和炁既無故剛彊也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剛彊

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前言人既如是此言物亦皆然以人物驗

之則知剛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欲



強梁而自生其生者斷不可也明矣蘇曰沖氣在馬則體无堅強之病至理在馬則事无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主兵者以慈則勝若恃強而不義則不勝也蘇曰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故強大取下上柔弱處上枯

木強大則人共伐之木之強大者取下柔弱者處上譬人之恃強自大者自取於下

柔弱者當處於上也蓋其道自然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剛強者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故次之

以天之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枯

天道公平人鮮能知故取張弓之喻以明

之夫張弓者高則抑下則舉有餘者減不足者補取其相稱而已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反天道也蘇曰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壅

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枯

有道者故能如此蘇曰有道者瞻足万物

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

音賢邪

賢能也聖人法天之道為之而不恃功成

而不處其不欲見能於人也儻為之而恃

功成而處以見其能於人豈天道也哉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柔弱勝剛強天之道舉下抑高故次之

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

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先

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西昇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无莫柔弱

於道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就人

之易見者而喻之以申明柔弱之道也夫

兩剛相攻一俱有損而石剛也水能穴之



石有損而水无損是攻剛強者莫之能先  
於柔弱也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由此而  
推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可知矣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而不行為情欲使之皆好剛強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  
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正言若反

聖人言絕句社稷者古者建邦立國左社  
右稷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祈穀之所也  
民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稷而王者乃

社稷之主也祥者善也受國之垢者謂自

行謙下柔弱也受國不祥者謂自稱孤寡  
不穀也誠能如此則是謂社稷之主天下

之王也此舉聖人之言證前義也夫謙下

柔弱本是法道而人以為垢汙之行孤寡  
不穀本以喻一喻虛而人以為不祥之稱

故正言似與俗反也蘇曰正言合道而反

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以剛強治民則有怨矣故次之以和

### 怨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為政以德則民自无怨苟不以德而剛強

多欲取之不以度使之不以時則民怨及

其有禍亂大作方且撫綏而和釋之則亦

必有餘怨矣安可以為善不若无怨之為

善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求也契之有左右者取其符合而已聖

人執左契以合德惟无私而已初不欲過

求於人也又何用聚斂之徒哉音去古

者削木為契右契所以責事為取契也左

契所以符合蓋與契也古者君臣一德天

下太平君无可責於臣而臣亦无可責於

民也安有怨乎

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音去司主也徹去赴也經典徹與撤通

。故臣之有德以化民者聖人惟主於符

合而已臣之无德而害民者聖人則主於

去之蓋契之无私而唯與有德者法天道



之无親而常與善人也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蘇曰天道无親唯善人則與之契之无私亦猶是也唯合者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民无然而各安其安矣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

小國謂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枯

老子前言治大國莅天下之式而此言小國者謂王者有道則國不在大民不在多

言九十九

下其六

言

誠能无欲无為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什伯之器音釋古按西漢詔天下吏舍无得置什器儲備音釋顏師古註去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為什器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扶富反又也上化清靜民不輕死何用遷移乘舟輿者多為利名既不知名利則

雖有而不乘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上古結繩而治今民既淳朴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化底和平則雖結繩亦不用矣

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枯

傳註俗字引鄭玄之說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去業猶次也余雅去業事也皆通望音亡○隨地所產以食以服甘

言九十九

下其六

言

之美之不餒不凍隨其風俗務其業次安之樂之不治而不亂鄰國雖甚近而使民各安其安自足其足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焉有交爭之患如是則太古之風可以復見蘇曰內足而外无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民之各安其安自足其足端由上之有道也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枯



信實之言多利直故不美甘美之言多華  
飾故不信嘉善之言止於理故不辯辯口  
利辭亂於理故不善蘇曰信則為實而已  
故不必羨羨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  
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已  
俞有既以與人已俞多枯

俞平聲註具第五章。通於一則万事畢  
故博者未必知一也聖人虚心應物故无  
積物有限而道无窮故用之俞有俞多也

下七十九

蘇曰能一以貫之則无所用博博學而日  
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它无所  
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  
人人有限而已无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之道生育无窮未嘗害物聖人之道為  
而不恃未嘗爭競老氏屢言言元為而此言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者蓋聖人純於道者  
也其為也出於无為與天同也故以是結  
下篇焉亦收一經之旨也蘇曰勢可以利

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  
之矣能利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  
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  
物宗者也河上公曰聖人法天所施為化  
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下



老氏仙蹤見之道藏史記聖賢紀載但降生  
示現人或夢之歲月日時記異先後至  
於諸家雜說未易殫舉矧註道德經者  
古今數百人所見各殊得失互有年代  
深迴史亦闕疑可擇其真勿泥其迹夫  
道一而已矣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  
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邦其  
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豈特用之  
一已也哉大抵要先得其體而自脩身

始及其妙也有變化不可得而測者在  
去古愈遠尤慮失真所以余解此經一  
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  
人臆說不得

老氏之意矣余幼時聞諸前脩曰河上公註  
乃漢儒所為託是名以借重耳不可執  
此本以為真河上公所註也當時結庵  
于陝河之濱授與漢文帝者止是分章  
句而已何嘗有註來及觀晦庵序參同  
契曰空同道士鄒訢其意謂鄒本春秋

邾子之國訢即熹也余不覺驥然曰後  
之不知空同道士乃晦庵隱其名以序  
參同契亦猶今之不知河上公乃漢儒  
借是名以註道德經也嗟乎三代尚稽  
古孔子信而好古春秋變古則書之生  
乎今之世切不可反古之道也聊摘數  
科列于篇首俾覽者得以取正焉若夫  
先覺之士固志筌蹄而後進之英尚資  
梯級是書也不无少補然懼僭率弗敢  
張露偶因道友來求難以荏苒付復念老

矣將形搗於一丘惟恐此經寢失古本  
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者或有  
修真之士體道之人欲傳受之亦所不  
隱度憑寶典口誦心持上祝

皇帝萬歲次願重臣千秋府縣官僚文武賢  
德忠良顯著祿筭增崇廣及士民同躋  
仁壽天清地靜時和歲豐率土含生咸  
歸有道繼今有得之者儻毋以為春秋  
散於三傳易道微於九師能於靜室焚  
香精心研味反照內參尋本源之真處



一旦玄通自得常以自然之道體其居  
塵出塵而生育无窮則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厥效隨著聖賢地位不患不到  
何止无愧於考亭去當亦知前脩之說  
不誣而仲尼猶龍之喻尤妙也湛然堂  
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熏香謹序



書中引海庵序參同契是范應元在宋  
之後今道藏不載是書宋汴亦不全也  
畫印本為宋刊宋印無疑 范應元

此書道藏不收佳氏老子黃籙抄之不及其真道藏亦未  
范應元身少致精尚考我海不錄諸家首范多德者或  
印此入沈林更詳張之九書

此范應元道德經集注不見著錄家  
後引律非司馬漢後通河上公亦云  
王弼傳亦存其宗旨本無目可謂  
詳博而獨去其景龍不刻其說解  
則祇取司馬道公蘇子由而亦則

較真氏老子翼為略而真氏三未刊其  
書不第道藏本不存亦可謂秘矣矣  
予子仲身官都揚守教社於上海寓  
廬時年七十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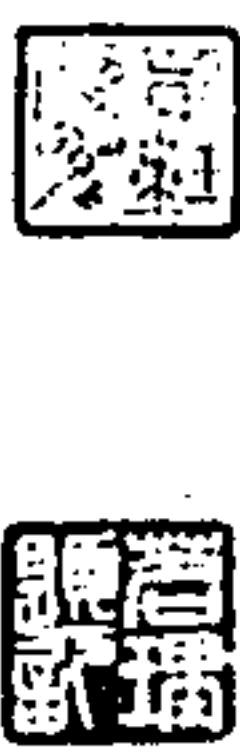




此范應元集注老子道德經亦沈氏所藏  
祕笈不見著錄沈氏金盃以為即褚氏引  
范多隱余檢范氏原跋自署湛然堂多隱  
齋然則信為多隱固無疑也二篇偶未  
括出余特著之於此 甲寅元夕邦述



案范氏所據古本音辨外凡三子家河上公王弼李惠張君相揚字傳奕  
孫登嚴遵蘇子山應吉父司馬溫之淮南子揚雄張主靜果中簡大阮籍  
馬融許非三謝郭雲陳碧宮阮咸章過日山設陳韶李奇司馬遷開  
元御注張玉尚張嗣是也又有指為西晉本者為大晉皆致有舊注或稱引所及  
皆所取也沈辭則為傳矣王弼許原仙蘇子山河上公司馬溫之成之矣  
陸德明注伊川司馬遷韓非王雲張沖應十休家或謂名理或采到擇  
亦不盡拘此行本自是通家言之實事求是者漢  
沈氏傳若并改按以鄭蘇所也上今據記於後 元或謂徐陰夕長州  
中於此處將注



范注今所甲引鑿家推為祕笈宜也宋人喜引宋說心類  
此見其時風氣甲寅五月王用蓮題



(二)

范無隱名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見莊子翼



道德玄經原旨序

彼五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為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于心其曰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為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為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邈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為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

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為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為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為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撫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首曰玄經之旨本為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達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



取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倡及塵埃中曾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

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為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

為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

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

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為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為原道解也嗚呼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能舍已求為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甲午穀雨陵陽年嗽書

為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為異教孔老之學遠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為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真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為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為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



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責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微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粵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

其望於當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益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笨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勿信嘗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畧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今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于以見天地始萬物母微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元殆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觀無名之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微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矣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強為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為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為一是謂沖和沖和具太極之體為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也觀妙則見固有之吾在常有後天也觀微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靜曾不外乎此道也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其名同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  
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  
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  
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  
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  
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和相前後  
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  
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  
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己之心則美反  
為惡善斯不善矣况欲天下皆知乎古人  
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  
甚矣玄經之旨本為君上告君上天下之  
師長也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惟影響噫非影動形形動影也非

谷動聲聲動谷也可不慎諸故有無難易  
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  
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  
以聖人事處無為教行不言無為非不為  
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

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為而  
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效成  
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去一或不然  
功其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  
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  
子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  
古人眼日向周季以前觀之

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  
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  
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  
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  
天下之大事物之眾可有於天下不可有  
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



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為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為事實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強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鼈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為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為無所為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沖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舉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睽此道為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紛銳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同光塵相

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沖虛妙用靈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為吾則不知為誰氏之子以為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為仁仁其至矣不以為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為狗以真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



然一或舉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  
視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允執厥中此堯之  
所以恭默無爲一視同仁而天下治也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  
天此谷神入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  
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  
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  
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  
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  
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  
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  
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靈以  
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  
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  
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  
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  
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  
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出入出而莫見其

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  
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  
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  
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  
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

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曰則  
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爲多如經  
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  
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申  
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茂以加矣然則天  
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  
之心與物爲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爲生  
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  
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  
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



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已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意長在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潤下不易言善信也柔以勝強政善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

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已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鍊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為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  
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  
骸猶眾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  
生也身載管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  
不離則一矣氣為百骸之主專養致柔能  
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  
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  
保以安能無為乎無為則安矣天門開闔  
貴守以靜能為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  
貴無所窒能無知乎無知則不窒夫人能  
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  
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為之長之而不有  
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  
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  
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

焉動圓靜方天地之象其中空虛天地之  
用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  
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輻共  
一轂輪圓象天與方象地車之有也其中  
空虛車之無也當其無中有車之用觀其  
轂虛能轉與空能載則知有形為無形之  
利無形為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  
輻轂不言輪輿軾轍者言車則全體在焉  
埏埴為器鑿戶牖為室其道亦然道言有  
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明易之動則見道之有有無之義動靜之  
機大矣哉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為民師表天下取法焉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  
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  
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耀盲  
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嘈



雜斲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真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辱可不驚乎貴大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脫矣此蓋爲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何患焉韓魏爭地子華子說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



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瞰觀其下而不昧繩編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

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隣不妄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渙若冰將釋無疑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濁無矯暴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屈原而如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如此道則清而不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己之心惟無必遂己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爲善也

經曰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為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

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天法道也道乃久道法自然也歿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先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在其不殆也明矣。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歛征役之為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熙熙自然。

無為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畧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為矣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民獲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隧問鼎天下侮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也已矣吾是以知為無名古史也關子亦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五常作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太偽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



智偽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為忠臣孰為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

二十五

二十

廩象日以殺舜為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桀殘虐則龍逢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偽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絕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

利以啓盜賊者則絕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弑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思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已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為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二十五

二十一

經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毋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絕學無



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  
 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  
 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  
 爲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  
 外得可知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  
 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  
 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  
 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  
 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  
 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彼六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  
 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  
 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  
 容量也吾有大德宇量斯寬惟道是從靡  
 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  
 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  
 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  
 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  
 真吾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所  
 謂強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  
 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  
 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  
 而觀之此可知也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為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以多為得則惑也惑則不得也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為天下式則誠全而歸之

經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原旨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為之為至

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為為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

道也然則孰為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誠則不為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曲誠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祿位握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宦途之於世路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驚功名一有躁進之心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會不知分彼心必不容自己之惑不顛蹶不已也豈不大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

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

世六

混成非物也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吾

嘗曰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此道也豈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謂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如何從而得哉吾

將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邈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爲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闕者矣大大曰逝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極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如環無端先乎天地莫知其始



後乎天地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道不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天地大以帝王觀人民則見帝王大雖然究其端倪四者之大莫不均固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為法內而正心誠意外而脩齊治平以至功成身退八聖超凡歿身不殆是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與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君也

經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原旨曰天下之理至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計其天下之必歸往四海之必清平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之知道者

也惟君子而如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奈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謫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



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為其所不當也故善人者則可以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為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受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為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為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

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極天地萬物之妙體樸道之妙體也知吾身之妙體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故能為天下谿為天

下谿喻海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故能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喻抱一也一能合眾乃見吾之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體復歸於無極也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故能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喻習坎淵深是為無底之谷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樸散則形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為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損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原旨曰聖人居寶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轄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取之心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絕海之竭



可立而待也居實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為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絕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為不可以力執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為已物隨行遷徙也煦吹譽毀也強羸盛衰也載墮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靡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斯有人民社稷人民天下之神器也上章以之勸人主以

道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於戲老聖之用心至矣乃至不忘天下此其所以為百世師也天道好生惡殺虧盈益謙貴慈柔不貴強梁慈柔則生強梁則死理之所必至故君子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一出

必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汝不以兵強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於邦內以土地故糜爛其民以戰民不堪命不死於兵則避而去之兵強之禍天下如此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與師百里百里之害與師千里千里之害大軍既興之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凶矣豈人臣之善道哉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則宜審所取舍也觀孔子以俎豆對靈公之間陳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答子貢之間政則知兵乃可去噫嘻孔聖憂天下之心又何異於老聖乎果而勿矜勿伐勿驕果而不得已言天理之所在如吾



之所說者是皆知其必不得已而須如此行方是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人臣位極身不知退尚以舞兵弄權為事極則危矣是之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顛隳也尚何望佐人

主而致國治而天下平乎聞之者足以戒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慎乎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矣不祥之器凶器也前言神器此言凶器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故有道者不處此承上章餘旨為人臣好用兵者戒也當

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于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必以恬淡為上恬淡云者王者之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為美

若以為美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如楚子玉之於城濮晉先穀之於邲皆主用兵而好戰者終不可以得志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天下莫不與也安有以殺人為樂而能得志於天下者哉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為可喜也凶事尚右為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正謂凶不可尚也噫當受命于將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為也哉非敵國侵



我下有弗靖不得已而用之弗舉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

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細縕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為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為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

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

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

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

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

彼六

十二

可見聖人曠括天地發明道樸為侯王者

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

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

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

取天下章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為

人幽而為鬼神明則復為人無古今無智

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

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

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

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已知彼

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為入之道而知生

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



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非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責備不其智乎知己之心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勝人者有力人欲熾也自勝者強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萬實也強行者有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安常脩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為人幽則為鬼神者惓然若亡而存沛然不形而神具有不亡者在。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重樂推而不厭雖不欲大不可也大道汎兮無往不在其可左右隨其所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得以生曾無辭謝功成不名有成所當成

何功之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生所當生愛養必至烏可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謙德至矣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無歸物之心物自歸之無大物之心物自大之道之為道也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為心愛養萬民雖有大功大德終不自以為大故天下歸之自能成其大也吾終此章隱几默味游心上古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鹿大樸淳風熙熙猶在也。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奚為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寇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蚩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



帝之歸必有兵斯可偃兵不可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其可不知戒乎道之為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焉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經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于宇宙之間物有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溫冬必寒秋將涼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喻之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損益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否泰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生殺也是之謂大造化之微

而可明者然則柔弱勝剛強柔弱氣之為物也物變則通剛強形之為物也物壯則老知變通而不墮壯老則勝斯在我肯為甚乎魚不可脫於淵魚民也淵國也水利器也利器貨食之謂淵有水則魚安國足貨食則民安水藏于淵則魚不脫去貨食藏于天下則民不脫去為人君而長一國者可以聚斂之端示乎人哉知大造化之流行盈虛消息理有常度則會計之心自不必容者況國之利用徧藏天下猶水之冬涸春盈未嘗不足又何患焉

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原旨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有當為有不當為之常理不為其所不當為而為所當為則春春而夏夏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品物亨道一反常則沍氣乃作四時乖和品物傷矣君道亦然侯王若能體道之道而守君之當為不為君之所不當



為則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君不言而百

官正萬物將自化也社稷人民莫不各安

厥分為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矣帝德

一愆異政乃起使君而盡君道臣而盡臣

道上不凌下下不僭上天下曷敢有越厥

志而不從王化者哉化而欲作是既化而

又欲有他作之心也為君之道當思彼胡

為而欲作必有啓之者矣當勿待彼作而

亟求吾之所未當反其所當而鎮之以靜

夫如是則必使人之意也消有不待以彰

厥罪而彼將自化也何敢復作哉是之謂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

欲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

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不欲則以此而自

靜天下將自正矣道之無為而無不為也

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

無為者則安得而無不為哉非我所知也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彼七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

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

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

德上德之心德不已尚人心自歸是以有

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已忘人心未

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為

無所以為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為有所

以為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為無所以為

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為有所以為仁之

次也上禮有心於為而人莫之應義之次

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

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作甚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給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為帝德帝德降而為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為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為戰國之詐亂攘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道在其中矣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其道亦然惟無全能所以為聖也為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為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眾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眾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眾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為天下貞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矣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自審其辭而又嗟歎之故致數與無與言德



貴自隱德貴自隱則在我所得者衆一有表襮之心則寡矣如輿之爲物本具全體不可數輪轆輻輳而求爲之輿者數而求之則爲輿者失矣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多其德又不欲落落如石而以德自少既不以少又不以多則昔之得一者自然合分之宜合分之宜安有不長久者乎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用也如此反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道無定體惟變是體動則造化流行萬物生焉弱柔也柔弱者生之徒也道無定用惟化是用用則生意發施萬物安焉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觀其生物者氣則知生氣者神生神者道

矣夫神性也氣命也合曰道聖人立教使人脩道各正性命蓋本諸此仲尼之盡性至命反終之謂也子思之天命謂性原始之謂也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此言有生於無性其在矣嘗論性者吾所固有命者天之所賦生之始也性不得命吾無以生命不得性天無以賦性與命交相養而後盡有生之道也生之終也形亡命復惟性不亡與道同久修此謂之修道得此謂之得道學道人有不能自究本性反有問命於人者是未明性命之正也吾得因而申之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聞道造其有情有



信而又達其無爲無形故勤而行之中士  
聞道雖造有情有信而未達無爲無形故  
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二者俱惑故大笑  
之蓋下士天資既淺又爲人欲所汨天理  
未明彼物之有形有爲者尚未之造況道  
之無爲無形者豈易達哉此下士之不容  
不笑也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建  
言古有之言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  
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  
德若偷質真若渝斯八者言道之用有若  
無也大方無隅方無隅故大大器晚成器  
晚成故大大音希聲音希聲故大大象無  
形象無形故大斯四者言道之體實若虛  
也道隱無名知而不言能而不爲也夫惟  
道善貸且成惟善貸故可傳惟且成故可  
得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道非外物故不  
可以手受而目見惟在聞道勤行求其在  
我者而得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  
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有塞吾體帥  
吾性沖和一氣而已彼造物者之生生不  
窮舍此而何哉沖和中和也道生一無極  
而太極也一生二兩儀生焉二生三三才  
立而萬物生也是謂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天陽地陰二氣交感  
妙合而凝一點中虛乃成沖和純粹至精  
者爲人雜糅不正者爲物人物賦形前類  
後偃負陰抱陽之象也兼三才而兩之者  
在我矣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斯道也  
嗚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聖人以父母  
天地赤子萬民爲心嗟三代之季各尚智  
力爭土害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  
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沖和之德尚柔弱  
戒剛強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爲  
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



稱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為我善也。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強為戒乎。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強為勝，柔者受損，剛者受益，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騁剛強，又教人以剛強為善，亦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為善也。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然則強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吾將正為教，父見不賢而內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沖和之德，以戒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

之觀天運，太虛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浮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氣其在矣。天以沖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虛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虛，空無之間，氣無為而四時自行，四時不言而百物自生，益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既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辭，有不容不發。此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



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當世哉必有不得已者而已之者矣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芻豢之養矣物之具氣體于天地間者莫不有養焉天之所與一物一理小大有分脩短有數初不待求而養者未嘗不足惟不待求故未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已欲人之賂已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絕矣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惟不待求故

不可求此其所以為天也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苟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貨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諱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

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惟知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為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與養為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地道變盈而流謙故卑而上行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大辯若訥也躁勝寒地在山上也靜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為天下正謙亨君



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道德演於墳典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貨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哀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侵伐行師無乃不可乎知卑而不可踰哀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申韓不善學流入刑名為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君壽之脩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

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為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為臣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形于擊壤之歌則知為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齡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烝嘗之義如二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唐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為不爭戎馬胡為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為夏商之衰求為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屋可封人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者哉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原旨曰不出戶知天下為有道聖人言也得不得不為堯讓許由者言乎不窺牖見天道

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燭火之光灌溉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箕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為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為名乎吾將

為賓乎無為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為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授禹堯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為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

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經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為學日益眾人之道也為道日損聖人之道也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無道心若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又何損焉舜授禹加以人心道心危微之言則損之所不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人欲淨盡則無徇己之為無徇己之為則凡所為者皆天理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為皆所當為而不可不為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樂



取諸人以為善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己若而欲強人之從己也強人之從己衆人之道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道可常心不可常道常則所應皆理心常則應不免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為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則物無忤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

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是以天下之善為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信為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慄慄渾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齧缺之為人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者則去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遠廬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



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爲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

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爲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不顧危亡無不爲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磅礴微而食醯朝菌之化蜩甲蛇蛻之假一皆祖族道德而爲物者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曰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體道爲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故上

十六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爲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

既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不離也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沒而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爲己之道也內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爲人之道也外得其養則發而爲事業事業濟而終身不救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內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強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也此其爲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允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爲侶同此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故七

十七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馱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霸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爲治之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爾言不生事也上不生事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所謂無忘無荒四夷來王大道正路也徑旁蹊也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貪功黷武好貨尚奢舍



正路而弗由務先權謀啓天下之爭奪朝  
甚除官冗而宮室侈田甚蕪民散而田野  
荒倉甚虛粟耗而倉廩竭甚矣衣取其蔽  
體可也何必服文采佩取其安常可也何  
必帶利劔飲食取其實腹何必膏粱而取  
饜財貨取其適用何必珍寶而有餘此皆  
無益於生有害於治是謂為盜而誇富於  
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  
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  
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  
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為民作則  
也聖人之抱一為天下式所以為民立命  
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  
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脫始可言善禹  
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  
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脫也有

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  
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昏德民墜塗  
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承堂安在哉  
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  
人不得而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宜是皆

以脩身為本然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  
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踈嘗知  
所慎脩之身其德乃真慎厥身脩思未真  
其在矣脩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  
餘慶也脩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  
士也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天下慕之也故以身觀  
身則身修以家觀家則家齊以鄉觀鄉則  
鄉長以國觀國則國治以天下觀天下則  
天下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觀之  
斯可知也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  
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  
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  
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舍德之厚上章言修德觀德不言所以為德此言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是以赤子之德為德也觀其精全氣和柔弱真常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獲鳥皆物之至惡有毒害之心者於赤子則不螫不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初無甚大氣力而握則能固未知牝牡之合初無交媾之情峻有時而作精全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氣和之至也和乃德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為妖也心使氣曰強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道此無他柔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污能隆與時消長可

使七

二十

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頽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其光同塵六者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得而踈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寵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淵嘿雷聲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不識焉故為天下貴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庶績咸熙舜之百揆

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

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

不祀而征遂滅十一國桀放而有諸夏奇

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盟津戰于

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其次矣兵法曰上

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

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為詐

詐變為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為

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為卿專利

害民使衛巫監諂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

而民彌貧矣淮夷入寇民相與為畔襲王

奔彘共和行政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矣幽

王淫昏以石父為卿佞巧好利用事專任

政治多邪諸侯或畔戎狄殺之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

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古聖之

言玄聖引以為證得非墳典之言與幽王

二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昔伊洛

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

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

山崩三年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寵褒姒

以為后以子伯服為太子伯陽讀史記曰

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曰王伐

申申侯與郟人召西夷犬戎攻殺王立故

太子宜曰是為平王徙居東都西周果廢

伯陽老聖字老聖昔事西伯為藏史仕成

王為柱下史幽王時為太史修道養壽屢

掌史帙演著玄經龜鑑萬世吾所謂無名

古史益可驗矣當時位雖人臣而道冠百

王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

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旨曰政如夫子為政以德之政悶悶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

動缺缺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禹陟帝位

正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湯正復為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于桀假手于周善復為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內者也不割

不劓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為奇為妖者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彼八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

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亟服勤所以養之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亟亟服勤所養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

有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為根



身以心為根，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永命一也。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

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

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蒞天下者，聖人無為乎上，賢人有為乎下，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災害不作，其鬼不神也。燮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

無札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氏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斂，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王問孟子交隣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譬如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牝以靜為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為政，如牝以靜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或下以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銳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為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室家之有闔奧焉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為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

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壁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已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為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司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



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為亂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敷述上古無為之化以詔後世使反鏗薄之風為淳厚之氣其以道自任若此為無為法自然也事無事順天理也味無味樂恬淡也大小多少君臣民庶在焉報怨以德凡上下之交或有不善則當以德報為心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謀當謹始無使滋蔓難圖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由一陽二陽積而為乾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為大成其大者六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僥薄往往如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慎厥初要在承平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譬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為之於未有非有所為杜之於未有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慎也天下之事一有心於為則多致乎敗用力以執則或致乎失所為盡心力而為之後必



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為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者終亦無為而已故曰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經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原旨曰古之善為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乎何則上以無為為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

理猶天之有五行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澇不作疵癘不生物得以昌也為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專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乎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專聚斂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知此兩者亦可為治之措式常知措式不尚智術福被于國是之謂玄德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返矣言與智治不同也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為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為軋已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為妨已也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為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舜命總朕師遜舉皋陶將讓位曰故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誅龍逢戮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為傾宮



瑤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囚湯夏  
臺囚昌美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  
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  
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  
以慈衛之夏臺美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  
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古有  
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  
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周之伐紂曰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  
矣夫湯武不得為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  
經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  
不爭善用人者為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  
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為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  
美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  
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  
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

伐為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  
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  
而不聽人皆曰狂丈夫漁于渭陽西伯勞  
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  
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  
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  
公望立為師善用人者為下如四善云者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古之極也配天謂可為人主極法則也如  
文王者乃古之善為士者可為法於天下  
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  
不辜汝助予憂乎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  
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  
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鬼神之  
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病瘟  
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  
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  
墮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  
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  
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吾不敢為主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為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

守是謂行無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捍禦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捍禦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為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為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寶即前章三寶

之寶所謂惟善為寶仁親以為寶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凡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為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莫能知。○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



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  
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  
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  
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  
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不  
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其不病  
世本誤作  
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  
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  
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  
其不以病為心而禦人以口給故犯不知  
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為病  
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  
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當老聖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做耶孔聖  
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  
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虐  
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  
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為重加之以刑  
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

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  
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  
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噫桀君也  
湯臣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大人之心其  
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  
所不至民不堪處民不堪處則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  
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  
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  
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  
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  
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  
人自知不自見無驕人之心自愛不自貴  
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緜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乖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為難而無勇敢之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緜然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當禁紂為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聖焉敢不臣乎吁其矣豈桀紂之有以自

亡耶其天網之疎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孰殺之哉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寬法令薄賦斂省徭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為奇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寘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乎斲大匠之事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



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斲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爭強興徭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稅歛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盜穴出沒靡常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為上有為下亦有為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

之法聖人有所不取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沌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天一



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資焉其死也堅強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強者死譬猶兵強則不勝衆攻之也不強則共衆伐之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言柔弱則氣剛強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如復混而爲一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道也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言大中之道立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

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爲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涼寒極變溫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業無爲有爲由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



聖憫文武墜地將有二代垂亡之風故因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湯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為湯勝使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為武勝惟其剛強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絲之極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為社稷主天下王噫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己正人與為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為臣而可自代君者乎正言之君民吾義皇之民無繩可結亦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

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含哺鼓腹樂在其中隣國相望道並行而不悖鷄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益乎天地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強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與也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與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為一博者不知數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為人已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已愈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



無恩而大恩至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表八

上

玄經原旨發揮序

彼九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尊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百餘年三度散關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篇素篇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脫素思音觀復謝高士所編實錄年譜紀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世參訂經旨輯為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為發揮故不得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大德十年中和後二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謹序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教門後學雷塗杜道 堅著

老聖著玄經以道德名者尊皇道尚帝德也言道德則王伯功力在焉嘗觀康節以老子闡皇極故愚以皇極疏老子同一道

也天下惟道理最大老子言道而不言理理其在乎天地古今君臣民物之間各具理氣象數莫不由斯道也皇極經世所以系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亦不出理氣象數之四端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愚著原旨發揮十有二章前六章述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老子降生授經西遊之畧又豈能外理氣象數而有言耶皆所以明大道也言先天理也言元始氣也開物非象手數其在矣象數具而人道興焉其始太上其次三五其次王伯喻以歲則太上春也三五夏也王伯秋也冬則閉物之後開物之前乎喻以日則旦而晝晝而暮喻以身則幼而壯壯而老也惟其會運有不同故其世代有

脩短觀者當自考之

先天章一

先天先天而天者也其虛無自然無極之道乎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曰道生一一生二是皆形容先天之道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太易也道也無極也易有太極道生一也一生二太極生兩儀也周子則曰太極本無極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右先天之道論議不一有先則必有後有先後則必有中見諸典籍太極有三以太極為中者則極前為先天極後為後天此以道言也以伏羲之畫為先天文王之重為後天者此以卦言也以一元中分前六會為先天後六會為後天此以世言也凡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一先天之道言先天則後天在焉以吾身而言有一情未動之先有生未生之先以天地而言則有天地未分之先同一先天也先天者其道乎其存而不論者乎



元始章二

元始一元之始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列子曰天地之先無物無物天地安從生曰有太易者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言其四而不言太極其曰氣形質具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言渾淪則太極在焉必有神帝者主乎其間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故主宰之謂帝是曰元始。始國家嚴事祈天求命必齋戒以將之蓋有所祖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故世之言天者必假歷數以明之諸家載籍不同惟邵子皇極經世可法焉其原推本易老之言參之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驗諸皇帝王伯道德功力而成其書經以元會運世諱以日月星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一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三十分一分十二秒易與天地準皇極又準於易易

道德玄經原旨 發揮卷上

雖不言歷數而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歷數在矣皇極之用十二三十者其法以元準歲會準月運準日世準時也一世三十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會三十運一萬八百年一元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天地萬物一元之數終焉元而上杪而下存而不論矣其要以會準月者十二會應十二辰也天地之氣始於子終於亥其始一會應於子二會應於丑順而十二會則終於亥矣終則有始一元而一元此道之所以始乎無始終乎無終知此則可與造物者游而始得乎環中

元經會之一始於太易

太易日甲一月子太易未見氣也太易

初年之歲月日時俱起甲子歷五千四百年

而有太初

太初日甲一月子太初元

氣始萌也又如其年合一萬八百年是為一

會大則當一歲之子月小則當一日之子時

先天無極元始祖氣至此而靜極者動一陽



生焉康節有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此謂也

元經會之二有太始

太始日甲三十一辰子三百六十一二太始

氣形始端也五千四百年而有太素

太素日甲四十六辰子五百四十一二太素

形變有質也又如其年合二萬一千六百年

為二會應一歲之五月一日之丑時惚恍之

物象窈冥之真精者玄同妙合二陽生矣

元經會之三有太極

太極日甲六十一辰子七百二十一三太極

萬物混淪而未相離也所謂存於渾沌未判

之先達於氣質成象之表充塞天地貫通古

今大造不能外者也五千四百年渾淪肇判

陰陽開闢應一歲之寅月朔後之半月一日

之寅時寅初之四刻者乾坤成象以清以寧

三陽泰而萬物動萌矣

右一元之始歷五太凡二會有半積二萬

七千年邵子稱日甲月子於元之始愚於

五太稱年者以其有理氣象數具於未然

之中也殆亦畫前之易歟老子曰天下萬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皇極數起于天地未

開闢二會半之先數終于天地已閉物一

會半之後亥子丑三會猶歲之冬日之夜

謂有物邪則天地玄冥萬物伏藏謂無物

邪則窈冥惚恍萬物未嘗不在故曰先天

地而始後天地而終終則又變而通矣故

述十二會而於元之下俱稱日甲一一而

二二而三三此以往巧歷不能知康節著

書其元不得不自日甲始又安知不已有

由甲至癸之元乎愚嘗曰今日天地昨日

天地也明日天地今日天地也知此則康

節之書可推矣

開物章三

開物天地開闢也言天地萬物咸自此出易

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老子曰道生之德

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蓋天地萬物具開物之

先太極剖而形之成之之質著矣其為道也

在天曰靈在地曰寶合天地而言夫是之謂

靈寶



開物日甲星已七十六月寅辰子九百一三開物之初當甲子元丙寅會已卯運甲子世甲子年方是時也天地定位玄黃疑合而玄元始之氣具三氣混而渾沌氏者出按歷書云渾沌氏一日盤古氏天地渾淪如鷄子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百歲天極高地極厚盤古極長方盤古之半當元經會之四

元經會之四

盤古氏日甲星甲九一月卯辰子一千八十一四老子

曰神得一以靈其盤古氏為之初乎以呈極推之萬八百歲是為一會之數氤氲化醇具太極之全體有聖人之神而未嘗形焉者也其生也神靈極天之高極地之厚宰御形氣胚臍萬有其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然則盤古萬物之祖也意盤古之說固近於迂愚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一俯仰之間盤古未嘗不在大矣哉庖犧氏之畫卦

也乾為天為首南方之卦也坤為地為腹北方之卦也天地定位矣艮為山為鼻見麻衣西北之卦也兌為澤為口東南之卦也山澤通氣矣震為雷為足東北之卦也巽為風為手見麻衣西南之卦也雷風相薄矣坎為水為耳西方之卦也離為火為目東方之卦也水火不相射矣合八卦之象而萬物悉備於此人所以為萬物靈也盤古豈遠吾哉即開物一萬八百年合元始三會有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年盤古氏沒初天皇氏出

右盤古分形化生萬有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于以見民同胞物同與莫不自盤古一氣中來盤古當元經會三之下四之上以一日喻之當寅卯方交之時曙色未分若天皇氏之世則當卯正之四刻大明東生萬物並作人道與鳥達







古有不可以意求以古沿今有不可以不紀姑兩存之若夫天之星斗文章鬼神之雷霆號令有不待人文之出而後明然粲然赫然乎仰觀俯察之間而則象之治蓋本乎此

### 初三皇氏

五龍紀一五龍五姓也玉皇通一曆作勾龍紀

初天皇氏日甲一月辰子二千二百六十一天皇十

二頭頭日十二人見元氣肇始有神人號天

皇氏為物初生民之主立極定位而神化無窮焉餘三物初生民與動物同出一氣分

形未清故有蛇身人首者有人身牛首者如

天之二十八宿地之十二宮神皆以禽獸之

名而名蓋禽獸與人同稟天星地靈而生故

稱人曰保靈焉則知天皇氏之民無思無為

若嬰兒之未孩食元飲和抱道自然老子曰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是時人壽千餘歲子孫相承歷十五

運合五千四百年初天皇氏沒初地皇氏作

### 當元經會之五

元經會之五

合雄紀二合雄三姓春秋緯作合雄紀初置

天地經作合雄紀通鑑外紀作攝提紀

初地皇氏日甲一月辰子二千四百四十二地皇氏

十一頭十一繼初天皇氏而王德合自然功

贊天地定星辰分晝夜調陰陽制寒暑四時

順序人民毓萬木折萬草萌鱗介羽毛飛潛

動植各正生成則知地皇氏之民若嬰兒之

既孩餐霞茹芝無飢飽勞役老子曰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時

人上壽猶千歲子孫相承歷平會五千四百

年初地皇氏沒初人皇氏作

叙命紀三叙命四姓天地經作厚令紀通一

歷作玄命紀外紀作合雄紀

初人皇氏日甲一月辰子二千六百三十一人皇九

頭九當是時也生類日衆如孩已童天性

既墜人欲漸萌披木葉藉草菜食果飲水長

幼羣居無爪牙之利以禦猛獸無官民之分

以制剛競強食弱肉民不堪處即山川土地



之勢財度九州九頭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  
皇居中以制八輔謂之九頭紀老子曰執大  
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子孫相承歷五  
千四百年初人皇氏沒中天皇氏出當元經  
會之六

按初天皇氏繼盤古以長天下合初地皇  
氏初人皇氏共治一會有半凡一萬六千  
四百年通前五會積五萬四千年天初三  
皇世代宜有短長不應俱得五千四百年  
之整然以皇極推之雖日有盈縮而月之

日不出三十月有大小而歲之月不出十  
二歲月日時小年也元會運世大年也則  
知物初生民元氣渾然無營無欲相忘冥  
芒之中世壽綿邈物無害者故老子曰聖  
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

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愚嘗歎曰後世有  
三皇之上宇而三皇無後世之人民為之  
長者能便是民為三皇之民以廣處三皇  
之地則老子作書本旨不為徒言矣

中三皇氏

元經會之六

連通紀四連通六姓一作連通紀

中天皇氏日甲 月己 星甲百五十一 辰子千八百一中天皇號

泰皇氏繼初人皇氏而王入六會之初當時  
之民如童初冠生實不足以濟飢餒取動物

之可食者而飽其腹恬淡自安他無營爭雖

有君長之而民安其故伯陽父曰太古二皇

得道之君立乎中央神與化行以撫四方是

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

萬物相終始世代相承歷五千四百年中天

皇氏沒中地皇氏出

五姓紀五河圖云通紀五姓

中地皇氏日甲 月己 星己二百六十六 辰子千九百八十二中地皇

號有巢氏繼泰皇氏而王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

草木遂長人民野處不勝虎狼蛇豕之毒有

巢氏教民構木為巢以避羣害冬則處穴夏

則居巢寒暑有備禽蟲不傷然後民安其所

天下九頭咸歸而尊事之子孫相承歷五運

凡一千八百年中地皇氏沒中人皇氏出



脩蜚紀六脩蜚九姓河圖作居方氏外紀作  
循蜚紀

中人皇氏日甲十一月巳六中人皇號

燧人氏繼有巢氏而王人民巢居穴處飲血

茹毛傷害腹胃漸致天喪有燧人氏始教民

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避腥去臭養人利性遂

天之道故號燧人氏天下之民飽其熟味含

哺鼓腹其行墳墳其視顛顛陰陽和順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老子曰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

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世代相承歷一千三百

一十年而後天皇氏作

按中三皇之世民俗真淳凡為君人之長

不有制作大功民無稱焉故有巢氏以構

巢得號燧人氏以鑽火得號即其功德而

民稱之厥後子孫因以命氏故伏羲之諸

侯猶有有巢氏者存而後又為相代之君

一號大巢氏非一有巢可知矣

三五章五

三五後三皇逮五帝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

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傳曰太上立德

其上德之謂乎上德次道故曰太上立德是

兼三五而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

與一世而澹漠焉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

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

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

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

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淥淳散樸古道變矣

莊子當時必得尚闕古史故序羣后世次頗

同諸說中三皇共八千五百一十年通前合

六萬二千五百一十年而後天皇伏羲氏作

後三皇氏

因提紀七河圖作提挺氏

後天皇氏日甲十一月巳六後天皇號

伏羲氏風姓歲起攝提始甲寅以木德王都

太昊之墟教民伏犧因以為號治金成器示

民炮食一號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畫八

卦造書契作甲歷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

三五章五



而聖職教化之道興當時人民羣處網常未立伏羲德合上下法兩儀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於是人倫乃正繼天而王為百王先尊之曰天皇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六年傳女媧至無懷通十五代歷一千三百單七年而

後地皇神農氏作

按共工氏伏羲之諸侯也其後祝融氏生神農是謂炎帝後至堯時復有共工云者

蓋子孫相仍為官為氏爾

禪通紀八禪通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後地皇氏日甲一 月巳六 辰卯二千二百二十八後地皇

號神農氏姜姓起辛丑以火德王都魯當時

人民啖茹生疾陰陽相冠神農嘗百草制百

藥以療之教民耒耜之利以播種百穀民乃

粒食日中為市有無相通使民宜之諸侯夙

沙氏叛不用命其文諫而殺之神農脩德威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其地南通交趾北接

幽都西距三危東連暘谷在位一百四十年

傳臨魁至榆罔八世歷五百二十六年而後

人皇氏作

流訖紀一作疏訖紀小司馬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黃帝時置九紀之間

後人皇氏日甲一 月巳六 辰卯二千二百四十五後人皇

號軒轅氏公孫姓長於姬水改姬姓起庚子

以土德王都軒轅之丘因號焉承榆罔之衰

蚩尤不用命戰于涿鹿戮于中冀於是以雲

紀官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次而太常奢龍祝融大封

后土倉頡之倫職之以事始作宮室舟車曰

杵弧矢棺槨鑄鐘鼎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命

倉頡制字而衣冠文物禮樂法度興焉遂使

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

子一云伏羲命大撓作伶倫造律呂隸首作

算數容成總斯六術成陰陽律曆之書書野

分州經土設井人民不爭古官無私市不預

賈相讓以財四夷賓貢諸侯咸歸是為黃帝

開廣成子居空同之山往拜問道在位一百

年跨鼎湖登雲天而仙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得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

任荀僖佶儂依正妃嫫祖生二子曰玄囂是

任荀僖佶儂依正妃嫫祖生二子曰玄囂是



為青陽曰昌意是為若水侯

按史曆諸書稱皇者九以九紀考之則初中後各為三皇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故聖人為生民立極為天下後世開物成務而已曾何有心於名號哉伏羲氏傳女媧氏大庭氏栢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通十有五氏驗之伏羲冊辭大庭無懷一十氏皆伏羲分治之臣豈一人之身而為伏羲之臣而後為相代之君乎當是各氏子孫相承耳如女媧氏為伏羲后有補天之功伏羲在位百有餘年而沒乃又曰女媧相繼為君在位一百一十三年意必相繼為君者女媧氏之後乎若無懷氏亦然神農氏傳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蒼帝哀帝榆岡八世以即位甲子配合計之軒轅氏合伏羲神農通治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而九紀終焉又按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一姓皆古帝王也

故鄭司農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又按冊壺記云皇次四世蜀山倭傀六世渾敦七世東序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渠一世稀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sup>十七</sup>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

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又有鉅靈氏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古乃有盤古氏基之又按呂梁碑載古封禪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他書所載古氏號尤多漫不可考今撫九紀九皇之為叙固不敢失於恍惚亦不敢墮於脫畧老子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少昊氏<sup>日甲</sup>十一月<sup>星癸</sup>百八十一<sup>月</sup>己<sup>辰</sup>子<sup>二千</sup>百四十九<sup>軒轅子</sup>曰



青陽已姓繼黃帝而王起已卯<sup>十六年</sup>受命之日鳳凰至遂以鳥紀官以金德王都曲阜號金天氏順時迎氣昭配神明以能修太昊之法尊為少昊晚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失民作享家為巫史丞嘗無度神狎

于民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在位八十四年乃授命于顓頊子二曰重曰嶠極

顓頊<sup>日甲一</sup>星癸百八十<sup>月己</sup>六軒轅孫昌意

子姬姓十歲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代有位起壬寅<sup>辰之卯</sup>九年以水德王都衛因名帝丘

後徙高陽號高陽氏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章無相侵瀆作曆以寅為正是歲正旦立春五星會營室其統四廣同神農之地其法婦人路行不避男子者拂之四達之衢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承雲之樂以祭上帝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

帝嚳<sup>日甲一</sup>星癸百八十<sup>月己</sup>六少昊孫嶠極

子年十五佐顓頊治十有五年代有天下起已未<sup>辰之巳</sup>二以木德王都亳號高辛氏命

黑咸為聲歌九招九列六英倕作鼗鼓鐘磬吹竽管塤篪今鳳鳥天翟舞之以康帝德順天恤民身脩而天下服于四曰棄曰梁曰摯曰堯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

號因其事嚳極也能窮極道德序三辰以固民故號帝嚳在位四十六年帝摯代位起己未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在位九年而廢通五十五年

帝堯<sup>日甲一</sup>星癸百八十<sup>月己</sup>六帝嚳子伊祁

姓名放勛初封唐侯年十六帝摯廢眾推唐侯陟天子位起甲辰<sup>辰之未</sup>十一年以火德王都平陽號唐氏乘摯衰廢之餘民食惟艱乃脩德尚儉土堦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宮垣不堊窪樽杯飲示民素樸一民飢則曰我飢之

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曰載建寅月為正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牧



四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然數當六會之末  
水不潤下當堯六十一載甲辰洪水方割命  
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咨四岳曰朕在位七  
十載將異位岳曰有鯀在下曰虞舜遂釐降  
二女嬪于虞徵試三載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乃讓位于舜堯在位七十  
載舜癸丑徵庸歷試三載一在七十載之中丙辰受  
命于文祖居攝二十有八載癸未堯乃殂落  
壽一百一十六歲

帝舜日甲一月辰長成二千一百五十九六顓頊之子窮  
○ 蟬五代孫生于姚墟姚姓名重華起癸未以  
土德王初在隱微曰虞氏陶于河濱畊于歷  
山漁于滄納堯降二女以妻之歷試諸難三  
載考績乃命以位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  
類于上帝天禋于六宗四時望于

山川遠祭禘于羣神祀典不載輯五瑞觀四  
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巡四岳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去四凶咨四岳咨十有二牧伯禹  
作司空平水土稷播時百穀契作司徒皋陶  
作士垂共工共工之名也益作虞掌草木伯夷

典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禮也夔典樂教胥子  
龍作納言通上下之言禹垂益伯夷夔龍  
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  
舜將讓位曰來禹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試三載亦在攝政  
二十有八載居喪三年丙戌格于文祖遷蒲  
坂在位三十有三載丁巳命禹攝政十有七  
載陟方乃死除微庸以在位合壽一百一十  
歲

右少昊至舜凡六帝執于廢附高辛後不在  
○ 五帝列通三百五十年自太易初元以來  
積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二年禹丁巳受命  
又七年而前六會終焉老子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言皇道不足降而為帝德  
帝德不足降而為王之仁義也堯舜禹授  
受當天地交會一元中分先儒謂經世書  
以皇與帝為先天六會王與伯為後天六  
會然則數終六會洪水降災使非有如堯  
舜禹者出則民其魚鼈矣故天下譽之愚  
嘗謂少昊顓頊帝學帝執帝堯是為五帝







初惟時有苗弗率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

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如禹之用兵者可謂王者之師也然不有禹誓於前則亦何有湯誓泰誓於後豈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又可為先人者之戒禹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莫敢不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居攝十七年踐位十年通二十七年癸未東巡至會稽崩壽一百歲傳子啓夏一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桀放而夏亡

商湯日甲一月子七子姓名履字星乙二百八十二辰卯二千二百七十六  
天乙禹司徒契十四代孫為諸侯十有七年放桀踐王位起乙未卯辰之以水德王建丑為正都亳是謂成湯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得伊尹于莘野以葛伯不祀湯征諸

侯自葛始桀昏德民墜塗炭湯薦伊尹于夏五就桀而不能用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之職貢桀與問罪之師九夷師不至伊尹曰可矣於是相湯伐桀誓于衆戰于鳴條放桀南巢而天下歸湯湯有慚德故盤銘曰德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在位一十三年壽一百歲迨盤庚二十一年庚申老子乘日精降亳託孕於尹氏之玄妙五女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五日生于李下因指李為姓帝辛紂淫酒暴虐比干以諫死微子囚箕子奴逢蒙誅西伯戡黎祖伊恐作戡黎紂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昏弗聽諫周武王伐之兵敗走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噫桀固不道矣成湯放之紂固不道矣武王伐之可不謂畏之者乎商三千王六百四十四年商亡歸周

周武王日甲一月子七子姬姓名發星于二百八十四辰子二千二百九十七  
堯農師后稷棄之後文王昌之子也昌事紂與九侯鄂侯同為三公昌被誣囚羑里七年



後獻地得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為

西伯紂二十四年文王沒又九年武王以太

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韋殷受命還豐踐天

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起已卯辰之紂

以木德王月建子為正乃反商政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太賚四海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

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竊嘗歎曰

唐有四凶誅四凶者舜虞有三苗征三苗者

禹夏之湯征自葛商之西伯戡黎凡古之得

天下者揖遜征伐鮮不先有其勢天乎人乎

勢使之然乎武王在位六年壽九十三歲後

一百二十一年昭王南巡不返又一百七年

夷王下堂見諸侯又五十三年厲王奔彘周

召二伯行政一十四年號共和厲王死于彘

二伯立太子靜為宣王仲山甫尹吉甫方叔

通周召為五伯輔宣王大修文武之功又五

十七年幽王為申侯所殺而平王東遷于洛

邑號曰東周錫晉文侯秦襄公命又六十四

年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鄭為左右拒射

王中肩又四十年惠王錫齊桓公命為伯又

三十年襄王廢狄后狄師攻周王出奔鄭鄭

居王于汜叔帶代立明年王告急于晉晉文

公納王于周而誅叔帶使王子虎賜晉文公

土地而稱伯至此齊晉秦楚宋五伯日益強

盛而王室寢衰又三十一年楚王伐陸渾觀

兵于周遣使問鼎而侮之之風至此甚矣又

五十五年靈王庚戌孔子生又七十八年孝

王崩孝與考諸本互差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南

惠公封其少子鞏稱東周君一云孝王復號

西周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七年東周立周分

為又五十八年顯王甲寅趙韓分周為二七年

辛酉東又三十一年乙酉孟軻為魏卿又二

十九年報王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又五十

一年報王乙巳會齊韓趙魏兵攻秦不利西

奔秦盡獻其邑還周而卒周三十六王八百

六十七年而西周滅又六年東周惠君會諸

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盡入其地

右三王通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桓文伯  
於一千五百餘年之後以三代考之則湯



武已由伯而王是不待桓文出而後伯也  
況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韋亦已見於二  
代襄王後去昆吾大彭豳韋入秦宋楚爲  
周五伯也前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除開  
物前及盤古通四會四萬三千二百年初  
天皇氏出人極始立由初天皇至大禹七  
年通二會凡二萬一千六百年之間少昊  
而下稱帝者五通十有一世又三分世之  
二則是稱皇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年稱  
帝者纔及三百五十年何帝運之促而皇  
運之長耶非也神農已稱炎帝其後帝臨  
魁八世俱以帝稱軒轅亦稱帝考此則是  
後三皇而下稱皇稱帝互見疊出已參錯  
于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之中矣三王自夏  
丁巳始凡一千四百五十四年至平王東  
遷政由方伯然則五伯之興孽于昭王漸  
于夷王形于平王成于釐惠之世而周拱  
虛器矣迹此而論豈非皇有可親帝有可  
譽王有可畏伯有可侮乎按皇帝王伯者  
四而禹即位之八年當一元中分之時上

而曰皇曰帝下曰王曰伯以後六會言之  
閉物前四會有半王伯中分而王二會有  
奇凡二萬四百三十五年三王纔及一千  
九百六十九年而伯已參錯於其間其伯  
豈其伯哉蓋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皇  
之伯者存焉而又有王之皇之皇王之皇  
之帝王之王之伯者存如春行夏令秋行  
冬令四時之氣有時而遷不可以一法言  
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愚前之所謂理氣象數之四端者有是理  
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  
是數矣一元十二會配一歲十二月一會  
三十運配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配一  
日十二時一世三十年配一時三十分是  
故一世三十年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  
一運十二世得<sup>數九</sup>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  
會三十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元  
十二會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其畧  
也姑述一二非曰能之願學焉抑謂邵子  
之爲書其言道德功力以明皇帝王伯其



義則吾竊取之矣若夫觀物之為言卦氣  
音律之為占自有皇極經世書在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彼十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註

降生章七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按紀傳老  
子大道之祖氣象帝之先天也故曰先天而  
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惟無形體  
故無定名惟無定名故隱顯莫測殆亦混沌  
氏之謂乎其在天也曰虛皇天尊無極大道  
君天皇曜魄寶高上老子天皇大帝九天上  
皇洞真帝一君太清天尊太上玄元老君金  
闕後聖君九老仙都君太上丈人靜老天君  
真元教主金闕帝君其降世也則曰通玄天  
師盤古先生有古大先生玄中大法師鬱華  
子廣壽子大成子廣成子隨應子赤精子錄  
圖子務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則子老子所  
謂為萬象主為帝者師應號不一者乎至曰  
玄元皇帝大道玄元皇帝太上混元天皇大  
帝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太上老君  
混元上德皇帝乃歷代冊封之號也所謂隱  
於太無形於太初遊於太虛生天生地神鬼



神帝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其老君之謂乎愚老子徒也庸得引而申之

老子按本紀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毫苦縣瀨亦作鄉曲仁里尹氏女感日精而孕降生於商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有五日

商以丑正為歲首二月建寅即今正月上元節也生而能言指李為姓因其皓首故號老子誕世積祥備載紀傳今亳之太清宫九龍井白鹿檜聖迹猶存帝辛二十一年丁卯辟地岐山周西伯召拜守藏史武王遷柱下史

成王時仍柱下史之職昭王初去官歸亳二十六年癸丑度函谷關授關令尹喜道德二篇於終南山之草樓遂出大散關期喜會成都青羊肆與喜西遊值穆王西狩還周景慕玄風上終南修草樓改號樓觀命幽人尹軌杜

冲主祠事稱道士者七人焉老子尋東還過樓觀授尹軌杜冲宋倫道德紫虛陽光經錄幽王召拜太史三年辛酉告王三川震周將亡遂隱去平王三十四年癸卯復出大散關久之還中夏敬王拜藏室史十八年孔子偕

南宮敬叔至周問禮夷烈王二年過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歷數赧王九年老子避女

几地肺天柱從是復出散關涉流沙西昇崑崙居商一百七十四年居周八百二十二年周遊天下輔世匡時閱世九百九十六年然

則後之人以商周觀老子者不知有太上之老子以人間世觀老子者又何知有先天之老子乎故經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亦夫子自道者歟若夫秦漢而下至于唐宋應身降現神化無方衆人固不識也自有本紀實錄在

授經章八

關尹子姓尹名喜仕周昭王為大夫善天文預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為函谷關

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駭乘徐甲為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為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



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鉞吳越春秋鉞作研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

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遜封禺之地嘗登山壽隱今吳興計然山是也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趯崔瞿栢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既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道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西遊章九

老聖晚涉流沙西昇崑崙還紫微上宮示有終也終則有始如四時之代行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曰功成不居其名不去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是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出處進退與造物者相爲無窮也崑崙居地之西北高萬餘里廣稱之上



參碧落浮黎在焉故羲皇之良文王之乾俱位西北夫地有崑崙猶人之有元首天高西北天門在焉絕頂九峯上應九天乃上帝遊宴羣旨并陟之所瓊林玉樹琪花理草七寶騫林天風披拂琳琅振響自然宮商蓋渾玉境界也按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北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疊為三層上與天齊日月黃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焉東白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閼苑南連積石山岓水泉北戶諸山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理池翠水王母衆仙居焉海中四嶽為之枝幹十洲三島入海大川圍繞其側絕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樹瓊柯之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百寶妙巖即黃帝天君含樞紐鎮此山與五嶽名山相通常有神仙往來考校生籍上主填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夫海外之五嶽即天地之五鎮造化之五嶽即五氣之宗祖也愚謂老聖之升崑崙殆復歸於無極歟崑崙乃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所治凡古之人

王世主將相大臣之有大功大德與夫高人善士之有玄功妙行者皆得昇焉崑崙天之道迷天之行者所能企及哉抑聞仙者遷也學道之士如漢之三茅君張輔漢晉之許旌陽葛仙公輩是皆功滿道備初則遷於名山次則遷於十洲三島至若遷崑崙而為上界仙官者不但可與老子為徒是可與天為徒也

按淮南子曰禹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木其脩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理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旁有九井井玉橫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圖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䟽圃䟽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陔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陔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



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  
限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  
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  
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  
謂玄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  
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原題章十

道德經乃關今尹喜紀老聖之言老聖之言  
紀無始有始開天立極之道太古上古皇道  
帝德之風下至至王之功伯之力見之五千餘  
文囊括天人之道上下幾千百代歷歷可推  
言聖人者三十有二而不名殆一無名古史  
也可以龜鑑萬世可以網維人極可以優入  
聖域老聖撫古史以著道德孔聖撫魯史以  
作春秋一也然不以史名而名道德者是系  
三五而為之題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  
皇五帝之書三墳既軼五典不完尚幸世有  
此經古道不墜原老聖之意諄諄以皇道帝  
德為當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慮  
其所終而民莫措故欲挽破碎於渾全回溲

滿於溲樸縱不能使是民為九皇之民獨不  
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嗚呼聖人天也天  
此心聖人此心天此道聖人此道天不自為  
而命之聖人天可無為也聖人不自為而命  
之賢人聖人可無為也賢人不可不為聖人  
無為乎上賢人有為乎下君臣之道濟矣故  
曰為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者君臣有分  
職所在也民有恒心業所在也太古玄風天  
下一道義皇成世四海一德此無為之為猶  
其大有為於天下者也言則無為有為皆則  
人心天理一皆財成贊化之道若夫稱聖人  
而不名者非太古無名氏之君則羲軒堯舜  
之君歟尊古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  
所以壽斯世也

章句章十一

道德章句者河上公所著也漢文帝尚清靜  
命朝臣講習老子時未有章句者出辭玄文  
遠多所不解聞陝河之上有老人明老子枉  
駕問焉授帝素書老子一編甄別其旨析為  
八十一章章著二字以訓一章之義曰體道



曰養身曰安民之類是也自章句著而注者出焉然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為漢老子晉人注者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為唐老子宋老子言清虛無為者有之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紛說鈐家自為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內聖外王之為要由是不能相發而返以相戾惜哉蓋自關子文子親見猶龍而其所自著書頗已睽其師之旨列莊二賢先後不數代其言清虛玄遠則又過其師之說殆近天而不人。況孫吳假之為兵法申韓詭之為刑名是又人而不天矣宜乎千載之下未有攸證若夫蓋公曹參清靜寧壹以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者也抑觀河上公著分章之題其義虛玄實同經旨而題之之義注者未有所述故稽治道者闕焉此原旨所由作也今不書章題而書經曰者尊經也若其義則演諸原旨中遂併章題為一篇以舉云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道德玄經原旨 發揮卷下

成象	無用	歸根	虛心	重德	偃武	微明	同異	儉欲	養德	玄德	謙德	後已	知病	戒強
輔光	檢欲	淳風	益謙	巧用	聖德	為政	道化	鑒遠	歸元	淳風	為道	三寶	愛已	天道
易性	厭恥	俗薄	虛無	反樸	辯德	論德	徧用	忘知	益證	順化	恩始	配天	任為	任信
運夷	贊玄	還淳	苦恩	無為	任成	法本	立戒	任德	修觀	守道	守微	玄用	制惑	任契
能為	顯德	異俗	象元	儉武	仁德	去用	洪德	貴生	玄符	居位	淳德	知難	貪損	獨立

顯質

纂玄章十二

纂玄者五千言之樞要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蓋謂我之所言皆有所宗本見諸古聖人之立言行事甚易知易行何天下之莫能



知莫能行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同出而異名既見而問禮矣又退而竊比焉善述而信古必有見於當日今原旨之作既已章著其義乃復句別其綱以纂玄言覽者或因類以證句因句以證章因章以證義庶乎玄

聖立言之旨可白於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豈容忽諸

道

可道道可常道非常久道視之通法道道法  
聞道勤而行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顯進道進  
若退不如道見道不窺闕為道日損聖道聖人  
坐進此道見道不窺闕為道日損聖道聖人  
為而尊道是以萬物莫不天道功成名遂身  
不爭而善勝而貴德無親常與善人天  
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  
道不足則不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  
貴此道貴道見有道故有道者不處天下有  
者何道貴道見有道故有道者不處天下有  
有餘奉天下大道其可左右大道其大况  
惟有道者大道其可左右大道其大况  
好徑使於大行道見不道非道也哉  
有和行於大道紀是謂道紀道華而道  
失道後德而道紀是謂道紀道華而道  
之道與道者萬道尊道之道法自然道常  
始道與道者萬道尊道之道法自然道常  
無名道常無道生道生之一  
為而無不為道生道生之一

德

廣德廣德若建德建德積德重德謂之有德  
有德無德司徹孔德之空貴德道而貴德  
玄德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常德歸於嬰兒  
德不忒復歸於樸上德為而無以爲上德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上德為而無以爲上德  
若下德為之而有以爲下德不德謂不德是  
同德德者同於德同於德真德乃真德餘  
修之家其德長德厚德善不善者吾亦  
德乃餘德厚德善不善者吾亦  
普修之天下德厚德善不善者吾亦  
信不信者吾亦德畜德貴德之  
信不信者吾亦德畜德貴德之

先天

先天有物混成無極復歸於虛極守靜篤古  
極是謂配天無始地無名古始是謂道紀  
始為天下母始以無象之象有象恍兮惚兮  
象大象無形執象先之象同玄又玄之  
又窈冥精其中有精恍惚物其中古物天地  
根是謂天象妙門之門玄牝門之門萬物宗  
物之宗以萬

天地

天地無名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地得一以清地得

萬物

萬物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作而不辭萬物分以而吾以觀其復萬物將自賓萬物將自化萬

物得一以生天下萬物生於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

也柔脆之生無物復歸於有物混成奇物滋起

天下

天下若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天下皆可知守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

國家

天下多忘諱而民彌貧天下貴以無事取天下

天下多忘諱而民彌貧天下貴以無事取天下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國家民多利器國家有國有國之長久隣



長則聖人用之配天是謂配天王公若而王公不  
以爲公王乃三公置三侯王侯王得一以守  
稱爲天下貞侯王無以正而爲王故能爲君有  
貴高侯王自謂孤寡不殺百谷王君有  
宗事有君臣國家昏亂有忠臣輕則失  
蹤則失君臣僕雖小天下不敢臣

士君子

善士古之善爲士者微妙上士上士聞道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君子終日行君  
離若重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大丈夫處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  
其厚不處其薄

父子

教父吾將以六親不和孝慈絕仁素義  
國母有國之母天下母爲天下有母以萬物  
有名萬食母而食於母子以知其子母  
其子從嬰兒轉氣歸於嬰兒如嬰兒手  
守其母未孩見孩之孩之皆赤子比於赤子  
孩之未孩見孩之孩之皆赤子比於赤子  
孫子孫不離雌雄知其雌牝牡合而後作

師學

師資不資其師人師善人者不師大匠匠夫  
爲學不爲文以爲文學不學人之所學復  
絕學無憂楷式是謂玄德

主賓 主不爲主而爲客萬物而不爲主而賓自賓  
客不爲客而爲主萬物而爲客

善人道者無親常與善人之善人不善人之所  
保不善人見異人於我獨異人我心也哉人之衆

力者示人固可以示人器不用人者善爲下爲人  
夫樂殺人之衆多悲哀泣之於知人者若勝人  
救人之常善救人之棄人上治人莫若善勝人  
人衆皆有以復衆人之所過俗人俗人察察

責人契而不聖人執於人  
將以百姓皆曰自然百姓皆注其耳目不  
民死而無欲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  
重死而無欲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  
民死而無欲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  
民死而無欲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使民

軍旅

將軍偏將軍處在大軍必有山年佳兵夫  
不祥敵兵仍無敵甲兵之入軍不被甲兵用  
兵以奇用兵而爲言抗兵抗兵者勝矣兵強  
不勝則師處刑生馬田獵人心發狂



盜賊

盜賊法今無影盜賊多有智賊國之賊因盜

鬼神

鬼神以道落天下神聖非其神不傷人神靈

無神得一以靈神

身體

虛心虛其常心聖人無為心以百姓心渾心  
為天下民心使民心氣心氣曰強弱志弱其  
有志強行者強骨弱骨弱而後司筋柔

見有力勝人者用力是謂用身先而後其身

存而身存身殃身退功成名退有身大忠

為身無身吾有何患終身身塞其兌閉其兌濟

身不教修身修之乃真貴身貴以身愛身

天下為患身若貴大患身道乃久傷手大匠

斯者有不攘臂攘而仍之實腹實其為腹

為目不為目見目盲五色令耳聾人耳聾口

爽五味今口味乎道之出口淡峻作未之牝牡

至也精之精至見足下始於足下

性命

道德玄經原旨 發揮卷下

谷神是謂玄牝沖氣為和專氣致柔精真

其指其真復命復命曰常營魄能無離乎

光明歸其明復光耀不離守中守如握固

抱一抱一抱一抱一抱一抱一抱一抱一抱一

生死

生死死生出入死生之徒死之徒強者死之徒

有生於無道生一道生先生地生天生生以生

攝生攝生者求生以生求相生相生無之長

生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厭生所無厭其

無生夫唯無以貴生為貴生上見不死是謂玄牝

無死死地無重死而不遠徙或存或存或存或存

存若存不亡亡者壽壽上

沖玄

道沖之或不盈若沖其用不窮沖和為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知和



清靜

清靜 清靜為正以清 天得一 徐清 靜之徐清以虛  
靜致虛極好靜我自然正而常靜 勝壯靜復  
靜曰復命以靜下將自正 自然以希言萬物  
法自然道

五常

十

十六

仁義 大道廣有仁義絕善仁 與善不仁 不天地  
以萬物為易物聖人上仁而無以為失仁 仁失  
不仁以百姓為易物上義而無以為失義 義失  
而後上義而有以為失義 後禮而禮上禮為上禮  
之應喪禮勝以喪禮處之 戰聖知民利百信知  
有知使行於大知有知慧 有大偽知多治民之勤  
多知忠信 夫禮者忠信之 有信 其信善信 信善  
德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寡信 必寡信不信 不信  
足有不信 美言不信

言行

言宗 言有宗 吾言 吾言甚易行 希言 希言善言  
善言無 貴言 猶分其 建言 故建言曰信言不美  
瑕請 正言 若反多言 不如守中 虛言 則全者豈虛  
哉美言 美言不信 信言不市 不言 聖人不行不言  
教無為之道 益知者不言 尊行 以尊行可贊  
不知天之道 不言而答 尊行 以尊行可贊

行餘食行妨 難得之貨  
行餘食行妨 今人行妨

政教

政治 善聖治 是以聖難治 民之難治以其  
難治以行教 行不言之教 治亂 治之於法 今  
其知多行教 之教 治亂 治之於法 今  
多盜賊

功名

十

十七

有功 不自伐 無功 自伐者 功成 功成不居 居是  
事遠百姓皆謂我自然功成而不名 遂見名  
處其不欲見賢功成而名 遂見名  
身名與身可名 名可常名 非常名 異名 同出而  
強名 強名曰大無名 名道常無名 始有名 有名 始有名  
道隱 有名

富貴

富貴 富貴而驕 知富 知富者富 自富 我無事而貴  
賤不可得而貴 貴身 貴身大患若身 貴 我貴 我知  
者希則自貴 自愛不 貴言 貴言 不貴 不貴  
我者貴 自貴 自愛不 貴言 貴言 不貴 不貴

古貴 古之所以貴  
賢愚 此道者何

賢愚

尚賢 不尚賢 使見賢 功成不處 其愚始 前識  
之華而 以愚 將以愚之 愚心 我愚人之  
愚之始 以愚 將以愚之 愚心 我愚人之

善惡



善惡相去何若善應而善應不言善勝者不爭  
善謀善謀然而善建善建者善抱善抱者善下  
江海所以為百谷善言善言無善行善行無  
王者以其善下之善言無善行善行無  
善計用善計不善閉善閉無善結善結無  
不可上善若水善地居善利物而不爭善  
解

淵心善善仁與善善能事善善時動善知善  
天下皆知常善是以聖人不善何來之有吉  
善之為善尚左作凶不知常凶利害不可得而利  
凶凶事尚右作凶不知常凶利害不可得而利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禍福禍福所倚而害  
則沽此兩者或利或害禍福禍福所倚而害  
譽其於親之畏侮其於親之悲哀悲人來之多大笑  
○下士聞道大笑和怨必  
大笑之怨有餘怨必

愛身愛以身自愛自愛不其愛甚愛必天惡  
天之所惡人惡人之所惡惟物惡物或惡之  
孰知其故可寡欲寡欲少私寡欲不欲不欲以  
無欲名於小寡欲寡欲少私寡欲不欲不欲以  
聖人欲不欲所欲所欲者各得欲得於其大得  
其不欲見賢所欲所欲者各得欲得於其大得  
失得者同於若驚失之若驚不失久不其失  
失而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不失久不其失  
不而失成敗而常於幾成敗失之為者無之故無  
故無執無敗則無事始損益或損之而損益  
損見上為道日損寵辱若驚榮辱守其辱不辱

不知足若辱若辱知止知止知足知足者富知  
不辱知不足不知足不知足補不足有餘而補  
足損不足不足之道則不然損  
剛強柔勝剛勝強柔弱見上天下柔弱莫  
剛強柔勝剛勝強柔弱見上天下柔弱莫

爭戰  
夫惟不爭故無尤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是謂不爭之德善戰  
善戰者輕敵輕敵莫大於輕敵戰勝處之夫  
善戰者輕敵輕敵莫大於輕敵戰勝處之夫  
善戰者輕敵輕敵莫大於輕敵戰勝處之夫  
善戰者輕敵輕敵莫大於輕敵戰勝處之夫  
善戰者輕敵輕敵莫大於輕敵戰勝處之夫

無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  
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  
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  
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  
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上德無為而無以

有為  
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  
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  
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  
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  
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無為乎人能



有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強為之故強為不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強為之故強為不為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其物歸焉而不為主不  
敢為天下先不敢為主而為客不為而成天  
下神聖不可為也使民不  
為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為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應為器為器則為長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為器為器則為長

則為人用之為父吾將以不為主為客而為  
善為士者不武為道者善為文不足為文為一

故復混為式抱一為和沖氣以為貴  
而為一為式天下式為和為和為貴

為善天下皆知善為利為利為用無之以為  
善之為善為利為利為用無之以為

奇正復為妖為妖為敗敗之為谿下谿為谷  
為天為妖為妖為敗敗之為谿下谿為谷

天文

天長天久天清以清一天大  
天長天久天清以清一天大

不終冰釋  
冰釋冰釋

地理

地久地天長地寧以寧一地大  
地久地天長地寧以寧一地大

淵脫於淵不可若水壘土起於壘土田蕪  
淵脫於淵不可若水壘土起於壘土田蕪

時令

善時動善春臺如登春臺若冬  
善時動善春臺如登春臺若冬

必年終朝終日終日終日終日  
必年終朝終日終日終日終日

草木

草木萬物草木之生也枯槁抱木生於毫末木共  
草木萬物草木之生也枯槁抱木生於毫末木共

則共荆棘生馬根抵固抵歸根各歸其根輕  
則共荆棘生馬根抵固抵歸根各歸其根輕

宮室

九層臺起於壘土朝甚除倉虛見戶  
九層臺起於壘土朝甚除倉虛見戶

開兌濟其出戶不出戶窺牖見天道方隅  
開兌濟其出戶不出戶窺牖見天道方隅

無方安居樂其居樂俗樂其居狹居無狹其  
無方安居樂其居樂俗樂其居狹居無狹其

關鍵善閉無開鏡春臺如登四隣  
關鍵善閉無開鏡春臺如登四隣

觀雖有祭然妙門有室之門玄門  
觀雖有祭然妙門有室之門玄門

天門開天門  
天門開天門







玄經原旨發揮序

上古之初人人老子家家道德言之不可聞  
安有五千言以為之經大樸既散元經會之  
七有聖人跨歷商周笑視爭奪遐想庸成大  
庭之不可復於是出五千言以陳古義以正  
人心青牛去遠微言轉堙五千演為數十萬  
言將以發道德之所未盡使博大真人與上  
三皇同時必不著書使後世盡漢文盡蓋公  
則原旨之書亦不出於今之河上此書自先  
天而來十有二章別自為書開闔古今經緯  
理數得函關之的意集玄學之大成讀之者  
軒軒乎見鴻濛泠泠然適建德身世自遠內  
外俱忘亦猶淵明之羲皇上禪宗之威音前  
周茂叔之太極本無極雖然運有汗隆而古  
今無二道術有分裂而宇宙無兩身安知老  
子之非先生又安知先生之非我異時白石  
洞天水光山色之中從杖屨而稽首三問者  
必屬之我矣廬山道士黃石翁敬書

生民果有初乎夫開物成務十三卦之外無  
餘聞而雲火水龍鳥師之紀郊子之學為有

微是故莊周之論容成而下凡十二氏夫豈  
寓言黃帝以前封泰山者七十二又豈臆說  
與蓋五太肇而化育參九紀終而甲歷作推  
之而可求其故邈之而可見其倪者易老而  
外惟皇極一書而已然嘗論之元會運世大  
年也歲月日時小年也皇帝王伯之所由分  
開物閉物之所由遂其可究者日甲月巳星  
癸為少昊之世而甲子紀年日甲月午星甲  
為夏禹之日而王道始著然則六萬四千八  
百有一年以往之故斷自堯甲辰而上豈無  
可載之事特簡策散落舉之而無其徵此堯  
夫所由畧也南谷杜尊師道際兩朝學探古  
始嘗以謂一身之八卦為盤古開天之徵一  
日之旦夜為開物閉物之辨故撫諸古史歷  
書所稱九紀參之老子微意迄禹二會半以  
前逆推而分初中後三皇氏以系人極既立  
之事由是而求之則於皇極一書為有原始  
之補而其意則尊皇道尚帝德而已也題其  
書曰原旨發揮分為十二章上六章至周而  
終下六章述老子本末大抵發明老子身為



藏史凡三皇五帝之書無不目見所著五千  
言辭玄旨邃隱然無名古史故取之以補邵  
子之所不陳殆人間宜有書也尊師老子徒  
也謂言涉天人不可也然使爲國家者得其  
言而用之則君俞於上臣敏於下斯民罔玄  
穆之化或者老子意乎於是乎叙大德十年  
冬十有二月望弟子句章任士林書于錢塘  
自然道士之齋

○ 卷十

二十四

○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蕙

嘉靖庚寅子為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迺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為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為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為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

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即同乎天道而不以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







上言有性字

常者於人無門不可測

同出者此之無明者名者此之有無者此之能所無明者生有無明者即有無明者生有無明者即有無明者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如性之

猶意也情也微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

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為復反無名是即天

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

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即萬物之母也老

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

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

不安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而

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

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為而順其常者至人所

以全其天上有為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

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此兩者同出而

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老子集解

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

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

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

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

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矣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

正而不知以爲善相愛而不知以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

無宅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

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

老子集解 卷上

善至寡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

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不善相形

而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

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

之不善之習變而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此以下因言聖人功

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未嘗拒

之爲已利至於功成矣終若無與於已而

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贊美道德天地往

往通用此語蓋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其功故

有功用居之則

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

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

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

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不貴難

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

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

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

老子集解

三

五六七



虛實無形  
欲上心下  
外無形者  
之德者

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  
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  
則無不治矣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  
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  
之行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  
而腹實矣選怯而無所為志之弱也故精力  
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  
於物而迷其初適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  
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  
下知無為有為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為矣  
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為故為無為則無不治  
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不盈皆  
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  
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  
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常也淵深也宗主也  
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性其銳者挫其紛者  
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  
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

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初無形體故曰或存  
之先子謂有所從生象以也帝天帝也天者  
其何自而生疑若在上帝之先此莊子所謂  
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  
直贊美夫道也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  
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  
於萬物任其自生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  
句別為一章橐籥治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  
者外之積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  
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地之間有至神之物當  
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  
其出也非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  
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為亦非言  
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變  
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谷者虛也  
納神則死  
則神則死  
天地之厚  
以

###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已

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  
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

生不化者能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  
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

根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  
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

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  
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

地復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應奉  
天地之厚以

天地則包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萬物矣綿綿若存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

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存  
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

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

神而別為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  
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

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  
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至哉言乎

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為之說曰謂之谷則  
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

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  
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河上

河上  
至人則無矣

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  
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為神也非通神

孰能識之  
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也夫道無私也為道者貴生而

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  
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

也且不自生則無為無為則其神凝而不可  
長生自生則有為有為則其神妄動而不息

是反自傷  
是反自傷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聖人觀

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  
其身以法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存

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存是成其私也  
原其所以致之願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

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  
私物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

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  
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

竊弄闖闖者也予嘗以其言為然迺今觀之  
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

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  
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闖闖之謂哉

###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矣幾平聲○舉人之所惡謂卑

爭為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

之至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

道也如水者可謂底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

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

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

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

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

澤及致競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無德德施

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也居善地心善淵與

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言上

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

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

言有徵而不蕪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

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

於天道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凡所為爭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已

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

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

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三句在漢書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履盛滿之勢顧復驕盈

而不能守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序

其富貴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序

惟大人為能法之若夫功成不退復何為也

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為宗故曰天之道損

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

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離去聲○載承受也

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意不分者其神常存

矣按古者言魂魄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

魂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天氣為

目之精明為魄鄭康成謂口鼻之虛吸為魂耳

精爽為近是而餘說各有未安又左氏曰天

者或專言魂或專言魄義亦相通此云營魄即魂之謂也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日嬰兒朱子曰專氣致

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

露便是剛這氣便盡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

老子之學天下莫除玄覽能無疵乎洗

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



何况非法法也

此非言言也  
才智非此心  
已不若上頂心

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心則足亦妄見  
而已必消除之無使留於胃中而為真性之  
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為  
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為則非聖人之治  
矣 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  
勿傷善治國者任 天門開闢能為雌乎 天門  
一闢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雌  
靜也猶夫闢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  
當以靜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  
者為本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聽明無所不見  
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  
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  
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全章集解

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  
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  
患在於有為以有為治生愈傷以有為治  
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生必制心去智  
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生必在宥  
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  
自正無以天下為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  
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  
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

章首管說者不一按楚辭載  
管而登震王逸註曰抱靈魄  
而上升蓋專指為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  
同但訓載為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載  
魂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  
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

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  
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  
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闕其辭如後世  
隱語之為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  
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為說雖朱  
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宅章有獨言抱  
一者其所謂 再注注經釋家云  
交媾者何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埏埴音  
音埴○輻輪軸也轂輪所繫也考功記曰  
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埴和土

全章集解

也埴土之黏者牖窻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  
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吳勿清曰車載重行遠  
器皆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器有  
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  
然車非轂鏜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  
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  
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  
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  
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  
處故曰無之以為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  
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為  
貴也蓋有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  
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行去聲○寒差也人之耳目本聰明感於

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

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

內外之分不明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

彼取此為並去聲○為腹者內養其神可長

言數者此獨言為目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

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

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

驚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

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為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

之所言有憂者貴為之累耳使其遺貴而

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故

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者可以託天下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

無擾乎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未肯

以其身為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

而衣取養於世不啻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

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為患此所以重為

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

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音

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

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

得者也不下二句之意故此故其上不瞰其下

不味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瞰音皎○瞰

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是謂



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  
悅而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  
悅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也執古之道以御  
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觀其對今之有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道即無也  
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  
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  
物也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  
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  
真宅以有事為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  
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  
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  
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老子集解

十四

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  
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細老子之學者其  
說雖多然大氏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  
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為信然而未知其大不  
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  
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  
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  
在不恃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  
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  
舉以為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  
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可通其意今老  
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  
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况  
其深遠之意乎○澹瞻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強其大反○通者不滯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

容哉特強為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

爾所云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

其若濁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

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

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

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

也皆所謂強全老子集解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

為之容也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

久之徐生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

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

心慮憤亂而言也濁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

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

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徒之數必斃

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

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真氣生曰孰

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題保此道

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上言始

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

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







言又其次其君為下畏之蓋其次侮之次者  
仁義盡而以智力為治者也  
為下侮之至此信不足有不信  
則智力復窮矣  
有為其本未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  
君子適能深信其必然象人知不及故信不  
足信不足故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  
有不信也  
曰我自然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  
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  
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  
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  
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  
聖人者既無所為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老子集解上

六

大道廢有仁義  
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  
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  
世皆以仁義為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  
智慧出有大偽  
心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  
至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賢叟也伊尹周公  
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涓澤  
之魚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

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  
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

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  
雖太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  
無方無體無為無名而無所不為者也仁  
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為者  
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所得而言者三皇  
無為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五  
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  
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  
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夫  
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為美特以為非  
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  
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  
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  
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

老子集解上

九

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  
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謂也易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毅梁傳曰仁  
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  
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  
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  
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為生豈患聖智之  
闕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其始也為利  
小其弊也為害鉅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  
仁義出而彌文作民將取於形跡近於名譽



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之始也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迺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

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

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

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

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予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進之意也予獨以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慈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

此言世俗之衰也

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夫彼而取此所為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為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偽爾天下之善未

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偽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

是舍於人廢而導人於偽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為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為無為而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為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夫學者貴

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不為

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物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撻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

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真

何若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一則為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人之長我亦長  
約之至也釋之  
可以成人之德  
此釋氏之說也

央哉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  
此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  
對之一事為然耳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

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熙熙

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光之微并  
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

言眾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  
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

人之樂為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  
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戒之常而好樂者

衆人貪欲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  
之志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物之意無所歸

者性本無所歸也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下文義並故此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  
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適得也

我愚人之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之沌謂無知也昭昭  
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為智在毫毛而不知大

寧也悶悶猶憤憤若昏悶悶明道若昧也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見

依止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 食音嗣。以為也古者謂都為美  
野為鄙言眾人皆有為我獨頑頑

若野人也雖頑頑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  
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為而我之所為也

若野人也雖頑頑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  
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為而我之所為也

若野人也雖頑頑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  
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為而我之所為也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如作

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  
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口食母也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物化而成象成形而可見  
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  
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

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為物初無形狀  
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真謂

極真實而無偽有信謂有信驗而不惑予觀  
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

其所謂虛無者豈真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  
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為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虛無之學不亦異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而數之喻道  
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

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  
因此義衆甫即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

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

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  
之意又以起下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  
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毋則知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此言盈虛此後為補伏以

感窪鳥爪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直。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闡然而日章也。少則得者。以約為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感。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故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以聖人抱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為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感而言通。

老子集解二

古

於一而萬事畢故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不自見。自見。自衛。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唯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古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抱一為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抱一為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若近小而老子以為無為之道學

者能深思之則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疾風驟雨暴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

暮為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

風驟雨迺剛躁有為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

以天地之太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

而不能久人而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

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

淡寂漠無為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如道

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

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

言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

同於失亦如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

有不信。顧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與清濁同

老子集解二

畫



釋氏有定紀  
私身此字名  
與神俱何有  
曰餘食贅行

立釋心為  
海空性理為  
太極五道  
家為五元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跋企通曰舉踵

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

矜蓋本有功德與能者也惟其欲自矜大則反喪其美不能自矜也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去行

聲○贅疾贅也而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

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為為恭讓而未嘗聞之聖人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適其固然者其有我也人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

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况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渾通先天天地生豈有

則更之於後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

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

出其域則闕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

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

法即非法本  
無定名

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太強其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

既其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為之名也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強為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

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

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為大也

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為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

也域中惟有四大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真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

老子言此所以勤人法地地法天

法自然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

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

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為因

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適

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者



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

枝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是以君子終日行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

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

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

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

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

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

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

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

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

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

躁則失君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

其必至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

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

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

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謂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者所用之善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

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

環珉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籌之煩能閉而可

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為善也若乃善行

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

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

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

信乎足以為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是以

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是謂襲明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

同已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

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

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

救之故未嘗有一人棄而為聖人所棄而不

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故善人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助也善人者非獨

也此不善人能效其所為則可改其不善而入

於善此善人所以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

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任所養耳善人能收

而教之則亦各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財

此不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

迷是謂要妙善人不善人之師若不善人願

自絕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



我佛如來於  
五百劫作佛  
如人作佛  
五劫作佛  
八劫作佛  
法性圓明  
法性圓明  
法性圓明

是不責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  
資也二者之所為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  
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願微妙而知之者寡耳  
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  
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  
哉此

###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  
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眾水所注天  
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  
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  
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者知明顯之不可守  
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  
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  
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  
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恒久之德也或爽也足  
全也無極猶無窮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  
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  
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  
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而寧  
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

則其材固雖也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  
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  
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  
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  
通而無為也與寒而無為也其樸散而為器  
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此三言者

官長者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  
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  
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眾器  
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眾職無不統也及  
夫道散而為器各有所能而不出其位也天  
下平樸散而為器各有所宜而不可相逼也  
當其分而為器各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

象也是故樸散而為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也不該不備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為  
也聖人如用之其為官長而不為有司乎凡  
我物者必分割之其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  
故大制不割即樸散而為器之反也此承上文  
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為貴  
而樸散為下也

###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取猶致也  
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適以有為而為  
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蓋天下之為物也



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為也故為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執之則乖通變

**強或羸或載或噫**响音許一音虛○此言天

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噫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為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

也者舍已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

孫 靈

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為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旋通○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怨鬼之所疾未有不受其禍也師兵象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丁寧之意切矣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早已謂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

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則貴右

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

此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

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為上縱能勝敵而心

亦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惻怛之心故

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

者也 於天下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

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

事以左為尚喪事以右為尚軍禮偏將軍處

左上將軍處右是適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為

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

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道常無名然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夫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

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

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

皆感應自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然之理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

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

古之時則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德光

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

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制矣

或播季押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

或擗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

或懸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

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

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

名因事廣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

名愈衆而實愈衰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

創於易姓名倍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

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

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

成矣原其所由來客在狗名背實而不知止

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為初

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

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

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

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

患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蘇子曰



江海之水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知足者富雖有有餘之富而恒

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不能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不失其所者久物各有其所失其志者矣 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真者不死而

者壽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淵之天壽不齊何也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孰能識之乎

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

此言非徒言也非徒言也非徒言也

此言非徒言也非徒言也非徒言也

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辨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

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

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德於物而終不為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執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躬躬養之必為

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夫道漠然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是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 是

以聖人終不為太故能成其大 聖人之心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 此其所以為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守也大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為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

常無欲無學此何有 漢書也 老子曰 夫道者 萬物歸焉 不可及也 夫道者 萬物歸焉 不可及也 夫道者 萬物歸焉 不可及也



魚不可脫淵  
由成行復  
漸進也  
若夫不  
臨也  
多無也

也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

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今有鼓

樂飲食於此無能便行者之留止為其有聲

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適若道者則言

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

樂舞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

而無盡區區樂餌之

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者言物之將歛必走本來已張然後後柔勝剛

弱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

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

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

人所制而當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

微明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  
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  
者言物之將歛必走本來已張然後後  
弱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  
柔勝剛  
魚不  
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  
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  
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  
人所制而當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  
不可保其國家

右第三十六章

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

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

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

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為是也

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

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

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

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按史

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

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

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由是

言之謂老子為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

而復為書以教

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不為

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

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

作易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予觀

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

論近於不私矣其曰當有為而為之弊老子

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為者之弊也夫至人靜而

無為有私心至矣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

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為也故曰在己

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

老子集解

卷上



如法可居  
地

如程子之所詞以之機老子之  
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 王侯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無為自化而欲作善將鎮之以  
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  
下將自正 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  
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實實增多  
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辨  
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  
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  
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是猶為有欲  
也故亦必不欲而為恬靜之至焉人心無所  
欲則自正達之天 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 鎮之以無名之樸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

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  
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為相類蓋所謂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為治者惜哉其  
莫之鑒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  
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氏之初  
生其俗固為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  
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容  
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  
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  
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為治  
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  
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  
之澤勢豈能如昇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  
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

其開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鳥序  
古者越二三萬歲而風俗之美曾不止息  
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已大敗其故  
可知也然後之為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  
曾不能改顧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



老子集解下

大寧居士薛蕙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

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已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

德而巳此德之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小者是以無德

之而有以為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上仁為

之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然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

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

為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

來故其弊必至於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為尤

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

言故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有至德而不能無心者德也

惟其有心則淺薄之漸而道之賊也故曰失

服焉摩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

故曰失義而後禮夫道四降而至於禮更德

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夫禮者

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

始禮未必無忠信而更忠信之薄也非以為

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

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

擇讓適所以為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

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更道之華也

非以為愚而更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

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

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

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

將狃之役神於外更迷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上

右第三十八章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竊謂

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

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



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為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為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迺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及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棄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

老子集解 三

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七士大氏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好聲伎其貪鄙媮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

之行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氣清明故曰清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為天下貞五者之致是皆一之為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蹙音厥○發動也蹙什也天無以清蒙上以清而言天得一以

老子集解 四

清無以清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清也以下意並故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匹夫而為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為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為基本也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數者皆窮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名者不忘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為本耳吳勿清曰先云賤為本下為基後但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瑒云賤為本省文也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瑒瑒如玉落落如石數上聲○致義未詳疑衍文也瑒瑒玉貌落落石貌



老子集解卷下

有衆材而後有與與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苟  
一而數之蓋迺衆材合而後成與若無衆  
材是無與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  
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而數之蓋迺庶民  
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與  
雖美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美也侯王雖  
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  
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其貴而能賤如石  
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隅而不能屈伸變  
化者也此與上節但就貴高而言而不能復  
得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  
一者大氏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  
子詳言貴高之  
故蓋戒之也

### 右第三十九章

老子集解卷下

五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  
反者道之所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蓋  
不弱則不可以必沖和濡弱而後無天下  
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爲用也  
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義也橫渠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  
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  
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  
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  
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  
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  
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  
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

曰古之人其知有所不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觀  
有者今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  
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夫道深矣  
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  
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  
篤信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  
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  
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  
也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老子集解卷下

六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類音類。建言古之立言也類緣節也知道  
至於明微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  
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  
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窒礙而不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德之至高  
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  
若汗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  
小而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偷苟且  
也建德者無爲故若偷情而不矜質真者去  
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割故無廉隅  
之可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



名夫惟道善貸且成大成也大器晚成不若小而速成也大音希聲不若小而反寂冥而無聲也大衆象象之宗反者冥而無形也道者衆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者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致疑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曰凡此諸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老子集解下

七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董思靖曰凡動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爲用迺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以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

仲尼云其不  
善者不改之  
末以一測推  
知誠以心以  
一而已矣

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則就其沖和故益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梁亦強也木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象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蓋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聞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馳騁不日剛曰強

老子集解下

八

變文叶韻也無聞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不言之教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而民化無爲而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必爲而後成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道圖明也  
照也二能照  
所照也三能  
所及也

一  
道  
圖  
明  
也  
照  
也  
二  
能  
照  
所  
照  
也  
三  
能  
所  
及  
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重也  
世之人不知貴已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  
徇物老子闕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  
乎何為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  
乎何為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  
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是故甚愛必大  
費多藏必厚亡承上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  
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其  
愛名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費必大矣多  
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嚴  
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  
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閑浩太尊寵窮極莫  
大乎生萬物陳列奇珍寶金玉珠璧利深  
博巨莫大乎身禍世之匠亂國之工絕逆天

老子集解

九

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僑長滋困民貧國  
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或  
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  
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祐神明是  
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細身大名未可與  
論至道也輕身重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蓋自得而無求  
進之有損蓋知幾而固守者豈有知幾而  
至於危殆乎之二者適可以全生可以盡年  
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老子集解 卷下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成而速毀盈而  
盈成而不知持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  
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  
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勝若靜勝  
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躁勝寒靜勝  
熱清靜為天下正躁動則陽生故勝寒靜處  
也為天下正猶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謂  
為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為而極故可以  
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老子集解

十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  
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  
天下無道列國兼併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  
戎馬不歸育於國中罪莫大於可欲有尤物  
而至於生於郊外也罪莫大於可欲有尤物  
凡物之可欲者德義則必有禍故禍莫大於  
不知足無厭之心禍之府也韓非曰人無毛  
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  
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  
也故聖人衣足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  
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

五九一



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在於內乃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揅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知愈多而愈少也

右第四十七章

見而名不為而成通於一而萬事畢吳幼清曰不待行出而已如偏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無不成也

損見即如減也思即如入道之門也道之門即如入道之障也損見即如減也思即如入道之門也道之門即如入道之障也

右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見務日有所益為道者貴博故多聞多聰明務日有所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為也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以至於無為也至於無為則同乎道矣內而聖外而王天下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無事無為也取天下常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無事無為自化清靜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本無心其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而已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復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也其施於人者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待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誕遂亦二三其德也蓋其為德所謂至善至信矣若遇人則不善不信吾亦懷斯心以應之是眾人則淺薄之事君子且莫肯為况聖人乎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

此後元



**耳目聖人皆孩之**  
謂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道為不信  
 唯躬自下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誠而感  
 化天下也故曰為天下澤其心然百姓見聖  
 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  
 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為聖人則皆孩之知其  
 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  
 百姓之知不測也  
 聖人之道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  
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  
 矣故人一出於生則即入於死古  
 人有言凡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亦猶老子  
 之言是也此性命精微之理學者宜致思焉

余子集解下

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任其生而稍  
 久淹者生之  
 徒也傷其生而速夭折者死之徒也世  
 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間矣人之  
**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  
**之厚也**  
此世俗之中貪生而不知道者也之適  
 也動輒也生者求其生也人之貪  
 生者本欲適也蓋以其自利過於求其  
 而反得禍也蓋以其自利過於求其  
 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列子有曰生非貴之  
 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  
 生者亦終莫逃於死地所以然者由未聞出  
 生入死之說耳

**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言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  
 亦十有三是十中之總為九矣九之外有  
 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無  
 生也由無生斯無死矣由無死地斯物莫  
 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  
 其所履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  
 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  
 疾走之跡外則  
 來猛虎之患矣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言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

**亦十有三是十中之總為九矣九之外有**

**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無**

**生也由無生斯無死矣由無死地斯物莫**

**之能傷矣夫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

**其所履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

**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

**疾走之跡外則**

**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許六反下**

**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氣氤物之**

**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

**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

**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

**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爾管子曰虛無無形**

**之謂道化育**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

**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

**以道之尊德之**

**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此故也**

**道之尊德之**

**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物無生而貴者如天**

**子之尊貴必命於天**

**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

**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

**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

**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

**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無**

**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



也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並上聲。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為之母。天下之事適從此出。皆其子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復扶又反下同。○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

老子集解下

十五

有不知則羣疑未亡也。或有知其鬚鬚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遠哉。惟得毋以知子者斯能無所不知矣。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趨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形萬物能雖窮海內不足貴也。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也。○落絡通。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

此守柔之所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者明之發心之感通之用也。明者不發於用。顧用之太過而不知復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以感通為斯須之用。以退藏為真常之本。則於內外動靜之理得之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介然小曰介。然之有。施張大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職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為畏也。後世之俗

老子集解下

末一

大氏習於夸詐故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自謙之甚以深警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去聲。○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也。朝甚除。由甚蕪。倉甚虛。除潔好也。盛修宮務本而無畜積。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田甚蕪。而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飲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并不均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務農重穀。利必均。布貧富。不相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詩經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清曰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復什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特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愚謂此二言者以喻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而流澤遠也

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以善建善抱之道同真其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備也吳勿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老子云修之邦其德乃豐蓋德澤廣被則國壽功聚書最感德

有未遑諱以前舊本今按轉非解老正作故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

衆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故以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他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今之天下觀天下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五十四章

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楊氏為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為我

而巳邪至於宅事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為主聖人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也號號平聲嗑所嫁反嗑音益○號赤子陰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也

氣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隱無名知道者默而

者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玄同承知者而言玄同者大不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飲人以和又不可得

而踈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舍德之屬又

不可得而害也不美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

卑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為天

下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為治有

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故用兵以奇謀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

上二句特發端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設問

以况下句耳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禁罔疏闊天下安

則民觸法抵禁失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昏亂

皆敦本業而不趨未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

多利器是交騫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民誠素樸豈有作淫巧

奇者無益之物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平世

亂天下之具耳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履長而盜賊多有也四

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為而天下愈亂故聖人

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

之教而百姓我好靜而民自正好去聲○聖

無為自化矣我無事而民自富其私業能無廢

則自正矣我無欲而民自樸皆趨之而矯

而民自富

飭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

轉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音悶

門○悶悶察察解見上篇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

今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

者或始若為禍孰知其終為福或始若為福

孰知其禍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扶民之

迷其日固久復反也奇表也承上言禍乃為



邪良由在人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祇  
 是人之顛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  
 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為政者大氏以道  
 化為迂濶而甘心於刑名狹薄之術矣民之  
 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剋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始衛反○廉穢也剋  
 聖人之治雖至公至明而於失合弘寬厚之  
 體不爾則剋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 傳昔司馬遷作老子所貴道虛  
 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  
 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早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微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  
 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選之書不詳乃  
 以為申韓少思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  
 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  
 三子而云爾其曰慘微少思則專言韓非  
 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  
 瞻又傳會而為之說曰老聃周論君臣  
 父子之閒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  
 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  
 無慮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  
 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  
 言為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  
 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老與申韓同傳  
 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二子  
 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  
 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

老子集解

卷下

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二言之近似若  
 其大體之擊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  
 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  
 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  
 有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  
 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  
 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  
 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  
 申韓同傳則又失之於道觀申韓之術  
 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因應之  
 說迺其言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  
 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  
 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使之同傳  
 哉自遷創此論或者因傳會其說使老子  
 負勝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敬音核  
**治人事天莫如嗇** 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  
 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棗秸事天之  
 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為道無  
 所不矣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  
**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  
**極可以有國** 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  
 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勝  
 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  
 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

老子集解

卷下



用神也。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儉。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以解，早服又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解，早服又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韓如字。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

道 根也。有國之母謂畜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畜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畜之言可以治國此一節言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

莫如畜它底意思只要收斂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畜。夫惟畜是謂早服早服。

老子集解下

三

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畜，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畜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邪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愚謂朱子之言所謂得之而不盡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治大國當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莅，臨也。鬼謂靈爽，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非其鬼不神。謂靈爽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覆解其鬼不神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神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清靜不擾。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不傷人則道德之美，咸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老子集解下

廿

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蓋下流者處於衆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為天下之會也。牝之為物，不強於牡，然牝者常以其柔靜為牡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



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  
事人者此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  
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  
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  
之故曰大者宜為下也

###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為室戶不當中  
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  
祀及尊者常處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  
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  
善人始失此道及其懼禍以圖存然後保守  
於道亦能轉禍而為福言道之在天下善與

老子集解

章

不善皆蒙其利所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以為萬物之奧也  
人行去聲○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  
人可愛如美物之可寶卓行可宗高出衆人  
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  
不可遠以為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  
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  
馬陳於外而執拱壁以將命故曰拱壁以先  
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壁駟馬此世之所謂  
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  
古之所以貴  
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

此言此道  
不財無耗

此道者何不自求以復有罪以免邪故為天  
下貴  
夫求者恒得者恒有罪者恒難免故雖王  
其有罪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  
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邪此古之人所  
以貴夫  
此道也

### 右第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為無為者一言已盡  
矣事無事味無味皆  
之說曰夫無為則非為也而曰為無為者何  
哉原夫老子以後世之好有為而反喪其自  
然也於是教之以無為其曰為者政所以為

老子集解

章

夫無為耳既為無為豈復有一毫之作焉哉  
然則從事於道者固不可執乎為而背乎無  
為也夫心愈為則心愈亂國愈為則國愈擾  
德愈為則德愈不真道愈為則道愈不近為  
之之害蓋無往而不可惟易之以無為則夫數  
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昔  
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  
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明之  
神乎非可以思慮寧也至哉  
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  
圖難於其易為大  
於其細文皆申言此二句之意  
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凡難  
事非遠難也



蓋起於易而積漸以至於難故圖難者必於其易無以易而慢之使將來之事不可為也  
六事非遠大也蓋起於細而積漸以至於大故為大者必於其細無以細而少之使遠大之功莫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未嘗為太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言許人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况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

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此言為大於其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為之理為之執之

皆妄也故為者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因而無為故無成與虧委而無執故無得

與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幾平聲○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為敗矣

慎其終如慎其始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不盡其言也  
此言圖難於其易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為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為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為夫難得之貨非性命也固外物也衆人貪其所無用而故精神以求之賤已貴物惑之甚矣聖人但貴無欲而不貴彼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因其真而妄加作為以害之背醇樸而事智巧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惟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

以其智多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失故教

令為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

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

此故耳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為智造偽

而為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

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偽益滋故曰以智

全二集解下

七

全二集解下

七



治國國之賊也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楷模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為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擇術未可以治人也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智夫惟不用智然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

濂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賦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微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

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爲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是以聖人欲

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清且

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是以處

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由聖人能下人也

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爲是以重難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傷害之心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推奉也處上而人重處前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以其不爭故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也故天天下莫能與之爭下樂推而不厭是天下莫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太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

老子集解下

是亦一物而已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者愛物而不

爲天下先處於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

舍後且先死矣言仁者無敵儉故能廣節用

則有餘也敢爲天下先則天下皆推先之

故其成器爲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

也况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三寶之首特



勝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勝而守必固言慈為人之所助也慈者不傷物其德能動天也天將救其危殆亦以慈衛之不使敵人傷之言慈為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人者為之下士吳氏以為古者車戰為士是也善為士者尚德不尚勇善戰者恬澹為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敵人自服若夫與師動衆角智力而僅勝之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其力不為用善用人者能為天下然後得人是謂不爭之

之惟心而天下皆樂為之用也是謂不爭之

老子集解

卷一

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

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勿清曰為主擊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兵雖為應兵而亦

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兵雖為應兵而亦

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是謂行無行攘無

敵遇寧遠退以避敵也是謂行無行攘無

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音抗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

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禍莫大

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幾平聲○哀即燕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閱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

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老子集解

卷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知莫能行者蓋不明道德之意也言有宗

事有君矣惟無知是以本我知此言莫能知

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無

稽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

此明得失然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

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

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庶幾其能行

之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

能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

玉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迺不足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



貴矣故揭懷玉喻人莫能知也  
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

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者性之動也  
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  
篇所謂除玄覽能無疵乎即此意也  
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知妄知在心斯為病  
矣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  
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  
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  
問乎狂屈在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  
思無慮始知道無慮無思始安道無從無道

老子集解

卷下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也是也  
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  
無為謂無為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  
也吾問狂屈在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美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也是也以其不知也  
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夫惟病病是以不  
黃帝為知言○唉音哀  
病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也知妄知為  
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  
妄知之病為病故  
妄知之病去矣

###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之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

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  
欲以為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撓罪大而不可  
可解而大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毋  
畏者至矣  
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可狹  
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  
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容老子言此特以寤  
夫世之齊民使之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  
之閒也况於王公與士稟賦優而夫惟不厭  
居處崇者可無戒路壑之欲乎  
是以不厭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  
安而得危鄉者本非可厭至此更可厭也惟  
不厭者知足不求而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  
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  
彼取此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  
命不自衛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象  
人不安士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  
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去彼取  
此謂去象人之狹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老子集解

卷下

###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去



擊。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好善惡不善勇於敢者。通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未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緝音緝。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速召而自來。裕其心。舒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而有若疏。而不密。而為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老子集解

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為政而任刑者。欲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不德。而其術亦甚疎矣。本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德。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廢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我太祖蓋天縱大聖人。者故聰明睿智。知言之奧。如此。豈聰明作元。言其利博哉。老子之謂矣。若使民常畏死。而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邪也。言若使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為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為惡者不變。則民之亦明矣。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斲音卓。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唯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國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老子集解

註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食不。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有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愈也。生之厚者。彼志多則勞生。而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  
之徒脆也徒類也止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  
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也是以兵強  
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  
共柱也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也常  
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柱常為象木之  
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  
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柱音  
主

###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高者抑之四句言弓  
稱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  
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  
有道者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逆天而不平惟有道者明於天  
道適能推已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有餘以奉天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邪見賢過反○古之人其  
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  
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享佚樂

為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已聖人為而  
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  
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以私  
意而過為謙天道當如是爾

###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凡物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  
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弱之勝強柔  
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弱之勝強柔  
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 王正言若反

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  
而以柔弱為可耻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告  
之垢耻也垢耻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受  
之而不校惟柔弱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  
君舍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宦於吳而越卒  
以霸焉后不報讐書之辱而向奴和親節其  
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為  
庸人今聖人之言適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  
情觀之則若反耳

###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和謂和解周



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約亦有所契司約掌  
邦國及萬民之約則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  
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讎  
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  
痛意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  
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  
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  
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  
之意也何足以為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  
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  
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  
和而內未忘也○調平聲難去聲 是以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  
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  
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

老子集解

卷

德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  
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  
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取其報已有  
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可  
知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謂徹法以公  
予與通 有德司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  
不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  
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  
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  
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 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  
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 雖有舟輿無所  
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 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  
之 復扶又反○民淳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 甘其食以其食為甘也下三句意  
溫公曰雖疏惡隘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望平聲○相望相聞  
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  
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

老子集解

卷

願得小國以試 焉而不可得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  
者不博博者不知 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  
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  
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積藏也聖人以  
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  
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 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育萬  
物有利而



無害聖人，道濟天下，功成而不居，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即聖人，聖人即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抑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初，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為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

右第八十一章

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為割向

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氏其由來遠矣。故諸家注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分章，題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為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為六十八章。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段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蓋不逮也。要之八

老子集解下

三

十一章者近之矣

重此作畫三夏在誦是經一過并白詳解見老子之道與佛

意之相貫道者言道之世宗不及乎治術傷者言道之正而虛

乎仙本佛者言道之怪而亦順乎世法。三者要一不得妄有分別

固生目翳者不自辨官欲取佛佛之券以相証發種種說以顯有

台者識此見淺解一遺十願夫勤力以期貫通 聖又讀誌

詳解融全明了實勝他本經句字警者

老子集解下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寢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眾，其書亡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

老子考異

錄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

作下 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

無之二字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 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久一作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此句無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

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無一

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兮字無二儼若

客渙若冰將釋一作儼兮其若客 安以久之久一作動一作安以久動之

故能漱不新成一作是以能漱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各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

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有故字

猶兮其貴言今字無 百姓皆曰我自然字曰無皆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在登下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儼儼

沌沌兮純一作 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 忽若晦寂若

無所止無所止一作海一作滄兮其若海 儼兮若無



止一作漂兮其若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毋下食

第二十一章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飄上一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者下一重出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道者二字

老子考異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一三亦字下並有樂字

第二十四章

作於一

第二十五章

強為之名曰大一作強名而王居其一焉無

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萬乘之主柰一作根輕則失臣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不敢以取強強下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器二無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

老子考異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一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可下

以字一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言以喪禮處之則一作言居上勢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莫能臣也民莫之令而自均一作民一猶



川谷之與江海與一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愛養萬物而不

為主愛養一作萬物歸焉而不為主焉一作知之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終一作以其

大故能成其大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下一並有之字

老子才集

六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不欲一作無欲天下將自正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

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盈下一

得一以生一作正其致之一也一無一字谷無以盈

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竭下有

萬物無以生將恐蹙二句下二侯王自謂孤

寡不穀謂一作稱故致數與無與數與無與一作

數譽無譽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類類一作類

老子才集

七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亦教之作亦我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一無吾字益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糞下一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無罪莫大於可

欲一句一禍莫大



於不知足在咎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莫大於欲得下足二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

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德一作得無矣字德信矣德一作得無矣字惔惔為

天下渾其心惔惔下有一有焉字一作歛歛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字命一作壽成之熟之作

亭之壽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一作得

第五十三章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而民一作甚財貨有餘財一作貨

財是謂盜誇非道哉盜誇下二字道下一重出盜誇

第五十四章

修之身其德乃真下四句並同

第五十五章

終日號而嗷不嗷而下一無嗷字

第五十六章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下三句上並有亦

字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

下二有以此二字

第五十八章



淳淳一作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上二所字並有之民之迷其日固久民一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

第五十九章

是謂早服謂一作復深根固柢柢一作蒂

第六十章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牝字無下以靜為下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

為下無夫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有所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下何

有也字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有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無二字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下字下並有之字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無是以二字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作稽能一然後乃至大順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

作人必以一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道字無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無也寶而持之實一作保一故能

成器長作器其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  
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仍一作輕敵幾喪吾寶敵下一則字故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加下一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至下一有矣字一作無狹其所居

狹一作狎  
居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繹然而善謀繹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常有司殺者殺殺一無下夫

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無

殺者是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夫一作無

傷一作希不自  
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以其生生之厚上生字  
一作求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強大處下強上

故字強大  
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補一作與損有餘而補不足而字無孰

能有餘以奉天下一作孰能以其不欲見賢

邪一無  
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勝一作先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  
下有一言之言二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  
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  
有人字雞犬之聲相



聞一作音

老子姓李名姓周字子耳

老子考異

環



出處  
入處



同治庚午冬桐城  
吳氏重付刊於邗  
上獨山莫友芝檢



老子章義自題三則

原書卷之四  
論義章第七

老子書六朝以前多爲之注者而其本不傳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流俗妄人作之而託於神仙之說唐時人君以老子爲祖以其書爲經而信神仙之術是以最貴所謂河上公本者其於老子書宜合而分宜分而合者謬故易見而唐之君子莫敢議也行之既久洎宋蘇子由之倫博學深思老子書尤其所用意乃守其分章之失於文義甚不可通者乃穿鑿附會繳繞其詞以就之初不悟是乃爲一妄人所愚是亦異矣余試取更之或斷數字爲章或數百字爲章若老子本意甚明初無待人多說者惜乎不可



使子由之倫見之爲爽然一笑也

莊子載老聃曰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巧笑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于咎此文今老子無之必有訛脫可知

以河上注爲僞劉知幾言之矣子由諸人識乃出知幾下耶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八日惜抱居士於敬敷書院識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竝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



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



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  
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  
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  
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  
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肖以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  
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  
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  
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  
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



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



漢延熹八年老子銘  
云老子姓李氏字伯陽  
楚相縣人也又云相縣  
今屬苦故城猶在在  
賴鄉之東銘語固不  
經然已有字伯陽之語  
其來亦遠矣

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  
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  
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  
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  
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  
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  
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  
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  
一也陸德明音義注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  
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



老子言善居

三

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  
 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  
 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  
 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  
 語轉而然猶如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  
 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  
 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  
 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  
 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  
 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  
 然則改此文疑  
 元宗以後事



年十一月獲見

內府所藏唐吳山道士張君相  
道徒真經年許八老宮字  
味殊異異同言在上方

與此言

老子道經上卷

# 老子章義

##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道誠可道也聖人之經綸大  
經禮樂刑政治天下之法普

何嘗不可道乎然而非必常道之也時異勢殊前之所用者而後有不可施矣名誠可  
名也人之事如是焉名曰孝如是焉名曰弟曰慈曰忠曰信昔何嘗不當其實而可名  
乎然而非可常名之也人異而情變彼行之而是者此行之而固非矣無道無名是名  
為天地之始有道有名是名為萬物之母聖人反天地之始故不繫乎有之迹而常無  
焉以觀其妙也聖人循萬物之母故不因故迹而常有焉日生不窮心達乎萬物之極  
際而觀其微焉然此亦非有二事也人從而異名之曰常有常無耳聖人固同出也異  
者可名同者不可名同不可名則第謂之玄焉深莫可知遠莫可測而已愈深遠則其  
著於是物者愈盛夫觀其妙者一而已然而一言一動須臾之頃而見聖人之全量是  
為眾妙夫以其玄之  
至而眾妙出焉矣

以景龍二年龍德初石木對勘錄  
又以開元六年元宗御注易州石本再校又小金石  
御注石本卷之



元宗注本  
老子道經上  
卷上卷



無欲字

聲音二字倒  
若及小先及

聖人下有法字

無雨字

欲小慾 無之字

民作心

欲作慾 無夫字

若作手 欲作慾

無其字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  
 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  
 辭作使也以身為萬物使不辭其勞而亦不有其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  
 唯不居是以不去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  
 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傳奕按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實其腹者無所羨於外也強其骨者無所擇於苦樂之事也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冲古本作盪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刑州本萬物作而不為始

御注作德守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亦本湛似或存



道沖為句與宗為韻言道之體至沖也而用之或有能不盈者乎淵然而深似萬物之宗者乎挫其銳四句承不盈湛兮句承萬物宗世而或有斯人也則體用一原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

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改掘字從王輔嗣本動而愈出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居善地以下言聖人非言水也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

老子章義上篇

初注此字字李約同

所引本此其字解州作之

衛注詳又



尤下有矣字

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王本作稅又古本作斲而稅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

達能無知乎王本作以知能嬰兒能無疵則無妄見所謂知者不待言卻又恐其未得

得之俗本作無知非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

任下有矣字

明白二句在天門開闔上

行州保任寶

御注編作滿

造

一第 0/1/1 丹 續修四庫全書 2 頁之四



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  
無之以爲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馳騁畋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故去彼取此

三彩屏二字

少者字

若可寄於天下矣  
乃可託於天下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  
患者爲吾有身及古本及作苟當是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  
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寵之爲辱也非寵之必爲  
辱也若以爲驚者辱矣貴之爲大患也非貴之必爲大患也若以身與其閉者則大患矣何也彼以寵與我者取我而下之也得之何足喜而若驚焉失之何不適而若驚焉

老子章義 上篇

三

何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是謂為寵辱矣貴之為大患者吾以身賴其崇高之樂則亦以身任其危峻之憂矣苟無以身與焉而何患哉以身賴其崇高之樂者以身為天下者也夫亦不自貴愛矣惟能自貴愛而不為者則有天下而不與矣可以寄託天下矣此貴字與猶兮其貴言皆作慎惜義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

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

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

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微妙者成已者

也玄通者成物者也豫若冬涉川六句以狀微妙渾兮其若濁以狀玄通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三考字

紀下有也字

敦若樸 渙若冰 渾兮其若濁

三考字

此句是謂

此句是謂



持曰亦土謂

去字

去字

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濁者與

物相渾於一也故能濁難靜之而清則分別生矣於是其道不可安以久心之紛擾動之徐生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保此道者不欲以善自盈不盈則不知己之善沖然與物無間是與天地相似不違者也可以做矣不待吾新之而物成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

殆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上信字以言約信也下信字誠德也約信不足以固者吾有不信之故耳誠信矣雖不出言而功成事遂

猶兮其

賢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章義 上篇

老子章義 上篇

六三二

能天

與之其其其

其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絕學無憂言所以絕聖智絕仁義絕巧利此三者何哉世以為文耳文不足以治故令民但有所屬而已使素樸無以巧利為使絕學無以聖智仁

義為而民寡欲而無憂矣末句不用韻古人文字在其意不拘耳不可以是別出之也或當為無憂絕學

唯之與阿唯之與阿以下求道者之狀也道之為物以下得道者之實也此最是老子教人深切處分為二章則全失其旨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王本作若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央如

嬰兒之未孩王本作咳乘乘傷傲入韻王本是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

善者子 以休養  
善者子 以休養  
善者子 以休養

御注有外字  
御注我獨怕其未央  
御注我獨怕其未央  
御注我獨怕其未央



七字是并字 混二作德

澹于二向作忽若此物  
若無所止

作惚恍中有象恍惚  
中有物  
宿冥中有精

恍惚也

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  
 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  
 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孔德之容唯道  
 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兮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眾甫者自古以來聖賢也同有此道可以知先聖後聖之狀如一矣吾何以知  
 眾甫之狀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  
 抱一為天下式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為曲然而全德在此矣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澹澹若此心  
混二作州

惚恍也

惚恍也

惚恍也

惚恍也

惚恍也



故上有以字

天長下有以字

道者曰得道下作道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樂得之作亦失之  
全作

在作

實作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希言自然  
吾誠有全德而萬物歸之希言自然矣苟非全德雖多言而能化物乎  
言全然為韻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即此句之解 飄風不終  
朝 飄風以下釋枉則直窪則盈之意天地之力有所極人安能使天下皆如吾意耶  
道德者吾同之失者吾亦同之枉也窪也然天下皆樂而同於我是直且盈矣 驟  
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于  
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信不足信不足以下皆內不足而 有不信企者不立跨者不  
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  
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寞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街注



返

本亦臣

善計不用籌策

不可解作不可解

不善人十有者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  
 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

御注作那作本

御注作善計者



不重為天下器四字

不則字 不林字

不有於字

不馬字 不夫字 不字

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  
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  
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  
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古本為之下有者  
天下神器上有夫

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

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

御注或均或吹

御注或均或吹

御注大軍之法必  
自五年所不也  
此三句



已下有是字

居休居

澹休淡 而休美

三夫分有居字

言以表禮處之

勝有別字

莫能作不教 之也字

人休氏

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  
 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壯則老十二字衍以在下篇含德章心使氣日強下誦者誤入此勿強句下夫佳兵  
 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  
 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  
 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  
 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  
 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  
 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

御注編注

御注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解  
不道早已解

御注不可得志於  
天下御注



夫曰天

於此與

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

之於江海

以道之本言之無名而藏于樸也得之者處賤而尊處貴而化神矣以道之用言之制其樸而立其名名之既有夫人不必能知道也而因名

亦知所當止之則苟不知所當止則必危殆故賢愚貴賤茂有離道者猶水之不能去江海也此與下篇止知不殆義不同解者多誤合之 道常無為至天下將自正四十五字應

移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

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

主可名於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

功假作版切

衣養作衣被

衣養作衣被 三十字 知此為

可名於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三十字

御注五十字 御注四成不名有 此是萬物而不知

御注道之出也 御注三十字



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柔弱勝剛強

邦休國 言以字

此二節其解亦會凡入  
第一走不台道徑注也

王侯亦侯王

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將欲偷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  
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  
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從王本作夫亦將無欲  
言使夫人皆無欲也

不王本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作無

此注在柔弱勝  
剛強







老子章義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昔之得一者道生一至沖氣以為和二十五字應在昔之得一上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為天

扔作仍

信作厚 无也字

三居字皆作處

王侯亦係王



貞正 多一也字

侯王

多貞而二字 多下多下皆  
有必字

不穀 引在後章  
故字行貴以賤  
為本二十九字 邪也

車三車 時三外為

之作萬

以非是以

類

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王

侯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

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

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

御注無一也字

御注勤而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為和

人之所惡

貴以賤為本至非乎二十九字移之所惡上

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古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

我之所以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

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字下或字 亦有或字

多於字

多之字

多身也三字

御作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

御作也入字間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冲古本虛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躁動者使吾體和不必附火而溫能勝寒矣靜者使吾氣定不必當風而勝熱

矣皆清靜之道也此三句當在以正治國章首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天下有道四句當在後章天下

多忌諱上

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靜下者以字

靜下者以字

靜下者以字



去作也 多作字

多作字

飲之小味

咳作咳

多作字

避作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  
 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  
 天下歛歛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咳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  
 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

御注作謀

御注萬物作衆



身之表也

身之表也 成之教之

既知其母又知其子

張作可

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  
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  
宰是謂立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閉其兌濟其  
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殃是謂襲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施者不塞其兌

而遺身殃者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  
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韓非子作盜竽雖古而說自訛何必從之非道也哉

街江齊



多者字

邦作國

多字

以田觀國

全作峻

多字

三不字

三不字皆作非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御注修之家其德能存餘



同下有故字 記下有故字

利下妻下以有亦字

法作理

之休其

我與事句在我好靜上

醇

禍下福下皆有之字  
三邪字

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

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清靜為天下正故以正治國無二術矣奇者餘也零餘之道備而不施以是用兵可也世以奇譎解之大謬

正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天下有道四句移然哉下言有道不以兵為正

則走馬以供糞田事矣無道以兵為正則戎馬生郊天下多怨惡而民貧矣糞資昏合韻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

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

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

御注我之事而民  
自富我於靜而民  
自正



人作氏 上七字

劇外實

謂作以

核作帶

之作人 三馬字

天下之牝也 天下之交牝也 牝者天也 牝者地也 牝者人也 牝者物也

善復為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

積德則無不克

服者事也嗇則時暇而力有餘故能于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逮事物之至而無不克矣此章韓非說之未失而後

人皆失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

若烹小鮮者不矜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

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篇

下篇

天下之交牝也 牝者天也 牝者地也 牝者人也 牝者物也



而作以 取大國作取大國

以作而 取小國 夫言 夫言

何作矣

曰休日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

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

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善人美言不善人本所無也然可以聞而用之如市者不織而有布不耕

而有粟也善人尊行不善人本所不能也然可以見而效之則亦加諸其故立天子

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

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大小多少下有脫字耳不可強解也

報怨以德

御注則聚大國 或子心泉



其字

泮作破

成作局

恃作疏

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無為民之從事十  
九字當自為一章

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欲不欲承無  
執學不學承



得得作得欲

得得作得

得得作得

與與三夫字 乃上有其字

人人作人 二同 人人三有

人人作人 三處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

式知其兩者矣其不以智非昏昧也能知稽式是謂立德立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

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

御御作御

御御作御



善上有古之三子

之之字 謂作以

推下有也字

執字兵在仍三取向上

設下有則字 去表作已 有則

去也字未字 去表上有為字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  
 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  
 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  
 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  
 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

御注保持之



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從吉本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

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道不可以知言也知不知之為道則知之

病而復日求于知之事は病病矣病日深反自喜之而不以為病也聖人則以是病為甚可病矣是以不有是病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

孰知其故敢則殺人不敢則活人然此二者各皆有利害焉夫不敢者是以禍福為心者也然而未必其無禍也天之故未可知也

聖人猶難之

上而矣

聖人之不病也

不病

若矣字



人作氏

孰敢下有夫字 而作夫  
三殺字 一殺字 有謂字

矣作乎

上之有為 上之有為  
民作人

生也小永生 二十七字

草木上有黃沙

枯木大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

得孰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

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民之饑以其上食稅

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

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

賢于貴生無以生為則上無欲而民化于朴  
矣無為奇者矣烏用孰而殺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

老子章義 下篇



者與外乎

補休與 二而字

二而字以字 奉上有以字

成功而不居 功成不處

見休示

見休示

先休勝 于水上有其過字

知和 是以休故 莫不知其故

云休言 二而字

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者與從古本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孰能損有餘而

其惟有道者乎奉不足于天下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

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

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以正言教人不亦善乎然而聽者若其故反我



也以言和怨不亦善乎然而怨終不泯也二者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  
足為善故是以聖人有化民之道而言不必用也  
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多而大周有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之國使  
國大人眾雖欲反上古之治亦愈難矣故老子欲小其國寡其民

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

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

之品上有民字 身與

天作狗 音作狂  
是死字

兩言字皆作者 夫者不任  
二句在善者不辯二句上

世注錄大音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分章世率依河上公注本河上公注實流俗妄書  
託於神僊之作唐劉知幾已辨之矣世俗不察猥守其  
本於其章句誤合誤分者皆繳繞穿鑿迂其辭以曲就  
之雖高識如蘇子由王介甫者皆不免焉是可怪已若  
夫老子之說故閒與儒通及釋氏入中國遂竊取焉而  
世之異學雜家多附之矣要之老子之書自有本義彼  
偶同竊附者卒不可以爲老子世不察而專以儒釋解  
其書甚者附以言兵言刑僊解形化之術是見其一而



忘其全覩其末流而反遺其根本也可乎哉吾師桐城姚姬傳先生嘗讀而病之遂取舊本斷續離合分爲數十章正河上公之失其或本義未明舊解舛誤則別注數言數十言於下方蓋自六朝至今解老子者甚衆自有此本然後分章當而析義精老子著書之意大略可知矣啓昌曩嘗假其書抄錄而伏誦之歎其美而不敢私也遂刊以公同好者先生舊有章義序一篇又嘗雜書數條於簡首其雜書首一條與序後意略相同蓋卽爲序而未成者耳今併載之至於老子本之同異舊凡十餘家陸德明釋文及彭耜集注釋文具有專書先生



爲書時未嘗備載而閒列數字於下方今亦姑仍之不  
欲改其舊云嘉慶二十三年春二月門人吳啟昌謹序



# 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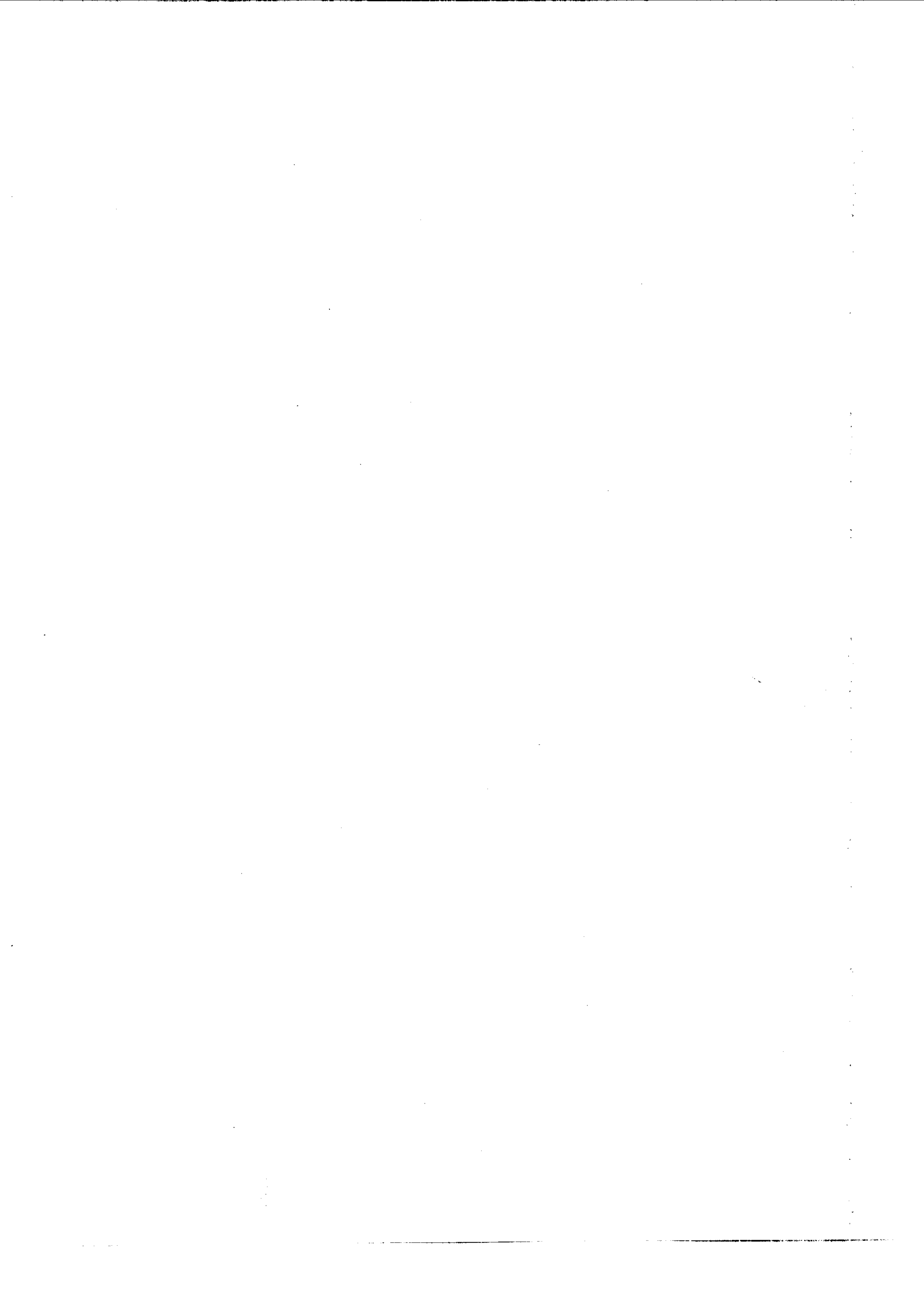
以唐景龍二年石本及開元廿六年元宗

注本校二刻並在易州

又北州御注石本校

又以內府所藏道德真經集解校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於上古戰國五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於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於靈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於六經也近於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於赤

序

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為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為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為言此中世之無為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酸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羸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痼瘵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

蓋公輔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觀太古焉此黃老無為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為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盡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弊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

序

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迷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為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真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叙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為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為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於張湛莊子注莫善於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為無欲與無名



之樸者以爲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爲最疵而淮南所引爲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序

三

論老子一

文景曹參之學豈深於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越焉則晉人以莊爲老而漢人以老爲老也豈獨莊然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闕諸五千言者也取子翕爾何與無爲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術元牝久視何與後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於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於今泯泯也老子曰有之以爲利老子本義 卷上 一 避舍益公堂  
無之以爲用非不知有無之不可離然以有之爲利天下知之而無之爲用天下不知故恆託指於無名藏用於不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爲於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莊周無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爲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爲用而非其用則盍返其本矣本何也卽所謂宗與君也於萬物爲母於人爲嬰兒於天下爲百谷王於世爲太古於用爲



雌為下為平。故如蓋公黃石之徒。歛之一身而微抄。渾然則在我之身。已義皇矣。即推之世而去甚。去奢。化羸。秦酷烈為文具刑措。亦不啻後世義皇矣。豈若刑名清談。長生之小用而小弊。大用而大弊。邪。吾人視嬰兒如昨日也。萬物之於母。無一日離也。百谷於其王。未嘗一日離也。動極必靜。上極必下。曜極必晦。誠如此。則無一物不歸其本。無一日不有太古也。求吾本心於五千言而得。求五千言於吾本心而無不得。百變不離宗。又安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為而無事。支離求之乎。反本則無欲。無欲則致柔。故無為而無事。

老子本義

卷上

二 避舍蓋公堂

論老子二

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易徵乎。徵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攷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為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至經中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故班固謂道家出古史。官莊周亦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斯述而不作之明徵哉。孔子觀周廟而嘉金人

之銘。其言如出老氏之口。攷皇覽金匱則金人三緘。銘即漢志黃帝六銘之一。為黃老源流所自。藏室柱史多識。擇取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其書如喪禮處戰勝之義。皆深知禮意。而又有失道德而後仁義。而後禮之言。則知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後著書。其意不返斯世於太古。淳樸不止也。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後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弊極則將復返其初。孔子甯儉毋奢。為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啟西漢先機也。然刪書斷自唐虞。而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於此也。河上公曰。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慈非仁乎。儉非義乎。不敢先非禮乎。易曰。德言盛。禮言恭。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老子有焉。然則太古之道。徒無用於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聖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



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嘿爾已矣自非然者去甚去奢去泰之恒必有時而信於天下夫治始黃帝成於堯備於三代殲於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斷珞為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痛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時知識未開呵禁無用此太古之無為也逮長天真未漓則無實以嗜

老子本義

卷上

四

欲無芽其機智此中古之無為也及有過而漸喻之感悟之無迫束以決裂此末世之無為也時不同無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嘗一日廢夫豈形如木偶而化馳若神哉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於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

論老子三

嗚呼道一而已老氏出而二諸子百家出而且百天下果有不一之道乎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禦寇楊朱莊周為虛無之學為為我之學為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冲恬邃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聖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楊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為我宗無為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豈自然不可治身無為不可治天下哉老之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本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

老子本義

卷上

五

欲豐容勝苛畏勝肆要勝煩故於事恆因而不倡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為夫是之謂自然也豈滉蕩為自然乎其無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爭故莫爭圖難於易故終無難不貴難得之貨而非棄有用於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嘗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並常事去之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但不傷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為進以勝為不美以無用為用孰謂無為不足治天下乎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



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聖人至於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爲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粃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已得清淨而治於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不忍於不忍而忍於忍煦煦子子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非老子道乎黃老靜觀萬物之變而得其闔闢之樞惟逆而忍之靜勝動牝制牡柔勝剛欲上先下知雄守雌外其身而身存無

老子本義

卷上

六

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也後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爲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漢人學黃老者蓋公曹參汲黯爲用世之學疏廣劉德爲知足之學四皓爲隱退之學子房猶龍出入

三者體用從容漢宣始承黃老濟以申韓其謂王伯雜用亦謂黃老王而申韓伯也惟孔明澹泊寧靜法制嚴平似黃老非黃老手寫申韓教後主而實非申韓嗚呼甘酸辛苦味不同斬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爲功在人用之而已內聖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穀黃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爲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

論老子四

老子與儒合乎曰否否天地之道一陽一陰而聖人之

老子本義

卷上

七

道恆以扶陽抑陰爲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健中正而後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老子與佛合乎曰否否窮冥恍惚中有精有物卽所謂雌與母在佛家謂之玩弄光景不離識神未得歸於真寂海何則老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老中國上古之道而佛六合以外之教也故



近禪者惟列禦寇氏而老子固與禪不相入也宋以來  
福悅之士類多援老入佛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蘇  
子由乃謂人苟於死生得喪之妄見坦然無所怖畏則  
吾性中光明廣大之大威赫然見於前矣何異指鹿為  
馬種黍生稗尊老誣老援佛誇佛合之兩傷何如離之  
兩美乎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即斥  
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  
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又谷神子以  
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之首唐君相以絕學無憂

老子本義

卷上

八

繫上章之末訖元吳氏澄近日姚氏雅又各以意合并  
之而姚最舛矣史遷統言著書五千餘言而妄人或盡  
翦語詞以就五千之數傳奕定本又多增浮文王弼稱  
佳兵不祥章多後人之言傳奕謂常善救人四語獨見  
諸河上之本韓非最古而所引恆遜於淮南開元御注  
而贅文臆加於食母其他漓元酒和太羹者何可勝道  
矧夫流沙西去之誕燕齊迂怪之譚哉著其是舍其非  
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於述而好古者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莊子稱孔子楊朱皆南之沛見老子邊鄙

神則稱老子楚相縣人釋文引莊子注老子陳國相人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水經注陰溝篇東南至沛為泗水

又東逕賴鄉城南又北逕老子廟東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相縣虛荒今屬苦縣故城猶老子生於曲過間云云尤為詳備賴厲首之轉也曲過間即曲仁里也

名耳字聃姓李氏姚鼐曰此據後漢書桓帝紀注引史記唐開元間自稱老子裔而媚者遂移老子伯陽諡曰聃

蓋唐開元間自稱老子裔而媚者遂移老子伯陽諡曰聃並史文改之也釋文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

張守節正義云聃耳漫無輪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名耳字聃云云是唐初本猶未改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稱氏字晏平仲遺伯玉老子子產是也匹夫無識聃又非謚法其妄無疑莊子稱老子居沛夫沛者

宋地而宋國有老氏然則老子其沛人子姓子之轉為李猶歟之轉為七也彭城近沛意謂常居之故曰老彭

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



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朱子曰或謂老彭即老子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見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陳漢曰孔子問禮於老聃必是於問之中而寓規之之意老子知之故言去子之驕氣云云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不然孔子方虛心請教何驕之有乎老子乃遂去至關關

老子列傳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漢書揚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卽史記所謂上下篇也道藏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改子爲經勅朝野通習而唐明皇御注又分道德經之名河上公八十一章注則又各立篇名皆臆造非古故今惟分上篇下篇及第幾章以復其舊其字句之異則釋文已謂老子本眾多乖杜光庭謂後人或盡刪語詞以就五千之數今尤不可不審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導而養壽也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女傳稱老萊子行年七十爲嬰兒以娛親而莊子則云老萊子出薪遇仲尼謂曰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而國策客謂黃齊亦云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以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與老子言行殊相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則列然二人皆與孔子同時左傳有萊駒是萊氏而稱老猶列禦寇師老商氏皆有道壽考之士所稱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後合合七十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畢沅曰古明儋曼也又云瞻耳垂也又云耽耳大垂也聲義相同故並借用南方有瞻耳之國山海經呂覽並作儋耳淮南子作耽耳又呂覽老聃作老耽皆其明證鄭老子隱君子康成曰老聃古壽考之號斯爲通論矣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史記攻證曰漢武感於神仙方士故司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則曰隱君子再則曰隱君子良史心苦矣張守節注翻引神仙荒唐悠謬之論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乎黃氏曰鈔曰道家謂黃帝上天老子西出關爲長生不

老子列傳

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經之老聃之學老子者則紉儒學儒學亦紉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黃帝治效莫著於漢世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之故史遷舉老子我無爲語以明其宗指而正其末流也莊子天下篇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憺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忽乎其若



忘寂乎其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守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老子列傳

主

老子本義

上篇

邵陽魏源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眾妙之門。無名無欲。溫公王安石蘇轍皆以有無為讀。河上公諸家皆以名。字欲字為讀。丁氏易東曰。老子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則上二句以有無為讀。者非也。下二句或援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然老又云。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當以莊例老也。陳景元吳澄皆以此兩者同為句。亦通。

至人無名。懷真韜晦。而未嘗語人。非秘而不宣也。道

老子本義

卷上

一 避舍蓋公堂

固未可以言語顯而名迹求者也。及迫關尹之請。不得已著書。故鄭重於發言之首。曰道至難言也。使可擬議而指名。則有一定之義。而非無往不在之真常矣。非真常者而執以為道。則言仁而害仁。尚義而害義。襲禮而害禮。煦煦子子。詐偽之習出。而所謂道者。弊而安可常乎。老子言道必曰常。曰元。蓋道無而已。真常者。指其無之實。而元妙則贊其常之無也。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故首戒人執言說名迹。以為道。恐其無所警識。因以天



地萬物之理指示之猶恐其不親切也復即人心無欲有欲時返觀之又恐其歧有無為二也而後以同謂之元渾微於妙總括之凡書中所言道德者皆觀其妙也凡言應事者皆觀其微也惟夫心融神化與道為一而至於之之又玄則眾微之間無非眾妙凡言守雌言不爭言慈儉言柔弱種種眾妙皆從此常無中出矣故曰眾妙之門蓋可道可名者五千言之所具也其不可言傳者則在體道者之心得焉耳全書大旨總括於此所謂言有宗事有君也○吳氏澄

老子本義

卷上

曰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無名者道也有名者德也老子之意蓋以虛無為天地之所由以為天地者莊子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也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為萬物者莊子所謂主之以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柔弱不盈為用觀妙之妙道也妙之一本者眾妙之妙德也妙之散殊者焦氏竝曰欲猶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之欲微讀如邊微之微言物之盡處也晏子云微者德之歸列子云死者德之微皆指盡處而言蓋無欲之為無不待言惟方

其有欲之時人皆指以為有然有欲必有盡則復歸於無矣斯與妙何以異哉故曰此兩者同謂之元此蓋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故曰元之又元眾妙之門蘇氏轍曰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嘗以玄寄極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兩已蘇本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劉本此句上故有無相生顧本及龍與碑本相長相短相形王彌本形作較高下相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傾首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陸希聲及御覽引皆無焉字傳辭始聲通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傅奕兩居字並作處河上公此明首章常名無名之旨也蓋至美無美至善無善苟美善而使天下皆知其為美善則將相與市之託之而不可常矣此亦猶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類然當其時適其情則天下謂之美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則天下謂之惡與不善聖人知有名者



之不可常是故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言而未嘗言豈自知其為美為善哉斯則觀微而得妙也若然者萬物之來雖亦未嘗不因應而生不有為不恃終不居其名矣夫有名之美善每與所對者相與往來與廢以其有居則有去也苟在己無居夫將安去此乃無為不言之美善無與為對何至於美斯惡善斯不善哉斯真所謂常善也○作焉不辭碑本作而不為始義正相備蓋萬物作焉而後應之不辭耳此因應無為之道也吳氏澄釋為言詞之詞謂天何言哉姚

老子本義

卷上

四

氏謂作使也以身為萬物使而不辭其勞皆非本

意

右第二章姚氏解合此章與下章為一云萬物作焉

今不取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傳奕本無民字是以聖人之治去聲李

無之治二字傳奕本無民字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

本之治下有也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為也王弼本

有心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為也王弼本

作智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為也王弼本

敢字傳奕本無也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為也王弼本

敢字傳奕本無也字無知如字無欲使夫音知者不敢為也王弼本

治下有矣字河上王弼本無

老子救世之書也故首二章統言宗旨此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夫世之不治以有為亂之也有為由於有欲有欲由於有知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涯之欲是濫觴江河而徐以一葦障之也太上未嘗自謂有知未嘗見有可欲故其治世也亦然所謂賢者專指瑰材畸行而言蓋君子好名小人好利賢與貨皆可欲之具是故人以相賢為尚則民恥不若而至於爭貨以難得為貴則民病其無而至於盜

老子本義

卷上

五

皆由見可欲耳治世人尚純樸無事乎以賢知勝人

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則賢與不賢同用難

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原

絕矣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尚可貴可欲之事

也志以不弱者以其有爭盜悖亂之萌也今既心無

外慕而虛矣則腹雖實而含哺鼓腹自無所紛其心

志無忿競而弱矣則骨雖強而精足筋完自無所逞

其力蓋道以虛為體以弱為用無事乎實與強也故

可實者惟腹而已可強者惟骨而已以虛弱為心志



而置強實於無用之地則其心志常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無為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為無為之為民返於樸而不自知夫安有不自治哉張氏爾岐謂心腹志骨四者皆借喻也聖人之治於華豔之事則務空之於質樸之業則務充之於爭競之端則務塞之於自立之實則務崇之使民無知而不生分別之見無欲而不起貪得之心其說亦通至後世養生家亦借四者為說則舛矣

右第三章

老子本義

卷上

六

道沖而用之

沖說文作盅傳奕本亦作盅淮南子及諸家作沖姚鼐曰道盅句與宗為韻

弗盈

河上王弼本作或不盈開元蘇轍本作似不盈傅奕本作又不足此從淮南子淵兮似萬

物之宗

淵兮河上本作淵兮此從王弼本

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

吾不知其誰之子

象帝之先陳象

此章乃常無觀妙之事也

說文曰盅器虛也道之體

本至也而用之有能不盈者乎

則淵然其深物物而

不物於物似萬物之宗矣

夫人之用所以常失之盈

者恃己之銳而與人為紛以己之光而照人之塵也挫其銳則紛自解矣和其光則塵自同矣是其用之能不盈也湛兮若存則其體仍盅矣世或有斯人則體用一源復乎道之本然象帝之先矣而誰其能之哉李氏約曰象似也道性謙約故不云定處其先而云似蘇氏轍曰銳挫紛解則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己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以塵之至裸而無所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似

老子本義

卷上

七

或存耳源案末二語就體道之人言之方平易親切

諸家皆謂推極然問道為誰氏之子既太支離而推

道為在帝之先又太幻渺故並不取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

地之間其猶囊籥乎

虛而不屈王弼作擗傳奕作調願

動而愈出多言數窮

不如守中谷神不死

是謂元牝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其非元牝之門也

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



及傳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知己道不行憫世亂之不救而思遺世隱處獨善其身之言也聖人斥當世之君子聖自雄者結芻為狗用之祭祀既畢事則棄而踐之老子見亂世民命如寄故感而言曰悲哉天地有時而不仁乎乃視萬物如土苴而聽其生死也聖人其不重仁乎乃視斯民如草芥而無所顧惜也諉之於天地尊之為聖人蓋悲天憫人無所歸咎之詞然將諉之於天地而天地不可諉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猶囊籥然中

老子本義

卷上

八

虛無物氣機所至動而愈出所謂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是聖人固宜有憂矣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則有心而無為百姓萬物之責在於聖人則非天地之能芻狗之而人之芻狗之矣言至此而老子不欲長言矣然則吾生天地間既不能使民物各遂其性而吾亦將自棄其性一任天人之芻狗之乎近取諸身則吾身一小天地也返觀默識吾有中而自守之亦何為曉曉多言以其身深與天下事而自取理數之窮乎黃帝之書有之其言谷者

即中也牝即谷也不存之存所以立體無用之用所以應物誠能體此而守之小則為養生專氣之術大則為虛靈順應之道何窮之有哉蓋虛無因應用之于世則為聖人無為之治既不得用則徒言何益適足招損耳不如約其道而用之返諸一身微妙渾然而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此太上無言之教也○外囊內籥機而鼓之致風之器也屈竭也首以天地聖人並言而繼但言天地不及聖人者是即老子不欲多言之故也數窮釋文謂理數勢數也中者虛中謂

老子本義

卷上

九

心也谷牝皆中之喻谷神喻其德立牝喻其功也谷之於譽惟其無所不受是以無時不至是其神之存於中而長不死者也天下之物惟牝能受能生若夫受而不見其所以受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則尤玄妙不測之牝也可以母萬物而萬物皆從此門出豈非天地根乎是即首章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是常道也綿綿若存觀妙之事用之不勤觀微之事也吳氏澄曰谷虛則神存於中若存即神之存勤猶勞也凡氣逸用之則養而日增勤用之則虛



而多耗神常存則氣不耗散也。

右第五章

河上公多言守中以上為前章姚氏以  
多言守中合下谷神為後章蓋二句乃承  
上轉下之語故上屬下屬皆可相通而義終未備惟  
承樂大典所載王弼本及吳澄本合為一今從之案  
列子引谷神以下為黃帝書可見老子言方畢因引  
古語以明之其不得別為一章無疑此章自來解  
者皆首尾橫決詞義間隔其尤誤者莫如以不仁  
狗為明因物無心之道夫人與狗狗為二物若聖人  
之於百姓同一人耳安得而狗狗之乎且三寶首慈  
天將衛之以慈救之而捲捲致痛于佳兵不祥之戒  
若以不仁為教豈一人之言而矛盾若此且如其說  
與通章亦不相貫而以彙篇為守中之喻以數窮為  
多言之耗氣皆支離之甚王氏道有曰後世不明于  
芻狗萬物之言而因謂道德之禍流為刑名此亦多  
言數窮之驗老子著書而其言若此夫  
非有大不得已于中者乎斯論得之矣

老子本義

卷上

十

天地長久

碑本作天  
長地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黃茂材本  
地下有之

且字碑本無當從之

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

長生碑本  
作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

傳奕非字作不河上本無非邪  
二字此從淮南子及王弼本

故能成其私

上章谷神不死而為天地根

此天地之所以長久也

天施地生而不自私其生

故能長生使天地而自私

其身則天地亦一物矣何以能長且久哉是以聖人

處柔處下本以先人而後其身也而人愈貴之寡欲

無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其後身

外身。夫非心之無私邪。乃身以先且存焉而成其私

亦理勢之固然耳。程氏俱曰天地人同源耳。天之所

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固同。而天地

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者。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

知其為地。今一受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

耳。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謂其養

生。不可以無物也。而騁無益之求。貴其身而身愈辱

厚其身而身愈傷。是世之喪生者。非反以有其生為

累耶。黃老之旨如此。豈養生家自私其身者所得託

老子本義

卷上

十一

哉李氏嘉謨曰

天不愛其施地不愛其生

是謂不自生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此天施地生之

道所以未嘗一日息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陳景元作  
又不爭

處眾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處傳奕本  
宋徽宗本  
眾人下無

居善

地心善淵與善仁

仁傳奕  
本道下有  
矣字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動善

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傳奕尤下  
有矣字

李氏贄曰

凡利物之謂善而利物者又不能不爭非



上善也。惟水不然。眾人處上。彼獨處下。眾人處易。彼獨處險。眾人處潔。彼獨處穢。所處盡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爭乎。此所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以下。則言聖人利物而不爭之實。非仍指水也。呂氏惠卿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謂居善地也。七者皆出於不爭。而要以處善地為本。蓋居善地則能處眾人之所惡。故不爭而天下莫能與爭矣。吳氏澄曰。所舉居善地以下數事。皆擇取眾人之所善者。以為善。非上善也。惟有此善而能不爭。如水之源處上。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而甘處於下。乃上善也。眾人惡處下。則必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不爭則何尤之有。○蘇氏轍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天一生水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也。二者皆自無而有。去道未遠。故可名之善。未有上於此者焉。道無所不在。水無所不利。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處湛靜。深不可測。善淵也。挹而不竭。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以載則浮。以鑑則清。以攻則堅。彊莫

能敵。善能也不舍晝夜。盈科後進。善時也。夫有不善而未免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兼此七善而不爭。故無尤矣。源案居善地以下諸解。或以水或以人皆可通。惟即以此數者為上善。則不若以不爭為上善之說之得焉耳。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司馬。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傳奕敬而視之。王弼亦作視。此從淮南子保碑本作寶。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室河上作室。此從王弼。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司馬。功成名遂。身彌傳奕本。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退天之道。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李約本名作事。此從淮南子所引。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況盈不持而金玉滿堂者乎。將多藏厚亡。莫之能守矣。况銳而不揣而富貴益驕者乎。將未能驕物。先自遺咎矣。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夫何以能不溢不危哉。法天之道而已。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以動



而有悔也。聖人功成而不有，安有盈，名遂而不居，安有銳。蓋隨事大小而能自全，故曰成曰遂也。若不知自足，則何時而為成？何日而後遂耶？此言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守而行之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營讀為魂抱一傳奕作衰能無離乎。河上公無專氣至柔諸本能如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老子本義 卷上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釋文云：河上本治又作活，知又作智，恃作侍。為雌，河上公作無雌。○河上王弼本無為無知前後互易。傳奕本為乎，知乎上有兩以字。○焦竑云：一本無生之畜之四字。長而不宰，是謂元德。此章字句並從淮南子。載猶處也。營魄，卽魂魄也。魄，卽是一載，卽是抱魂載魄，動守靜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本非二物，然魂動而魄靜，苟心為物役，離之為二，則神不守舍，而血氣用事，惟抱之為一，使形神相依而動靜不失，則魂卽魄，魄卽魂，何耗何昏，乃可以長存。蓋非偶載之難，亦非抱一之難，而常不離之難也。修身養生，道皆如此。

專卽易其靜也。專之專，言專一純固，無所發露。所謂純氣之守也。有一毫失之粗，則剛而不能柔，必如嬰兒之和氣內充，一而不雜，而後為至柔也。至人外不為魄所滯，內不為氣所使其自治，可謂善矣。然猶恐有餘疵之存也。未學之疵，粗而易改。既學之疵，微而難除。或守之徒滯，而運用不靈，或執之未化，而常存我見，是皆足為病而未盡合乎元也。必加以滌除瑕垢之功，重以返觀內照之鑒，其果純合自然，而無所疵已乎。焦氏竑曰：前三言者，老子示人可謂切矣。然

老子本義 卷上

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誤認前言，其不以輓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卽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卽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雌守雌也。滌除元覽者，非昧晦之謂也。卽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於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不有，為不恃，長不宰者，非玄德而何。此關尹子所謂在己無居。



形物自著莊子所謂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者夫豈  
乘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哉○蘇氏轍曰聖人於  
道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治人然皆以無心遇之苟  
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陽  
動陰靜一開一闔治亂廢興所從出眾人當此際患  
得患失每先事而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倡  
而後和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言其  
先後適與天命會耳故能為雌者不失時也李氏贊  
曰抱玄守一神不外馳則中有主而天門開闔常在

老子本義

卷上

末

我矣彼世之不能自主者有開則將不待迫之而自  
起有闔則逆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  
而不離乎張氏爾岐曰元覽即觀妙觀微之觀天門  
開闔指心之運動變化言朱子曰老子之學以虛靜  
無為沖退自守為主與莊生釋氏之悟初不相蒙而  
說者常欲合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此  
解老者之通蔽也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轅也轂眾輪所湊之心攷工記云轂也者所  
以為利轉也利轉者以無有為用也正同斯悵埴和  
也埴黏土也和水土而燒為甸也凡室之前東戶西  
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也無皆謂空虛之處也吳氏  
澄曰器以貯物室以居人車以載重致遠皆所以為  
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車以轉軸為用器以容物為用  
室以出入通明為用皆在於空虛無礙之處人之腹

老子本義

卷上

七

實而心虛亦猶是也呂氏惠卿曰非有則無無以致  
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觀于車器居室而其則  
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為用者何耶是故  
聖人入而未嘗有物所以觀其妙出而未嘗無物所  
以觀其微故曰利用以安身而入神以致用也知兩  
者之合一而不可離則至矣薛氏蕙曰章末雖並舉  
有無而言顧其悒意則即有而明無之為貴也蓋有  
之為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為用則皆忽而不管故借  
人所明數事以曉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令爽皆平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爽差也。謂失正味也。視久則眩。聽繁則惑。嘗多則厭。心不定故發狂。不知足以取辱。故行妨。李氏約曰。目無厭。腹知足。故聖人去取異焉。目外視。故云彼腹內實。故云此。呂氏惠卿曰。腹無知。目有見者。也是以聖人去彼有見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

老子本義

卷上

六

也。猶易艮其背。陰符機在於目之意也。葉氏思靖曰。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聖人但為實腹而養己。不為悅目而徇物。然食味別聲被色數者。皆不可絕。惟雖動而不著于物。乃湛然無欲矣。凡染塵逐境。皆在於目。故始終言之。此顏子四勿所以先視而剷除。六根以眼色為首也。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勿為外邪所實。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此句化本亦有若驚二字。惟河上及開元

本無寵為下。辱為下。陳景先李道純作何謂寵辱若驚。為下。俱謬。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此六字。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者。一本無惟吾有身。苟吾無身。及此從傳奕本。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託於天下矣。

寵榮也。貴重也。世人不知辱之為辱而寵之。不知患之為患而貴之。是榮其辱而貴其患也。若驚甚言其

老子本義

卷上

九

寵也。若身。甚言其貴也。夫人莫不惡辱而畏患。今反謂其寵而貴之。何哉。蓋世人相習於妄見。則不知反其本。相安於當境。則未觀其終。何謂人之寵其辱哉。正以可辱者。即人之所謂寵也。夫寵人者。上人。寵於人者。下人。為人下。非辱而何。而世人反榮之。得之則驚喜。失之則驚憂。焉。豈非惟辱是寵乎。寵辱之寵。以己言。寵為下之寵。以人言也。何謂人之貴其患若身哉。正以可患者。皆人之所謂必不可無者也。人惟自私其身。有欲則有患。苟能外其身。後其身。何患得



患失之有然則凡養身之可欲者非大患而何而人  
專重之一若與生俱生而不肯暫舍焉是豈非貴大  
患若身乎是皆不知自重自愛之道故也倚人之寵  
以為重而適以自輕若果能自重則雖榮以天下而  
不肯輕以身處之矣御外之求以自奉而適以自苦  
若誠能自愛雖付以天下而惜以身任之矣如此則  
若以身寄託於天地之間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直  
若寄焉而已淮南子引老子此語而證以太王避邠  
杖策而去於岐山之下是也夫不能寵者復何辱之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有身外無所貴者夫何患之自取哉此章謬解不一  
大抵以驚寵為當然以忘身為幻泡以寄託為可付  
重任今悉不取而擇其稍合者於後○吳氏澄曰人  
以為榮者自知道者反觀之則辱也有何可愛而愛  
之者於此而驚焉人以為大利者自知道者反觀之  
則大患也是豈足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是故被  
寵至卑下耳而得失動心身外之物至輕耳而若與  
身俱有則惑之甚也呂氏惠卿曰寵者畜於人者也  
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

有驚既驚其得復驚其失若吾無驚吾有何辱吾之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  
患若吾無身吾有何患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此字一本無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蘇轍本故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傅奕本作其繩繩兮不可名王弼無復  
歸於無物蘇轍本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忽恍  
碑本無是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  
忽恍四字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吳氏澄曰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曰夷曰希曰微  
曰一皆指德而言也德在有無之間故雖若有名而  
不可名無物指道而言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  
莊子所謂德同至於初是也道紀者德也呂氏惠卿  
曰無前後則無古今矣無古今則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知今之所從來則知古之所  
自始所謂無端之紀也道不可執得此則可執之以  
為德矣執德之謂道紀也



右第十三章姚氏解以此通下章為一章

古之善為士者傳奕本。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

識，故強為之容。傳奕本。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

若客，渙若冰將釋。諸本豫猶儼，渙下多有兮字。陸希聲

字客作容。冰下有三句作渾若樸，曠若谷。混若濁。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傳奕本。靜上有澄字，徐上各有而

從河上本。以保此道者不欲盈。高誘淮南子注。夫惟不

盈，故能敝而不新，成能復成。王弼作蔽，或不作弊。此

老子本義 從淮南子引。 卷上 三

此章不言聖人至人而言善為士者，是專示人入道

之要而強為之容也。儼盡而微妙至而妙，妙極而立

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

行迫而後動，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

而難之，如有所畏也。儼若客，不敢肆也。此三者皆有

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若此。然其豫猶儼恪者，初

非有所執而不化也。渙若冰之將釋，油然無形而物

莫之覺矣。夫奚滯之有乎？故又以下三者形容之為

道至於融釋，則反本完真，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

於人偽。故若樸也，性全而不自有其全，無所不受。故

若谷，水性本清而不自潔於物，故若濁。夫七者有道

之容，而即求道之要，豫猶儼恪者，所以入德也。既渙

然冰釋，乃能希夫敦樸曠渾之全，所以成德也。道至

於濁，則和光同塵，與物一體。此忘我之極而最難者

也。故即承濁問曰：孰能濁以止乎？濁者動之時也。動

久而靜，吾恐其又察察以為清矣。因又承靜問曰：孰

能安以久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吾恐其又紛

紛而生起矣。是皆知道而不能自保者也。所以不能

保，皆由其易盈，是以分別與躁動乘之而不能止。且

久惟不以善自盈，則能安其敝而不求新成，斯則其

能濁也。安以久也。如此則微妙元通之道，斯可保矣。

蓋敦樸曠渾者濁之容，豫猶儼恪者安之容，皆以沖

得之。以盈失之者也。老子之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

盈若沖，其用不窮，保此道之謂也。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靜傳奕並作靖，吾以下河上有



是字。觀下王弼無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物釋文云一其字。此從淮南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夫物釋文云一莊子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王弼謂是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此極言體常之要。其入手在於觀復。觀復即觀微也。夫物芸芸五句。上即物理之自然。以推動常歸靜之旨。自知常曰明以下。乃言學道者觀復之明。以明致虛守靜之效也。致者至其極也。虛者無欲也。無欲則

老子本義

卷上

壹

靜蓋外物不入。則內心不出也。篤固也。學道而至于虛。虛而至其極。則其守靜也篤矣。故下文專即至靜而言之。致虛而未知實之即虛。守靜而未知動之即靜者。觀無于無。而未於有。觀無故耳。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第眾人之於物。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惟知道者。虛靜之至。則見其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知作者之皆妄。而靜者之為常。則執性命以命羣物。常有而常無。常作而常

靜。知幾之謂明矣。何有妄作之凶乎。夫知非聞見測度之謂也。能渾一於物我之間。外無不容。而內無或私者。庶乎真知之矣。是故言其大則內聖。而外王言其化則合天。而盡道。盡道者無佗焉。常而已矣。久而不殆者。常之謂也。○蘇氏轍曰。致虛未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邱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而後不為變之所亂。知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

老子本義

卷上

壹

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猶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性命者萬物之根也。苟未能自復其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惟歸根以復於命。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故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妄。雖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苟知其皆妄。則雖讐仇將衰而憐之。何所不容哉。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吳澄作不知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開元御信不足有

注其大畏之侮之陳象古作畏而侮之

不信上句有焉字陸希聲本無猶兮其貴言

文云一作由兮陸希聲無兮字碑本功成事遂

姓皆謂我自然傅奕言言下有哉字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

有大偽傅奕廢下出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

臣傅奕本下並有焉字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有各本絕聖棄智二句在絕仁二句之絕巧棄利盜賊無

二者以為文不足傅奕作以為文而未故令有所

老子本義

屬見素衷樸少私寡欲古今作抱

陸氏希聲曰太古有德之君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

之而已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

其義故譽之及仁義不足以治其治則以刑法為政

故下畏之及刑法不足以服其意則以權譎為事故

下侮之此皆由誠信遞降故漸有不信若夫在上者

行不言之教而及其成功百姓各遂其性皆曰我自

然而然則親譽與侮之心不生於世矣吳氏澄曰猶

兮其貴言使民陰受其賜皆謂我自然如此不知其

為帝力此則太上不知有之之事也夫不知有之者

大道親譽之者仁義畏之者智慧侮之者大偽是自

大道一降再降其有此數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

則其變猶緩智慧出而適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六

親不和二語亦大道廢有仁義之事而推言之耳以

上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以復言治化之復以

示返本之漸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絕棄帝者仁

義以返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父慈子孝如淳古

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及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

老子本義

百倍於王之時矣絕棄伯者巧利以及於王之聖智

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為

盜賊者矣此三者指仁義聖智巧利三事也屬與莊

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

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趨文故說以前此之文

為不足而各附著於所尚是以屢變而趨於末而豈

知大道之民見素抱樸質而已矣如此則少私寡欲

何以文為上云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又言民復孝慈

者蓋人孝慈則無孝慈之名此名實文質之辨也以



是推之則真仁義者無仁義之迹真聖智者無聖智之名亦若是而已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李氏嘉謨曰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子子而人以煦煦子子懷其德則大道之公者散矣又不幸有小智小慧者竊仁義之似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

老子本義

卷上

表

者羣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孝慈國家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見而愈下也故老子教以絕利一源返本救末之要蓋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美利不言所利使功利而可絕皆非功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聖人惡偽之

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用盜賊而棄功利之便惟以樸素先民而不欲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如此故不敢以文欺物而亦不以文自欺

右第十六章

河上公以我自然以上為一章大道廢改其詞義相承別無更端故永樂大典王弼本合後二段為一章得之矣吳澄本並通三章為一章於義尤備故從之至唐張君相以下章絕學無憂句附此章之末而姚氏解從之則文義音韻俱不協今不取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老子本義

卷上

表

奕奕若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兮王弼作若何若人眾人所畏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如字傳本亦無哉字眾人所畏如享太平如登春臺如字傳本亦無哉字若陸希聲王真本春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在登下此從王弼本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一作怕傅奕作魄碑本我乘乘兮若無所歸傅奕作魄未兆釋文泊作廓孩作咳乘乘兮若無所歸傅奕作兮若不足似無所歸陸希聲作操操眾入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而字無我愚入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沌沌河上作純純釋文云或察悶悶傅奕作警警悶悶又昭警上並有忽兮若晦王皆字釋文云昭一作昭若昏王弼作昏昏忽兮若晦王作警兮其若晦河上作忽兮若海唐易州忽兮若無所石刻作忽若晦案劉熙釋名云海者晦也



止或作淵。明焦竑本作寤若無作止。眾人皆有

以我獨頑似鄙河上王弼本我上我獨異於人而貴食

母傳奕作我獨欲異於人。開元本作貴求食於母。自注云舊無求於二字。子所加也。屍說之稱明皇本作兒母恐誤。

上章言治國之道。惟絕聖智巧利則無弊。所以言無

為之用。此章言修己之道。惟絕世俗末學則無憂。所

以明無欲之體也。唯之與阿。至荒兮未央七句。言世

人為學多憂之事也。眾人熙熙至我獨若遺八句。言

己之無所欲於外也。我愚人之心至頑似鄙十句。言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己之不求知於內也。末句正與章首句相應。蓋所絕

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蓋憂生於畏。彼

世之為學者。但以為善勝於惡。揚揚自得。而以吾觀

之。正猶唯之與阿耳。何者論斯人之本心。豈真樂唯

而苦阿。樂善而苦惡。二者之間。相去幾何。徒以人皆

唯阿之慢人而取辱。畏惡之失譽而招刑。是以亦不

得不畏彼而為此耳。迫於無可奈何而為之。且抱此

憂以畢生。而荒兮安有窮極乎。然在世人之心。豈真

知其多憂。彼固將以求樂。方熙熙然徇物有餘也。且

世入之心。又豈自以無知。方且自以為昭察。而視我

為沌愚昏悶頑鄙也。然則豈我獨甘為其賤。而異於

人情乎。我固自有我之所貴。但與人不同耳。德者萬

物之母。道又德之母。眾人逐物役智。以資其視聽思

慮。則養其子而已。我獨遺而去之。味道德以自養。然

則絕憂畏之學者。正所以貴食母之學也。而揚子雲

謂人而絕學。雖無憂如禽何。豈知所以絕學之意者

哉。澹泊然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咳笑之時。初不知

外物之可樂也。乘乘然寄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眾

老子本義 卷上 三

人皆有求贏餘之心。我獨遺棄之。豈真愚而如此。沌

沌然哉。蓋道以不足為樂。而無有餘之心。是以人若

昭察而我若昏悶也。如此則此心茫茫所向。如乘舟

大海之中。漂浮而無繫著。即乘乘若無所歸之意。有

以有為也。頑似鄙者。若遠鄙之民。不識都邑也。食母

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貴食母者。即嬰兒未咳之

義也。

右第十七章。姚鼐本以首句屬上章。又以此章通下







以曲則全一語始終之者蓋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且多皆不求全之推也曲者一曲也抱一故為曲然而全德在此矣不云少則多而析為兩言者以啟下文抱一之旨也一者少之極然抱之以為天下式則其得多矣彼喪生由其多方而亡羊苦於歧路皆多則惑者下章以為天下式為天下谿為天下谷並言蓋式者車所俯憑物卑而人敬之故以喻聖人沖虛之德也夫目至明而不自見使目而自見則不明矣人之不自是自矜自伐亦猶是也能是者無佗焉抱

老子本義

卷上

言

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樂推而曲全之耳曲則全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故又申之曰此豈虛語哉夫固誠然之理之效也蓋正言若反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孰是執信不惑者乎其下甯之意至矣○蘇氏轍曰直而非理則非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眾所歸者下雖欲下盈不可得也昭譽非道悶悶者雖傲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其一本則無所不得若多而逐於末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曲全枉直窪盈傲新皆抱一之餘也故

以抱一終之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伐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呂氏惠卿曰天下之物惟水為幾於道涓源濫觴而卒會乎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傲則新也惟抱一者足以語此故曰少得而多惑蓋可曲可枉可窪可傲無往而非一也

老子本義

卷上

言

右第十九章見氏說之曰騷君平老子指歸谷禱子末十七字屬下章之類○姚氏融通下希言自然跋者不立為一章曰全言然三字為韻吾誠有全德而天下歸之則希言而自然矣飄風疾雨以下希則直淫則盈之意信不足以下皆內不足而故為有餘多則惑者不取願牽強今不取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也希作稀終朝作崇朝天地下有也字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者同於道事於德者從事於失者二句河上王弼諸本重出道者二字並非是此從淮南子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此三句河上王弼本得上有樂字河上本作同信不足有不信於失者失亦樂失之傳奕無三同字

跛者不行自



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王弼作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一本或作故。故有道者不處。傅奕處字下有也字。

上章言有道者所抱之事。此章言與道相反之失義。互相發。觀自見自是。自矜四語。與上章重出。而一正言。一反言。是也。希言而立。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企行之跨。食之餘。形之贅。皆非自然者也。蓋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時雨之應會而至。不疾不徐。若非自然而強談詭辯。以驚世。此猶飄風暴雨。徒

老子本義

卷上

美

盛於暫時而已。道者德者。失者。統言世上從事於學之人。有此三等也。全其自然之謂道。有得於自然之謂德。失其自然之謂失。同猶尚書與治同道與亂同。事之同。得之猶從之。言為道為德為失。初非生而分別。但人之從事於學者。所得各有不齊。是以各以類別耳。道本自然。人每以造作失之。無非自取。故王弼有云。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累少則得。行得則與德同體。故曰同於德。累多則失。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其說近

之而諸家解者。皆以此為至人立同應物之旨。牽強不倫。惟傅奕古本文義可徵耳。同於失者。所謂信不足也。失亦得之。所謂有不信也。己之誠信不足。而後人不信。人不信而後。曉曉以言惑人。其尚能希言自然乎。吳氏澄曰。自希言至有不信。既以言明道之得失矣。自歧者不立以下。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歧焉。跨焉。增高。繼長。何異飄風驟雨之不能常久乎。彼內挾其自見自是之心。而外奮其自矜自伐之習者。若律諸

老子本義

卷上

美

自然之道。何異食之餘。形之贅。同為加多於當分之外哉。幽顯之間。當有物惡之矣。物兼人鬼神而言。司馬氏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棄食之餘。適使人厭附。贅之形。適使人醜。呂氏惠卿曰。夫道處眾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眾人之所惡。而棄之者也。高亢剛強。眾人之所惡。而爭之者。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為不爭一也。

右第二十章。河上公本分信不足以上為一章。以下為一章。諸家因之。惟吳氏澄本合為一章。今從吳本。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寥鍾會作獨立而不改而字無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有故強二字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俱本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河上及傅奕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諸本道大在天大地大之上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居此從淮南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約以人法地地句法天

有物即前章道之為物也混渾同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也體獨立而用

老子本義 卷上

周流是則有名萬物之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道者取於無物不由也道不足以盡之故又強名之曰大乃自大而求之則逝且遠矣自遠而求之則反而近矣言其遠大則天地莫能盡言其反則又具之人身而各足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是以人與三才參其大惟其同法乎道故也未四語以人法為主蓋人性之大與天地參前章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是王者人道之盡而與天地同者也言王者何

以全其大乎亦法天之無不覆法地之無不載法道之無不生成而已道本自然法道者亦法其自然而已自然者性之謂也人而復性則道之量無不全矣非謂人與天地輾轉相法而以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並王為域中五大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靜傳奕是以君子終日行君子王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燕王奈何萬乘之主傳奕作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失根釋

老子本義

卷上

堯

本河上公作失臣此從永樂大典王弼本

根本必重於枝葉君上必靜於臣下故取以喻也躁者動之甚也車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以輜重在後不敢遠離是輕之本乎重也雖有榮華游觀之地而不及超然燕處是動以靜為主也故君子於天下事必持重而主靜韓非子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制躁此之謂也李氏贇曰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則以重為之根也有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為躁何則以靜為之君也



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呂氏惠卿曰：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故本能制未靜者，御物躁者御於物。故靜能君躁，雖行動居處之間，猶不能離此理。況任重道遠以觀天下者，而可不靜且重乎？蓋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則重矣。為而無為則靜，苟其動常在於不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能靜矣。○李氏嘉謨曰：行必輔重，喻聖人終日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榮觀燕處，喻聖人凡事無不為而常無為也。彼為天下主而徒以

老子本義 卷上 早

身馳驅於其末，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耶？吳氏澄曰：以身輕天下，謂以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輔重燕處，姑指一端而言。凡人之治心治身，與夫下勢當作勢之居重御輕，兵法之以靜制動，皆不出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傅奕本善行善言善者字。又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策作算。傅奕權作鍵。兩而不可作善故不可。淮南子閉結下有者字。開解下有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

棄物。從淮南子故字下無人物二字。此是謂襲明。是以聖人下四句。傅奕謂河上本有之。古本無按淮南引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則知非河上所增出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善人不善人下。傅奕各有者字。

善言善行，所以為計，為閉為結之具，而善計善閉善結，乃所以為善救之具，是常善救人，即以上五者救之也。於此則天下無不救之人，而無棄人矣。蓋潛移默運，銷之於未然，轉之於不覺，救人而無救之迹，豈非重襲不露之天明乎？後章言是謂微明，襲明猶

老子本義 卷上 早

微明也。又云是謂襲常，襲明猶襲常也。蓋知常曰明也。夫世不藏其明者，救一人則己欲居其功，而好為人師。人有可棄，輒顯刑其罪，而幸為己利，是皆不善救人。所以多棄人也有道者之天明，既藏而不露，則不好為人師，不欲以善自名也。不利他人以為己資，不欲名人之為不善也。如此則己雖大智而渾然無所分別，不啻大迷。故人之視之者，亦忘乎彼之為善己之為不善。此所以為其轉移而不自知，是真聖人襲明之妙用。至要不煩而至妙不測者也。吳氏澄曰

15076 子部道家類 6 返之



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聖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謂龔明不分行其兩可名之名者是謂要妙蓋善行者以不行爲行善言者以不言爲言善計善閉善結者以不用爲用則聖人之救物亦以不救爲救既以不救爲救則無救之迹常若什襲掩蔽而眾莫能知者故曰龔明非若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也是故有此之善則必形彼之不善而

老子本義

卷上

聖

師資起矣其去聖人善救之妙用遠矣李氏贊曰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者善計無謫善言無迹善行可知矣蘇氏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挾策以計設關持繩以御物則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

乎源案蘇解龔明爲傳龔之龔與釋氏傳燈同旨今不取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吳澄本知其雄至嬰兒二十三字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無割無割河上王弼作不割此從淮

子南

老子本義

卷上

聖

李氏嘉謨曰雄動而倡雌靜而處動必歸靜故爲天下谿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爲貴故爲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益在我故爲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謂常德也道散而爲德以德自處而必知所守以復歸於嬰兒無極與樸者謂復歸於真常也真常者道也是故樸散爲器聖人以道制器猶不失於道故用之爲官長焉源案守雌不求勝



也守黑不分別也守辱無歆豔也樸不可以一器名及太樸既散而後形而上之道為形而下之器矣以道制器則器反為樸蓋無為而為自然然而其視天下之理如庖丁之視牛恢恢乎其有餘刃是雖宰制而未嘗割裂其樸也道可君器器不可宰道此言官長猶後章言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皆言聖人執本御末之道也上三節言其自末而返本此二句言其由本而為末然樸雖散而不失其本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用而不離其體則已用如未用是則

老子本義

卷上

鑿

不制之制斯為大制不用之用斯為大用也○王氏道曰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同元之道知彼守此者知其子以守其母知之以為用守之以為主宰雌雄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言嬰兒言其知也無極言其虛也樸言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變文協韻反復吟咏與詩體相似非守雌為谿之外復有常德不離之功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下二者做此蓋天下事非柔晦與賤所能獨濟者則剛明與貴固有時而用也然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

不生於明而生於晦貴不生於貴而生於賤是剛明與貴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晦與賤物之本也去道近者也此聖人所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守之則天下之母在此矣其子焉往所以為谿為式為谷而天下歸之正以此真常之德能不離其根也嬰兒無極樸實人所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樸可制為器而器不可為樸官長可統羣有司而羣有司不可為官長聖人為母不為子猶之為樸不為器為官長不為羣有司正其本而已其本不離則雖至剛以決

老子本義

卷上

鑿

天下之事至明以燭天下之情至貴以蒞天下之賤然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夫何割之有哉不然逐子忌母紛紛然與物相刃相劇而莫之能止則身之不暇治而況天下歸乎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之下傳奕奕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樂天下上傳奕奕有夫字承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碑本兩者字故物或行或隨故字蘇轍或响或吹文及王弼作賦一或強或羸傅奕作噤或載或隳傅奕作對



奕作培碑本作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司  
駿隳備奕作墮

焦氏竝曰取如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皇  
帝約束而紛更之之取源案已語詞為謂作為也執  
謂把持也譬如陶器不因其自然而強欲其成必致  
窳敗譬如執寶把持不肯釋手惟恐其失而反或墮  
墜而況天下之器神器乎神器者天命人心去就靡  
常不可人力爭故神之也行者不期物之隨而或自  
隨之是不為者未嘗不得阿本期物之受或反不受

老子本義

卷上

吳

而吹之是為者反未必得也或強以自固而有時自  
贏或載之甚安而不意忽隳是執之者未必不失也  
是以聖人之待物則去其已甚而不敢過求持已則  
去其奢泰而不敢過望是以爭競與盛滿之患不生  
於心未嘗謀物而物自歸之未嘗留物而物自不去  
也辭氏蕙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為以害之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  
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  
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  
害則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為  
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陸氏佃曰去  
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  
之所以有天下也呂氏惠卿曰老子言取天下常以  
無事無事者因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故能得天下  
之心而使之不去非有以為之也惟道可以御器天  
下之器神器也非神道無以御之神無思也無為也  
而為之則御非其道矣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所以

老子本義

卷上

吳

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大軍二句碑本無善者果而已不  
敢以取強取強傳奕善上有故字已下有矣字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是謂本無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是謂本無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不祥下他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是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恬憺為上，以下六句，傅奕本作以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釋文云：恬，或作恬，憺，或作憺。又作憺，碑本得志作得矣。無字。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吉事尚左，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各本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王弼人眾多以悲哀泣之。眾多河上王弼作之眾。傅奕眾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戰勝下傳奕有者則二字處之。吳澄作主之。○晁氏說之曰：王弼老子注謂兵者不祥之器以下至未皆

老子本義

卷上

吳

非老子本義。王氏道曰：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經注相間疑古之義。疏混入經文者。姚氏需曰：物壯則老，十入此勿強為衍文。以下篇心使氣日強之下，故誦者誤。故猶及見之，但文句相沿，已失今並仍其舊。

天道好還，則以兵強天下，非知道者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可而況人主躬於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所謂善者，即有道者也。矜者，自恃伐者，夸大驕者，恣肆。三病一源，知其不可而能自克者，非果斷不能也。故歷言當果之數事，以曉之。五而字當讀若於字，古而如通用，聲近義同，人皆果

於彼我獨果於此也。物壯則老，此天道也。而違之者，是不道矣。宜其暴興者必早已也。古佳字無訓美者，或謂當是惟字之省。和按王石臞言：夫佳乃夫惟之佳，其說良是。然漢人已有佳兵，或謂當用廣雅佳勞不祥之語，則作佳兵亦古本也。嘉之借文與下文一意也。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故吉凶異尚。恬者不懽愉，憺者不醜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李氏嘉謨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是謂好還。兵幸而勝，其殺氣之

老子本義

卷上

吳

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而外為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伐，未嘗驕，未嘗強，皆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也。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況於兵之老乎？然則仁者無敵之道可知已。蓋不樂殺人而後可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未必知之。老氏云：恬憺為上，勝而不美，是固不欲



戰之意。然即以兵法論之。恬憺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自古至今。天道有或爽者哉。

右第二十六章。舊分不道早已以上為一章。以下為一章。今從吳澄姚鼐本合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焦竑云。一本無樸雖小。河上作不敢臣。三。臣下。王弼有也字。

侯王若能守。守下。一本萬物將自賓。王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

自均。均下。有焉字。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傳奕無道字。於

老子本義 卷上 辛

作與又未。有也字。

道即所謂常道也。道以無名為常。故但可名以無名

之樸而已。樸之為物。未瑀未琢。其體希微而不可見

故無名。然天地之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敢臣

其所自生。與其所自始者哉。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

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守之以主萬物。而萬物有不

賓者乎。譬猶陰陽交和。成雨露以生萬物。雖無人使

令之。而自溥徧。侯王執道紀。莫之令。而萬物自賓。亦

猶是耳。夫侯王之守樸。守其無名者而已。守其無名

始可以制有名。制者裁其樸而分之。禮樂政刑皆自

取也。然苟逐末而忘本。將愈遠而失宗。是故無過恃

無多求。仍貴其止。止者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由無

名以制有名。故器以生。復以有名守無名。故樸不散

夫何不知常。妄作凶之有。是故道之在天下。猶水之

在江海。自本而末。末而不離其本也。為侯王者可不

守樸以御物乎。吳氏澄曰。始者道也。有名者德也。道

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名者。當

知止於德。不可徇末而愈遠也。將者辭之。不迫者也

老子本義 卷上 辛

蘇氏轍曰。樸性也。其道常無名。故其為物。舒之無所

不在。而斂之不容豪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

匹夫之賤。守之則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

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為一。以降甘露。胞

然被於萬物。而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

猶是也。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

名。豈其徇名而忘樸。迷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

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李氏嘉謨曰。天地有合。以降

甘露。而生萬物。由是觀之。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此指道之費者而言。所謂用之廣也。功成不名有。此指道之隱者而言。所謂體之微也。惟其體之微。故有衣養萬物之功。而不名有返之於無形無名。歛之不盈毫末矣。惟其用之廣。故萬物恃之以生者。咸歸往而浩浩。不知其專主極之並育不害。其量可彌六合矣。然則常無欲。可名於小者。樸之小。而可以觀妙也。體也。萬物歸往。可名於大者。萬物將自賓。而可以觀微也。用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物莫能外。是以體道之聖人。亦然終守

老子本義

卷上

蓋

其樸之小。不肯自大。而萬物皆歸之。以是知大道非可以人力為者也。○蘇氏轍曰。汜兮無可無不可者。大道也。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則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功而不有者。則必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呂氏惠卿曰。惟其功成不居。故不為主。而常無欲。無欲則妙之至者也。可名於小矣。惟其萬物恃之以生。故皆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可名於大矣。夫既小而可名於大。既大而可名於小。則是不可名大名小也。

此道所以隱於無名也。而聖人以無名體之。終不自大而大。莫加焉。蓋惟其可左可右。是以非小非大。惟其非小非大。故能成其大。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下傳。往而不害。安平泰。平泰河上。奕有者字。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出口碑本作出言淡乎。傳奕作不可既。王弼作不足既。傳奕聽之用。下皆作不可。此從河上本。

吳氏澄曰。大象喻道。下章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是也。

老子本義

卷上

蓋

林氏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之象。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於天下也。呂氏惠卿曰。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安平泰者。安其夷泰也。李氏嘉謨曰。愚者往而不返。有道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舍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則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其於形器。猶逆旅之寄寓耳。苟以樂餌之故。留戀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故能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



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源案執大象天下  
往者如文中子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之意蓋聖人有  
大象東西南北無不可執此以往所謂抱一以為天  
下式也隨其所往安於平泰而不害此道之用不可  
既也然大象無象出聲色臭味之外非若美樂厚餌  
之物有味可味有聲色可觀聽也乃淡乎希微而無  
用之用其用不窮蓋惟無濃醜之趣者故亦無傾危  
之患若夫有宴安之適者則必有酖毒之害矣即以  
樂與餌譬之如雅樂於鄭聲五穀之與肥旨淡者和

老子本義

卷上

美

心而養人濃者蕩神而爽口是有可欲即有所害其  
用必窮無可欲亦無所害其用不既故無味之味是  
為至味終身甘之而不厭希聲之聲是為大音終身  
聽之而不煩無象之象是為大象終身執以用之而  
無害推之蠻貊而可行放乎四海而皆準所謂天下  
可往者此之謂也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釋文歛作斂或又作給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

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柔勝二句王弼河上作柔弱勝  
魚不可脫於深淵脫傳變作倪邦之利器不可以借人  
各家邦作國避漢諱改也此章皆從韓非子惟

此言君子待小人之術也柔勝剛弱勝強是其本旨  
魚與利器皆喻也蓋將欲如彼者殺機也必固如此  
者密用也魚不可脫於淵喻必然之密用不可失失  
則非柔弱矣利器不可示人以喻將然之殺機不可  
露露則不善用其剛強矣水最柔弱人之有道如魚  
之有水兵器最鋒利事之有機如國之有利器柔弱

老子本義

卷上

聖

者其體剛明者其用然魚無一時可離於水此聖人  
柔道藏身之固而守以終身者也利器有用有不用  
此聖人智勇深沈之機而慎於臨時者也非常明不能  
見非微明不能守故切譬以明之蓋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聖人待小人常因天道之自然而不費人力若  
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句踐事吳以及張良之待  
秦項漢文帝之待化鼻亦皆是也是故有權宜以待  
小人如有網罟以待禽獸亦自然之理如必以徑情  
直行為得則是伏羲不應作網罟行軍不應好謀而



成也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天之道人之理  
物之勢未有不如此者與易之消息盈虛一理也或  
曰示人當從說苑作借人蓋予奪翕張之術聖人以  
除暴銷惡而小人亦借之以行其私陰符經云其盜  
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  
輕命此不可借人之謂也王氏弼曰將欲除強梁去  
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大假刑爲  
之力也故曰微明足其張令其足而又求其張則眾  
所歛也苟其張之未足而治之則其機未極而已反

老子本義

卷上

美

危蘇氏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  
所不足勢未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此其極  
深研幾與管仲孫武無異蓋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  
也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是  
故天下之剛強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待之及其  
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聖人豈有意  
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魚之爲  
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  
有力者莫能制之聖人居柔弱而剛強莫能傷亦猶

是也非徒莫能傷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  
利器也哉彼眾人烏得而知之王氏道曰造化有消  
息盈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之將欲如  
彼者必其已嘗如此者也將然者未形已然者可見  
能據其已然而逆睹其將然非微明不能然微而明  
可也明其微不可也是故韜此理以自養深靜歛退  
優柔自得如魚之不脫於淵是也炫此理以示人啟  
黷招尤借寇誨盜如以邦之利器示人則非也莊子  
胠篋篇實明此意蓋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奸雄竊之

老子本義

卷上

美

則爲縱橫捭闔之術其言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不  
以利器示之吳氏澄曰老子言反者道之動又謂元  
德深矣遠矣於物反矣其道大抵與世俗之見相反  
故借此數者相反之事爲譬而歸於柔勝剛弱勝強  
之旨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不知論  
者以爲皆原於老氏之意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  
與者哉是亦立言之弊故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  
子已自言之矣

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如說也。侯王傳奕作王侯。若能守。河上王彌作能守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下焦竑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各本無夫字。釋文作不欲。

此從王彌本。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靜傳奕作靖。正或作定。蘇氏轍曰：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滋，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

老子本義

卷上

本

庶幾可得而止也。呂氏惠卿曰：老子真人也，宜不弊弊焉。以天下萬物為事，而於侯王如此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為真，以修之天下為普，使侯王者知而守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則莫先於侯王者矣。此老子之仁也。源案化而欲作以下，說者多失之。蓋欲作者欲生萌動也。夫萬物自化，則任其自生自息而已。自生自息而氣運日趨於文，將復有欲心萌作於其間，苟無以鎮之，則太古降為三代，三代降為後世，其誰止之？然鎮之亦豈

能有所為，亦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已。無名之樸者，以靜鎮動，以質止文，以淳化巧，使其欲心雖將作焉而不得，將釋然自反而無欲矣。無欲則靜，靜則正，而返於無名之樸矣。所謂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無名之樸，重言協韻以起下文耳。夫亦將無欲，猶前章夫亦將知止，皆詞之不迫者也。諸家或無夫字，或作不欲，故其說謂聖人並此無名之樸，亦不欲存之於心。夫苟為聖人所不欲，尚何謂無名之樸乎？此皆禪家隨手掃除之機，非黃老清靜自然之旨也。

老子本義

卷上

本

惟姚氏有云：夫亦將無欲，言使夫人皆無欲也。斯言得之矣。  
右第三十二章。

老子本義卷上



老子本義

邵陽魏源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

而不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德句河上作無為而無

而無以為此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本或作仍。諸故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韓非子

下俱有夫禮者。禮按注仲伊云。夫字單以虛詞發端。老

夫也。夫乃失之誤。失禮者句與前識句對文見忠信之

義於上文。失仁失義亦意脈相貫。注君言是也。

老子本義 卷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兩也。字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

彼取此。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

無以為。以用也。攘古讓字。仍古通作仍字。言再推讓

而就之也。仁義禮智皆下德。故皆言上而不言下。蓋

推極言之。以明其分際也。上德近乎道。故無為而無

不為。上仁近乎德。故為之而無以為。至義則雖其上

者亦真下德矣。故為之而有以為。禮則又德之下者。故為之莫應。又推讓而就之。此不失德而無德之極

也。吳氏澄曰。老子上篇首章分言道德而未明言之

下篇首章乃分言道德仁義禮智。皆宗旨所在也。蓋

吾儒以道德為統名。分言之則為仁義禮智。皆得於

天為性之固有。初無精粗之別也。老子則以道為無

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

以德之近道者為上德。仁之近德者為上仁。義之近

仁者為上義。禮之近義者為上禮。又於禮之後言前

識以智為下也。其以厚薄華實為言。蓋道猶木之實

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仁其幹。義

其枝。禮其葉。而智其華也。道實智華。實實而華。虛德

根。禮葉。根厚而葉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前識者道

之華。而大丈夫寧守此道德之厚實。而去彼禮智之

華薄也。王氏弼曰。上德之人。惟道是用。不德其德。無

執無用。故雖德而無德名也。下德主善名。以治物。故

德名有焉。善名生而有不善應。故不失德而無德也。

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夫大之極者。其為道乎。失道

而後德。極下德之量。至於上仁而止。雖以無為為用。

不能以無為為體也。以無為為用。猶得其母。故已不

老子本義 卷下



勞而物自理下此以往則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夫仁義發於內而為之猶偽况務外飾而可久乎夫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義行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苟得其為功之母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志無所營事用其誠仁義禮敬皆道也苟舍母而用其子棄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憂患太上所不取矣蘇氏轍曰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其中竭而無餘故在上者為之而下不應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將刑罰生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焦氏竑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舉老子此語而論之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數者雖

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如此則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河上王弼無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靈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嚴君平無萬物得一以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河上無貞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

老子本義

卷下

四

為基淮南子及河上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此其作是是非乎作非賦王弼作非故致數與無與與河上作車傳奕作至譽不欲球如玉落落如石字落落王弼作落落此從河上本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下傳奕作天吳氏澄曰一者沖虛之德前後所謂抱一所謂混為一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莊子又謂之太一此自然之德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



書中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爲德也。天地谷神四者。名異實同。裂破裂也。發發泄震動也。歇銷而不靈。竭枯而不盈。滅息而不生。蹶顛仆也。貞與楨同。貞者事之幹。爲天下貞。猶言爲民極也。老子著書。將以導世。故下文專爲侯王言之。先言賤爲本。下爲基。而後但言賤爲本者。省文也。上文得一。已專言用弱矣。而末後以反與弱對言者。蓋反推所以弱之原。弱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卽欲用弱言弱者。卽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

老子本義

卷下

五

反也。道之靜本無。故動則常與相反。無之體虛。故其用常以弱爲事。蓋物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此有無所以相反也。王氏弼曰。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乃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是貴乃本乎賤。故致數與乃無與也。玉石球珠。瑤瑤體盡於形。故不欲也。夫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云反者道之動也。李氏嘉謨曰。所謂一者何也。知天之所以清。卽知地之所以靈。

老子本義 卷下

知神之所以靈。卽知谷之所以盈。知萬物之所以生。卽知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蓋極其致。皆有生於無也。是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必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矣。李氏贄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則能賤矣。何則。致一之理。庶人非賤。侯王非貴。今夫輪輻。蓋軫。衡輓。會而成車。人但知其爲車。而不知其爲數者所會而成。初無所謂車也。由是推之。侯王庶人。人但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

老子本義

卷下

六

之一也。彼據其所見之形迹。貴而不能賤者。則亦球珠落落如玉石而已。然則欲知反而弱者。無它。致一以極乎無而已。陳氏懿典曰。致也。故其至也。數車無車。自有而數。至於無。謙之至也。球珠落落。皆堅確而不能柔弱之意。謙之反也。源案。莊子稱老子之學。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此章所謂得一者。卽沖虛不盈之德。爲其近乎無也。又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明之爲其近乎一也。夫天地萬物。皆有生於無。故天不自知其清。地不自知其靈。神不

七〇三



自知其靈谷不自知其盈萬物不自知其生則侯王亦不自知其貴高明矣不自知其清寧者無心而運無為而成也不自知其為靈與盈者寂而虛也不自知為生者自然也不自知為貴高者賤下也寂故靈虛故盈無心無為故清寧自然故不期生而生自賤自下故為天下貞此則得一之所致也夫貴高與賤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蓋所謂侯王者亦人見之為侯王耳若推其極致則積眾賤而成貴分數之初無貴之可言積眾下而成高分數之初無高之可言如

老子本義 卷下 七

會眾材而成車分數之本無車之可言至於無貴賤高下之可言則豈但以賤為本下為基而已耶蓋并我而無之矣無我則無物無我無物則無高無下無貴無賤如此則高與下一也貴與賤一也彼與我一也無往而不無則無往而不一何怪其與玉石之經經堅強自異於物者相反哉然則人之見其相反者道之動也人所見其弱者乃道之用也蓋動本於靜有本於無不獨車之體生於無即天地谷神萬物之體亦生於無無與有相反故體道者亦與徇有者相

反徇有者強而體無者弱不能體其無雖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無我之間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別也

右第三十四章河上本分章落以上為一章反之以正言若反此章言侯王稱孤寡不殺即繼之反者道之動此語意相承之明證而數與無與即有生於無之旨必合為一章而後義備至吳氏澄以末四句通下二章為一章義難可通文殊不屬姚氏融又為和二十五字於此章之首而移此章貴以賤為本則臆斷無稽且不明道德之本旨耳

老子本義 卷下 八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言有之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有曰字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又下辱作驕上德若谷類河上作類大方無隅廣德吳澄作廣得偷讀如輸與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古皆通用春秋渝平為輸平是也質真作質直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吳氏澄曰此詳言上章反者道之動也道與物相反故知之者眇非上士不能信也建言有之以下十二



事皆道之與物相反者也。源案明道三句言其體道也。上德五句言其成德也。大方四句又廣喻以贊之。類說文云絲節左傳刑之類注謂不平也。王弼謂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削物是也。地方不中矩安有隅。天容不可繪安有形。非全道者烏能若此。耶。陸氏希聲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大笑笑之則非

老子本義

卷下

九

之矣。古之善為道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笑則不足以為道矣。李氏嘉謨曰上士之勤非強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欲不若存若亡不可得也。明道者自明非光之明外不得而見故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不得而知故若退大白不污其性苟性不污和其塵可也。故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止不可得也。故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則接物必簡

故若惰質真者不徇於外則惟吾所之故若變夫然則非廉隅可得而察也非成不成可得而盡也非聲音可得而知也非形器可得而執也彼中下之士方役其所見而議吾之迹以實味實退實類實辱實淪其不侮笑者幾希矣。呂氏惠卿曰謂之明而若昧謂之進而若退謂之夷而若類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常若相反者也。然則道之實蓋隱於無矣。惟其如此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推其有餘以貨物之不足而無不賴之以曲成也

老子本義

卷下

十

右第三十五章。吳澄本連上文反者道之動及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淮南子作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傳奕作人之所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一本下句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傳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教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王弼字傳奕作出於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字末句有矣字此四句並從淮南



子

吳氏澄曰。此詳言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生。以此沖氣則既生之後。亦必以沖氣為用。乃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所以弱而動之由也。王公稱孤寡不穀。此言人之能體道者也。弱者損之也。強者益之也。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則所謂益之而損者。非歟。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能入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非歟。然則宜弱不宜強。強梁之為教。父不待言而明。是真不言。

老子本義

卷下

七

之教矣。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其有益如此。是真無為之益矣。視彼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者。豈可同日語哉。故曰希及之。張氏爾岐曰。此章首承上章。夫惟道善貸。且成而言。道生一。一生二。無名。天地之始也。二生三。三生萬物。有名。萬物之母也。一謂氣。二謂陰。與陽。三謂陰與陽會和之氣。即所謂沖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即申說三生萬物也。蘇氏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

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道者。蓋已知之矣。焦氏竑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背寒向煖亦然。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沖氣則運於其間也。木絕水曰梁。負棟曰梁。皆取其力之強。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有是語。而老子取之。故曰我亦教之也。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食母。言教則曰教父。馳騁役使也。不曰剛強而曰至堅。變文叶韻也。王氏弼曰。水無不可往。氣無所不入。柔弱虛無。無所不通。至柔不可。

老子本義

卷下

七

折。無形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益也。李氏嘉謨曰。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安得有二。及其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而無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乎。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其本。孤寡不穀。王公自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損則必益。益則必損。聖人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人知強梁之取死也。皆所以為教也。物本非物。堅者偽體也。雖至堅之極。必。



歸於無以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况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無之真豈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未有及之者矣源案此章原弱所以為道之用者全在沖氣為和一言蓋沖和之氣未有不柔弱者故人之生也柔弱而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凡乖戾不和之氣則堅強矣故萬物之生必常不失此沖和之氣而後得天之生道反是則死道矣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之以天下萬物生

老子本義

卷下

主

於有有生於無此章正承其指故書中凡言含德之厚則比於赤子專氣致柔則必如嬰兒皆體道貴弱之旨乃張爾岐疑其有脫文姚氏爾直指為錯簡皆不識夫言之宗事之君者也

右第三十六章河上分天下至柔以下別為一章今按上文損益分掣末語不言無為分

承上文義顯然吳澄合之是也又按侯王孤寡不羣正與得一章首尾相應尤可證此與上章皆發明得一

章之旨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河上無是故二字王弼有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身親為親貨多為親藏亡為親足辱為親止殆久為親首二句名在身上貨在身下者協韻耳

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王氏弼曰得名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則求之者多攻之者至矣故大費厚亡也薛氏蕙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不殆張氏爾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知有名利不知有身抑思身與名貨孰親孰多乎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故甚愛啟爭多藏誨盜至

老子本義

卷下

南

是而始悟名之為身累也貨之為身賊也得之不償所亡也亦已晚矣惟君子能早知之易止易足斯不殆而可長久耳源案甚愛以下即承得與亡而通言人世得失之理也呂惠卿以甚愛多藏分屬名貨以大費厚亡指身而言皆失之鑿矣

右第三十七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河上王弼作備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傳奕本盈作滿沖作盅屈作訕靜作靖未句清靜上有知字下有以字



吳氏澄曰。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辯爲巧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若訥。則非巧辯。乃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皆此意也。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爲用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爲天下君也。夫爲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然有爲者。反不若清靜者之無爲而無不爲。故能爲天下正。反者道之動如此。人之徇有而忘本者。可以悟矣。蘇氏轍曰。直而不屈。其屈必折。循理而

老子本義

卷下

五

行。雖屈亦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物自然難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葉氏夢得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而况自然無爲之清靜。其尙不足以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者乎。則缺勝成。沖勝盈。屈勝直。拙訥勝巧。辯從可知矣。世人不察此力。求勝物而愈莫能勝。清靜正天下。以不勝勝之也。  
右第三十八章。姚鼐移靜勝寒三句於以正治國章。蓋正  
糞爲韻而有道卻走馬即清靜治天下之效也。姑存其疑。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傅奕作糞。古字通。張衡西京用其語。朱子及吳澄並稱之。謂車郊協韻。然韓非子淮南子。鹽鐵論引此。並無車字。河上王弼諸本皆同。故仍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欲。王弼本無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吳澄此句在禍莫大句。上之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司馬本無之足二字。又無矣。王氏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也。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起於郊也。李氏嘉謨曰。有道則能使兵爲民。無道則能使民爲兵。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矣。

老子本義

卷下

六

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遂爲無窮之咎。觀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右第三十九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淮南子戶牖下有兩以  
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爰  
彌作彌。少年。趙本無兩字。是  
者字此從韓非淮南子。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不爲而成。至韓非子作知。  
呂氏惠卿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天道之所以爲天



道者果何邪得其所以然者則不出戶窺牖而知見之矣如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目力所及幾何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李氏嘉謨曰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以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越若知其理之在此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迹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吳氏澄曰其出彌遠其

老子本義

卷下

七

知彌少不復言見與聞者知天下則知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

右第四十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兩日上傳奕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者又損下河無為而無不為矣則無不為故取天下

者王弼無故者二字傳奕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奕作將欲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李氏嘉謨曰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

故曰損損不極則知不全故曰損者所以為日益也

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為矣至於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為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焦氏竑曰取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為也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吳氏澄曰因言無為無不為之旨故云即古之取天下者祇是無為盛德而人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何足以取天下哉羅什曰損之者無粗而不遺遺之至於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

老子本義

卷下

六

之至於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情欲既斷是非俱忘德與道合至於無為矣已雖無為任萬物之自為故無不為也

右第四十一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王

德善德信下無矣聖人在天下聖人下惛惛為天下

渾其心木惛惛下有焉字渾其心傳奕作渾渾焉百姓

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孩釋文



呂氏惠卿曰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為心猶之鑑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為形也聖人之視己心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哉故善信者吾善信之不善不信者吾亦善信之知其心之善不善信不信無常而以德善之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則德者物性之所自出而無不善不信明矣是以聖人之於百姓慄慄焉而已為之渾其心渾其心者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百姓皆

老子本義

卷下

九

注其耳目惟聖人之為視聽聖人皆遇之以慈待之以厚雖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心之無常猶己而已矣蘇氏轍曰如使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聖人慄慄然憂之故渾其善惡信偽而皆以一待之彼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子奪而吾一遇以嬰兒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疾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而釋然皆化其爭矣陳氏懿典曰慄慄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是之心故常有不自

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不分其善不善也

右第四十二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第三句韓非傳奕皆作民之生動而死地動皆之死地河上本作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有也字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入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被或作避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傳奕夫何故下地下有焉字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天下惟生死二者出乎生則入乎死矣二者聽人之自擇而人之生也動之死地皆去生而就死者也王氏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也取生之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反亦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於戈兵獸之害者莫甚於兕虎而令無所容其鋒刃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何死地之有乎夫虬蟪穴於淵鷹鷂巢於山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施可謂處於無死地矣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



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則如赤子之毒蟲不螫，猛獸不搏也。吳氏澄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云：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云：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凡人以憂思嗜欲損其內，不以風寒暑溼侵其外，及入世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此三者皆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羸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此三者皆死之徒也。陳氏懿典曰：無死地者，蓋知道

老子本義

卷下

主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非謂其薄之也。言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莫之能害也。源案生之徒三句，諸說皆鑿。惟王氏近之而語未明，蓋徒之為言類也。生之徒，死之徒，猶云取生之徒，取死之徒。此二者統言天地間人物生死常然之理也。而人之生於天，死於地，往往舍其取生之道，動輒由其取死之道。此乃專言斯人不能全生之通弊也。故下句始言人之生，而上二句不言者，明其泛言物理而未切人身也。下句不復云動之死地之徒者，

明其總承上文而非並舉三事也。夫人之生既動，皆之死地，而但云十有三者，因上文兩十有三而重言之，則總數之實動之死地十有九矣。太上詞不迫切，故留言外之旨，待人自領耳。若夫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入世出世超然無死地者，則天下一人而已。韓非子所引民之生，生而動動而皆之死地，雖未必原文然，義亦昭然。諸家乃謂求生而反之死者，為鍊形衛生之徒，並上兩者為三事，則鑿而難通矣。其論無死地者，亦多釋氏法身不壞之旨，與黃老不

老子本義

卷下

主

倫故並不取焉。

右第四十三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元本命。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元本成。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元本成。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王氏弼曰：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

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物之所以形，勢之所以成。



有所本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李氏嘉謨曰物自有形以至於成勢莫不以道德為主然道雖尊德雖貴而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以命於物也莫之使令而自然生自然畜凡所以長育成熟養覆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立德陸氏希聲曰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熟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之養護其傷謂之獲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立德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詞同而理通也源案釋文云亭別也平也均也調也易師卦馬氏注毒治也蓋生之畜之者如春長之育之而物以形者如夏亭之毒之而勢以成者如秋冬勢既成則養之覆之而已諸家解莫之命為爵命獨李氏謂道無心命物於義為優呂氏惠卿曰無名之始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為物則特形

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已有形矣則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者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此所以能以無為之柔弱而勝有形之剛強而王侯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分言之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至其本而言之則生畜長育成熟養覆莫非道也而道終無名焉故不有不恃不宰是謂立德張氏爾岐曰物之形形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勢之成成此道德之所生畜而已是以萬物莫不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尊道而貴德斯豈有所待而然哉故道之於物生之畜之不已也而又長育亭毒養覆之其為功於物如此然皆自然而然生之不有也為之不恃也長之不宰也此豈可得而測乎

右第四十四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傳奕作可以為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河以作復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兌釋文云作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兩日字河上皆作用其光句上淮南子復歸







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  
施施從外來之施。謂矜夸自大也。老子之學最忌夸  
張。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自矜。使倏然有所知而  
行之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矣。夫謙謙  
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易。而人不肯行之。皇皇夸  
張者。小徑也。與道相反。而人皆好焉。朝甚除以下。言  
夸張之事也。故曰盜夸非道。哉陳氏懿典曰。謹畏不  
敢者。為大道。則驕矜炫耀者。為非道。明矣。謙之為道  
卑不可踰。而人不肯由也。是以外雖炫飾。而內實空

老子本義

卷下

毛

虛如朝廷。雖甚美。而田疇倉廩。實荒蕪。虛耗也。猶且  
采服劍佩。以為飾。飲食侈麗。以自奉。多積無用之貨。  
夸為富強。此猶盜賊之人。自夸其所有。其去惟施。是  
畏之大道。不亦遠乎。呂氏惠卿曰。舍道而由徑。則亡  
本而徇末。譬夫人以食為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  
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治。以知其  
本之所自出也。今不行大道。則已不得其本。而徒馳  
騖於其末。其與飾庭除而空倉。晦恣衣食而侈貨財  
者。奚以異哉。李氏嘉謨曰。行於大道。則蕩然廣大。心

逸日休。故甚夷也。爭於小徑。則矜智欺人。心勞日拙。  
故成於盜也。世人不知此。廷甚除治。其外飾者。則備  
矣。然田甚蕪。而心不治。倉甚虛。而行不修。方且盛服  
佩以炫。人侈貨財。而無用。去道何其遠哉。源案。道以  
不盈為大。不盈者。專務於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  
且夸焉。則專務於外。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無有窮極  
矣。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尚為高。此最難克  
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而民以不施之  
道。斂約而難行。顧乃見小欲速。以爭。騖捷徑。豈知不

老子本義

卷下

毛

矜不伐。而人莫能尚之。其道甚平。何難行之。有謂之  
民。則蚩然無知。不知大道。則愈夸而愈小。蓋好大道  
者。其見大好。小徑者。其見小。見大則常若不足。見小  
則常若有餘。若是者。為士則必徇名。而荒德。為庶人  
則必侈末。而耗本。為國家者。則必至飾外。而虛內。雖  
淺深廣狹不同。而其為以己徇人。則一而已。特其顯  
者。莫若國家之侈弊。為尤易見。甚矣。人心之難克。而  
施之可畏如此。朝甚除以下。蓋極言以曉。愚迷固非  
謂施之可畏。惟此一端。亦非僅借為喻也。諸家或以



知行連讀或訓施曰施為而韓非子又作盜等胥非本旨

右第四十六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韓非子無兩

孫以其世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

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

德乃普拔脫輟為韻身真為韻家餘為韻鄉長為韻邦

此從韓非淮南及傳奕本趙立堅五乃字並作能字又

能乃餘作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老子本義 卷下 无

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傳奕何以作

韓非無之字天下之物建於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於外者外物

得而脫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終不可恃也若夫建

德而抱一者建之於心抱之於內初無建抱之形苟

我不自拔且脫誰得而拔脫之乎蓋非徒固之於一

時並且固之於後世世人之建抱者以智術邀結則

假於外者非已有聖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則足於內

者無所假於外故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獨全之

夫誰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國天下亦

不過此德之所餘以長之豐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

無餘事一真之外無餘修也夫何啻一人之身一家

一鄉一國一天下之身是也千萬人之性情一身之

性情是也苟吾身之德既修則以我之身觀人之身

彼此無異是故家國天下之人雖不一而彼家之身

猶此家之身觀於吾一家之人而足矣彼國之身猶

此國之身觀於一國之人而足矣即今之天下亦古

之天下後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同此身即同此德其

老子本義 卷下 无

同然之理豈能外此而別有所知哉不外吾身而得

之矣古之謂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此道也以是知舍

修而言建抱者非善建善抱者也離身而言修者非

真修也修之身德乃真盡之矣呂氏惠卿曰世之所

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家國天下而不知其本真乃在

吾身也德之真者既修諸身則推之而已莊周以為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

其說出於此觀諸吾身其所餘者已足而無待於外

則以觀家國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右第四十七章姚鼐以善建三句別為一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傳奕作含德之厚赤子也毒蟲不螫猛獸

不據攫鳥不搏傳奕作蜂蠆不螫王骨弱筋柔而握固

握葉夢得作聖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王弼作金傳奕精之

至也號而噬不歎彭却云莊子有噬不嚙之語故後人據增終日號而不嗶和之至也號而不嗶釋文作聲不

本兩至下無也字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日強傳奕作則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謂王弼作謂不道早

老子本義

卷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則其含德也厚矣德者柔弱

冲和之德也不螫不據不搏蓋全天之人物無害者

也握固謂以四指握拇指也峻釋文云赤子陰也嗶

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嗶祥吉凶之候也形未完而

氣自專情未感而精自應則常全其本然之氣而不

益生也聲久費而和不傷則任其自然之真而不以

心使氣也益生由於多欲多欲則起居動作縱於外

飲食男女恣於內異於精之至者矣心使氣由於多

忿多忿則乖張決驟而內不能自主張脈憤興而外

不能自制異於和之至者矣物壯則老為其強梁而

違道也苟守柔知和常如赤子則既不壯惡乎老既

不老惡乎已蘇氏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

之者皆言其體也夫嬰兒物來則不知應誠未可以

言用然汨然無欲其體則至矣夫人有心而後有形

有形而後有敵則傷之者至矣無心之赤子物無與

敵曷由傷之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其精有餘

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嗶今終日號而

泰然是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知

老子本義

和曰常得木以應物者也苟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

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呂氏

惠卿曰人之生初德性至厚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

心識受於內而益生者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為道

者損其所益生修性反德德同至於初故曰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為物特以其受冲氣之和積

而未散而猶遇物不傷况夫充純氣之守而其道大

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故致道之極而復命曰常含

德之厚而知和亦曰常也



右第四十八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王紛

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傳奕無故字又不可而疎害賤三句上故為天下貴

人之相接或以言親或以貌疎塞兌閉門無可欣厭

則不可得而親疎矣銳以爭利紛以取害挫銳解紛則不求利而害亦不至矣光貴塵賤和而同之則不

老子本義

卷下

章

自貴而人亦不得賤之矣貴在於我而不在人則常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為天下之至貴塞兌閉門言其愛身存我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言其處世應物也忘物我混內外則立同乎道矣未能立同者同乎此則異乎彼同乎始未必不異乎卒當其同也則親之利之貴之及其異也則疎之害之賤之立同之人無所為同也安有所謂異故不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之也蘇氏轍曰凡物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疎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孰為親疎等觀

老子本義 卷下

順逆孰為利害不知榮辱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

此所以為天下貴也李氏嘉謨曰塞兌以謹其出閉門以閑其入挫銳以治其內解紛以理其外和光以抑其在己同塵以隨其在物如此則無出入無內

無外無我無物是謂立同既得其同則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

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一故凡物不足以擬之也

右第四十九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老子本義

卷下

章

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正傳奕作政無事河上王弼作吾何知其然哉以此傳奕作吾矣以知天民多智慧而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下傳奕有自清其政悶悶其民漙漙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傳句漙漙作漙漙河上作漙漙一本缺缺作缺缺此並從風安冠篇為此同漙漙與正韻事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子所倚所字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河上無邪

七二七



正復為奇，善復為詭。王弼作妖，傳奕人之迷也，其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故久矣。以上作善，薛本作直，此從淮南子。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王弼作耀。

王氏弼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適致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淺，民無所及，故多忌諱，欲以恥民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而國愈昏，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以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皆舍

老子本義

卷下

畫

本治末故，致此是正者，欲以息邪而奇兵用也。聖人無為無欲，而民從之，速皆崇本以息末耳。孰知其極，其無正者，言孰能知善治之所極乎？惟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化，是其極也。以正治國，則使復以奇用兵矣，是立善以治物，使復有詭之患也。蓋人之迷惑失道已久，不可便正治以責之，是故以方導物，令去其邪，而不以方割物，以廉清民，令去其汙，而不以廉傷人，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以光鑑其所以迷，而不以光照求其隱，慮所謂

大方無隅，大直若屈，明道若昧，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吳氏澄曰：以正治國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是也；以奇用兵者，譎而不正，孫吳是也。奇者，僅能用兵而不能治國，正者，但知治國而不可以取天下，惟以無為治天下，不期服人而人自無不從之也。夫以正治國之效，何如哉？忌諱謂禁網嚴密也，利便於民之器，如權衡度量舟車網罟之屬也，技巧者，造作利器之工，所謂奇技淫巧者也。八句所言二事，蓋多忌諱，由於法令之彰，所以民貧於下，而或為

老子本義

卷下

畫

盜賊也。多利器，由於技巧之多，所以政昏於上，而奇衰盛行也。夫整齊法利，通工足用，皆務富強，以正治國之要務，而其效如此，以之治國，猶不足也。然則所謂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哉？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化，且正自然富，且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由是二者觀之，則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而民自化之，乃不澆漓而淳漓，以正治國之政，若察察有可觀，而下貧上昏，物偽人亂，而缺缺然，或得或失，相反



如此則人之行事所謂禍者其終未必非福所謂福者其終未必非禍孰則知其終之所極何如哉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斯詭禍生焉不知無所謂正則無所謂善而亦不至反而為奇之詭也常人迷昧久已不知此理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知此者其惟有道乎有道者以無事為事則以不方為方不廉為廉不直為直不為光是以其遇物也圭角鋒稜渾然不露容隱韜晦與物無傷則有其善而無其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弊耳雖未嘗以此取天下而天下可取之理在其中矣呂氏惠卿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則有事之不足以取天下明矣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以有事之不足取天下而知之也自以為正而民愈貧國愈昏俗愈侈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也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若夫聖人無為而民自化則無忌諱之弊上好靜而民自正則無法令盜賊之害上無事而民自富則無利器之滋昏上無欲而民自樸則無技巧奇袤之尙矣是故以無事取

天下則其政悶悶不以察察為快其民亦漭漭而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取天下則其政察察而反乎悶悶故其民亦缺缺而不全於樸也察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為正且善者有時而為奇且詭禍福奇正善詭究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耳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固執已久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使不得反樸而全其性乎故聖人反之以無為為本

老子本義

卷下

右第五十章河上本其政悶悶以下別為一章吳澄本合老之王弼注以正復為奇承首句言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陸希聲本作治民惟嗇是以蚤服蚤服焦灼云一本作早復蚤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黃茂知其極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其根河上柢作蒂朱子曰老子之學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早服是謂重積德者言早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



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其未損而蓄之也。姚氏爾曰：服者事也。蓄則時暇而力有餘，故能於事物未至而早從事，以多積其德，逮事之至而無不克矣。李氏嘉謨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蓄。蓄者無所不蓄之謂也。謹於內，閑於外，內心不馳，外欲不動，故能早服而德日以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可也。人知其有國而不知其可以有國者，由其有本本積既厚，則安知其極此所以長久不殆也。呂氏惠卿曰：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

老子本義

卷下

堯

能蓄而早服之，則德日以充，非重積德而何德之至者？物莫能傷，天下莫能勝，夫安往不克哉？無不克而莫知其極，則能物而不物於物者也。不可以有國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可以長久矣。精神者生之根，根蓄而藏之，衛而保之，則根柢深固而生長矣。生長則視久矣。蘇氏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剝，直則肆，光則耀，聖人有其能而不盡其用，蓄者有而不用也。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

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以其能守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然則以蓄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蓄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至人，保其性命之帶，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長生久視可也。源案此章解者多齟齬，惟蘇氏以可以有國以上為治人，深根固柢為事天，於義較愜。蓋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首以治人事天，莫若蓄為主，下文即承蓄而

老子本義

卷下

早

反復引申之，自早服重積德至莫知其極，皆發明蓄義兼治人事天而言也。隨舉有國以明治人之用，並及深根固柢以言事天之要。蓋道之蓄而至於早服無間，德之積而至於莫知其極，則斂舒咸宜，體用兼妙。以之有國，則可以長久；以之固己，則可以長生。惟其治人事天無所不可，故曰莫如蓄也。至蘇氏釋早服而以服人為言，吳氏釋有國謂喻人之保有此身，則皆偏義無取焉爾。

石第五十一章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各本無  
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也。各本無  
聖人亦不傷民。各本亦不傷人之夫兩不相傷則德交  
歸焉。各本則作故此章字句皆從韓非子

韓非解老篇曰。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變  
業。故事大取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  
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  
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清靜而重變法也。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

老子本義 卷下

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  
疾痛之害。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  
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言治世鬼神不與人相  
害也。疾人謂之鬼。傷人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不  
犯法而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  
民。上不與民相害。鬼不與人相傷。是兩不相傷也。則  
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德交歸焉。言其德幽明上下交  
盛而俱歸之於民也。王氏弼曰。躁則多害。靜則全真。  
故其國彌大。其主彌靜。然後能廣得眾心矣。若烹小

鮮不擾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  
神之為神也。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不傷人則不  
知聖之為聖也。夫恃威網以治物者。治之衰。使不知  
神聖之為神聖。則道之極矣。神聖兩不相傷。是神聖  
合道交歸之民也。

右第五十二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句牝  
以靜為下。舊牝牡二字連文。故無牝牝一木作天下之  
下四字。吳澄則謂下牝字疑衍。案吳說得之。而未盡。蓋  
下牝字當在牡字之下。乃倒文。非衍文也。陳象古讀牝

老子本義 卷下

常以靜勝斷句。牡以靜為下。斷句亦非。首句傳奕作大  
國者天下之下流。五句作以其靜故為下也。司馬本作  
以其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  
取大國。傳奕兩則取於大國。或下而聚。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兩者上各夫字。故大者宜為下。一本無故字。一  
章字句從王弼河  
上本。惟移牝字耳。  
吳氏澄曰。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人。猶江海善下而  
為眾水之交會也。小國本居人下而能下人。猶牝不  
先動以求牡而能以居下之靜侯。致居上者之動求



也。故下文即承二喻而分言之。大國不恃其尊，則小國樂附。小國能安其卑，則得大國歡心。是大國能謙下以取小國之附，小國以屈下而取大國之容也。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故末專曰大者宜為下。源案章首但言大國天下之交，而不云小國天下之牝者，蓋牝之為小，不待言而大者則未必知法水之善下。故始終皆舉大為言也。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之所欲者，不過兼畜乎人耳。小國之所欲者，不過見容於人耳。此天下之常情。

老子本義 卷下

望

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為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雖大者必宜下。林氏希逸曰：此章全意歸重末語，蓋兼畜乎人，入事乎人，兩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得其欲，然則知道者常以謙下為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也。全書多此旨，而說者多以喻處為實義，惟黃茂材謂此章全是借喻明道之言者，得之。但未知推之他章耳。

右第五十三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傳奕奕下有也字寶上有

所字谷神子本。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淮南子作保上有不字。美言可以加人，傳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傳奕奕作進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一本無何字。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陳象古不曰作不日，王弼作以求得，一本作有罪可以免。此章皆言道之極貴，欲人知貴而求之也。夫尊行之可加於人，而致使居天子三公之位，則尊貴孰甚焉。美言可市，而至於百朋之錫，不若一言之贈，則寶貴孰甚焉。然則古人所以尊貴寶貴此道者，何故邪？豈

老子本義 卷下

器

不以其為善人之寶而求則得之，為不善人之所保，而有罪以免邪？其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吳氏澄曰：室西南隅之奧，尊者所處，故以譬道之最貴也。有道之人，命以君師之位，使為天子三公，皆以道貴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庭，先執拱璧以將命，其禮重矣。然猶不如跪而進此道之貴也。李氏嘉謨曰：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行依於道，則其美可市，其尊可加乎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



從行而不應矣。安能若此乎？由人各根於道，故不幸而陷於不善。聖人亦何忍棄之？是以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富貴之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道善之而已。呂氏惠卿曰：萬物之生，未有一物不具此道者也。惟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無窮之富。不善人自知其不善，則雖有萬惡，亦可渙然而釋矣。夫言美可市，行尊可加，則人固無善不善皆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況有道之於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特可市可加而已。則於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

老子本義 卷下 聖

右第五十四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焦竑云：一本無兩其宅。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句下韓非子繼以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諾多易下傳是以聖人猶難之。程俱作故終無難。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謙，其脆易泮。諸本作判治之於未亂，合其未散。治之乎其未散合其未散，九成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焦竑云：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一作百仞之高。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一本無聖人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失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傳夾幾成上有其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韓非子復下有歸字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此從韓非子此章皆明無為而無不為之旨。無事無味之下，即次以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者，以明我所謂無為者，非徒輒斷之見，託諸空言而已。必實能等觀大小，化怨為

老子本義 卷下 吳

德難平之情，一切順受，驗之於此，而後真能事無事之事。味無味之味，為之未有，治之未亂之後，復繼以無為無執者，以明我所謂為，非謂曲謹周密，小察機警也。其為無為，執無執，益出於眾人之所不覺，而未嘗造作有心也。味無味，則其欲也不欲矣。事無事，則其學也不學矣。待待也，待其自然，而不敢以有為造作之，所謂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也。吳氏澄曰：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無事無味，皆演無為之旨，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



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故圖之為之於其始則不勞心力自能無為若不早圖而亟為之以至易者漸難細者漸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者承上文事之大小而言心之大小也始小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為大即已大而此心亦終不改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輕諾寡信多易多難四語承上文事之難易而言心之難易也始多易者終必多難是以聖人雖當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

老子本義

卷下

畢

難也其安易持六者言圖之於其易也合抱之木三者言為之於其細也民之從事四句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之意而言也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乃可終無敗也章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一章之意相終始也王氏道曰人皆有所為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為乎但眾人所為者有為之事聖人所為者無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

也劉氏槩曰欲眾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眾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眾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眾人之所學故曰復眾人之所過王氏雋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將各安於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更何脆之可泮微之可散哉蘇氏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安有不濟者哉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可也故為

老子本義

卷下

與

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謂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糞即或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心存乎得喪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矣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耳呂氏惠卿曰有為則有事有事則有味為而不為則事亦無事雖



反復尋繹而何味之可言乎。人所最難忘者怨。而吾一以德報之。則其佗何足嬰其心哉。天下之事。大作於細。難作於易。苟有所作。吾必於易與細而先見之。既見則圖而為之。所謂知幾其神者也。是以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蓋彼方防大於其細。而安有為大於其大也。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其難也。持於安。謀於未兆。則是為之於未有也。破其脆。散其微。則是治之於未亂也。苟已有而為之。則欲其成而反敗。已亂而治之。則執愈固而反

老子本義

卷下

完

失。聖人以不為為之。則無為。以不治治之。則無執。民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故也。苟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由於近。而慎之。則何敗失之有。李氏嘉謨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聖人於事未至。已常若難之者。不以我必於物也。故常安其所安。而無不安。則其持無所持。而易持矣。即或偶有不妥之萌動。即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微而破散之。故無有撓其安。

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不安於未亂。譬如木之自生。土之漸高。行之日遠。於無為之中。自然而為。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故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世之為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為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為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終不為。且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焦氏竑曰。無為無事無味者。道也是道也。不可力得。至易矣。不可目窺。至細矣。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

老子本義

卷下

辛

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為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為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事之難者。大者。遇之寂然。了無留碍。而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夫。此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安能見安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右第五十五章。河上本分其安易持以下為一章。吳

不注。明所以移置之意。一若原本如是者。殊不可訓。至姚氏。則又割取民之從事十九字。出之章末。別



為一章皆莫知其何意也。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其多智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

大順河上本乃上王氏弼曰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智多謂多見巧

詐蔽其樸也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

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巧密奸偽日滋故

老子本義 卷下 聖

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呂氏惠卿曰古之善為道者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在己若

此則其推之於民也亦若是而已李氏嘉謨曰民之

愚而自以為智徇溺於物欲而不知反吾方示之以

無為鎮之以素樸猶且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是

賊之也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

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信乎涑水司馬氏曰物情

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是

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源案此章惟知

此兩者亦楷式句諸說皆未明蓋古之善為士者雖

微妙元通深不可識而至於智之為害不智之為福

則顯然明白而易知但能深信固守而不以智汨其

真則雖其體用之大全未易窺亦可以得為治之鵠

而不至有失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也然誠能常

常知之以為楷式則智故日去淳樸日全其政悶悶

其民淳淳豈但不賊已哉雖謂之元德亦可矣蓋德

謂之平則深遠與俗相反聞者或大笑之次亦若存

若亡今此獨能不疑其相反而深信其可法則雖反

老子本義 卷下 聖

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元德而何而知之

者何少哉 右第五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

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皆謂我道大似

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

夫皆一本無也夫二字此章字句皆從王弼本若他本

皆以聖人字在欲上民之上是所以言聖人者不無







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一作仍。此無敵。一本二句上。且下句即承無敵而言也。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各本皆作輕敵幾喪吾寶。此從王弼及傅奕。故抗兵相加。又下有則字。哀者勝矣。

此章明德之用也。蓋道以虛無為體。其運而為德。則以慈儉謙退為用。然德為萬物之母。則慈乃善之長也。與慈相反者莫如兵。故專以兵明慈之為用。而儉與不敢先皆在其中也。首言我有三寶。寶而持之。末言幾喪吾寶。首尾相應。以致其丁寧。欲人寶之而勿

老子本義

卷下

畫

失也。老子著書。明道救時。見天下方務於剛強。而剛強莫勝於爭戰。今將救其弊。而返以慈儉謙退。則天下必以為不適用於用。故即其所明者以喻之。言吾之道無施而不可。雖用之以戰守。亦無不勝。且固者。蓋慈則必儉。慈則必不敢為先。是即兵家以進為退。以弱為強之道。其證以用兵之言者。使即兵以知柔退。即柔退以反於仁慈。非為談兵而設。故即繼之以禍莫大於無敵。無敵幾亡。吾寶也。三寶首慈。哀者慈心之所發。故天衛之而必勝。若佳兵者不祥。未有能久

勝者也。由慈而發者為哀之則。不由慈而發者為佳兵矣。諸本皆分為數章。是以旨意不明。而昧者遂至以老子為談兵之書。其失甚矣。韓非子解老曰。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侈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葉氏夢得

老子本義

卷下

畫

曰。我自處也。易物無不濟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復申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為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焦氏竑曰。不武不怒而遂云配。天古之極者。何也。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仍仍同。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王氏弼曰。士者卒之帥也。不武不怒者。後而不先。應而不唱也。不與者不與爭也。用人而不為之下。則不盡力也。言以哀慈謙退。用之以戰。猶不



須行列不必攘臂不用兵刃而敵自無與之抗也雖然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幾亡吾寶謂三寶也舉兵相當哀者必相恤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也源案軍惟死戰以拒敵故有行列攘臂執兵之事苟無敵之可抗則亦無列足整無臂足攘無兵足執矣蓋以後為先以退為進常致人而不致於人則是操全勝之術不勞力而坐致之是謂扔無敵也雖然所謂無敵者豈吾之所樂哉蓋兵至無敵於天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下則殺人必多乃禍莫大焉者也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王者之師而君子尚不忍言之豈非幾亡吾寶之謂乎是故吾之用兵不得已而用之以不祥視之以喪禮處之皆哀之至也惟哀而後可以言勝所謂慈則戰勝而守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者也諸本皆作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輕敵必敗身且不存矣仁寶之幾喪是直一孫吳制勝之術耳何足語太上慈哀之教耶○蘇氏轍曰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其疾為眾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則物愛之如

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斯人也則開其心志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故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氏惠卿曰所謂三寶皆人之所難持者也惟無我不爭者能持之然惟慈故儉惟儉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出也夫道之動常在於追而其用常主於不爭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不知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

老子本義

卷下

三

以順待逆逸待勞卑待驕靜待躁皆非所敵然則道之為常主於不為雖兵亦猶是矣右第五十八章河上分善為士者以下為第二章用合為一今從之但章首我以下為第三章吳澄姚鼐皆尾相應詞旨顯然河上本連上章末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數句屬此章首殊不相洽吳本因而未改今用姚說正之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人莫之能知也河上本無也字此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則是以聖人被褐披襜玉知不知上向矣傳奕作不知知病奕



作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病病也。以其病病是

以不病。韓非作是以無病也。傅奕作是以不吾病。

此嘆世人之不知至道而自知其知也。老子教人柔

弱謙下而已。其言至簡至易。初無難行。而世降俗下

天下莫有知其可貴而行之者。夫何故。蓋吾所言柔

弱退下之事。固自有統會。宗主之旨存焉。世人不知

吾之宗主。而但見其外。所言不過柔弱謙下之事。是

以視為卑卑無甚高論。而莫之貴耳。故深嘆之也。蓋

大道於俗不肖。而元德與物相反。知者自然希少。此

老子本義 卷下 堯

道之所以貴乎俗而不可不知者也。使道亦俗情俗

見無異。則無足寶重矣。人既莫知。則我有三寶。惟我

能持而行之。若被褐懷玉。而人莫知之也。夫中所懷

之貴者。以其知。夫言之宗。事之君。外所被之賤者。以

其知而不知。若愚若晦。斯乃上德若辱者也。人既不

知。則必反自以為知。街玉求售。必非至寶。以瑜為瑕

以規為瑱。雖聖人與居。不能藥而救之也。非病而何

使其一旦自知其病而病之。則所以去病者。即在此

矣。前半段言人知道者之難。後半段嘆人妄知者之

多也。蓋昧於道真者。由惑於俗見。以人身言之。則不

知者其病之見證。而自以其妄見為知者。則其致病

之根源也。故後以病喻之。

右第五十九章。河上分為二章。諸家因之。今案知不

明指出。則知希我貴。之說未免有弊矣。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大威上。傳奕有則無狹其所居。狹

上作狎。司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吳澄作不狎。傅奕是

馬作安。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自愛

兩而故去彼取此。

老子本義 卷下 卒

焦氏竑曰。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

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呂氏惠卿曰。民不

純於道。而惟知識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

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為。此天之所

由。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李氏嘉謨曰。知道者之遇

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我惟不

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所知。自

愛而不自貴。其所愛。故也。使有自見自貴之心。則必

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而不能一日安矣。陳氏懿典曰。



天下有亡生趨死之道是大威也不畏則入畏矣故身之所居者必不敢狹小之而有過分之望身所賴以為生者必盡心力而不敢厭怠以為勞也夫惟安居而不厭其生是以安身而不厭其道自知不自見者自檢飭盡分而不夸張其所有也自知則知所愛矣不自見則無所矜貴矣故去彼之狹且厭而取己之所安也老子書大抵戒人之夸大外慕也源案人不知威之可畏者由於有欲之可貪而外之有所貪由於內之有所厭所居以境言如貧富貴賤窮通之

老子本義

卷下

空

類所生以身之受用者言如勞逸榮辱苦樂之類凡人以所生所居不若人為恥是故居貧不居富則狹之居賤不居貴則狹之居闇約不居聲華顯望則狹之狹之則必厭之厭之則必歆之厭勞則慕逸厭辱則思榮厭憂患則思安樂歆之一念熾於前而不知可畏之大威已隨其後蓋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求榮者適足以取辱求生者反以之死自厭而後天人亦厭之矣若夫不狹則不厭我不自厭誰得而厭之夫民之與聖人其高下固不可相提而論然其理未

嘗不同狹其所居必自大聖人隨遇而安則以自知為至足未嘗急於自見以夸其大也厭其所生者必求所以貴其生聖人實真抱樸則以不殆辱為自愛未嘗別求所貴以厚其生也夫是以無所歆者自無所厭無所厭者自無所畏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諸家釋此多涉禪宗吳澄改不厭為不狎說雖明切又與聖人自知不自見二語不貫胥未得本旨也

右第六十章

老子本義

卷下

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縻然而善謀縻河上作縻梁武作坦縻坦三字通用傳奕作默河上作縻梁武作坦縻坦三字則與不言復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河上作縻梁武作坦縻坦三字民不畏死有常字傳奕作如之何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傳奕作如之何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矣常本各不同此本前四句從傳奕末兩句從淮南子



王氏弼曰。兩者俱勇。因所施者異。而利害遂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言誰能知天所惡之意。何故邪。其唯聖人乎。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李氏贊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象以不召。謀以不計。正天之疏。而不失處。若爭而後勝。雖疏必有失矣。張氏未曰。夫人之生。徇欲趨利。而死者大半矣。則其於死。實未嘗知所畏矣。而世之馭物者。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邪。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

老子本義

卷下

奎

者不止。則死之不足懼。物明矣。萬物自生自死。冥冥中有司之者。苟不循其常理。而操刑政。死生之柄。驅一世使從我。未有不反自害者也。張氏爾岐曰。司殺者法也。聖人立法。本乎天討。不可以私意輕重於其間。此為當時廢法任情者警也。蘇氏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不免死。世常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世

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故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

老子本義

卷下

奎

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源案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於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有勇於敢者。則常主於必殺。有勇於不敢者。則常主於活人。此兩者其用勇則同。而一利一害分焉。不可不審也。何則。人之勇於敢殺者。豈不自以為順天之所惡。故毅然行之。而無難。然天意深矣。遠矣。孰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是以雖奉天討之聖人。而於刑誅之際。猶兢兢然不敢輕易之。何者。蓋天之生萬物。猶父母之生眾子。生之而不欲殺之者。其本心及



其自趨於死雖欲宥之而不可得則亦傾者覆之此所以恢恢疎濶而自無漏網之人也何待人之代執其咎哉是以聖人誅罰一聽諸天之自然而未嘗以己意與之則雖極好生之德而未嘗失有罪之誅是以網漏吞舟之魚而為奇者吾奉天討以殺之孰敢不畏所謂刑一人而天下懲誅四罪而天下服蓋我不敢者人亦不敢之也苟其不然天以恢恢之網而吾以察察之網乘之法網愈密掛網愈眾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

老子本義 卷下 奎

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心滅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右第六十一章言分二章吳氏澄曰此當為一章前不可懼而不輕殺故前舉天之疎而不輕殺後言民之不可教後舉人之欲代天殺者以示戒也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難治民之輕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之厚也有者字下是以難治民之輕死夫惟夫無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夫惟夫字下

老子本義 卷下

此承上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申言也稅租不由下也民從上也呂氏惠卿曰聖人在上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饑者無有也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為而難治者無有也尙安有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乎張氏爾岐曰夫惟無以生為者在上則不多取多事以病其下在下不敢扞網為奸以累其上是賢於貴

老子本義 卷下 奎

生矣源案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為者其賢於貴生可知矣末語老氏宗旨故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草木王弼河上有萬物二字柔弱一作柔脆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七三三







均人有私故不均有道者贍足萬物而辭既以為人  
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為而  
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  
也呂氏惠卿曰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為  
則無私無私則均是故任物之自然有餘者不得不  
抑而損不足者不得不舉而益所謂滿招損謙受益  
時乃天道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  
求不能無求則至於損人以益己矣惟有道者知未  
始有物凡有為之功名皆我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

老子本義

卷下

究

而爭之者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也吳氏澄曰抑  
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損之補之二句言天道陸氏希  
聲曰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  
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  
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  
能法天道以為人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  
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作柔弱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王弼先其無以易之無以易之以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一本上之有故字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而莫之能行是  
以聖人云河上作故聖人之言云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  
主能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各本無兩能字傳奕上  
是為作是謂此正言若反傳奕有

柔弱勝剛強老子屢言之而人多易視之者故知之  
而莫能行乃於書之將終復舉而言曰吾之此言慎  
毋視為易易也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平日非不知  
柔弱之為善及至垢辱橫逆之加不覺勃然其剛強

老子本義

卷下

考

之忽發而不能堪矣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  
垢今挾其才力而常為名尸智主事任謀府爭心所  
累是惡能保其為侯王乎此言若反乎俗情而實舍  
乎正道俗以受垢受不祥為殃故也下章和大怨有  
餘怨亦承此意而申之耳

右第六十五章吳氏澄姚氏翰以正言若反四字屬

承上文聖人云三

和大怨傳奕下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  
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有德上河上王弼無無德



司穢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承上章受垢受不祥而申言無我不爭之難也蓋柔弱施於平時易施於臨事難以受睚眦之小怨易以受橫逆之大怨難學道者苟於大怨強自和之而尚有藏怒宿怨之存於中即使終不發作而纖芥未去與邱山同安可遽語上善若水之道哉蓋所謂德善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則聖人之執左契者是已券契有二我執其左但有執右以來責取者吾即以財物與之而未嘗有所責取於人聖人之於

老子本義

卷下

主

物順應無心來無不受亦若是而已來者不見其為怨與者不自以為德德怨兩泯物我渾化是則真能體無我不爭之德者矣彼和怨者烏足以言之蓋德之未至如彼主徹法者然令八家合作計畝均分自以為至平而不知多寡必較錙銖不讓強以齊人之不齊而適使之爭耳和大怨者但知情怨理道不至已甚而是非之見終明物我之情不化何以異是哉然則善人不常受天下之虧乎曰善人雖常受虧於人而天不虧之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無常師主

善為師安有善人不矜勝而天遂不助之者哉然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昭然明矣但非定識不能知非定力不能守耳故曰無以易之也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傅奕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此從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夢得無雖有舟車王弼無河上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此八字雖有舟車作史記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傅奕下有至治之其俗樂其極今案俗與服鄰國相望雞犬之音傅奕相聞民至老韻本非也

老子本義

卷下

主

死不相往來傅奕民上有使字相下有與字蘇氏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書之將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內足則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姚氏龜曰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國大人眾雖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吳氏澄曰舟車甲兵非一人可獨用謂什伯人之器也民治事簡則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產之



衣食爲甘且美。以居之士俗爲安且樂。則不肯遠徙矣。雖至近而老死不相往來。則又不但不遠徙而已也。王氏雱曰。國小民寡。則人淳厚。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末勝本衰。利欲在乎厚生。而貪求生於外慕。於是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蓋以舉其書而加之。政亦若是也。老子抱太上之德。以處末世。故其志亦如此耳。呂氏惠卿曰。莊周稱至德之世。而歷數之曰。

老子本義

卷下

書

昔者大庭氏。容成氏。以至於祝融。伏羲。犧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也。古固有是道也。然書起於唐虞。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世之去太古遠矣。其遂可盡復乎。曰。未可也。未可而言之何也。夫衰周文弊。淳質亡喪盡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而不以

元水措醴酒之下。嚙管加疎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不得已者。如彼。而所當反本者如此也。故聞古有什器不用。舟車甲兵不陳。則舉大事用大眾。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治。老死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輪蹄輻輳。非得已也。其尙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苟歿而不言。猶屏元水。徹疎越。其孰知禮之儉樂之節。爲反本復始之意乎。漢承秦後。卒以無爲清靜。幾致刑措。然則至人之言。豈小補哉。

老子本義

卷下

書

右第六十七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傳奕作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王氏弼曰。信言不美。實在質也。善者不辯。本在樸也。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己愈有者。物所尊也。己愈多者。物所歸也。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吳氏澄曰。此書卒章其言如此。故其和平簡約。不辯不博。蓋實善實



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為美也不積謂虛而無有也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為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哉莊子稱老子之學云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此之謂也利者害之對為者爭之端以不利利之是以不害以不為為之是以不爭不爭者無我也無我者以其為而無為也焦氏竝曰老子之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且博然不知其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

老子本義

卷下

事

積之道也不積者心無所係則言而無言矣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學者於此了心而忘言焉則於全書思過半矣

右第六十八章姚氏難分信言不美六句為一章聖人取不積三句為一章天之道三句為

老子本義卷下終

老子附錄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敬其老邪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已矣子知之乎老子曰豈非柔存而剛亡邪常樅曰噫天下之事盡於此矣吾何以復語子哉高士傳作商容世說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友

老子附錄

卷下

公堂

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



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禮記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老子附錄

卷下

二

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主。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又曰。葬引至於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某

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己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葺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

又曰。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殷

老子附錄

卷下

三

人旣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

又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又曰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  
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  
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  
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  
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米一人三頭遞起以  
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左智右賢御覽引  
又曰孔子讀春秋若珥珪而聽御覽引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  
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  
老子附錄 卷下 四

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說苑敬慎篇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  
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戒之慎之君  
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  
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荀子曰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  
臧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  
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  
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焯焯不絕炎炎若何涓涓  
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為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  
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  
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  
老子附錄 卷下 五

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  
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王應麟曰皇覽  
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向父曰黃帝之誠曰吾之居  
民上也播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緘其口曰古之  
慎言也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  
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  
人銘蓋六篇之一也何孟春曰銘詞中如綿綿不絕或  
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四語則汲冢周書亦有之  
盜憎主人民怨其也則左傳伯宗之妻亦述之可見其  
為古語矣至其大旨則與老子書合如云誠能慎之福  
之根也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即所謂福所  
倚也今所謂伏也其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即所謂福所  
不可死之徒也其云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  
人莫踰之也然老子所謂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私矣其云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也然老子所謂欲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其云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者。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也。其云人皆感之我獨不徙者。卽老子所謂處衆人之所惡。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也。其云內藏我智不示人技者。卽老子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衆人昭昭我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也。其曰江海雖在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卽老子所謂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也。其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則老子亦有是語也。可見周柱史之書不爲無本而黃老並稱之由亦可以此徵其源流矣。

老子附錄

卷下

六

跋老子本誼

桐廬袁昶

壺公師作勸學篇極詆老子意。謂此後世張禹孔光胡廣馮道之徒所託足陽盜仁人之名而陰實賊亂天下俾道揆法守隳壞於冥冥之中。故疾之已甚耳。孔子惡鄉愿然鄉愿之曲學阿世上之如李斯公孫宏或荀卿之叛徒或自詭於儒術其始皆有所挾下之若近世不學無術和光同塵之鄉愿唯阿浮湛害世教當入之佞幸傳中皆不得自託於老老子正言若反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深根寧極爲體以藏器待時爲用雖異於六

跋

藝正學乎然誼指深遠莫有能得其懸解者。劉知幾僞河上公注其傳者若嚴君平王弼傅奕之徒皆无繇觀其深古今心知其意者史公評論六家要指蘭臺敘次道家者流寥寥數言耳。西漢開國風命老詘儒孝武帝初以後六經漸明儒詘老偏得聃之道者太宗孝文帝出侯蓋公世祖光武帝以致治汲黯以直言兩疏以知幾不得之者揚雄本詞章家非道家了不得其作用墨墨處世而已似之而非也。伊尹太公管仲計然皆道家善能因旤而爲福轉敗而爲功。金版六弢有取人國治



S  
21215  
1560954

天下之術為儒家拘牽所不肯言外修情靜沖慎之本  
 政中含堅忍蟄伏凝固縱橫之用斂之深深息之綿綿  
 審幾一發當者百碎迴眎宰制之主專氣致柔冲兮萬  
 物之宗固返一不見其有為之轍迹也故末流為法家  
 為陰符兵家然形骸之外去之抑遺老子之道常居陰  
 而治陽處靜而觀動養晦而治明體柔以御剛與莊列  
 之凜練神明影搖出世者指絕殊異故曰人君南面之  
 術也箋注無慮數十百家明祖注本未見然明祖用老  
 人不知易狗罕有學其深者惟邵堯夫言老子得易之  
 萬物句耳

體朱子語類論老子若因者君之綱等數條具見本原  
 為能明其道術與莊釋若冰炭之不相入吳草廬張蒿  
 庵亦有敬指近儒俞曲園解老長于訓詁句讀道咸間  
 迺有邵陽魏氏為之本誼裁翦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  
 獲所得較多予既因楊仁山之請刊焦氏老子翼於經  
 載中屢復倩方君孝蘭逐錄魏氏注已亥春刊始竣不  
 伊北來勿勿未及詳斟譌致自惟陸湛避世居官錄錄  
 未得一効面折廷諍之用焉敢謬宗苦縣違壺公師之  
 正論第悼注家心知其意者實甚是注頗有疏導盪滌

跋 二

之功不可沒也乃書其校刻緣起云爾庚子四月晦  
此篇因難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于煖宅瓦礫中尋  
 得兩紙係先人手點改者今謹補刊并依原點加  
 六圓焉壬寅十月不孝葉肅敬識

跋 三